



抗戰第一

上

王叔明編

商務印書館發行

抗戰第一

上

王叔明編

商務印書館發行



第八段	蘆溝橋畔	二四
第二節	平津之戰	三三
第一段	宛平城三日記	三三
第二段	血淚平津	三八
第三段	亂動的北平	四一
第四段	北平淪陷後	四四
第五段	天津事變經過	四六
第六段	揮淚話天津	四七
第七段	淪陷之後的平津	五二
第二篇	西戰場第一期	五七
第一章	南口與綏蒙	五七
第一節	南口之戰	五七
第一段	南口迂迴線上	五七
第二段	南口鏖戰之經過	六六
第三段	十三軍進行曲	六八



第二節	緞西之戰	七三
第一段	察緞敵情	七三
第二段	目前的緞局	七六
第三段	到緞西前線	七九
第四段	騎兵門師的戰績	八八
第五段	今日之緞蒙	九一
第三章	西北邊境剪影	九六
第一節	蘭州與潼關	九六
第一段	蘭州新影	九六
第二段	到了平涼	九九
第三段	潼關烽火	一〇七
第四段	護民抗賊於峽	一〇七
第二篇	東戰場第一期	一〇九
第一章	上海揭開戰幕	一一九
第一節	淞滬大血戰	一〇九

第一段	燬滅了的吳淞	一〇九
第二段	奪回羅店進抵新興	一一一
第三段	蘊藻浜南岸的血戰	一一二
第四段	蘊藻浜抗戰的回憶	一一四
第五段	大場陣地展開主力戰	一一五
第六段	敵軍第四次總攻上海	一一七
第七段	圍攻日本司令部	一一八
第八段	鐵與血的鬪爭	一二〇
第九段	鋼勇士	一二二
第十段	閘北退卻記	一二八
第二節	浦東與滬西之戰	一三一
第一段	浦東神礮	一三一
第二段	浦東血戰回憶錄	一三三
第三段	滬西火線上	一三六
第四段	告別上海	一三九
第五段	八百壯士	一四五

第六段	上海地獄	一四九
第七段	孤島上的種種	一五〇
第二章	江南大戰爭	一五六
第一節	京滬線之戰	一五六
第一段	憶江南戰場	一五六
第二段	鎮揚敵軍獸行寫真	一七八
第三段	江南劃期的勝利	一八七
第四段	南京之戰	一九五
第五段	南京敵軍之殘暴	二〇一
第六段	陷後南京慘象	二〇五
第七段	江南的戰局	二一一
第八段	鐵蹄下的京滬線	二一六
第九段	我游擊隊之實力與活躍	二一八
第四篇	東戰場第二期	二二三
第一章	皖南與杭州之戰	二二三

第一節 皖南大戰	二二三
第一段 蕪郊前線視察記	二二三
第二段 淪陷後的蕪湖	二二四
第三段 一片血腥話皖南	二三〇
第二節 杭州之戰	二三四
第一段 淪陷中的杭州	二三四
第二段 富陽混戰	二四〇
第三節 變更戰略後之東戰場	二四一
第一段 東戰場之形勢	二四一
第二段 憶東戰場	二四三
第三段 東戰場又怒吼了	二五九
第四段 東戰場的一角	二六四
第五段 東戰場的左翼——連雲港	二六九
第四節 皖中與皖北之戰	二七五
第一段 江防第一線的繁昌縣	二七五
第二段 合肥血戰記	二八一

第三段	圍攻定遠	二八三
第二章	從蚌埠到九江	二八六
第一節	蚌埠與蒙城之戰	二八六
第一段	蚌埠淪陷後	二八六
第二段	蒙城激戰	二九一
第二節	江防第一線的九江	二九二
<b>第五篇</b>	<b>北戰場第二期</b>	<b>二九七</b>
第一章	山東與青島	二九七
第一節	濟南泰安的失陷	二九七
第一段	北戰場的形勢	二九七
第二段	濟南見聞記	三〇〇
第三段	北戰場東線風雲	三〇五
第四段	陷落前的濟南泰安	三一二
第五段	韓復榘退出濟南詳情	三一七
第二節	退出青島	三二〇

第一段	青島之破壞	三二〇
第二段	青島淪陷的前後	三二四
第二章	保衛黃河線	三二八
第一節	黃河沿岸的戰況	三二八
第一段	黃河的形勢	三二八
第二段	保衛黃河線	三三二
第三段	在黃河北岸	三三五
第四段	黃河國防線上	三三八
第五段	津浦南段	三四一
第六段	敵方兵力配置調查	三四五
第七段	黃河防線	三四八
第三章	津浦線與淮河之戰	三五二
第一節	津浦線激戰	三五二
第一段	津浦線戰勢	三五二
第二段	邳縣前線作戰記	三五四
第二節	淮河之戰	三五六

第一段	淮河兩岸激戰經過	三五六
第二段	沂河血戰記	三五八
第三段	淮河大戰經過	三六一
第四章	平漢線戰況	三六三
第一節	我軍連克十城	三六三
第一段	平漢線戰局鳥瞰	三六三
第二段	平漢線一月目擊戰況記	三六六
第三段	平漢線我軍連克十城	三六九
第四段	平漢車中	三七〇
第五段	平漢路囚軍中的俘虜	三七四
第六段	保定抗戰經過	三七七
第七段	克復前的大名	三八一
第六篇	西戰場第二期	三八五
第一章	從平型關到娘子關	三八五
第一節	八路軍大戰平型關	三八五

第一段	大戰平型關	三八五
第二段	今日的朱彭	四〇三
第三段	平型關殲敵名將	四一〇
第二節	敵西攻娘子關	四一二
第一段	平漢路敵西攻娘子關	四一二
第二段	娘子關棄守前後	四一四
第二章	山西大戰	四二四
第一節	晉南之戰	四二四
第一段	血戰黃河風雲變色	四二四
第二段	從太原歸來	四二六
第三段	西戰場之民衆訓練	四二九
第四段	山西一月血戰	四三二
第五段	大戰午城鎮	四三五
第六段	道清線上	四四一
第七段	平漢線的遊擊戰爭	四四三
第八段	晉南的驅敵戰	四四七



第九段	晉南歸鴻	四四九
第十段	晉南前線視察記	四五二
第十一段	在西戰線	四五六
第十二段	晉南風雲	四五九
<b>第七篇 中原戰場</b> …………… <b>四六五</b>		
第一章	中原準備戰	四六五
第一節	從平漢到隴海	四六五
第一段	中原大戰之前夕	四六五
第二段	從平漢到隴海	四七六
第三段	淪陷後的豫北	四七九
第四段	商城動態	四八三
<b>第八篇 津浦線</b> …………… <b>四八七</b>		
第一章	津浦線戰爭	四八七
第一節	韓莊滕縣之戰	四八七

第一段	李司令談津浦戰況	四八七
第二段	敵人進攻津浦線的軍事計劃	四八八
第三段	韓莊血戰	四八九
第四段	滕縣血戰經歷記	五〇〇
第五段	滕縣周縣長殉城記	五〇六

## 第九篇 台兒莊

第一章	大戰台兒莊	五一一
第一節	台兒莊血戰前後	五一一
第一段	台兒莊血戰經過	五一一
第二段	台兒莊會戰之經過	五一五
第三段	台兒莊殲寇記	五二一
第四段	慰問台兒莊	五二三
第五段	沂河線大戰經過	五三〇
第六段	台兒莊決戰的價值	五三三

第二節	台兒莊大戰的側面觀	五三五
第一段	李宗仁將軍會見記	五三五
第二段	攻台兒莊負傷勇士	五三八
第三段	台兒莊血戰故事	五四六
第四段	台兒莊殲敵佳話	五四九
第五段	台兒莊戰場散記	五五二
第六段	台兒莊戰後僅餘六人	五五八
第七段	台兒莊戰利品展覽會巡禮	五五九
<b>第十篇</b>	<b>魯南</b>	<b>六五三</b>
第一章	魯南大激戰	五六三
第一節	魯南空戰	五六三
第一段	魯南勝利之外因	五六三
第二段	在魯南迂迴線上	五六五
第三段	魯南空戰記	五七一
第二節	魯南大戰展開	五七五

第一段	魯南大血戰·····	五七五
第二段	魯南南段大戰·····	五七八
第三段	某長官談魯南戰局·····	五七九
第二章	徐州大會戰·····	五八一
第一節	徐州會戰經過·····	五八一
第一段	徐州大會戰前之鳥瞰·····	五八一
第二段	徐州會戰·····	五八三
第二節	徐州的退出·····	五九二
第一段	徐州會戰的總清算·····	五九二
第二段	徐州突圍記·····	五九四
第三段	山東游擊隊活動剪影·····	六〇〇
第三章	我空軍跨海征東·····	六〇四
第一節	中國空軍第一次到日本·····	六〇四
第二段	中國空軍長征記·····	六〇四
第三段	空軍遠征前後·····	六一三
第四段	敵驍將被我空軍殲滅·····	六一六

第四章 津浦線西段激戰……………六二二

第一節 魯西之戰……………六二二

第一段 魯西戰局……………六二四

第二段 敵空軍日記斷片……………六二七

第十一篇 南戰場……………六三三

第一章 敵機狂炸廣州……………六三三

第一節 廣州被炸慘象……………六三三

第一段 敵機狂炸下的廣州……………六三三

第二段 虎門礮戰燬敵艦……………六三六

第三段 怒轟南海記……………六三八

第四段 我空軍大展威力……………六四三

第五段 敵機炸大小北經過……………六四三

第六段 南雄壯烈空戰……………六四四

第七段 敵機慘炸廣州親歷記……………六四四

第八段	廣州之空軍	六四六
第九段	我空軍又毀敵機十三架	六四八
第十段	敵機七架向我投誠	六四九
第十一段	敵機師訊問記	六五〇
第十二段	苗民抗戰拾零	六五二
第二章	敵圖在羣島登陸	六五五
第一節	海島的淪陷	六五五
第一段	橫琴島敵兵登陸	六五五
第二段	陷後南澳	六五六
第三段	南澳確完全克復	六五七
第四段	敵寇南侵中的西沙羣島	六五七
第五段	瓊島國防	六六一
第六段	論海南島	六六二
第七段	論西沙羣島	六六四
第三章	廈門淪陷的前後	六六七
第一節	血戰廈門	六六七

第一段	廈門的風土人情	六六七
第二段	血戰廈門	六六九
第三段	我保安隊壯烈殉難	六七一
第四段	敵陷廈門	六七七
第五段	淪陷前夕的廈門	六七二
第六段	廈門淪陷之經過	六七五
第十二篇	武漢	六七七
第一章	從隴海到武漢	六七七
第一節	蘭封開封鄭州	六七七
第一段	蘭封祝捷	六七七
第二段	鄭州市上	六七九
第三段	鄭州一瞥	六八三
第四段	鄭州開封蘭封	六八六
第五段	開封淪陷記	六九三
第二章	敵決黃河被困	六九七

第一節	日寇釀成黃災	六九七
第一段	敵決河堤釀成黃災	六九七
第二段	日寇釀成黃災	六九八
第三章	敵犯長江	七〇一
第一節	從安慶到馬當	七〇一
第一段	安慶退出記	七〇一
第二段	太湖前方	七〇三
第三段	太湖岸戰役	七〇五
第四段	江防第一線觀戰記	七一〇
第五段	從江陰要塞到馬當要塞	七一二
第六段	從馬當前線歸來	七一六
第七段	敵攻馬當所付之代價	七一八
第二節	從湖口到南昌	七一九
第一段	空軍壯烈史	七一九
第二段	我軍事家談抗戰新形勢	七二〇
第三段	沿江戰役經過	七二二



第四段	我反攻香口血戰經過	七二四
第五段	湖口大捷	七二六
第六段	大江的北岸	七二七
第七段	南岸形勢	七三三
第八段	南昌空戰	七三五
第九段	湖大被炸遺迹	七三六
第四章	保衛大武漢	七三九
第一節	怎樣保衛武漢	七三九
第一段	今日的武漢	七三九
第二段	武漢大戰前夕談	七四二
第三段	怎樣才能保衛武漢	七四五
第四段	保衛大武漢之陣容	七四八
第五段	以全力保衛大武漢	七五〇

結論

七五四

附錄

七五七

- (一) 紀念「七七」要堅定抗戰必勝建國必成的信念……………七五七
- (二) 抗戰週年紀念日告世界友邦書……………七六一
- (三) 抗戰一年來之外交……………七六三
- (四) 抗戰一年來之軍事……………七七〇
- (五) 中國空軍奮戰的一年……………七七四
- (六) 抗戰一年來之敵軍戰略檢討及將來……………七八一
- (七) 抗戰一年來大事日誌……………七八七

## 前 言

自去歲七月七日蘆溝橋事變發生以來，抗戰迄今，已滿週年。我全國同胞受禍之慘，前方將士犧牲之烈，誠足以驚天地而泣鬼神！蓋中國有史以來，遭逢外患，未有若斯之酷。而全國人民，下最大之決心，由奮鬪以求生存，籍禦侮而謀建國，亦未有若斯之堅。此一役也，不僅關係中國民族之生死存亡，實亦為全世界和平之最大關鍵。中國存則世界安，中國亡則世界危，此理甚明，無待贅述。前者台兒莊勝利，已奠定中國抗戰勝利之初基，再請就客觀情形，以證明「最後勝利，必屬於我」之信念：

以士氣言，師直為壯曲為老。——師之老壯，在乎理之曲直。日本軍閥，自甲午之役，勝我以後，四十餘年，處心積慮，無一非欲覆亡我國家，殄滅我民族，以遂其大陸政策之企圖。故田中義一奏摺中，有「欲征服世界，當先征服支那；欲征服支那，當先征服滿蒙」之語。其始也，奪我台灣、琉球、朝鮮，以去我藩籬；繼則佔我滿洲，以入我堂奧；終則侵我華北，於是臥榻之側，不容吾人安枕矣。夫以中國土地之廣，等於歐州；人口之多，佔世界四分之一；物產之富，尤冠全球。近以四萬萬人之心血，謀建現代化之國家，以期發奮圖強，執世界和平之牛耳。乃日本軍閥，欲以封豕長蛇，薦食上國。必欲削我主權之獨立，毀我領土之完整，蹙我

人民之生存，而使我永淪於萬劫不回之次殖民地。吾人苟非至愚，安忍坐以待斃。故此大之戰，實爲國家獨立而戰，實爲民族生存而戰，實爲子子孫孫，不願居於奴隸地位而戰，其意義之神聖，實爲千古所未有。故自抗戰以來，我方將士，無不踴躍奮發，勇敢爭先，以效死爲榮，以偷生爲恥，用能摧堅折銳，所向有功。反觀日本，據詢我方所獲俘虜，多不知爲何而戰。而勞師遠襲，師老無功。國內反戰空氣，日趨濃厚。陌頭楊柳，深聞之哀怨羣生，塞上胡笳，將士之思家尤切，士氣不振，民怨沸騰，雖以軍閥之壓迫，莫能制止，強弩之末，魯縞難穿，此就士氣方面而言之也。

以軍紀言，以至仁伐至不仁。——敵人殘殺姦淫焚燒劫掠，不僅自絕於人類，亦且行同禽獸。尤以姦淫婦女，上自七八十歲之老嫗，下至十二三歲之幼女，無一倖免，而於姦淫之後，予以慘殺，尤屬絕無人道，是我國盜匪之所不忍爲者，而敵人爲之，不僅我中國同胞，引爲不共戴天之仇，全世界有良心之人類，亦無不深惡痛絕。而敵國軍閥，竟頹顏而言曰：此戰之目的，在促進中國之文明，嗚呼！其誰欺，欺天乎？！反觀我國，我最高領袖 蔣委員長，諄諄告誡部屬，以優待俘虜，爲尊重國際公法之第一要務，三令五申，有目共睹，抗戰將士，莫不遵循，而敵人之被俘者，亦無不感激我方寬厚仁慈之大德。夫戰爭之勝敗，繫乎人心，人心之得失，繫乎軍紀。敵人侵略我土地，慘殺我同胞，焚燒我房屋，掠奪我財產，摧毀我文化，姦淫我婦女，凡有血氣，莫不同仇。輟耕隴上，可以亡秦，嘗膽臥薪，卒以興越，彼寡我衆，彼暴

我仁，「以至仁伐至不仁，而天下無敵」，此就軍紀方面言之也。

以外交言，失道者寡助，得道者多助。——敵人之殘暴，已失世界之同情，而我軍抗戰之英勇，無一不得世界精神上物質上之援助：英、美、法、蘇，及全世界弱小民族之同情於我者，固無論矣；即以法西斯和號召，與日本軍閥臭味相投之德、義，亦無不贊佩我軍抗戰之英勇，而認爲日本軍閥之末日，行將降臨，任日閥如何宣傳，均不能取得世界之信仰。此就外交方面言之也。

其他如敵國之財政，已因窮兵黷武，有捉襟見肘之虞，敵國之政治，已因敵閥對於人民之高壓，革命力量，有一觸即發之勢，如我能一德一心，奮勇抵抗，予侵略者以極大之打擊，則敵國崩潰之期，在於眉睫，勝利之念，可以預卜。

王叔明於二十七年，七月七日抗戰週年紀念作於長沙

# 凡例

一、本書爲使一般閱者明瞭前方將士浴血抗戰之苦鬪，與奮勇殺敵之精神，揭開日寇暴行慘酷之幕序，意在激發軍民同仇敵愾之情緒與勇氣而編。故取材多戰場實地描寫文字，與軍事家之談話，戰地通訊等等；俱有史料之價值，一節一段，均能表現我軍抗戰之英勇與壯烈。

二、本書自去年七月七日蘆溝橋事變起，至本年七月七日抗戰週年紀念日止，整滿一年。此書不特可作抗戰文章讀，且可作抗戰史讀，不獨可窺戰事全豹，兼可明白全面抗戰軍事之據點。

三、書中所選文章，俱用原作者姓名，如無原作者姓名時，卽署以某某日報，或轉載某某日報字樣。編排層次，以時間先後爲序，並參照附錄抗戰一年來大事日誌爲例，使讀者一覽無遺，不致錯亂雜章，茫無頭緒。

四、史實不住，史料易失，編者對於搜集抗戰史實，頗感興趣，特將一年來之抗戰史料，循先後次序分別列入，以謀史料之保存，而供研究者之參考，於閱者於國家不無裨益。

五、「七七」已經中央政府定爲抗戰建國紀念日，則此一年中史料，更屬難能可貴。雖不能成爲一部史書，然而卽此一鱗半爪，不讀則已，讀時誠足以驚天地而泣鬼神！

六、本書自第一期抗戰直至第三期抗戰開始，中分東戰場、西戰場、南戰場、北戰場、與中原大戰場；東戰場包括蘇、浙、皖、贛等地，西戰場包括山西、陝西、長城線、平綏線、同蒲線、正太線等處，南戰場如閩、粵、羣島等處，北戰場爲北平、天津、津浦線、平漢線、及膠濟線等，中原戰場以隴海線、河南、鄭州、湖北、武漢爲中心是也。

七、此書編輯費時甚久，因個人力量有限，有若干報紙刊物爲種種關係，不能定購，遺珠之憾，勢所難免，尙希閱者加以原諒批評指正。

編者謹識

# 抗戰第一年

## 第一篇 北戰場第一期

### 第一章 蘆溝橋事變

#### 第一節 蘆溝橋中日軍衝突

##### 第一段 蘆溝橋之形勢

蘆溝橋事件，變起倉卒，雖事實演變，猶未知底止，然其責任之應由日軍負擔，固至爲明顯。蘆溝橋與宛平縣，完全爲中國之內地，日軍耀武揚威於中國內地，其事已至不當，何況更無理要求華軍准其入城搜索逃兵，要求不遂，更以武力侵入耶？此與九一八事變前之中村失蹤，九一八夜之南滿鐵路被毀，以及幸未發生事變之南京副領藏本失踪案，如出一轍，此種故意造成之圈套，其用意即在製造事變，以遂其侵略之野心。而此次事件之用意即在不勞而占蘆溝橋，以完成其包圍北平之計畫而已。包圍北平，爲日人在九一八以後之大計畫，東三省與熱



河佔據，即將北平成爲遠勢之兩面包圍，冀東僞組織之成立及天津增兵豐台被佔，則成近勢之三面包圍，然猶網開一面，使北平西南角上仍得與外方交通，至蘆溝橋被佔，始成四面包圍之勢，而北平乃成甕中之鱉矣。故今日役中，蘆溝橋之得失關係異常重大。

蘆溝橋者即架於蘆溝河上之大橋。蘆溝河即永定河，爲沽河五大支流之一。永定河上游流於黃土帶，河水渾濁，故有渾河之稱。惟自三家店以下，河流平地，河水橫溢，河流之沖積力甚大，而河水顏色轉成盧色，（北人稱不純黑者爲盧）此蘆溝之名所由來也。蘆溝架橋始於金時，爲一石橋，長六百六十尺，寬二十六尺，橋孔凡十有一，爲北方偉大工程之一，馬河、空羅遊記中嘗盛稱之。蘆溝橋在北平西南二十六里，爲北平西南方之孔道，現時宛平縣城即在橋首。平漢路鐵橋則在橋北半里。平漢路自蘆溝橋歧爲二，其一東北驅，直達北平，并有支路至通縣，其一東向至豐台而與北寧路相合。而平綏路則自北南驅，在西便門外與平漢路相交，直至豐台爲止。

以上略述蘆溝橋之位置及北平附近鐵路之分布情形，由此可知豐台爲平漢、平綏、北寧三路之交點，而蘆溝橋即爲平漢路與永定河之交點，豐台之地位固重要，以其位於鐵路中樞，足以扼北平南方之通道也。惟豐台非平漢路南下之孔道，仍不足控北平西南方面之往來，必佔據蘆溝橋方足以完成包圍北平之計劃。故日軍之佔據豐台，即爲此次佔據蘆溝橋之先聲，華軍未能利用時間，在豐台事變以後，就蘆溝橋築成要塞，以監視豐台之日軍，確保北平向西南之

鐵路交通，實爲一大失着。

北平爲中國北方之國防中樞，自北平出發者有北寧路，通遼寧之瀋陽，有平綏路，通察綏兩省，平綏路上之張家口，復有公路通漠北庫倫，自北平至熱河有平熱公路可通，而其南方則有津浦、平漢兩鐵路並行南下，以與南方諸省相聯絡，故以北平爲中樞之陸空軍大本營，可以控制東三省及漢南北地方，更得南方膏腴諸地之稠密人口及豐富物產的接濟之便，自可發生無上威力，以確保邊疆領土之安全。乃自九一八事變以後，東三省既被佔據，熱河又告淪陷，繼之以冀東之由非武裝區變而爲防共偽組織，察北之由自治運動而變爲傀儡偽組織，於是北平被圍之勢已成，而天津日本駐屯軍之增加與豐台之由日本兵駐防以後，北平外通之路惟餘平漢一線矣。故自蘆溝橋事變發生以後，開赴北平之火車惟北寧路有之，但北寧路已完全在日本控制之下，隨時可以被阻者，由此知北平一城已被日人緊密包圍。雖平綏路尙爲北平通外之路線，必要時或能得若干助力，但察北匪僞極猖獗，張家口且已有累卵之危，戰時倒轉兵力以援北平，其事至爲危險，而況該路距火線甚近，極易爲敵機所破壞哉。以是蘆溝橋一地之得失，其影響將使北平以北至察省之中國軍隊陷於釜中之魚之境地，而整個河北省必將受其荼毒，魯、晉兩省必將受更嚴重之威脅矣。（蔣君章）

## 第二段 蘆溝橋史考

蘆溝橋爲平西名勝之一，今宛平縣治卽在此，扼平漢交通孔道，其東豐台，爲平漢、北寧

兩路接軌處，去年日軍侵襲，我軍奮勇抵抗，已造成歷史上不可磨滅之偉跡。按蘆溝橋在軍事上佔重要之地位，已不自今日始，距今七百二十二年，宋寧宗在位，（西元一二一五年）蒙人攻燕，守將於蘆溝橋築城禦之，但軍士叛變，燕京遂陷。今蘆溝橋，亦名馬哥勃羅橋，蓋馬哥李羅於一二七一年開始作東方之游，且於其游記中作詳細之記述，馬爲外人中發現此橋之第一人，後人爲紀念起見，遂以馬哥李羅名命此橋。其游記中有云，離「開布魯克」城（卽今北平）後，行十英里，達一大河曰「普利色金」（普利色金爲波斯語，）意謂百橋下河水洶湧入海，故商人運貨，率循此登陸，河上有一百橋，石質之美，罕有其匹，橋長三百步，闊八步，（每步約合英尺二尺半）能容十人並肩而過，有橋環二十四，建築堅固，全用大理石，橋脚又有石柱，亦大理石製，柱下有石獅，故有柱矗立獅身之上，而柱頂亦有石獅盤踞，厥狀雄偉，且雕刻絕精，橋上每隔一步，均有同樣石柱及石獅，沿邊緣以石片，免行人墜水。然時移勢易，今永定河已不復爲航行之用，且因重修之故，橋環已由二十四改爲十一。清康熙時，又復於橋之兩端建一小亭，亭內有石碑，誌此橋之興建年月，並有乾隆之御碑亭曰，「蘆溝曉月」。五年以前，宛平縣治，移於蘆溝橋，縣府在橋東，城垣不大，但甚堅固，自日本增兵華北，迭在豐台建築兵營機場，進而謀在蘆溝橋作同樣之設備，在該地購買大批地皮，建築營房，雖被我官方阻止，但日軍所購得之土地二百餘畝，已建爲演習用之大圍場，最後日軍乃製造蘆溝橋事變。（民國日報）

### 第三段 蘆溝橋事件之認識

日本自近衛組閣，川越回任之後，一般人對於中日關係之調整，咸抱無窮希望，乃竟有七月七日華北駐屯軍突然進襲北平之不幸事件發生。查此事發生之近因，據日方聲稱，謂七日軍一縱隊，在蘆溝橋郊外演習，倏聞槍聲，當即集合檢查，發現缺少士兵一名，同時認為放槍者爲宛平縣城駐軍，日軍要求率隊入城搜查，我當局以時值深夜，日軍入城，頗多引起地方不安，且我軍駐蘆溝橋部隊，七日鎮日均未出城，縱令日方所稱屬實，我亦不負任何責任，故對日方請求，當即嚴詞拒絕，乃日軍以目的未達，遂於深夜將宛平縣包圍，並以大礮轟擊，希圖佔領，我方爲正當防護計，亦不能不予以抵抗，此事變發生之經過也。

惟吾人應深切認識者，即日本所稱各節，皆爲一種掩飾之詞，日本之欲進襲華北，佔領平津，蓄謀並不自今日始。今日之舉，要不過爲對我當局之一種試探作用，亦即併吞中國前之一種擬態耳。茲再分析說明之如左。

(一)侵略滿蒙，併吞中國，稱霸世界，爲日本大陸政策之全貌。自九一八以來，日本唾手而得東四省，且完成所謂傀儡組織而一手操縱之，日關東軍部，近將擴大權限，改稱日本駐「滿」軍務總監府，總攬僞滿一切軍政大權，由植田大將擔任總監，在政治上已深植勢力於僞滿，則進而奪取平津，以完成其第二傀儡組織，處心積慮，籌之已譎，年來日本之對華政策，以所謂華北「特殊化」爲骨幹，原因卽在於此。自西安事變以後，國內和平統一之基礎已

臻鞏固，廬山訓練所表現之團結精神，以及冀、察國大代表選舉辦理之積極，亦與日人以多少刺激，日本國內亦嘗開國難之呼聲，謂中國達到和平統一之途徑後，將爲日本最大之威脅，而一般過激軍人，尙悔當九一八事變以後，不應即時停止軍事行動，而應長驅直入，使中國措手不及，一舉而殲滅之，其用心之毒辣，有如此者。此次之發動，意在造成恐怖局面，迫使中央暨華北當局之屈服，幸而達其目的，不但華北「特殊化」可以實現，而中國和平統一之現局，亦將因之打破。否則，中國當局如不就範，日本軍閥或竟甘以戎首自居，促成中日戰爭之爆發，亦非不可能也。

(二)日本最感缺乏者，莫過於軍事資源，佔領東北以後，經濟上雖獲到不少實益，然尙不能應日本戰時經濟之需要，因此年來在華北經濟權益之攫取，進行不遺餘力，廣田對華三原則中，卽有中日「滿」在華北經濟提攜一項，用心何在，不問可知，是以華北之奪取，日本爲完成其所謂「滿」經濟「石洛克」，蓋遲早必須發動也。

(三)日軍之進犯北平，一方面固在屈服中國，他方面尤在屈服蘇聯，日、蘇兩民族最後須決於一戰，始可以了結舊恨新仇，然日本欲勝蘇聯，首在把握中國，日前堪察加島日、蘇所生糾紛，頓成嚴重局面，日本知其然也。故在未進攻蘇聯之前，首先卽降伏中國，中國降伏矣，然後日本之對蘇聯，退可以守，進可以攻，故日、蘇關係愈緊張，而日本之進攻中國亦愈迫切也，同時日本又復利用國際間之形勢以厄蘇聯，蓋因西班牙戰爭之綿延，蘇聯與德、義陣

線不同，常有摩擦，蘇、英關係亦因英、日談判而稍現芥蒂，日本則利用日、德協定，日、英妥協以孤其勢，苟一旦而更以軍事取得中國，蘇聯對日，雖欲不屈服不可得矣。

以上爲吾人對於此次事件簡略之認識，至於吾人之應付方針，自當仍乘歷來主張，保持不喪權不辱國之原則，以與日人週旋。（章）

#### 第四段 蘆溝橋事變之起緣

蘆溝橋事件，正當川越晉京發表調整中、日國交談話，首途親赴華北之前一日，而即爆發。當時，敵駐平特務機關，藉口日人六名，在蘆溝橋城內失蹤，要求馮治安覓獲送回，實則前冀察政委會查并無此事，而駐平日軍，即於二十六年七月七日下午，包圍蘆溝橋，夜十一時進攻，至八日晨停止，要求我蘆溝橋駐軍撤退，並賠償道歉，八日午後二時，即以載重車十二輛，運軍火及兵三百餘赴蘆，四時以坦克車八輛，礮車十二輛，裝甲車二十二輛，開蘆溝橋，敵機三架，在津、平、豐、蘆，往返偵察，平市戒嚴，敵圖佔北平西直門東站，我外部於八日提出抗議，旋經日方代表松井，與我方代表魏宗瀚、王冷齋等折衝，雙方軍隊，先行撤退，蘆溝橋一帶，由石友三部，維持治安，但我軍雖退至固安，而日軍并不履行諾言，仍佔據宛平車站，卒致戰事一發而不可遏。（民國日報）

#### 第五段 蘆溝橋事變中的二十九軍士兵

那時候我正和北平三千多個大高中學生一起，被集中在北平近郊的西宛受着軍事訓練。充

當訓練我們的幹部的，全是二十九軍馮治安師挑選出來的各級軍官。我和別的許多同學一樣，因此熟識了好些二十九軍的士兵和官長。

『××××，』坐在地上正埋頭使勁兒擦着一支步槍的班長，若有所思地忽然把頭抬起，對坐在他身旁的看得出神的我，粗獷地說道：『人說咱們二十九軍是不抗日的，他媽的巴子，真冤！好呀，你們看得到的哩……』

他的頭又低下了，卻帶點譏刺地，響着格格的笑聲，說道：『你們學生真是……，哈哈。』

他的話是真實的。一半是怨憤，一半是譏刺，可是卻並沒有使我感到不能忍受。

『班長，我們全知道，你和你的弟兄們全是抗日的。』我回答他，一個字一個字地說着，努力使我的北方話咬得正確。

我的意思是，你們是抗日的，你們長官卻不肯讓你們上和鬼子們衝突的地方去。比如，像宋哲元。

『他笑了笑：得啦，我知道你們學生是不相信的。』

七月七日的深夜。當我正由於一種不可抵禦的疲勞所襲擊而睡得連夢也沒有一個的時候，班長忽然把我搖醒來。我心裏想，大約快兩點了。

『××××』他搖着我，他的鼻子正對準着我的鼻子，一股蒜味兒直衝着我：『你聽聽，麼

事兒！」

『好傢伙，幹得真兇哩！』

他轉身爬過去，伏在窗口上，眼睛吃力地朝夜氣瀰漫的平野搜索着。

這時候我第一次聽到了礮聲。

爲一種新奇的感覺所刺激，我跟着爬了過去。

『多麼時候了？』我問他道。

他似乎不高興我這個分散他的注意力的問話，冷冷地回答道：『兩點。兩點了罷，沒準

兒。』

沈默。礮聲憤憤然轟擊着夜的岑寂。犬吠四起。室內三十來個人呼息着的酸味兒熱熱地烘着背脊，我感到要是再倒下去，就很難入睡了。

『你聽你聽』，班長抽了一口氣，把滿身的勁兒全鬆下了來，『在東南方哩。』

第二天，七月八日了。早上起牀，照例摺被、洗臉、漱口；排隊之前還得按保存着的學生脾氣，直奔合作社，買點吃得下的餅干之類的東西塞進口袋裏面，然後排進隊伍，去到操場上操。

這天在指揮台上出現了面部表情異樣嚴肅的副總隊長何基澧先生。

沒有開言他首先就斥責台前隊伍不整部份的拖拖杳杳。



他說道：『告訴大家，昨天晚上發生了一件事情……。』  
他把日本軍隊藉口失了一名兵士，闖入蘆溝橋我軍防地尋釁的事情報告了一遍。

『這不是偶發事件！』他喝道：『這是敵人的預定陰謀。許久以來，日本軍隊常常在我軍防地附近舉行夜間演習，我警告過他們，要是因為他們的這種越軌行爲發生了衝突，責任全在他們身上，他們不聽話，所以有這回事情的發生……。』

台前不大肯守紀律的學生，顯然懺悔了：陣容突地整齊了起來。

『……我已經命令駐守蘆溝橋方面的部隊，要是敵人再要前進，就立刻消滅他！』  
副總隊長說完話，就在疎疎落落的礮火聲中，騎着一輛自行車走了；在前方，他執行一個旅長的指揮的職務。

那時候太陽剛出山。

我們的集中訓練，並沒有因為蘆溝橋事變之來而鬆懈。我們從此每一次出操或者回營的時候，都看得到二十九軍士兵在營房旁邊的百橋上霍霍地磨着大刀。

有人對磨刀的士兵們說：『同志，磨得快些呀！多砍他媽的幾個。』  
得到的回答卻是：『對的。鬼子就怕的這個：砍。』  
士兵們把殺鬼子去看得十分光榮。

學生感動得很，幾次自動要求長官領着歡送兵士們去上前線。

在我，蘆溝橋事變使我得到了許多新的認識，——這些認識，首先是指對於二十九軍士兵的。（賀蘭）

#### 第六段 豐台失馬事件的回憶

又是一個新的刺激，一個新的「不祥」事件！於是，日本人是更忙了，而中國人呢？

由於新的蘆溝橋事件，不禁使我們想起了去年「六·二六」的豐台失馬事件，與「九·一八」的豐台中、日兩軍的衝突。本「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之義，追述過去，惕勵來茲，我們把過去在豐台發生的這兩件事追寫一下，也許不會是多餘的。

先說豐台失馬事件，去年六月二十六日晨九時許，二十九軍第三十八師馮治安部一部，由張垣調駐豐台，因火車鳴放氣笛，致有軍馬五匹，被驚奔逸，竄入正在建築中之日兵營內，當被日軍扣留，看馬士兵追至，向值崗之日兵交涉，當被拒絕；旋日軍大尉副官小川原野出而干涉，並將馬夫毆傷，同時日兵多人，竟持械出營，如臨大敵，經華軍軍官竭力制止，事態始免擴大。翌日，華軍馬廄中忽來一韓人，自稱此馬廄係本人所賞，不能作馬廄，須立即移出，華軍以事出離奇，置之不理，詎該韓人竟出短刀動武，旋有武裝日兵到來助威幫打，雙方乃發生械鬪，各有負傷。出事後，中、日雙方均派員前往調查，日方調查的軍官竟謂華兵入日兵營房，實屬「侮辱日本國家」，但不知日人對華人的無理取鬧，是否侮辱中國國體？冀察當局以此事責在日方，為不願擴大計，經多次之交涉，不惜委曲求全，以撤兵了事，纔算解決。二十

九軍馮治安部三十七師一〇九旅二一七團第三營長崔蘊秋部隊約六百人，於七月一日晨由豐台撤退，調駐平西頤和園之營房，後以同師二二〇旅第二營蔣華延部隊約六百人移駐豐台。宋哲元並於二日晨赴豐台對該營十兵訓話，勉以忍辱負重，顧全大局，以後力避發生事端。於是，豐台失馬事件，在有利於日人的條件下，總算「圓滿解決」。而從此，日軍不但在豐台可以建兵營，而且積極從事於築礮壘了。

其次，我們再說「九一八」之夕的豐台事件。九月十八日下午六時許，中、日雙方軍隊，列隊行軍，相遇於豐台正陽街，因彼此不肯讓步，日騎馬軍官三人，突向華軍隊伍衝下，華軍士兵數人被馬踏傷，連長孫香亭，亦被日軍擄去，日軍並包圍華軍，企圖繳械，於是形勢頓趨嚴重，雙方均增加軍隊，形成對峙狀態。平、豐電話，亦暫時中斷。中、日兩軍相遇於豐台大井村地方，日軍即開槍射擊，華軍亦還擊，旋即各自退去。豐台各重要街衢及宛平縣駐豐公安局，當爲日軍佔據；豐台華軍營房亦爲日軍包圍。故當時之豐台，實已形成恐怖世界。事後，宋哲元派三十七師副師長許長林，二十九軍參謀周恩敬，日方亦由田代派英井前往豐台，經數小時之交涉，雙方始於十九日晨十時撤兵。旋由三十七師副師長許長林，日軍聯隊長牟田口，各率軍隊交換敬禮，互表歡意，并各發以後「親善」訓話而散。華軍連長孫香亭亦被日方釋出，豐台事件，至此始告解決。至於解決的條件，是駐豐台的華軍二營五連，調駐豐台迤南之趙家村，以避免兩軍再發生衝突，於是，駐豐日軍附近，已無華軍踪跡，而豐台幾成爲日軍所有矣。

記者已把上列二事，作一扼要的返溯，若把上列二事與今次事件作一對照，則今次事件發生的原因，已不言可喻。明白點說，日方又以此事爲藉口，向華方有所要求，這種無理的要求，是沒有止境的，如果華方步步退讓，則無異給日人造機會，中國之前途，將有不堪設想者矣。（大公報）

### 第七段 蘆溝橋事變回憶錄

震動全世界的蘆溝橋事變，發生於二十六年七月七日，恰一週年，這一年中，我們抗戰前線將士死傷達數十萬，人民生命財產損失更不可以數計，這樣的堅強禦侮，重大犧牲，不特中國歷史上數千年來所未有，即方之歐洲大戰亦不遑多讓，現在我們雖然失地數省，但我全國軍民抗戰之力愈益加強，而敵人則已精疲力盡，欲罷不能，長期消耗的目的總算達到，實出全世界人士意料之外。蘆溝橋事變發生的前後雖短短三星期間，而其交涉及抗戰經過，實歷史上之重要材料，現在根據我當時的筆記，作一個總括的報告，可知蘆案並非偶然發生，敵人有計劃有步驟的侵略野心，在蘆溝橋事變時，即已暴露無遺了。

事變的遠因，導源於「九一八」，敵閥不費一兵，不折一矢，將東三省攫到手中，五年來仍思沿用故技控制華北，造成所謂華北五省明朗化，以政治、經濟侵略作前衛，以軍事侵略作大本營，而以分化中央與地方爲惟一手段，不料中央軍隊南調之後，二十九軍開駐平、津，當局抱定槍口不對內原則，一面雖審慎應付，一面仍絲毫不肯表示軟弱，土匪原奔走兩年用盡心

計卒至勞而無功，士去後繼以高橋、松井諸人仍思努力，但鋒勁已挫，仍然無所成就，敵閥之計已窮，乃不得不暴露獍狎面目，變更政治侵略而爲軍事侵略。二十五年九月十八日豐台事件，實軍事上第一步之嘗試，我方爲顧全大局，始終保持和平態度，敵閥以爲輕而易舉，遂進一步作略取蘆溝橋的計劃。

蘆溝橋的地勢，扼平漢咽喉，當北寧、平綏兩路衝要，不特爲北平命脈，且亦冀、察兩省的屏障，在鐵路未通以前，已爲古昔兵爭要地，當局知其重要，故將宛平縣府移設此間，現在行政專員公署亦設在該處。北寧路之豐台，平漢路之蘆溝橋，平綏路之清河，重要車站，均在宛平轄境之內。平時駐軍，宛平城內及豐台車站附近均有二十九軍一營，清河則爲冀保安隊駐守，豐台事件發生後，我方駐軍他調，敵人遂以一本清直所部之一大隊（等於中國軍隊一營，惟人數較多，約七百餘人。）全駐該處，平時以演習爲名，常常在蘆溝橋附近活躍，偵察地形，其初演習不過每月或半月一次，後來漸漸增至三日或五日一次，初爲虛彈射擊，後竟實彈射擊，初爲晝間演習，後來竟實行夜間演習，且有數次演習部隊竟要求穿城而過，均爲我嚴厲拒絕，如此者相處數月，因我方種種之應付及切實戒備，幸未發生嚴重事件，而敵人除一方以演習示威外，復託北寧路局長名義，將豐台至蘆溝橋中間地帶六千餘畝實地測量，爲圖購買作爲建築兵營及飛機場之用，即當時各報所載之豐台圈地問題，該項地畝係於二十五年十月測量完畢，及我就事之後，日方即提出要求實行售與，一方並向地主們宣傳，願以最高代價購買該項地

敵，松室且已將全部計劃及地價報請日軍部備案，決定事在必行，當時事件日見緊張，我奉命當折衝之責，在當局指示以不損領土主權爲原則，同時須兼顧不至將事態擴大的方針之內，曲予周旋，在天津日駐屯軍司令部與北平特務機關部雙方交涉不下二十餘次，日方計畫盡辭窮，乃以重利賄買該處少數地主，誘爲民意自動願賣，但該處全體地主均有不願售賣之呈文與手印，報請專署及縣府備案，真正民意如是，少數被誘者當然不敢出面，日方以此事極感棘手，知非實行軍事侵略，終無法得我寸土，而演習乃逐漸加緊，遂有七月七日晚之變。

事變發生於二十六年七月七日夜間十時，日軍一中隊在蘆溝橋附近實行夜間演習畢，集合回隊時，突然揚言有日兵一名失蹤，在宛平城外到處尋覓不見，意圖進城搜索，並開槍數響示威，一方由北平日特務機關向我市政府及外交委員會交涉，謂日兵失蹤定被蘆溝橋駐軍或該處土匪所害，應准日軍進城搜索，如有其他情形，須由我方負責等語，我當時接到各方電話後，即通知駐軍金營長對於城防切實戒備，一面并令警察保安隊代爲搜尋，歷一小時毫無影響，乃親赴市府及外委會報告，當奉命赴日本特務機關部向松井機關長交涉，到達日軍機關部時已午夜二時左右，斯時外委會主席魏宗瀚，委員孫潤宇，專委林耕宇，綏署交通副處長周永業，日特務機關長松井，顧問櫻井均在座，當就本案與松井等商談，先半小時松井已得報告謂失蹤日兵現已歸隊，惟須明瞭如何失蹤情形以便談判，我當反詰以如何失蹤祇須訊明該兵即可明瞭，即爲週到起見由雙方派員調查亦可，當即決定我與周、林、松井、櫻井，並日通譯齋藤，五人

前往，正擬出發間，得報告駐豐日軍數百人全部武裝開赴蘆溝橋，事態已見嚴重，同時日軍聯隊長牟田口並請我回林轉字前往一談，當即同林赴日兵營與牟接洽，牟見我即詢王專員此去能否負處理事件之全責，我答云頃間在機關部所商係負調查使命，事態未見明瞭，尙談不到處理，且此事實應由何方擔負，此時亦不能臆斷。牟復謂假使事態明瞭總以當地處理爲宜，且本方面現已決定由森田聯隊附全權處理，因爲事態緊迫，勢或不及請示，閣下爲地方行政長官，發生事件係在貴轄內，自有權宜處理之權，我仍以先事調查再談處理爲原則，對牟所求堅決拒絕，如此談判約半小時，牟見無法乃允先行調查。我同林出日兵營時見日兵三百餘人分載大汽車八輛已向蘆溝橋出動，乃急會同周永業、櫻井、齋藤等出發，我與林二人在後一車中，當車抵宛平城東北角沙崗時，（距城約一里）見該處已爲日兵佔據布防，十兵多數伏臥均作射擊準備，斯時突有日特務機關部輔佐官寺平奔至車前，阻止前進，並手出地圖向我云，現在事態已十三分嚴重，不及調查談判，應請貴專員迅速處理，下令城內駐軍向西門外撤退，日軍進至東門城內數十米遠地點，再行談判。我答云此來係在貴機關部商定先從調查入手，適聞牟田口所求處理責任我已拒絕，貴輔佐官所云離題太遠，究奉何方命令本人實未明瞭，寺平當謂平日日軍演習均可穿城而過已有先例，何以今日演習不能進城，我當反詰謂恐爾來華不久，尙未明瞭此間情況，（寺平係接濱田任不及三月。）向來日軍演習均在野外，從未有一次准其穿城而過，爾所謂先例請指出某月某日事實以爲佐證，寺平語塞，遂惱羞成怒云，此項要求係奉命

辦理，事在必行，請君見機而作以免危險，同時森田即請我與林君下車，指示日軍陣容，梅磴並列，意在對於手無寸鐵的我示威，森田並向林云要請王專員迅速決定，十分鐘內如無解決辦法，嚴重事件立即爆發，梅磴無眼，殊爲君等危，我當時雖自揣身陷敵陣備受威脅，但責任所在，生死早置之度外，當即嚴詞拒絕，謂僅奉命調查他非所知，危險更無所顧慮，且第一步調查辦法係在特務機關部決定，前後方不應矛盾如是，此處非談判之所，如君等（指森田、寺平）依照後方決定原則辦理，即須在城內從容相商，否則一切責任應由君等負之，森田、寺平見威嚇不成，乃自行商定由寺平同我及林君進城談判。

進城後周永業、櫻井、齋藤等已先至，當在專署會客室繼續談判，未五分鐘，（時爲四時五十分）而城外槍聲突發，槍彈紛紛掠屋頂而過，據報日軍已開始向我射擊，我當以電話向北平報告開火情形，一面仍回櫻井等加緊談判，雙方射擊約一小時，森田忽派人持刺來請求派員出城面談，當經商定雙方下令停止射擊，由林耕宇與寺平二人縋城而出與森田面商，旋據報告並無結果，林等即返平報告，而雙方復繼續射擊，日軍並以迫擊砲轟擊城內，雙方均有死傷，迄午後四時牟田口派人賚函由城外鄉民繞道從西門轉遞進城，請我與吉團長星文或金營長振中出城親商，我與吉同以未便擅離職守卻之，五時牟復來函要求三事，（一）限即日下午八時止，我軍撤退河東，日軍亦撤退河西，逾時即實行以大砲攻城，（二）通知城內人民遷出，（三）在城內之日顧問櫻井通譯官齋藤等請令其出城，我當答以（一）本人非軍事人員對於撤兵一



節未便答復。(二)城內人民自有處理辦法勿勞代爲顧慮，(三)櫻井等早已令其出城惟彼等仍願在城內高談劣劣於事件之解決，斯時槍聲已停，雙方均抱沈靜狀態以待事件之推演，至午後六時時鐘甫鳴，我忽思及專署地點實爲攻擊目標，未便久駐，且櫻井等均係輔助辦理外交並非軍事人員，自當盡我力之所及，切實保護勿令摧難，因就附近另覓民房一所辦公，並請櫻等同往，六時五分離開專署，各職員數十人亦同往，甫出大門約十餘米達，而敵人大礮已連珠而至，每礮均落專署之內，自專員辦公室起以及客廳職員房屋均被毀，牆屋倒塌器具粉碎，礮彈破片疊疊，營長金振中受傷，敵人此次突於沉寂空氣中，出我不意發礮轟擊，其用心之刻毒可見，幸我等先兩分鐘離開，否則數十人立即粉身碎骨，自是而後，劇戰達三小時，平、蘆電線爲礮火摧毀已不能通，命令報告均由豐台轉達，斯時我西苑駐軍一旅由何其澧率領，已開到八寶山向五里店、大井村方面截斷敵人後路。

九時以後，我軍戰況甚佳，已將迴龍廟及劉莊一帶敵人驅走，敵軍傷亡倍於我軍，斯時接到北平命令謂已向日方提出交涉，限日軍即晚向豐台撤退，否則我軍即行進攻，同時牟田口復直接致函與我，請派員協商停戰辦法，我以北平方面已決定原則，對牟函不便答復，十時以後戰況沉寂，惟時聞斷續槍聲而已。十二時我軍實行夜襲，將鐵橋附近日軍殲滅殆盡斬獲甚多，至九日晨三時由豐台轉到馮主席治安、秦市長德純電話，謂已與日方交涉妥協三項：(一)雙方立即停止射擊，(二)日軍撤退豐台，我軍撤回蘆溝橋迤西地帶，(三)城內防務由保安隊擔

任，人數約二百名至三百名，定本早九時接防。我奉電後當即通知駐軍吉團長知照，乃至六時，日軍突以大礮攻城達百餘發，此爲妥協聲中，日軍背約棄信之第一次。我一面即電北平報告請向日軍交涉，經電詢日方，據云係爲掩護退卻，一切仍遵照北平所商三項原則辦理，並云日軍已開始撤退，我當派便衣隊警赴城外偵察，據報五里店日軍確已漸向大井村方面撤退，同時北平來電謂保安隊已於晨六時向蘆溝橋出發，計程九時可到，殆至十時保安隊仍無消息，經派員探明，謂該隊到大井村後爲日軍所阻不能前進，致生衝突，我方陣亡士兵一名傷數名，我當即電平請向日方交涉制止並履行諾言，至午後三時仍無結果，斯時北平所派雙方監視帶兵委員已到，計日方爲中島顧問，我方爲綏署高級參謀周思靖外委會專委林耕宇亦偕來，抵縣後，即分兩組實行監視撤兵，甲組擔任迴龍廟及鐵橋一帶，委員爲周永業及櫻井，乙組擔任大井村、五里店及東北角沙崗一帶，委員爲周思靖及中島，雙方分途出發，至四時返城，均謂已監視撤退完畢，惟保安隊迄未進城，我當請周思靖赴大井村與河邊旅團長接洽，中島亦同往，嗣周等帶進隊兵五十名請先行接防再議辦法，此爲日方背約棄信之第二次。我以北平雙方所定三原則內，接防保安隊人數係爲二百名至三百名，今只到五十名，即連固本縣隊警亦不敷城防分配，當即拒絕接收，一面通知吉團長注意，一面並電話北平交涉，（此時電話線已修竣，平、蘆恢復通話），約半句鐘得北平復電，謂已與天津日駐屯軍司令部交涉完妥，所有出發保安隊仍可全數進城，惟所帶機關槍則另派員押運回平，六時左右保安隊全部進城，惟仍

不足二百名之數，據云每架機關槍係由原隊兵三人運回北平故人數減少，該隊由團附王揮塵營長賈朝義率領，我與王、賈面洽分配防務後，吉團全部移駐河西，斯時日軍河邊旅團長派笠井顧問廣瀨秘書及愛澤通譯官三人，攜香檳酒來縣向我面致慰勞，各人并面盡一杯以祝此不幸事件之得以短期解決，並盼以後永遠勿再發生，若按國際慣例雙方既飲香檳即屬和好之表徵，乃笠井等甫去未久，我即查明城外東北角沙崗日兵尚有若干未撤盡，且有去而復返者，數日約達三百餘人，我是時大爲疑慮，除電話北平報告外，並通知吉團長王團附切實注意戒備，該處監視撤兵委員本爲周思靖（現天津僑公安局長）與中島，乃周已先返北平，中島亦忽忽欲行，我以此事恐有餘波，因堅留其在城內協助處理，且彼本係監視撤兵人員，今既發現日軍尙未全撤，則彼之責任尙未盡，自有留縣必要，中島意雖不懌只得暫留，至翌晨二時二十分東北角日軍忽開槍射擊復圖攻城，此爲日方背約棄信之第三次。幸我軍事先已有戒備，我除電北平報告外，即向中島交涉，令其詢問實情並制止射擊，經中島電詢北平旅團部及聯隊部後，答稱日軍旅團部亦已開報，實係雙方哨兵因誤會開槍，日方絕無攻城企圖等語，一小時後槍聲已停，接北平電話令與中島同往商決外交未了事件我即於晨間七時與中島同車赴平，車過縣城東北角鐵路涵洞處，見日軍步哨未動，且有哨兵三人阻止前進，經告以赴平接洽停戰辦法始放行。

七時半同中島抵平即與馮主席秦市長晤面，當報告日軍未肯全撤，非澈底交涉實不能視爲

了結。嗣櫻井、中島、齋藤等均到秦宅會商，我方爲秦市長德純、程旅長希賢、周參謀思靖及我四人。日方爲櫻井、中島兩顧問及齋藤祕書三人。我首卽提出東北角沙崗日軍未撤問題，請注意討論，據齋藤云，未撤日軍係爲陣亡死屍兩具尙未覓得，故留此項部隊在附近搜索，並無他意，我當謂搜索屍體無需許多部隊，且更不必攜帶機關槍迫擊砲等兵器如臨大敵，齋藤云因恐我方射擊故不得不多留部隊以資警戒，秦市長程旅長均謂倘係單純搜索屍體此事甚易，我方亦可幫同辦理，當經商定組織搜索隊，委員六人我方由二十九軍冀北保安隊及專員公署各派一人，日方爲櫻井、中島、笠井三顧問共同組織，並由二十九軍及保安隊各派士兵十名，日軍派二十名，均係徒手由六委員率領，就蘆溝橋附近各地盡量尋覓，限定時間，無論發現與否日軍均應在限定時間內撤盡，議定之後，雙方均表同意，定於午後一時出發，乃櫻井、笠井、中島三人忽乘機離席，往會客室說話，竟一去不返，同時各方報告接連而至，謂日軍已由天津、通縣、占北口、榆關等處陸續開到，且有飛機、大砲、坦克車、鐵甲車等多輛開至豐台，已將大井村、五里店佔領，平蘆公路業已阻斷，中外記者由平往蘆者均半途折回，是日方之所謂搜索屍體顯係飾辭緩兵，至此已暴露無遺，此爲日方背約棄信之第四次。我接各方報告後，憤激欲絕，益以三晝夜未眠，遂致咯血一口，傍晚徇友人之勸，入德國醫院醫治，經克禮大夫注射兩藥針，夜間稍能安眠咯血亦止，翌日開戰端再啓，自念守土有責，戰中前後方事件均須親自主持，不能遵醫之囑稍事休養，卽日從問道由長辛店返縣辦理一切，並率本縣隊警協助

守城，自十二日以後與日軍接觸數次，但僅有小衝突，因北平方面仍在努力於事件之解決，乃至二十日午後三時於和平聲浪正在瀰漫之際，日軍復突以大礮攻城，且轟擊長辛店，共達數百發，宛平城內各機關及民房幾全被燬，死傷多人，長辛店附近落數十彈，死傷平民二十餘人，吉團長星文及縣保安隊大隊附孫培武均於是役受傷，吉裹創就仍奮勇殺敵，始終不退。

次日接北平電話謂和平協商仍在進行，雙方已令停止射擊，二十二日起平漢路試行通車，但盤據蘆溝橋車站及沙崗之日軍始終未撤，我方仍加緊交涉，如此相持三日，我三十七師與一百三十二師正在換防中，僉謂換防之後事件即可解決，乃日軍突於二十五日進佔團河，二十六日日騎兵向南苑附近偵察，經我哨兵阻止無效，雙方開槍，射死日兵一人，彼更有所藉口，竟以哀的美敦書要求二十九軍全部即日離開北平，限二十七日午前答復，經營局嚴加拒絕，二十六日晚大井村附近日軍約有二百餘人聲言回防，欲進彰儀門，守城軍警加以阻止，復發生衝突，勢益嚴重，和平之望至此已絕，二十九軍宋軍長遂決定進攻，以趙登禹爲南苑指揮官，並令三十八師董升堂旅襲豐台，二十八日經我軍奮勇猛攻，當將豐台克復，同時我蘆溝橋、八寶山兩處軍隊在何旅長、吉團長指揮之下，亦將五里店、大井村附近敵人驅逐猛向豐台推進，我正擬乘鐵甲車赴豐台慰撫人民並慰勞軍隊，乃聞南苑方面敵以全力猛撲，並以敵機二十架轟炸，該處駐軍無多，以致失利，副軍長佟麟閣、師長趙登禹均於是役殉難。

因南苑失利之影響，致豐台戰事功敗垂成，蘆溝橋亦岌岌危殆，二十八晚自九時三十分起敵復以大礮轟擊宛平縣及長辛店，至翌晨黎明止約達五百餘發，宛平縣城之東北角城牆盡毀，我軍猶拚死撐持，當局爲戰略上便利起見，遂令平、津軍隊均向良鄉、涿州一帶集中，另行佈防，我於二十九日遂不得不忍痛向蘆溝橋告別，當軍隊運動轉進時，敵人以十六架飛機送行，沿途擲彈，死傷軍民甚多，我在長辛店附近公主墳小村中收容本縣保安隊及警察，被敵機九架認爲目標，數次低飛狂炸，並以機槍掃射，該村並無防空設備，自分絕無幸免可能，乃竟不死，於是益加強我的意志，決定向石門營前進，因該處屬宛平所轄，雖軍隊已向南轉進，但我守土有責，未至全縣放棄時期，不願立即離開轄境，在向石門營的道中，經過大灰廠，適遇石友三、雷嗣尙二君由北平行抵此間，（石率保安部隊全部在大灰廠集合。）據云八寶山我軍亦已撤退，日軍已向門頭溝方面出動，石門營密邇門頭溝，不能停留，僅賸殘餘隊警亦不易節節抵抗，勸我隨軍南行再定辦法，遂同雷君折往良鄉，當晚附搭軍用列車抵保定，向各長官報告後奉命在軍服務，我之本身責任至此暫告一段落，接着八一三滬戰發生，已展開爲全面的抗戰，至今日整整一週年，我此篇的紀載，完全係當時的事實。紀載的意義，一、使世界各國明瞭中、日戰事的責任，應由日方負擔，二、使各國人明瞭日閥對華侵略係有系統有計劃有步驟，俾不至再受其欺，三、促醒全國堅強團結澈底奮鬥，必人人均具有犧牲的精神，方能謀取最後勝利。至我離開蘆溝橋以後戰地的生活，與目擊的戰況，因與此文無關，他日當別爲紀

載。（按宛平地理誌及「蘆溝曉月」碑中蘆溝橋之蘆字均無草頭附誌於此。）（王冷齋）

### 第八段 蘆溝橋畔

#### 一 無從說起

中國對外一次一次的小衝突，逐漸證明了中國一天一天的抬頭。人家一貫的方針，是要打擊破壞中國統一和強壯的趨向。他們這種希望，和我們生存的本質根本相反。這一個基本的，不相容，說明了中國之必然會和他們不斷的衝突。

去年我們軍隊飲泣退出平漢、北寧、平綏三路聯絡要點的豐台，今年在我北方和中部唯一交通要道平漢路咽喉的蘆溝橋，又發生重大事件。這真是「理從那兒說起？」

日軍於七月七日夜間，攻擊我蘆溝橋，蘆溝石橋乃以東西方向，跨永定河，石橋之北，有平漢鐵橋平行而立，石橋之東，緊接宛平縣城。那時城內僅有二十九軍一營，負看守兩橋之責。日軍七日夜間，進入鐵橋東端，我軍一面奉命守橋，一面奉命對於日軍非其開槍不得還擊。這太難實行的雙重命令，加到守護蘆溝橋的我軍，眼看着人家在城週活動，不能出擊，現在已黑夜襲到鐵橋上來，當然要打了。然而雙重命令逼迫下的軍隊，仍然只得忍耐下去，不敢開槍。但當夜人家由永定河上游潛過河西的部隊，與他們河東的部隊東西夾擊，我們北方今日唯一咽喉地的蘆溝橋便為他們所把守了。

橋西五六里長辛店，駐的吉星文團，他看橋一失守，怒不可當，他負着守護北方與本部各

省聯絡的唯一咽喉的責任，主觀上上級給他的命令怎樣，我們不知道，但是客觀上這個橋太重要了，全國國民的熱望乃至於今後北方對外大局所關的嚴重性，都不容這座橋之爲人所佔有。他本於國民義憤，本於軍人衛國的天職，率領他部下悲憤痛哭的官兵，決定前進，八日夜間，陰森的永定河面，隱蔽了數百衛國英雄之潛行，一剎那間，雪亮的大刀從皮鞘中解脫，但聽喊聲與刀聲交響於永定河上，九日清晨，河岸居民見橋上橋下尸橫如壘，而守橋的人已換上我忠勇的二十九軍武裝同志了！

接着是奉命撤兵！原來交涉好的雙方於上午九時同時撤兵，由石友三所統率的冀北保安隊三百人開入宛平接防。蘆溝橋之本身，無法可守，最低限度要有宛平城纔可以有守護的根據。九日令保安隊三百人入城，卽等於將關係重大之蘆溝橋交於三百保安隊之手。我們爲了和平，已經忍受令我們無罪的軍隊含淚撤退，誰知九日清晨，我方反被轟擊數十噸。同時由北平開往宛平的三百名保安隊，又被阻擊於五里店，頗有死傷，強求只准保安隊五十名通過入宛平城，而只准帶步槍，每人只許帶子彈三十粒，要扣保安隊所帶之機關槍。宛平方面終日不見保安隊來，而我軍已撤，城外之日軍，人數雖略向後移，城東軍事要地之「沙崗」，仍在日軍手中，阻擋一日，經北平再向天津日軍當局交涉，始准二百名保安隊入城，不准帶機關槍。

日軍旋又進至宛平城外，其後方援兵源源而來。豐台的中國人眼看着以中國的鐵道，中國的頭二等客車，中國人的司機，開着中國人民血汗買來的火車頭，載着人家的軍隊，經過中國



的領土，開到中國的蘆溝橋附近去打我們中國人！

人家準備好了，當然再攻，再攻沒有攻下，又講撤兵，又說好十二日雙方同時撤兵，誰知正是十二日人家又打我們一頓。

這回他們派了些監視撤兵委員，拿着地圖到我們宛平城裏，公開的把他們礮兵射擊目標定好。我們的縣府、公安局、團部、營部、連部、礮兵陣地等，完全調查好了。於是他們的礮兵就一礮不亂的，打在我們那些要害地方。

十二日第二次受騙以後，中間不斷衝突，情勢緊張。日本國內宣稱動員四十萬軍隊，多少架飛機，關東軍從我們的北寧路源源而來，這些行動，當然刺激中國的反應。全國人心隨着緊張起來。記者從上海經鄭州轉徐州，再看看歸德、開封，又看看石家莊和保定，印象都很不差，無處不是蓬勃的生氣，無處不是代表國運的好轉，軍民萬衆一心，但等機會捐軀以衛祖國。

後來接到消息，雙方又決定二十日撤兵。有人以為這回也許可靠了，誰知二十日午後一時許，日軍對我宛平小小城池，開始八日事變以來空前的猛烈的礮擊，如雨的礮彈一顆顆精確的落在宛平的軍民頭上，空炸、撞炸、各式各樣破壞和殺傷力量，把宛平城裏的軍民打得血肉橫飛，民房家屋，塌的塌，倒的倒，四五小時的集中礮戰，彈煙與塵埃把宛平弄成了一座煙霧之城，城裏已準備撤退的軍隊和毫無武裝的民衆，被這幾百顆礮彈打得糊塗了，到底怎樣一回事

呢？

這還不算，礮聲停止了二小時，有人去問日方，據答又是「掩護退卻」。這當然沒有事了，然而九時以後，密集的礮彈又來了，仍然集中到宛平城，東門樓打平了，東北城角打塌了。騎兵步兵坦克車都衝鋒過來了，我們始終守城未出，你要退卻，還來衝什麼呢？這是尤為難解的。九時以後的礮攻，竟向蘆溝橋後方長辛店打了九礮，有七彈落在長辛店的平漢大機廠附近，那是我們北方重要的鐵道工廠！

第四次的撤兵，是二十二號。三十七師馮治安部已紛向蘆溝橋南撤退。而二十三日清晨我們在大井村遇到日本軍官，他說：等中國軍隊撤了幾天，我們再看看！

## 二 太息唏噓

許多人都喊着要到前線，然而真到了前線，叫你感覺痛苦的事情纔多，所以東北青年劉琪君到長辛店一看自殺了。可惜他自殺得太早，知道的事情還不多。固然，我們也不贊成他那樣自殺的行為，因為本來救國是一種艱難事，我們犧牲要有實際的收穫，然而前線現象，能令一個愛國青年自殺，太不是尋常的事情了。

前線的二十九軍官兵，那一種忠勇的情形，實在令人可歌可泣，他們從不對敵方的鋒利兵器，表示恐懼，重重的子彈帶纏着他們的上身，手槍步槍手溜彈大刀大衣雜糧袋掛滿了他們身體的架子，粗粗的腿，挺出的胸，有力的腕背，紅漲的臉面，有殺氣的目光，每一個官兵在國

家神聖任務籠罩之下，都成了英勇豪邁的壯士。敵人大礮把他們犧牲一批，第二批仍然和第一批一樣雄赳赳的把守在前線上。剛纔哨兵被人打死了，第二個哨兵會快樂的，接近他生命的死亡線。敵我前線和去不到半里，我們的官兵毫無畏懼的在火線上談笑，有人勸他們小心，他反而說沒有什麼關係，這是說明我們樂死的精神。二十九軍官兵在蘆溝橋前線的表現，值得我們中華民族萬世的謳歌和景仰。

然而我們進一步看看蘆溝橋抗戰中的實況，我們太不能自安了。

這樣忠勇的官兵，我們對於他們的待遇怎樣呢？他們以他們的血肉，保衛了北方交通咽喉，他們誠然本於他們的職責，然而他們在敵人鋒利的礮火之下，死的死，傷的傷了。我們從未見過蘆溝橋戰場上有過擔架兵、看護隊、醫官、野戰醫院等任何國內戰爭時皆所必有的設備！死的死了，死了，我們任他們英勇而犧牲的軀體暴露在原野中！傷的傷了，傷了，我們沒有救濟工作，流血不能止，有毒不能消！如果戰況稍平，全賴我們未死未傷的戰士配合當地民衆作些救濟工夫。此等人既非有專門救護知識，又非有救濟器具。我們看到許多受傷官兵被人扶着從蘆溝橋走五六里路，到長辛店，其已完全不能行動之重傷，則用鄉間之桿繩等物，將其不合理的抬上，有些本來尚不十分利害的傷兵，經如此抬到長辛店後，已經奄奄一息了。我們最覺得對不起爲國傷亡將士的，是蘆溝橋後方的長辛店，還沒有半點戰場醫院設備，全賴平漢鐵路長辛店醫院的醫師們自動慷慨出來作救護工作，否則他們更加痛苦了。

不但是死傷救護，我們沒有做什麼工作，就是作戰上槍礮以外的器材，亦完全由地方供給。在蘆溝橋正面的始終是吉星文一團，後方的交通運輸，電信通信等，我們不會作應有之布置。所以此次宛平縣第六區，即長辛店所在一區，民衆對戰事之負擔，異常艱巨。對方是有完備的鐵道汽車等交通組織，而我則全恃地方之毛驢民夫大車以供往還。我以始終一團的疲憊之師，當彼全軍之銳，官兵日漸耗損，城內物質破壞日多，敵方之礮火日烈，前方之補充全恃未死勇士精神之再造，後方之接濟，則恃有限民力之勉強支持。

此次衝突，日方興師動衆，範圍甚廣，其後方爲豐台，爲天津，爲瀋陽，爲高麗，爲其本國，而迄今日止，我們之後方爲宛平縣之第六區，且此區區之一區亦非有組織有計劃者。軍隊無糧，問之地方，軍隊無鹽，問之地方，軍隊修戰壕要民夫，問之地方，軍隊要燃料，問之地方，軍隊運輸，要民夫，問之地方，軍隊拾傷亡，要民夫，問之地方，軍隊修路，要民夫，要石匠，問之地方，軍隊送飯，要民夫，問之地方，軍隊要大車，問之地方，軍隊要人力車，問之地方。我們很抱歉對前線之供應，不能週到，致令諸將士之分心於事務，降低作戰能力。

地方民衆爲國犧牲之精神，此次在長辛店一帶充分表現。民夫多日夜工作，既無報酬，又不能得一好休息處。我們要追問者，爲什麼國家對外抗戰，要令宛平縣第六區獨當接應前方之責？

## 三 問題重重

我們看到許多五六十歲的民夫，他們經不起晝夜不停止的工作，肢體發腫。許多應差的毛驢，日夜不停的運輸，連飲水工夫都沒有，即漸漸瘦倒了。

有許多趕毛驢爲生活的苦力，他們唯一的生產工具——毛驢既然是無代價的爲國服務，他們「從手到口」的家庭，生活立刻失了憑藉，父母妻子皆開始作乞丐生活，其有不願作乞丐者，則採樹葉及野菜爲生，而這般苦力本身亦多枵腹奔走。有一脚夫在長辛店拍其空縮之腹，笑謂記者，這幾天來都沒有吃飽了。然而，他們對於這種辛苦的服務，毫無怨言，有一次管理他們的警士有疑惑他們逃跑的意思，他們憤憤不平說：「您放心！這回國家事，不比往常，您要用，儘管招呼，不用說現在不會跑，就是咱們回家以後，什麼時候要，什麼時候準來！」

有一個六十五歲的老農，家裏只有兩個小孩和一個毛驢，他被徵到前方服務，日夜搬運，肩上腫了，腿也酸了，幾天還不能回去，他放心不下他的家庭，兩個孩子不能自主，小毛驢也無人照料，有一天他乘着送飯到前方的機會，在回來時候，繞道十餘里，回家看望一趟，然後趕緊回到民夫本部來，管理警士認爲他私自潛逃，罰他十天繼續工作，他對我說：「作十天倒也沒有什麼，要說打外國的時候，說我潛逃，我真有點不服氣！」

長辛店、蘆溝橋這樣地方，完全以交通過道的資格維持車站附近人民的生活，戰爭以後交

通斷絕，若干人之生活立刻失其來源，小商人、脚夫、人力車夫，乃至趕驢的苦力，平日本無富裕的盈餘，今受外敵影響，生機斷絕，而他倘尚不能不作戰爭中軍事運輸等負擔，其痛苦當非普通人所能想像，我曾問他們似此下去，如何支持，他們的答覆是：「我們希望早日把日本打出關去，我們就可以再安心的過活！一所以民衆對外抗戰犧牲是以有希望爲前提，而且忍耐有一定的限度，而且他們是歡迎攻擊的戰爭。在短期中他們是可以無條件忍受的。」

我在長辛店看到軍隊下令給宛平縣政府，限他們三日之內，要修整一條兩丈寬的公路，其中並有開石山工程，宛平縣的屬區，在永定河西岸的，只是全縣面積的一部份，縣長兼專員王冷齋先生已經累得生病，祕書長洪大中先生也剛從礮火灰下爬出來，他們人力財力太有限，而且開石山是需要技術指導和技術工人，也不是馬上可以完工的事情，然而確乎軍事需要，非常迫切，前線軍隊是沒有不是地方，縣長爲難，也是實情，只是全軍對外抗戰，這些事也沒有人管？

戰區附近，漢奸活動相當利害，這似乎說明中國人心之不齊一，足以引爲悲觀，然而詳細分析，漢奸的內幕，實在也可憐，而他人謀我之深遠，亦足以爲國人警惕。原來他們平日在中國施行毒化政策，使若干無知愚民墜入鴉片嗎啡的氣氛中，麻醉了意識，而且窮困破產之後，成了遊民，每日的癮病，逼着這般毒夫不得不思解決急切需要的法子，於是人家乘機而入，賂以重金，每人每日二十元，鴉片白面管飽，如果情報確實，比方能確實探明我方高級司令部目

標，而爲其礮火確實擊中者獎洋一千元。自然，他們說的話，不會可靠，不會如此慷慨，然而毒夫是漢奸主要的成員，卻一絲不假。

我們在這些特種工作上，做得不夠，而且很少有經過特殊訓練者，只能很形式的，很機械的作些外形表面工作，並不能機敏的對抗外來的諜報，而展開自己的情報網，如二十日日軍第三次違約猛烈礮擊宛平城後，城內守兵疑係平日參觀人洩漏消息，告訴日軍礮擊目標，故遷怒外面入戰場慰勞調查等人士，同時不准城內婦孺出城，仍以恐洩軍情爲理由，此皆未會了然於近代作戰之根本的意義，而徒爲過分之操切，增加吾民在戰區中之痛苦。其實日軍之測量蘆溝橋、長辛店等地之詳細軍事要地，有會爲日軍嚮導之某君言，自豐台被佔後，日軍以演習爲名，來此實測者，已不只二三次，平日無對抗，非自今日始。且累次交涉停戰之彼方人物，即爲實戰場再詳測之人物，我們不能將其如何，而重苦吾民，不能不謂有相當值得考慮的地方。

有一件非常值得注意的現象，是日軍數次如此猛烈礮擊宛平城，而卻未曾以一彈加於蘆溝橋上，石橋亦無大傷。此中有極大之道理，萬不可忽過。日軍七日奪得蘆溝橋，八日夜在相當犧牲下再入我軍手中，論感情，日軍對守橋軍隊痛恨已極，如志在單純消滅吉團，則吉團本困守小小宛平城中，其後方交通與接濟，全由橋上而來，日軍如能將橋破壞，吉團之糧食彈藥等皆無來源，不戰亦且不能持久。乃日軍計不出此，惟集中礮火，打入城中，其意蓋對北方

根本認爲已早有把握，只是希望能趕走強硬無援之吉團，此永定河上之兩大交通要道，日軍尙須珍惜爲己行也。

平漢北段戰爭，論地勢關係之重要，首推蘆溝橋，有蘆溝橋則尙可與豐台平分險要，而平綏路尙不致成爲死路。蘆溝一失，則人家整個控制平津險要，以平津間鐵路爲紐帶，以北寧爲後方，以優美的內線作戰方式，以對付我津浦、平漢之軍隊，可以收集中運用兵力以突破一方之效。平綏路之被囊括，尤其在無可逃避之中。而守蘆溝橋，如對北方之敵言，當守宛平城東北二三里之沙崗高地，該地控平漢與北寧之接口，此爲平保公路所必經。「七七」事件後，日軍佔有其地，且著手構築工事，至今未停，沙崗不守，宛平城亦不過如聊勝於無之地勢，如並宛平城而放棄之，則北方內線作戰之優良形勢已成，今後再欲爭回該地，恐非有重大之犧牲，不能達到目的了！（長江七月二十三日）

## 第二節 平津之戰

### 第一段 宛平城三日記

溯自「九一八」事件發生後，處在國防最前線華北數省，幾無日不在風雨飄搖，危機四伏中，益以「塘沽協定」「冀東偽組織」，尤有朝不保夕之概。記者北來，舊地重遊，雖是江山依舊，不無今昔之慨，但看紅男綠女，嬉戲恬樂，收音機沿街放送，靡靡之音，振耳欲聾，娛



樂場所亦復擁擠不堪，較之江南臥新晴晴雨況，竟疑置身天堂，處之日久，竟生此中樂不思蜀之感，所謂一國難一云者，幾已不復記憶矣！

本月七日，記者偶讀平市某報，聞日來多謠，冀察當局宋哲元氏因病離平，久猶未返，日使川越由滬北上，各報解釋，間有微辭，是以謠詠頻煩，大有一夕數驚，杯弓蛇影，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之勢。不意在此陰霾籠罩之空氣中，在蘆溝橋演習之日軍竟藉故挑釁，空擊我軍，由此樂而忘憂之古城，竟一變而為愁城。此間天氣，入夏多雨，連日風雨淒其，更見悲涼也。

平津為華北重地，一處海道咽喉，一為政治中心，日人欲得而甘心，自宋哲元氏折衝其間，蕭振瀛氏輔之於後，苦心支撐，隨時應付得法，蕭氏去後，張自忠繼長津市，宋氏獨支大局，尚稱人意，吾人昔日遠在南疆所得傳聞，人云亦云，固不知當事者之不易也。何況野心者無事生非，前途如何，殊難預料，故非用一緊二鬆三罷休之辦法，隨機應付不可。七日深夜蘆溝橋事件，當已見報載，想電傳消息迅速，但恐語焉不詳，茲就記者目見，追述其經過及危城三日各情如下。

八日晨零時許，日駐平特務機關長松井，用電話向冀察軍政當局聲稱，「七日夜日軍一中隊，在蘆溝橋郊外演習，忽聞槍聲，當即收隊檢驗，發現缺少一兵，同時認為放槍者已入城，要求立即入城搜查該兵」云，我方當以時值深夜，日兵入城，殊足引起地方不安，同時我在蘆

部隊：七日竟日均未出城，該種槍聲決非我方所致，婉加拒絕，但不久松井又來電話稱，「我方如不允，彼方將以武力保衛前進」云云，於是我方再與日方商定，雙方即派員前往調查阻止，日方所派為寺平副佐，櫻井顧問，我方所派為冀省第三區行政專員兼宛平縣長王洽齋，外委會專員林排等，暨綏靖公署交通處副處長周永業，八日晨四時許到達宛平縣區，寺平仍堅持日軍須入城搜查，我方未允，正交涉間，忽聞東門外礮聲大作，我軍未予還擊，俄而西門外大礮，機關槍聲又起，連續不斷，我軍仍鎮靜如故，繼因日軍礮火更烈，我軍為正當防禦，萬不得已，始加抵抗，我軍傷亡頗重，犧牲甚大，但仍請其停止進攻，調回原防，否則責任應由彼方擔負，日方答以永定河方面尚有二十九軍騎兵，要求退去，方能再談其他，八日竟日間雙方仍在對峙中，我方駐蘆溝者全為步兵，并無礮兵，八日晨礮聲，均為日方所發，我方軍政當局，均極鎮定，不願事態擴大，希望立即停止戰鬥狀態，入於外交狀態，倘對方一再壓迫，進攻不已，為正當防衛起見，不得不與週旋，此事延至八日午後一時，當局用油印印出關於蘆溝橋事件之公報，遍送各報，至三時以後，遍街狂喊「號外」，記者雖飽經變亂，亦為心悸不安，平市民對之殊覺泰然，據士著相告，謂「一兩天就沒事，你請放心！」記者證以街頭熙來攘往之現象，商店放出悅耳之歌聲，亦感庸之自擾耳。

記者於午後三時半，復趕往各報友人處探詢情形，多感隔閡。緣自事變發生後，日軍已將北平西便門外平漢鐵路十一號道附近平保（北平至保定）長途電話線於八日上午十一時割斷，

同時平市南郊小井村附近亦有騎車日軍將一九三及一九五電話線剪斷，平、張電話已告不通，故蘆溝橋及宛平縣與北平之消息不通，一切須派人往返傳達，始能接洽，而平市各報，亦紛紛派有記者至肇事地點冒死採訪新聞，并有攝有照片者，記者聞之，不覺頰頰，同情江河，依人作嫁，襄理編務，午夜歸寢，戚友歡賞咄舌，若與此較，又不知將作何感想？

記者道過西交民巷與東交民巷，途經西皮市一帶，原爲平市銀行區，門衛嚴弛，望之一無所事，但見汽車滿載箱篋由東交民巷疾駛而出，甚以爲怪，東交民巷爲外領事館及各國駐軍營地，日兵營亦在焉，軍閥時代之唯一安全地帶，今日又何獨不然，然居民竟捨此安樂窠而就他窟，無非富有之家，鬼瞰其室，虎尾春冰，防微杜漸而已，他日之視爲護符者今亦知冰山之不可靠也。

此不幸事件經此一日夜後，真相始漸明，事件之遠因固盡人皆知爲日軍之賍技，擬以兵不血刃，步「九一八」之故智，藉口搜查演習軍失蹤兵士，入宛平搜索爲理由，謀藉捕宛平縣賊與平津衝要孔道之蘆溝橋，幸我方察其詭謀，拒絕其要求，日方見技不售，乃備差遣，空襲假演習爲真演習，自目標作真目標，衝鋒於宛平城下，城內我方駐軍見日軍衝至距城僅百來時，一面請示，一面遂加以抵抗，否則將拱手讓入，賴軍士用命，僅以百餘衆，與日軍五倍之數（約五六百人）相抗戰，在機槍大礮之下死守方圓六百米之危城，竟得保全，至八日晨七時半後，日軍始停進攻，八日晚因交涉不成，孤軍又激戰一晝夜，我軍愈殺愈勇，其口號爲「願死在蘆

溝橋下」——蘆溝橋卽爲我等墳墓——願與蘆溝橋同亡」等，士氣可見一斑，最可貴者，爲宛平縣縣長王冷齋氏，與其祕書洪大中，表示願與城共存亡，日軍除派員交涉外，復調軍增援，豐台兵車雲集，因我方未允其條件，故有此一日夜之悲壯激戰。

當宛平抗戰之役，我蘆溝橋駐軍以該橋地勢極優，且多橋樑，因尙有一橋在日軍手中，該橋爲軍家必爭之地，我軍思奪回之，我方衝鋒進退七八次，經吉團長鼓勵士卒，奮勇當先，卒將該橋收復。聞此忠勇爲國之吉團長已受微傷。戰時自十時三十分左右起至十一時四十分止，經一小時餘之奮鬪，雖受損失，而士氣益奮。

當此戰爭序幕頻開之際，交涉亦漸由背面而入於正面，初步辦法，乃由肇事日軍先退，我方不前進，某部或謂（卽石友三部蓋指保安隊而言）前接其防，再商善後，九日晨七時某部率隨員乘大汽車九輛出彰儀門前往，約在十時到達，日軍尙未掃數撤盡，見保安隊軍士到後，忽又鳴槍，旋我保安隊散開，始停射擊，因此震動全國之蘆溝橋事件，於焉暫告一段落，聞日軍死傷約三十餘人，竊兵黷武者，亦可休矣。記者作此通訊，已是十日晨一時半以後，據電詢某報，仍尙無確切答覆，夜聽簷雨淅瀝，回想三日前紙醉金迷，鶯歌燕語之場，又是一番昇平氣象，但不知此詩人題詠之一蘆溝晚月，究將永照吾人否。惟願化干戈爲玉帛，交涉成功，否則但看我忠勇將士，努力奮鬪，流最後之一滴血，誓死與強敵抗耳。（柏屏六月十日晨發）

## 第二段 血淚平津

當蘆溝橋事變發生，平漢路已斷時，我從長辛店繞道門頭溝至北平，路上聽到許多鄉農談話，他們覺得這年頭氣象不同了。許許多多二十九軍隊伍，駐在他們家裏，或者車站，戒備異常森嚴，而他們毫不驚異，亦不覺厭煩，他們說：「大家程度提高了。說起國家事，沒有人不是一樣心的了。」不過，本來有條好好的平漢路，爲什麼不能自由通過，反而繞了這樣多路，竟究我們有什麼過失呢？

北平是美麗的都市，而且是受着高深文化薰陶的都市。中國有千百萬人曾經爲美麗的都市所陶冶，有若干國內國外有名的學者，受過這城市的教養，而且他們正陶醉着教養着百數十萬的同胞。七七事件以後，北平成了戒嚴與戰爭之城，城門最少閉了一月了。要道口上堆着作爲掩護用的沙包，警憲的力量加強了，許多居民避難到天津或其他的地方去了，商店的門前冷落，街上的車輛行人稀少了，健壯活潑的男女青年學生不多見了。總之，這座古城此時現着「死」的景象了。然而她有點像一位有學問的美婦人，雖然斷了生機，肢體已經不能轉動，然而她的容顏仍然是秀色可餐，而她生前學術道德的涵育的功夫，仍然使她在死後表現着靜穆舒恬。

北平城內堆沙包，實有些不必，因爲如果決心不受外人無理欺凌，有抵抗橫暴的勇氣，我們應當不客氣的守着正義和軍事要點，使敵人定和戰於基本防線之外。今我平津要害地點先

後爲日軍佔去，不以力爭，今大禍已臨頭，只作市內之消極防止暴動工作，未免太不像話，設外險已失，而城內再起戰事，則北方大局，已處於根本不利地位。大門不守守房門，那會有多大用處？

七七事件後，日本飛機常在平市上空飛行，市民看慣了，聽到機聲也不甚驚慌了。民國二十二年塘沽協定時，平市市民初受外兵之恐駭，逃難者甚多。今次則除少數優裕階級外，中級以下市民，普遍有了深一層的覺悟，日軍進迫無已時，大家如果不能有辦法，逃到那裏也是問題。所以大家索性不跑，而且對於頭上的飛機，也若有若無馬虎視之。

在北平警戒的士兵，遇到了可疑車輛行人，他們總是用全副精力來注視、來盤問，他們的眼睛，幾乎張大得要突出。然而你們的長官，不能領你們作戰略有價值的監視和戰爭，只在將死的城裏使大勁，勇則勇矣，其如勇得可憐何！

日本兵的情緒，完全和我們兩樣。有一天我的汽車被阻於大井村之日軍步哨，彼方一面電話上部請示，其士兵慢慢同我攀談起來，他們教我學日語，意態誠懇，很少對嚴重形勢表示關懷的樣子。他們是徵兵出身，有不少知識很高的份子。他們對於中、日情況很明白，出發到中國來，也不是自己心甘意願。

這次日本到華北很多新聞記者，把華北此次侵略行爲誇大的向本國宣傳，希望刺激日本國民勝利的情緒，以穩定軍部統治的基礎。然而我在北寧車上遇到些陪送日本記者們的日本士

兵，根本不大注意他們的活動，只皺眉發刺，感覺畏懼太厚，武裝太多，只想解解他們的熱鬧，豐富一帶搜查的日軍，沒有一個不表現頹唐無神，怪相。

好久不到天津，這回到天津東車站，一看幾乎到了外國。黃色軍服的日本兵把守着站台，把守着天橋，把守着過道，我們的車站辦公室，被他們佔去做了一皇軍的一駐站司令部，日本在津的民衆團體，婦女團體等，在司令部旁邊弄了一皇軍招待所，供給他們一些飲料。

站道裏有從南滿洲來的鐵甲車，車的鋼板上面漆着虎斑，明顯威風。還有在鐵道上駛行的坦克車，我們北平路貨車裏裝着日本軍火，車上車下，那裏都是日本軍人。僑奉山路和南滿路的車輛有不少在車站上，南滿洲司機，在日指揮下自由調度我們的車輛。日軍大小軍官穿着皮鞋掛上長刀穿來穿去。我不知道天津東站已變了這個樣子，下車一看，不覺毛骨聳然。下車的中國人，多屏息疾步出站，不敢正視他們；一種小心謹慎的滋味，令人有點難受。

「七七事件」以後的天津，聽說在十九日產生了個什麼協定，第三項是取締排日，共同防共，那些可大可小的自由解釋的東西。日本人在協定前後，又一「忠實」(一)的執行他們這重視的排日防共等事件。除英、法租界沒有辦法外，日租界和中國管轄的區域中，日本已不客氣的逮捕那些他們認為是抗日和共產的份子。新聞界的王研石失蹤了，理由據說是組織救國會之類；南開學生會的熱心負責人也被他們光顧過了。此外失蹤的人，非常之多。我們的警察最多不過寫下他們捕人的汽車號數，也不敢阻擋和追捕。捕去以後的刑法，是有名的毒辣。

北寧路局對於日軍之招待，可謂無微不至，日軍不相干的武裝大兵，也可受路局頭二等免費的待遇，這簡直是歡迎人家來壓迫我們！

北寧車上，有些中國小學生，怒目望着他們面前的日本兵。他們的母親或者姊姊恐怕小孩惹禍，但是無論如何也勸不轉，日本天天向中國交涉取締抗日思想，然而他們自己偏偏不斷造些新事實來刺激中國青年，使他們感到他們今生第一個大目的；就是趕日本人出中國領土之外。

北寧路這樣豐富的鐵路，這樣好的車頭和車輛，豐台是這樣大規模的聯絡站，甚而至北平這樣美的城市，都漸漸吞入日軍口中去了。所以單言建設，而不能先有國防，則建設毫無意義，且反爲人所利用，以攻其國家。

三十七師馮治安部，這幾天奉命撤退，大兵們離開北平城門時，總不斷的回頭望望城樓，看看城樓附近的小本營業者，他們意識中：「這些都是屬於我們中國的啊！」（長江）

### 第三段 亂動的北平

二十九日早晨，昨夜睡得頗爲滿足的人們打開本日的新聞紙，準備來溫習一遍昨天的一歡一欣，可是，最醒目的題目已經換了時局「急轉直下」，宋哲元及北平市長都已離平赴保了。昨天天黑以後，東城六條東口住的朋友就來電話告我，二十九軍司令部已經在搬家，嘈雜卻不混亂，似乎是有計劃的向南退走。我們在白天雖然已經曉得這幾個富於刺激性的消息很



有折扣，可是還不會料到「急轉直下」得這樣迅速。不過，現在回想起來，那天夜晚所見各方面的情形的確是在興奮中還有忙迫。

據說代委員長張自忠今晨要視察全市防務，記者在破曉後便環城走了一週，視察換防情形。各城門雖然是在關閉，可是上面已經沒有一個手持大刀「不失一寸土」的士兵。警察們正指揮着拆除麻袋，當記者在攝影時，快嘴者流，便紛紛喊着：「又照像了！」可是警察們卻在一聲不響地連頭都不抬，「今日」與「昨日」宛然是兩個世界。

今天街上最可憐的莫過於前方退下來的「弟兄」，他們從南苑方面退回來千辛萬苦地找到自己的司令部，但司令部裏已經沒有一個自己的人，在大門口便被「擋駕」，自己還不清楚是怎麼一回事。機警些的人，就忙找個僻靜處拋了大刀，軍衣脫了，僅穿着裏面的小衣褲在街市上開始作落魄的孤魂。市民們已經沒有人再行另眼相待，雖然和昨天的距離不過只有十二三時光景。

但由這些落迫的孤魂口中，昨天的血戰依然使聽衆興奮。而飛機的擲彈，卻又是使這次南苑失敗的主因。一二八戰役時，翁照垣將軍曾說：「此次戰役給我一個極大的感觸，當日人的飛機向我們恣意投彈時，牠們滿天亂飛，得心應手，絲毫無所顧忌，雖然不能彈彈命中，但在精神上給我們以威嚇，在實際上給我們以損害確是極大的。」他更加重地說：「滬戰不是最後的對外戰爭，飛機的效用將來愈大，難道我們第一次領受了這樣嚴重痛苦的教訓之後，再以這

樣的眼睛，看我們許多無抵抗的大都市和民衆受到第二次的損害麼？」

不幸而言中，一二次的損害又來了，第二次的「損害」便落在華北頭上，我們的南苑、通州、廊坊、天津，大半都成了焦土。佟麟閣副軍長在南苑統帥着軍官團在抗戰，便是在飛機的轟炸下爲國捐軀；趙登禹師長也是在煙霧彌漫中失掉了指揮大刀的策略，終至於供獻了生命。二十九軍的內幕，複雜我們是知道的，可是這次老宋的指揮不靈，卻很少有人顧慮到，這變化尤其令人不敢想像。

下半年，外城每過相當時候開城一次，使難民進城，只允婦孺，不要孤身男人。四個日軍站在城門邊監視着警察執行職務，男人手中的包裹必須打開檢視，但女人手中的則只按按有無武器，即准進來，南城一帶，香廠和彰儀門裏都設立了供給玉米麵粥的收容所，所址的面積和難民的人數比較起來，真是「一粟」。

在朝陽門上，可以看見通州的煙氣瀰漫。

昨天晚上，通州一點也不平靜，保安第一總隊在隊長張慶餘指揮下「反正」了，冀東政府的各縣一致行動，宛如過去八月十五殺韃子的故事重演，在民族仇恨的怒火燃燒中，我們的士兵先把監視當地的太上皇某敵人領袖消滅後，便開始作着壯烈的流血，這羣東北健兒可以遙向着白山黑水默禱：我們放棄了最後的等待（按其中有于學忠舊部）。

殷汝耕本是被擄在軍中，那張之洞的第十三個孫子，前五省保安司令趙二老爺和其他漢奸

都是戰戰兢兢地爬在高梁地裏聽着別人血滴在流；一槍打死，緊跟着又是一刀。一陣暴風過去後，又享受了從未吃過的辛苦，到了北平城外，纔懶懶打電話，叫了個汽車坐着進城，他們進城後纔知道般某是在某種諒解下，並未喪失了性命。

最慘酷的是大部冀東保安隊來到北平和二十九軍會合，不料到了城根卻受到敵人機關槍的歡迎。二十九日傍晚北平城內又聽到了沉重的礮聲，人心震動，以爲是中央軍來到，可以死水揚波，誰想到是這真悲劇呢？這以後，收復冀東顯然是不會再這麼容易了。

到處是嘆息，到處是憤懣，無線電言天天在報告着「日機，日機」，華北人民要問：「我們的飛機呢？我們的團軍呢？」事情到了自己的頭上，纔起了真正的感覺，大家的向心力堅強，決非東北事變，熱河事變，上海事變時的漠不關心了。可是——

北平已被團圍包圍着，四面已經透不進一點風來。（魯悅明）

#### 第四段 北平淪陷後

北平偽「臨時政府」行政委員會委員長王克敏，三月二十八日在平市米市大街遇刺事件，足使一羣「新貴」驚駭失色。與王同車之日人顧問山本榮治，當時被擊中數槍，傷勢甚重，而王本人則竟倖免，此又爲各方引爲恨事者也。刺客數人，事後從容逃逸，北平空氣，因此已大見緊張，本案爲華北淪陷後之第一個恐怖事件，不可不紀，茲將各情臚誌於次：

#### 一 開槍情形

二十八日下午五時二十分，王克敏與日顧問山本榮治（五十六歲）自某處乘自用汽車擬歸東城趙堂子胡同私宅，行經煤渣胡同後，由西往東，通過米市大街之際，適為由北向南開行電車所阻，乃緩緩駛行，以待電車駛過，其時忽有乘自行車之青年二名，自日商店殿草席店門前之電線桿附近衝上，拔出手槍向該汽車連放四五槍，復由煤渣胡同對過之東堂子胡同口某肉舖前，躍出壯漢多名，同時向汽車射擊。此際汽車電車行人，均忽焉停止，兩青年復趨趕汽車，繼續射擊，在此瞬息間，王之汽車夫佟忠厚乃縮頸低頭，以最高速度駕車向南逃竄，始得脫離刺客之射擊範圍，該刺客等，亦均乘自行車分逃無蹤。

## 二 山本重傷

刺客約共發八九槍，擊中汽車者約五六槍，計兩槍擊中日人山本榮治，其餘擊中汽車前部之引擎等處。山本左頸受傷，眼下骨折，上膊骨折貫穿槍傷，汽車夫自肇事地點，駕車竄逸後，以為車中二人必已受傷，故急駛至東單牌樓，三條胡同日本同仁醫院，至則果然發現山本已血流滿身，暈絕良久，王克敏本人則早因驚恐面目失色，山本事後即被昇入該院病室，施行緊急之治療。

## 三 北平空氣

此案發生後，死寂之北平，突然緊張，據日方公佈，謂今後對於各要人之身邊，將嚴行警戒，平市對於各街市行人，頃已實行盤查，曉間尤為重視，空前嚴厲。北平「警察局」並懸

賞一萬圓，緝拿刺客；屆時內一區署長韓世清，因「辨理不善」，停職留任，偵緝總隊長馬玉林，亦被記大過一次。警察局懸賞佈告，原文如此：「三月二十八日下午六時餘，行政委員長王委員長與山本顧問，同乘汽車，道經煤渣胡同東口，突遇暴徒數人以手槍射擊，倉猝逃逸。查此次事件顯係不逞之徒，希圖破壞和平，除飭區隊限期嚴緝務獲懲辦外，並懸賞一萬元，如有人密告指獲者，定按賞格發給，或指有線索，因而弋獲者，亦必酌予獎賞」云云。

#### 四 王逆談話

當日之行刺事件，平、津中外報，均被禁披露，次日上午十時應中國及西洋記者之要求，王氏發表書面談話，略云。「此次事件，余心境無任何變化，自不待言，即對政務亦無何等變動。」由其語氣之黯淡，可見所受棒喝之深重矣。（大公報）

#### 第五段 天津事變經過

##### 一 事變之前大捕學生

當蘆溝橋事變發生後，天津仍現和平空氣，敵人則在公路上關於軍事之運輸極為忙碌，其所以造此和平空氣者，因其軍事之佈置，未臻妥善，藉達緩兵之計耳，故在津近郊，日軍隨處拉夫，搬運軍備，且偵騎四出，漢奸密布，當時即有被認為抗日份子而被捕者，據渠等所知，已有四五十人。彼等所特別注意者，為學生界所組織之海風詩社及曾受軍訓之學生，拘捕之法，強迫當局拘捕，或到各校冒名引誘出外，即拘上預備之汽車，綁架而去。此乃事變發生前之大

概情形。

## 二 我軍忠勇憤慨抗戰

二十九日清晨二時，天津即發生衝突，因此時在津日軍爲數不多，而我軍在津者，分向新舊車站及東局子之飛機場，海光寺之日本兵營及日租界包圍，先後奪得兩車站及飛機場，在飛機場，停留之飛機有六十四架，因我方無駕駛人才，故不能駕走，乃即縱火燒燬敵機三十常，餘架；我軍忠勇抗敵，敵方之砲火雖極猛烈，但我軍奮不顧身，向前猛衝，我人莫不欣喜異後聞該軍方面所稱，因軍中未有大砲，故尙未能將在津日勢力悉數解決，故將於翌日攜帶重砲往攻，但至三十日僅見濃煙布空，火光燭天，飛機軋軋，炸彈轟轟，似未聞有砲聲，正極懷疑中，後聞因奉上峯命令後退，以致停止攻擊，士卒雖以礙於軍令，但莫不憤慨異常，故甚至有拋棄軍衣，另穿便服，自動殺敵者，不計其數。自我軍撤退後，敵人仍繼續不斷進攻，實行其屠殺放火之舉，空中之飛機，繼續拋擲燃燒彈，如南開大學、市政府、警察局、電話局等，幾全部被燬。津市素以爲小巴黎之官銀號（地名）亦悉爲燬滅，及後又繼續在華界藉調查爲名，無辜被屠殺者不計其數。尸體積野，房屋盡毀，一片焦土，傷心慘目，令人目不忍觀。

（大公報）

### 第六段 揮淚話天津

蘆溝橋事件發生後三個星期，平、津兩市在毫無準備中同時陷落，又兩星期，南口、

上海先後發動強烈的抗戰，全面的持久戰，業已開始，舉國上下正在準備一切犧牲。天津不幸淪爲敵人的後方，漢奸的活動，與敵軍的殘酷，處處使人落淚。困守在這裏的人們，自然也時嘗到辛酸滋味。謹將一個月以來天津市情況，拉雜寫出爲後方同胞告。

天津市繁華，素有「小揚州」之稱，自經敵軍砲火，雖然租界裏熱鬧如昔，但市區已成一片劫灰。不過這種犧牲，在全面抗戰發動時，殊難避免，何況僅僅是整個犧牲的小部分，所以在天津有識之士，甚至於大多數民衆，都不以此次損失爲可惜。但在敵人呢，恣意轟炸的結果，除去燬滅一部建築物外，在國際上博得殘忍暴虐的惡名，實際得不償失。目擊日機轟炸毫無抵抗之文化機關的西洋人說：「他們的技術還不壞。」

天津市保安隊之奮起抗戰，完全聽命於警察局長李文田。當時本奉命要想「出奇制勝」一下，不幸北平情勢正在天津發動的那一夜突變，以致功敗垂成。事後據悉，我忠勇之保安隊，確曾將東局子敵兵營機場包圍，而日租界海光寺附近，我軍也進到相當地點。士兵的精神，不因傷亡之衆，以及火器之窳敗而失望與掃興。天津雖不是一個比較優勢的戰地，但倘使北平情勢變得不這麼快，退卻的命令不這麼急遽問下來，我軍更不致敗績的這麼慘，損失也不會這樣重。李文田是二十九軍三十八師副師長，兼任天津市警察局長，是張自忠最近親信，對於日本人，向來依照張自忠的意旨而與之週旋。蘆溝橋事件爆發，李還奉命與日軍參謀長橋本率折衝多次。李在當時好像是主和一派，嘗對人發揮其主張不戰的意見，以爲「做民族英雄效

法史可法容易，而生靈塗炭揚州十日的慘劇，恐難避免。一果然，不幸而言中，因平、津局勢陡變，李本人做史可法未成，而揚州十日之劫，已臨到津市百萬民衆頭上。後來李即率隊集中馬廠，在津浦線上與敵周旋，一個半月以來，因器械不逮敵軍精銳，但敵軍不能順利南下，須知是三十八師一部忠勇將士抗戰的結果。

敵機在七月二十九日開始轟炸，市政府、警察局、法院相繼被毀；文化機關如南開大學、中學、女師學院等悉成灰燼。炸彈大毆之外，繼以縱火焚燒，特二區市立醫院因收有傷兵，敵嘗擬施以不人道之轟炸，特一區當時有難民四萬人，敵謂有保安隊在內亦欲投彈，雖經領團交涉阻止，但其凶殘已可想見。河東、大直沽因當地民衆搶其糧食，遂大肆屠殺，河北一帶更有日、韓人率衆劫掠，直同盜匪世界，河北及西廣各處，日軍隨意姦淫婦女，無異禽獸。

平、津失陷後，兩地正義報紙，在敵軍壓迫之下，即無法出版，新聞界之被逮捕者，最初有中報記者王研石，其後新天津報社長劉中儒，益世報經理生寶堂，都如石沉大海，杳無消息。

庸報是日軍部的機關報，所載除同盟社消息外，大部份係挖空心思，隨意造謠。在各種正義報紙被禁賣的時候，日憲兵在市區各商號強迫派賣。但那些消息，只是日本軍閥，藉以欺騙他國內民衆的玩意，津市雖然陷落，大部民衆是愛國的，對於庸報，差不多都棄如敝屣，誰



也不睬。此間民心，仍十分信任政府，日人的謠言，只白遭罵詈。在津出版的英文報紙如泰晤士報（英），華北明星（美），則極爲一般人所愛讀，此外有各種一號外，刊載中央廣播電台廣播消息，有時夾雜些道聽途說的新聞，也能暢銷一時。編撰這種刊物的人，雖多係投機份子，卻也不失爲「愛國志士」。

天津新聞檢查所，已由「治安維持會」接管，改稱「天津市新聞事業管理所」，由那裏規定出幾種可以出版販賣的報紙，其內容如何，可想而知。人們唯一的希望，是每晚聽一聽中央廣播電台放送的消息。無線電事業，在近期間確曾做了極利市的買賣。

日本處心積慮，破壞中央電台的播音，已非一日，到今日把這種卑劣的手段使出來，攪得收音機裏面，如鬼哭神號，但敵人的陰謀，畢竟還差了一着，鎮江、上海、長沙、漢口各地廣播電台一樣會轉播中央消息，每夜街頭巷尾，老是有許多人圍在有收音機人家的附近，屏息靜聽，只有從無線電裏希望佳音。

九月一日所謂「治安維持會」成立，羣魔亂舞，醜態百出。委員長是曹錕時代包辦賄選的高凌蔚，委員則有鈕傳善等一班人。下設四局，總務局爲袁世凱時代的祕書長孫潤，公安局爲程克時代的公安局長劉玉書，財政局爲蔣直系智囊張志潭之弟張志澂，社會局則爲近任商會主席之王竹林。王已八十多歲，乃竟出爲傀儡，並兼長鹽務管理局局長。司法機關河北省高等法院與地方法院，均由方若充任，方字藥雨，也是六十歲開外人了。辦公地點則在日

本租界。

現在津市可以看得見的國家機關，只有中央、中國、交通三行，及津海關與電報局，電話局而已。津海關因稅務司梅維亮之交涉，得免遭劫擄，到如今還與海關監督孫維棟協力支持。據說鹽稅也曾由稅務司辦妥，不致被敵接收，所以很多人對於長蘆局長李翰華之拱手，將現款百餘萬元相讓，表示懷疑。只有電報、電話兩局，在百般恫嚇，種種困難下艱苦撐持，表現出奮鬥到底的精神。

偽治安維持會，成立時野心極大，連商品檢驗局都派人接收過去，對於電報、電話兩局，自然垂涎三尺。日本領事曾數度找我電報局長王若偉，大肆威脅，最後並有漢奸傳話，謂將置王於死地。但王氏的剛毅精神始終不屈，一直到現在，還在率領全局職員，按部就班做去。雖然往南去的電線路，已被日人強搶了去，但無線電依然通行。現除北平不通外，其他國內外電報照常收發。至於北平方面，電報局已由一修子安者充任，全體職員被裁，雖照收電報，但卻要送到日本人所辦電局拍發。

電話局現在顯已分成三個系統：六局（北局）因在河北，首先被「維持會」接收，委由張仁侃任局長，當時野心很大，並擬接收三四兩局，（三局即南局，在英租界，四局即東局，在義租界），被電話局長張子奇大罵一場，抱頭竄去。二五兩局則自被敵機炸燬，機件也悉被搶去。日人現由「滿洲電信株式會社」籌設電報、電話兩局，一方面收發東北、北平各地電

報，一方面在日租界裝設手搖話機八百號，接線者悉爲日本女子，並擬在本年年底完成裝置六千號的計劃。三四兩局則因在租界內關係，仍在我手中，只是特一二三區的電話租費已無法收取。其他交通機關，郵政局雖遷回特三區總局辦公，但郵件須經日人檢查，已恢復津變前數日情形。（九月十二日大公報天津版）

### 第七段 淪陷之後的平津

#### 一 金融紊亂

自日寇在平、津發行「聯合準備銀行鈔票」後，法幣一面由中交兩行收回（中、交兩行行長早已離平）同時日寇也直接以河北省銀行鈔票將法幣換去，故目前法幣在平、津租界內間常可見之外，至於新鈔表面上是沒有折扣，可是信用極低，以之購買物品，物價昂貴，如二三口之家，每日兩餐小菜費若只二三角，則只好吃黃豆芽和綠豆芽，不要說吃暈菜，連青菜等都莫想見面。同時一般市民不敢存蓄新鈔，錢到手就得花去，莫不叫苦連天。過去有錢人將錢存在銀行，現均無法提取，某富人存款二十萬元於中國某行，每月日寇祇允提取四百元維持費，還要報告用途，從這裏看來，有錢的同胞應該覺悟了；假若亡國了，不但有錢不准用，還要受氣，莫若現在儘量購買國防公債，爭取抗戰勝利，纔真是保全財產的唯一方法。

#### 二 近郊游擊

平、津在表面上看來是陷落了，可是敵人的殘暴壓迫，國人的英勇反抗是相互呼應地在表

演着，近來游擊隊非常活躍，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事。前月在天津總站不遠甚地，有敵軍四五十人於白天被游擊隊解除武裝，安然退去，這次該得敵人警戰心驚，事後敵派大軍到臨，加以封鎖，斷絕交通，施行檢查等，鬧得天翻地覆，可是連游擊隊的影子也沒找不着。至於聽到槍聲和風聞我軍收復某處某處，那是經常的事，不足為奇！

### 三 壓迫政策

近月來我方游擊隊，在平、津出沒無常，敵人知道我國人決不甘心做亡國奴，於是牠一方面積極壓迫與嚴密防範平、津市民。敵人的檢查是不分日夜的，平、津居民隨時都可碰到全副武裝的敵人檢查員，三四人一隊，或六七人一隊敲門入內檢查，檢查的時間是半夜或清晨都有，入室翻箱倒籠，乘機搶劫，甚至一封普通信件也要遭拘捕，拷打；同時街上行人，在你漫不經心的時候，敵方從你後頭走來，實施檢查，有時竟隨手拘捕，或竟將你捆綁起來，請到日本檢查員，既不講中文，又不懂中國話，被檢查者或拘捕者，竟被送到日本領事館，這真是敵方硬來的野蠻壓迫方法。另外方面就是對付各種方法，如：(1) 利用各種地位與中國人，這些人因為在平、津置有財產，離開平、津就沒得生活的保障，敵人就利用他們這一弱點，派人日夜包圍，恐嚇、威逼，利誘想拉他們上台做傀儡，許多不願做漢奸的平、津，逃不出的士紳們，真是度着哭笑不得的慘慘日子！

### 四 漢奸末路

有些不明白的人，以為做了漢奸，在敵人佔領區域就可自由行動，發財享福。現在且讓我把平、津漢奸的真相告訴大家，對於漢奸，不僅愛國志士不容其生存，王克敏的被刺，就是日寇也一樣的要了結他們生命。陳覺生是全國聞名的漢奸，陳覺生的死是敵人命令醫生注射一毒藥針死的，原因是陳覺生參預了敵人某項祕密，當陳將事辦好，日夜辛苦偶感傷寒，敵人即乘機派一醫生注射毒藥針，數小時後陳即身亡，這是敵人斬草除根，殺人滅口；至於陳覺生的遺產則歸日人管理，其妻子兒女並無權自由使用，每月祇能任憑日人給予若干維持費。自此事發生後，平、津大小漢奸，莫不岌岌自危，大家都有騎虎難下，除死方休之慨。

### 五 我國報紙

在平、津隨時可以看到敵人懸在天空的氣球，氣球上的字千篇一律是「皇軍佔領某處，某處，殺敵若干萬」等語，這是東亞日報歌頌「皇軍」，提倡中、日提攜，侮辱抗戰的不倫不類的理論，這些報紙是無人問津的，然而在那樣嚴重的情形下，某通訊社仍以油印發稿，大公報亦以油印按日出版，內容都是簡單扼要的抗戰消息，這種報紙不僅一般市民冒險購讀，即漢奸們也以重金購得，每一份報總是你搶我奪的來讀，恨不得人手一紙為快！

### 六 反戰日人

天津一埠有敵傷兵二萬餘，不久以前在郊外火葬傷兵一次，據日人傳說，其中多有未死的，這次火葬有好幾千人，原因是敵人不敢把傷兵運回國內，怕引起國內反戰情緒。雖然敵人

千方百計想緩和反戰空氣，在平、津反戰的事仍層出不窮！如天津某日紗廠經理（日人）怕上線，同情中國抗戰，將個人在日財產變賣爲七萬日元，匯來中國，被敵政府知之，實行扣留。事後該日人垂頭喪氣地告人，「我已入中國籍，希望中國人不要把我當日本人看。我的計劃已失敗，可是我知道中國這次抗戰是堅決持久的，日本財閥軍閥最後必被中國抗戰力量擊潰，新興的中國不可限量。我年近六十，現祇有多交幾位中國朋友，希望中國朋友幫助我能夠全屍而死，……」言時聲淚都下。此外如東交民巷站崗兵及天津東總西站的駐守日軍，每名士兵多則以五千日金，少也要二千數百元日金纔可以買得一位置。這些日兵和車站職工很接近，彼此拍照，請吃東西。據日兵語人：「我們把中國朋友照片寄回國，是告訴家裏的人，我們來到中國不僅沒有上前線殺中國人，還交了中國朋友，中國人絕不是像國內的法西斯們所說的那樣野蠻，無家裏人好開心！」由此可見敵國反戰和懼我的一斑。（抗戰日報）



## 第二篇 西戰場第一期

### 第一章 南口與綏蒙

#### 第一節 南口之戰

##### 第一段 南口迂迴線上

##### 一 日軍迂迴進攻

自西北軍退守南口之後，南口形勢的險要，遂傳播於遐邇，中外的軍事家莫不以另眼看待。可是日軍自大，這回要故作嘗試。八月九日的一天，趁我十三軍八十九師的陣地還未配置就緒，即行真而目的主力總攻擊，集中礮兵，緊密放射，飛機協助轟炸，使我稜線陣地內的戰士不能抬頭還擊。同時用阻止射擊——礮彈跳越山頭，而射落在山背，——使我不能增援，然後以坦克車掩護步兵衝鋒，以優良於我軍十倍的現代戰爭利器，七晝夜的猛烈轟炸，除了粉碎南口左右兩個山頭，八十九師的弟兄有重大犧牲外，陣地還是陣地，沒有絲毫動搖。

日軍攻南口不下，於是不能不變更戰術。八月十五日南口戰況突趨和緩，而南口右翼長城



線附近錫頂山前黃老院地方已發現敵踪，敵方以昌平縣沙河鎮西南之西貫市爲根據，另外以門頭溝爲第二軍事活動地，向永定河北面進攻，欲利用複雜地形，由山徑小道，出我不意，穿過長城，迂迴而入懷來，康莊，取包圍姿勢，切斷我南口聯絡。這是攻南口失敗後，坂垣纔主張用迂迴戰法，攻擊我南口右翼。

## 二 橫嶺城頭

擔任南口正面戰鬪任務的是×軍××師，師長王仲廉先生，右翼是該軍×師的戰場，師長王萬齡先生，軍長湯恩伯氏兼前敵指揮官，駐節懷來城內指揮作戰。

懷來是平綏路東端的一個縣治，距南口百餘里遠，離右翼橫嶺城前線最近，不過五十里。地勢低窪，南口山脈四週環繞，把牠形成一個懷來盆地，在軍事上看來，牠不相宜設立一個軍事中心機關，假使單單指揮湯軍的二師人馬，康莊是比較相宜，但是在永寧、延慶、赤城、龍關、獨石口等地部隊，也歸湯恩伯先生指揮，他的指揮部放在懷來，是太偏於右前方了。因爲×××恐怕湯軍奪他地盤，不允許軍部設立在宣化，另一方面因爲當時戰局有全盤勝利希望，稍爲不適當的地方，似乎無大關係。

×師師部當初也在懷來城內的，副師長陳大慶先生在橫嶺城組織臨時司令部，用電話指揮前線部隊作戰，聽取敵情，隨時調遣布置，同時向後方高級長官報告，或傳達上級命令。他對於前方地形相當熟悉，湯軍急援南口，×××僅派參議與作形式之聯絡，對南口方面的地形，

還是陳太慶先生自己去摸清楚的。

八月十五日敵軍攻入黃老院陣地，礮火的猛密，與攻南口一樣的戰法，並且逐步向右翼缺口奮進，情況非常嚴重。師長王萬齡先生也到橫嶺城坐鎮，出發時把他的物件，一針之微，都囑勤務兵收拾帶走，準備不再回到懷來，他不回懷來的意義有兩層，要是把日本打跑了，當然跟踪追擊，不幸而失敗，則以橫嶺城爲坟墓。

橫嶺城在懷來東南四十里地方，南口山脈的崇嶺間，在地圖上看來在長城牆底下，實際上走起來還有十里路，這是通北平的主要山道。所謂道路，僅僅是一條被山水冲刷成的山溝，談不上什麼「道」和「路」。但是，現在成爲我們後方軍事運輸上的要道了，而牠在軍事上運輸上，卻異常的不便利。

二十日的黃昏，湯恩部的參謀處長在一間非辦公室的炕上，用他幽默而頗有煽動性的語調，談論前線戰況時，忽然停住，伸長耳朵，細聽院落裏牽牛花葉上的雨聲，自角上露出新笑，即以演說中最緊張的意態講述他的新感覺：『下雨了！我們前線的弟兄又好出去摸他一下了！』（摸他，即利用雨夜，乘敵不備，偷襲敵營之意。）屋子的人對簾外的雨發生特別好感。

第二天的早晨，泥路濘滑不堪，接濟前方的彈藥，完全改由大車——北方的馬車——輪送。天晴路好可以用卡車載運。然而牠輸送路程都只能達於二十里外的山口，再向前，只有借

重人力和牲畜。

因此這天的運輸隊，由驢子，大車，挑夫組合成，這條牛走起來還嫌崎嶇的路，汽車就用小脚婆走路的方式也難通過了。在這樣道路上，毛驢子最驕傲，馱載的重量既不過份，行動可以自由，等驢夫睡倒了，牠偷偷的走進田地裏，黃的高粱，嫩的黃豆莢，小米子，大膽的吃一飽好東西。莊稼人看見了至多是吁吁趕跑牠，不肯像平時拿起長棍來打牠一下，因為牠也加入戰爭了。

除了輸送彈藥給養的運輸隊外，任務最緊要的是增援前方的礮兵連。夜晚上冒着大雨由懷來城開拔，雨水的澆淋，滑而亂的山石，叫他們攀援而上，實在夠乏的。太陽光射進山溝時，他們卸去了鞍架上的礮身，礮座，彈箱，把騾子繮繩扣在臂膀上，由牠們在可能距離內去充實已空虛的胃囊。而倦了的戰士，在比較平坦的亂山石上用各種不同的姿態睡將起來。太陽光的熱度，和自己的體溫，把濕了的草綠色軍衣烘乾了，可是在身體睡壓的一面，因為地下潮濕，還留着一大塊潮漬，翻過身來再睡。一等兵劉長勝睡得頂香，幾隻大螞蟻爬過他頸脖子咬了一口，兩手亂抓，把頭頂前濺滿了泥漿的馬燈打到石坡下，他身也不翻的又睡着了。一個工兵背上負着十字鎬、鐵鍬、軍氈、防毒面具，偽裝網和短槍，這樣在山溝裏的亂石上睡來是頗成問題，解除了睡又太費事，於是把身子斜伏在山坡上，追尋他的甜夢。

轟轟的礮聲，在山溝裏聽來特別的兇猛，也許是拂曉後的第二次攻擊，礮聲的震盪，驚醒

了他們的好夢，一個個爬起來繼續前進，比平時吹號集合動作，還要迅速整齊。但是險隘而嶙峋的山徑，只能一步一步的向上登援，假使在平地上他們一定要用最快速度衝上前線去！

這是南口山脈北面第一個高山，向裏走去，山頭一個比一個高。明代爲防禦北方起見，是以南面北的方向，所以長城都建築在極北的山的稜線上，孰知數百年後的今日，我們要從城北向南去驅逐異族，長城於我，完全失去牠的作用了。

進了長城，下坡五里地是板達峪，山溝是這個山村的唯一街道。新由後方增援來的七十師，在這裏休息，唯恐驚擾百姓，不久又要前進，軍需輜重馬匹都集合村屋外面，日本飛機不知道這裏是我們後方，目前可以省去躲避飛機的麻煩，於行軍上還可自由活動。

板達峪是懷來與橫嶺城前線聯絡的中心地，恰在山下，翻過山來的後方援軍，由前方拾回來的和自己走回家而傷兵，都藉此處歇腳，休息安定。這個山村在軍事上佔重要地位，日本飛機是不會忘了牠。北方軍——××師——開走不遠，南面山頭上飛過來一架敵機，我們的人馬在高梁地和松林間隱蔽起來，沒有一點目標暴露，傷兵放進屋子裏，空盤旋了三週而去。

前面五里路遠的橫嶺城，由這天起，敵機時時來照顧牠了。

### 三 在司令部中

橫嶺城三字在八月十五日打下日本五二〇號飛機消息中與讀者見過一次面，這座長城邊的古堡，牠的光榮，不僅如此而已，實際與昨日有同等歷史價值！

前面是×師的陣地，司令部設在這裏一間民房內。電話機、地圖、無線電台，這是最主要的戰爭武器。人物也簡單明瞭，師長王萬齡，副師長陳大慶，××師師長陳長捷，參謀，副官都帶了命令上前方。陳長捷師長在三位師長中最胖而白，眼睛特別圓大，他纔到不久，部隊正待部署，一個人拿着一張戰爭草圖，把紅藍鉛筆劃出他配備兵位的記號。

陳大慶副師長對地形非常清楚，接到前方某部的報告或敵情，他隨即指出某個地帶重要，應如何派兵監視敵人的行動，與某方的部隊取聯絡，或向左向右靠近，堵防缺口，必要時他還得上前線去督戰。他說他的舖蓋，從平地泉帶到此地，沒有好好攤開睡過一夜。我們從他黑而瘦的面龐上可以看出他的憔悴來。

重要電話，大部分是王萬齡師長自己接聽。他的說話聲調，在緊急時機，待上接下，始終是保持着溫和而慈愛的態度，可是令出法隨，沒有客氣。××團的某連長，因為敵方礮火過猛，犧牲太大，向後稍稍移動，即下令槍斃。他接得前線接觸的消息，總是如此堅決的囑咐他的部下：『師長不會後退，死也不離開你們，你們放心！不過，你們要死守陣地，千萬不能後退，退了，我們要槍斃的！』『師長放心！』這是前線將官一致的答覆。上自湯軍長，下至伙夫，都抱了一個『死』的決心！

#### 四 橫嶺城觀戰

迂迴戰爭，八月十九日起全線發動，以×師一個師的兵力防守一二百里的戰線，崇臺的山頭，錯雜的山溝間小道，都要兵去監視，這是很成問題的。陳長捷的一師生力軍開上去，是計劃出擊的，然而受日軍的牽制，出擊成了空想，敵方倒於二十一日向我總攻擊，八五〇號高山的右面山頭，敵方把牠看作南口，行真面目的攻擊，牽動我主力，再分別向我其他各線衝擊。

太陽光照過每個大小山頭，拂曉攻擊的槍聲，疎落得像末後的幾個鞭敲。李營長由山後繞出右面的山嘴，鑽進機槍連陣地，告訴他們第十旅石旅長奪回左面長城碉樓的戰鬪經過，他剛纔開始講述，轟的一聲，跟着是礮彈的爆炸，土石和破片的飛騰，還沒等飛騰起的土石鐵片着地，第二顆礮彈，三顆，四顆，……的對準打來，整個山頭都在雨點般的礮彈下了。這是敵方開始二次的攻擊。

一面小白旗回上一舉，敵方大礮馬上停放，敵方坦克車對我前進，後面跟上一大堆的蓄髮穿皮靴的倭兵。這樣的動作，三次四次之後，坦克車像出水烏龜爬上我陣地，坦克車上機關槍，擊在戰車後面，倭兵的手握機槍，同時放射，衝上山來。我們忠勇的戰士，跳出戰壕，手溜彈匣西瓜往下擲，可憐被驅使衝鋒的高麗人先吃苦頭。

機關槍怎樣準確向我軍掃射，奮勇的十三軍戰士，沒有一個想到槍彈會打進血肉來，短兵

相接時，手榴彈是唯一可以對大礮報復一下的東西，擲手榴彈的戰士，雖然一批一批的倒下，第二批馬上又跳出戰壕去抵抗。

這樣的衝鋒，接連三次以後，機槍連僅剩一個戰鬥兵，一個傳令兵，一個伙夫了。戰鬥兵，傳令兵把住兩挺機關槍，伙夫在中間向左右輸送子彈，繼續對二千敵衆強烈反抗！

太陽照臨着整個的山谷，這三位作殊死戰的英雄，最後合着光榮的微笑，躺在陽光中！

## 五 戰地夜色

常峪城被敵軍突破後，三個連長陣亡，這個消息，傳到司令部，已經黃昏時候，王萬齡師長恐怕沒有人帶領兩方部隊，容易出散亂的危險，即派沈參謀去把他們帶回後方整理。我們看到他們走回山坡，三面套上旗套的軍旗，後面跟回來不到一百的剩餘戰士，四十餘頭的騾子，回許多未用的輜重，騎着馬的排長懷裏還抱着他平日心愛的小白狗，人數雖然剩的不多，行列還非常整齊，情緒還是緊張着。灰白的夜色可以看出他們面部上充滿着戰爭的興奮。

在三個高山頭環抱的一個山上，是×師××團三營彭營長的二道防線。因爲前線十分緊急，二道戰線上一點也沒有鬆懈。在夜的天空下，山頂的哨兵是最辛苦了！他們在路旁的土洞裏吐出他們的鋼盔，注意着他們的警戒線，不時在問口令，然而走近跟前，卻看不見哨兵的位置，這種哨兵的隱蔽方法，能使敵方的大礮難找到對他們瞄準的目標。

這是山野，沒有一堵牆，半片瓦，在山背上挖個土洞，是最理想的避彈室兼住所，原始時

代的『住』的方式，想不到還能適用於現代。

一連弟兄把守二十里長的山梁，在煙霧漫漫的黑夜裏看不清兵力的空疏或者稠密來。彭營長獨自坐在土洞口，抱着膝蓋，欣賞一般人不能經過的荒山夜景。過了月半的月亮，好像吃了兩口的燒餅，懸掛在天的一邊，濃厚的烏雲，像軋棉花機上出來的棉絮，一大塊一大塊的從很遠的山峯上推來，一會把月光遮沒，一會又從雲隙間漏出一片亮光，好像指示航路的燈塔。有時，一片浪煙似的白霧，輕輕的飄過，又像戴了白頭紗的新娘。

奉命整理常路城下來隊伍的沈參謀，他和彭營長同學，所以特別關心。他先得到報告，敵人突破黃土川，右前方的范營已向後移動，此地變爲一道防線，請彭營長快些準備。說完，牽着馬就下山去了。

沈參謀忽然想起了金線，懸在土洞裏的金線睜開了雙眼，把黃土川上守衛的敵軍，一隊一隊地跑步到山頂上去了。金線忽然想起，在范營的沈參謀，他先得到報告，敵人突破黃土川，右前方的范營已向後移動，此地變爲一道防線，請彭營長快些準備。說完，牽着馬就下山去了。

他們能打我們，我們卻不能打着他們的龜臉地方。在軍事術上稱爲死角。而這又是關係金線的生命。因此，金線忽然想起，在范營的沈參謀，他先得到報告，敵人突破黃土川，右前方的范營已向後移動，此地變爲一道防線，請彭營長快些準備。說完，牽着馬就下山去了。

團排長帶了一排人去切斷外壕，留出一隻腳寬的路來給我們使衣隊通過，出發時，彭營長鄭重命令他要問清口令。



沒有一點夜的靜悄，長城線上充滿了戰前的緊張。忽然電話線被漢奸割斷了，那一面都叫不通，通信兵紛紛出動查線去，能否修好沒有把握。軍隊失了聯絡，是最危險的事，只好用書面命令他的各部，彭營長掏出一本豆腐乾大的日記本，在手電燈光下寫起螞蟻般的字，傳令兵像快馬飛走。

剛由懷來開上的礮兵連急忙構築礮兵陣地。

做工回來的兵，還有一個伙夫，四個圍在一起，批評范營向後撤退的事。一個湖南口音的兵不願意他們後退，說：『這樣高的山頭放棄了，關係太大，叫我死也不能後退！』一個浙江口音的班長接着說：『我們一個機槍連，兩個步兵連，都要葬在這個山上！』還有一個兵一聲不響，拿着一支玉蜀黍，吹口琴式的放在嘴上，一粒一粒用嘴唇剝着吃。伙夫最愛喝酒，由橫嶺城帶來一小瓶白乾，裝在身上，偷着沒有人時候過酒癮，今晚涼瑟瑟的風刮起他的酒癮，他恐怕他們三個人搶他酒喝，跑前幾步一個人蹲着大喝起來。

『電話通了，報告營長！師長請營長說話。』通信兵帶着喜悅緊張的精神來報告。一會土洞裏的電話機上傳出這樣一句話：『沒有師長的命令，決不後退，師長！你放心！』

曉光與夜色慢慢的在東方劃開，敵方的礮聲由遠而近的響起來！（秋江二十六年，九月五日，大同。）

## 第二段 南口鏖戰之經過

自我平、津兩地被倭寇佔據後，敵即移其主力坂垣之第五師團與鈴木、酒井、高木、山下各旅團及川原師團之一部，於昌平一帶向我南口進攻。自本月十二日起，敵以步兵五千餘人，野礮六十餘門，坦克車三十餘輛，猛攻我南口、虎峪村、心仲口、蘇林口一帶陣地，戰鬪頗為激烈。敵向陣地猛撲五六次，均被我擊退，敵機三十餘架，不斷轟炸，經我某團守兵沉着應戰，結果，奪獲敵坦克車六輛，我軍傷亡約五百餘人，敵傷亡加倍於我。迄至十三日晨我陣地幾為敵砲全燬，但官兵忠勇奮戰死守陣地，決無一人退卻，相持至十四日，我援軍陸續到達預定地點，戰事復趨激烈，敵用坦克車三十餘輛轟擊，我營長兩員負傷。惟南口至居庸關間大道，亦為敵砲火遮斷，我增援困難，至午後六時，我右翼高地，至陷敵手，敵並以一部，向我居庸關右翼高地繞攻，我軍當局某部隊向岔道西南沿長城線高地增援，是日我軍某部在菊澗子附近擊落敵機一架，斃敵航空大尉二員，獲機槍二架及無線電一架。又同日得勝口方面有敵步騎兵三四百名，向我陣地攻擊，被我守軍擊潰，但我陣地受敵砲火轟擊，損失頗大。十六日上午無激戰，午後二時敵軍千餘攻我黃老院、土木某部陣地，敵以主力三千餘在砲火掩護下，猛攻我南口左側高山，均被我擊退，計斃敵三百餘，是日午後三時，敵機十三架轟炸青龍橋，僅毀我車站房屋，人馬並無損傷。十七日敵對南口施行全面攻擊，申刻我右翼陣地被敵突破竄入敵約三千餘人，佔黃老院，迫近長城，我軍當即予以截阻，並竭力抗戰，至十九日戰事之烈，較前更甚。黃老院方面侵入之敵，尙未殲滅，敵復繼續竄入，蘇林口之敵亦突破胡家莊前莊子，我

某團拚命拒敵，受創甚鉅，自是午至黃昏全線激戰無稍間息。同時大村方面敵又增兵一旅團，並有兵力不詳部隊西開。而猛撲居庸關之敵，經我守軍反攻，將其擊潰，斃敵甚多，敵觸地雷死者百餘人。永寧前方亦突到敵兵，與我某部發生激戰，我官兵咸抱抗戰到底之決心，誓死支撐陣地極爲穩固。二十日大雨濃霧，戰事稍沉寂，侵入溱子嶺附近之敵二三百人，經我陣地守兵乘雨霧襲擊驅逐。二十一日拂曉，敵向我右翼陣地總攻，我軍當令集結於橫嶺城之某師增援陣地，並準備分兩路同時出發，當將突進之敵擊退，敵棄屍遍野，自午後迄翌日，橫嶺城前線陣地，發生爭奪血戰肉搏至爲劇烈。二十三日敵以礮火兼刺激性毒瓦斯彈，擊我陣地，鎮邊城於下午爲敵突破，其先頭已到水頭，血戰半日，前線兵力疲憊，被敵突破多處，而南口後方之懷來等處連日遭大批飛機轟炸，交通機關均被破壞，二十四五兩日，戰鬪益烈，橫嶺城、居庸關均被敵以飛機大礮毒氣包圍猛攻，我將士死傷甚多，馬夫及擔架兵傳令兵俱加入戰鬪，軍佐書記及司書，均加入指揮，犧牲精神猛烈異常。懷來南十八家大路口甘莊等處，俱有敵人大批飛機終日盤旋轟炸，各鐵路要點，均被破壞，但我官兵仍本着死守至最後一人一彈之決心，艱苦撐持。現我××軍挺進之×××數縱隊，已於二十七日晨佔領馬勻泉、橫嶺城、鎮邊城各地，將該處敵人擊退，並業與我原守居庸關延慶之部隊，取得聯絡。（力報）

### 第三段 十三軍進行曲

十三軍開到山西了。自南口惡戰以後，全國人民對於他們無限關切！

回憶去年這時，他們披星戴月由陝北趕到綏東的當兒，數萬健兒雄糾糾，大踏步邁進抗日的最前線，那時他們給予全國人民一個牢不可拔的印象，就是說我們準備全面的抵抗了。記得他們在十二月十五日左右曾宣佈收復察北的計劃，可惜當時國內有事，使積極的抗戰戰略中途停止，隱忍沉悶的空氣又繼續到數月之久。

直到蘆溝橋事變，把全面的抗戰之幕揭開，十三軍在南口惡戰中創下他們驚天地泣鬼神的戰績，使不可動搖的命令實踐在每一個山頭，民族英雄流到最後一滴血！但戰線延長，終至我們遍體鱗傷的單薄兵力無力截擊各路來攻的敵人，張家口、宣化等地也同時陷落，十三軍乃由南口戰場上撤退下來，繞道延慶高山底，經宣化、懷來敵人可能夾攻包圍的地區，橫越鐵路，集結於冀、察之邊，再至平漢線。

那時，平漢戰局已呈萬分險惡之象，這可以想像得到如何筋疲力盡的十三軍，不待補充完畢，又奉命加入戰場，在磁州、漳河等役，力挫敵鋒；在鐵路兩旁與敵人鋼甲列車相抗，成爲總撤退的殿軍！當敵我相峙漳河時，正太路由石家莊西進之敵已破保定、陽泉，太原省會岌岌可危，這批軍隊又自千里以外之安陽急行軍開拔入晉，直入前進陣地。

我們不願歌頌任何偶像，（從新聞記者的耳目中也不能看到全體）人類是進步的，滿足於歷史的陳蹟是失敗的根苗。但我們願意儘量提供別人的長處，要求大家來虛心學習，這樣大家纔能競賽着進步復進步。的確，抗戰的局面到了今天，我們應該如何要求着進步呵！

記者懷着莫大的興奮，到十三軍的陣地來訪問故舊，那是一個滿天風沙的下午，我從大山的中間走着，經過了分水嶺，小心翼翼地跨過了破壞了的道路，首先到達羅芳珪（前曾有人誤作楊方珪）團，會見羅團長。他還和在綏遠時的丰度一樣，沉靜之中，帶着一點書生氣，但談起話來，比從前更堅實，聲調更緊張了。他說：「我們今天最應該注意的，是軍隊和民衆的關係，那一個軍隊沒有民衆的幫助，一定失敗。」他說：「我們應該採取八路軍的優點，八路軍游擊戰的祕訣，我想就是避實擊虛。」

到吳旅長的駐地是第二天，我們從這一個旅司令部的位址，便不難意味到這位指揮官的勇氣與慧性，任何初來的人都會有這般感觸的！聽了他的談吐，看他的精神，我們立刻發現從再接再厲的艱苦抗戰中，這位將官是愈來愈有勁，愈精明愈虛心了。暗淡的房間裏，除開主人故有的傢具，行裝是簡單的。房主在無事時也坐在一處攀談。電話鈴不斷的響，警戒部隊從各地報告消息。一面傾談，一面聽電話，一面想事，這織成了這位指揮官一天千頭萬緒的生活網。

從談話中，覺得他們對於民衆的重視，倚賴之深，同民衆給予他們的助力之重要，成爲談話的中心材料。不可諱言的，我國軍隊在從前往往都漠視了軍隊同民衆的關係，「有槍階級」在有形無形間是存在着的。一到對外作戰時期，這個不良關係的結果便赤裸裸的暴露了。凡屬戰鬥中人在這時莫不痛感沒有民衆幫忙的呆板，這樣便把問題形成了目前抗戰中間的最重要的

一個。在這裏，他們已將結合民衆，組織民衆加入到諸多命令去，他們已經組織起宣傳隊盡大半的力量來作民衆工作，長官以身作則的接近民衆，與民衆建立良好的關係。而且在事實上已經有了偉大的成效。與結合民衆有直接關係的是「軍紀」問題，軍紀之良否就是對民衆關係之良否，也就是勝敗的一個關鍵。十三軍是用英勇的軍譽來維護軍紀的，是用全國人的景仰來維護軍紀的。有些軍隊就只用軍法維護軍紀，我們應當更進一步的請求，軍隊再要用每一點鐘每一分鐘的暇閑時間施以政治教育，來維護軍紀，庶幾可以作到紀律的十分。

他們小部游擊隊的活動已經獲得初步滿意的成績。一次便衣隊在離祁縣五六里的一個村莊，遇到五個敵兵擁進村來，他們很鎮靜的隱秘在老百姓中間，把敵人的馬牽住，引他分散在房裏房外，出其不意射死他兩個人，得了一匹馬。又一次一個游擊隊夜間摸到太谷東山底，打死他一個步哨，奪來一支手槍，惹得百餘敵人搜索了一晚。又如他們破壞敵人後方電話網，道路橋樑更不知有幾次了。這種游擊隊活動的開展，說明了我們新的戰略意義與靈活自如的作戰方式。從這裏我們發現了運動戰的偉大作用，啓發了軍事積極企圖的道路。游擊戰該是多麼使敵人傷腦筋的了。

八月一日，上鴨兒崖警戒部隊的陣地。山間氣候好像又恢復了幾分溫暖，爬山未久，遍體都有些汗意了。山是最能迷惑人的，我們從一條溝爬上去，順着小路翻過一條山脊，又到另一條溝裏。一翻又一翻，看看大山仍在不易仰見的上頭。最後，前面已經沒有路，只有一條壁直

的山脊直到高山頭，我們攀着石層向上爬，好像遊山似的到了山崖的上面。在這裏山地和平原截然分成兩面，大平原上的城池村莊一望無際了。在山口上的碉堡也顯得清清楚楚，碉堡被敵人佔着，當時就有兩個人坐在堡邊曬太陽，我們的戰鬥偵探也在距碉堡幾百米達的地方潛伏活動。從這裏望祁縣城可以看到城牆，這城目前也在敵人手中，不過在我們各路游擊隊的脅迫之下，城內的敵兵已經睡不安枕了。

山頂上的警戒部隊，只用一些禾草疊成房屋，白天無事也都散在大空氣中作太陽浴，有的鄭重其事的用水洗着身子，有的擦擦步槍，胡天胡地的談故事。營長給我們講這裏老百姓「真好」的種種，他們是自動的興奮的幫軍隊的忙，並且表示出自衛勇氣，愈是到靠近祁縣的老百姓愈顯出他們的殷勤與不怕。的確，敵人的禽獸化已經作到百分之百了，他們既不斷的在城內殺人，又擄劫青年婦女用汽車載到前方去勞軍，民衆對仇敵的反抗自然是有力量的。昨夜，我們的游擊隊到祁縣車站，看見票房的門開着，門檻上，坐着瞌睡的哨兵，房裏煤油燈高懸在梁上，五個敵兵摟着兩個女人沉睡。我們的游擊戰士於是摸出兩個手榴彈，拋到房裏去：轟！轟！他們再躡躡的離開車站，聽城裏城外的敵人撲天蓋地的射機關槍。

今天一天沒有動靜，我們下山時，零落的槍聲又在響了。夜間，團長用電話叮嚀各部隊：「今晚天黑得很，警戒要特別小心！」（溪映十二月十六日祁縣山。）

## 第二節 綏西之戰

### 第一段 察綏敵情

記者抵五原後，就有敵向平綏線增兵兩師團繼續西侵的傳說，並聞包頭之敵在南海子修築黃河輕便鐵橋，這個謎後來經各方調查，纔證明不確。我軍在津浦線的大勝利，已予敵以重創，就大勢觀察，敵向綏遠增兵西犯，一時絕不可能，事實上也沒有力量。這幾日來，我軍在綏大舉反攻，敵人忙於調兵遣將，狼狽的窘狀，已暴露無餘，日寇及偽蒙軍整個的崩潰，將為期不遠了。

敵人估據察哈爾和綏遠後，大部兵力都調到山西及津浦線，維持察、綏的軍隊，多屬於偽軍，真正敵兵為數無幾。沿平綏線駐紮的日軍幾個大員是：遠沼師團長任蒙疆駐屯軍司令官，駐在張家口；中後宮師團長在歸綏駐，後來又移駐晉北；三井師團長駐在歸綏。據可靠的估計，日軍整個蒙晉平綏線駐紮者不過一萬人，而且均係極老練，偽軍全數歸部，除到晉北作過一次戰外，大部駐在綏省境內，察北也有一小部份，百靈廟僅駐一連人。前此時候報載東戰場某地發現李逆所部偽軍，不是事實。

平綏線的傀儡組織，共有三個：（一）察南偽自治政府設於張垣。（二）晉北偽自治政府設於大同。（三）偽蒙古聯盟自治政府設於歸綏。前兩個無實力，暫可不提，值得注意的是最後一



個。偽蒙古聯盟自治政府，係以五個盟組成：（一）烏蘭察布盟。（二）伊克昭盟。（三）白音塔拉盟（即綏東四旗）。（四）察哈爾盟（即察東四旗）。（五）錫林果勒盟。偽主席爲雲王，僞副主席爲德王，雲王迄未到過歸綏，已於今年三月間病故於達爾罕旗王府，負責實際僞府責任的從來就是屬於德王。

偽蒙軍設總司令部於歸綏舊城正風中學校內，茲將其實力及番號覓錄如下，藉供我作戰部隊的參考。偽蒙軍總司令李守信，總參謀長吳殿庭，副參謀長劉星漢，僞一師師長丁其昌部九百人，二師師長陳生部三百人，三師師長王振華部九百餘人（以上三師完全爲漢人），四師師長寶子臣部六百人，五師師長依曉先部五百人，六師師長烏雲飛部八百人，七師師長達密凌蘇龍部六百餘人，八師師長扎青扎布（即戴雲清）部及九師師長包海明部共一千二百餘人（該兩師完全蒙人），礮兵大隊長姚長青部四百六十人，游擊第一隊森蓋林沁（原爲達拉特旗康王部下）部及第二隊李根車部共四百餘人，憲兵大隊長吳鵬齡部一百五十人，礮兵訓練處郭爾部四百餘人。

號稱偽蒙軍總司令李守信部，傾其所有，不過七千餘人，其槍枝尙不足額數，（最近反正的幾小部份，亦在此數以內。）僞總司令部高等顧問爲日本高場大佐，每師亦設日教官兩人，李逆以前可以自由下令指揮所屬各部，近來日方對李逆不滿，任何命令，均須要高場出名，不然則不發生效力，高場日前並對李逆說，下級幹部，非澈底整頓不可，李逆哀求曰：「對人事更

動，請留點面子，「漢奸受人利用的可憐，由此可以想見一斑。李部吳逆遐庭爲最親日份子，李爲此等宵小所包圍，所謂反正云者，恐一時沒有可能。

李逆每月領日方軍費，除各部僞軍正項開支外，在歸綏還養活着四百多名漢奸，僞軍均不善於夜戰，尤其是僞蒙軍，在夜裏都是大睡特睡，與此等的軍隊作戰，我們只要一個夜襲，一定能有很大收穫。

三月二十五日左右，綏遠之敵，派日軍官三人，率僞蒙軍二百餘名，並攜有無線電台，經陰山背後赴西蒙阿拉善旗聞已於四月間抵阿旗境內某地，按此事在阿旗事件解決以後，（二月二十五日發生阿拉善旗事件，二月底即解決，）敵現又深入蒙旗，作種種陰謀，望我當局對這件事，也加以注意。

日軍紀律的敗壞，世人皆有目共睹，到處姦淫良民婦女，更爲中外所駭聞，蒙境蒙旗的女子，被日軍姦淫者，不在少數，德王曾以僞政府主席的資格，爲此事向後宮師團長要求改善，後宮曾以猙獰的面孔不客氣的答曰：「此事我管不着，姦淫就姦淫吧！有何可異？——這種答語，不知德王聽了，作何感想？」

敵人佔據一份，每縣均派日人顧問二三人，大縣亦有四五人者，沿鐵路線每站，亦派有交通兵，這等人厭戰心理，往往與商人閒談中，可以看得出來。

日人說：「你們中國沒有亡國，我們纔真是亡國奴呢！我們日本國裏已經沒有壯年人，你

看，我已是五十多歲的人了，還不知道死在什麼地方！」

日人的厭戰心理，的確很普遍，綏遠的日軍中，亦有人說是日軍閥太野蠻者。

在歸綏的敵人，還有幾種蠻橫的行爲。敵兵喝醉酒後，以腳踢打僞軍，簡直是把中國人不當人看待，聽說最近反正的幾小部份，就是因爲不堪忍受敵之種種欺凌。敵兵到食品店裏吃東西不給錢還要打人，大街上遇着行人，可以隨便搜腰包，把行人的財物搶去後，便賣成現錢，捐到他們的家鄉——日本，維持家人的生活，日兵窮困而又可憐的醜態，在這裏也完全表現出來。

歸綏有僞蒙疆銀行，該行總裁爲包悅卿擔任，僞行最近在各地強令民衆交出所存法幣和綏鈔。並派人私人住戶，亂行搜查，如有違犯者，處以槍決，民衆對此，真是怨聲載道，叫苦連天！

敵人在鐵路線十里以外，不唯不敢活動，並嚴禁在沿鐵路十里以內，種植田苗。現在，我們已將平綏路破壞了好幾大段，我大軍已經大舉反攻了，察北、熱河等地的義勇軍，也隨之響應起來，聽着吧，我們的大勝利，即在目前！（吳奚聖五月二十日寫於五原。）

## 第二段 目前的綏局

### 一 敵在包頭配備概況

敵人佔據包頭後，即將包頭改爲特別市，市長由李逆守信部第四師師長劉繼光擔任，報載

劉樹任市長說，係任偽縣長之誤。包頭亦設有偽維持會，由土豪董五三任委員長，其委員之多，竟達三四百人。敵人一切配備，都以包頭爲中心，這是準備西進，要以包頭作根據的。包頭城外，設有三道防線，每一城門由四個日兵，四個偽軍把守，老百姓出入城門時，須脫帽敬禮，表示順民，不遵者則處以打罰。

包頭現駐日正規軍三數百人，偽軍兩團，人數不過一千。敵在綏遠的防線，第一道布置在包頭西三十里之麻池鎮，該鎮在上月底曾被我軍收復過一次，後來又自動的放棄了，前些時候報載外蒙軍進駐包頭，也許是把我軍收復麻池鎮的消息弄錯了。包頭也有一個漢奸日報，名「新包頭」。各小學校雖有強迫開學者，但上學的學生，不過幾個漢奸的子弟。市面偽鈔充斥，與歸綏情形相同，可是人心恐慌，要更厲害些，上月十五、十六、十七日，敵人堅閉城門三日，大肆檢查，這一次被殺害的人不少，各商號的財物，被搶掠去的亦甚多。

## 二 偽軍一部現狀

敵人在綏遠新招收的土匪性質偽軍，名游擊隊，李根車爲偽游擊隊總司令；李爲士特默盟旗人。過去曾任晉、綏騎兵團長，後因其腐化而被撤職。李逆部下分三路；第一路司令爲森蓋林慶，第二路司令爲色合布，第三路司令爲羅漢，每路偽部至多不過五六百人。森蓋林慶爲達拉特旗人，達旗札薩克康達多爾濟，上年十二月間，曾率森等武力阻止我馬占山部挺進，我軍過境並開槍射擊，馬將軍大怒，當時下令將康士所部解決，並將康士本人扣獲，帶至××

×地方，爲的是使其澈底覺悟，不要再受敵人的利用。李逆根軍部份子複雜，意見頗不一致，近日內部時常發生衝突，其原因是一部份綏遠的有志氣的混在那裏工作的青年人鼓動反正。李逆大部駐在西公旗一帶，上月初經過一次械鬪後，綏遠人曲步宵等終於戰勝李逆，率領五百餘人向坐鎮五原的門炳岳反正了。曲等這次的反正，不唯給予敵人一大打擊，即駐防歸綏、包頭的僞軍，心理上也受到很大的感動。我軍綏西最前線頂在包頭與五原之間的公廟子，公廟子防守部隊，爲我新編的安華庭旅，安氏以其當年反正的精神，來鼓動僞軍大部反正，共同趨向同一的目標，中國人還是中國人，我想在一個相當時期內，總有實現之一日吧。

### 三 打回綏遠去的呼聲

我軍在綏遠防守的區域，有清水河、安北、東勝、沃野、五原、臨河等縣，及托克托縣的南部。綏遠各縣受過軍事訓練的壯丁，早已由綏國民兵司令部召集起來，駐在綏西，他們抗敵的情緒激昂，時時刻刻都在準備着打回老家去，我各部隊裏的將士，亦莫不在等待着頒下反攻的命令，敵人蹂躪下的民衆，更是盼望我軍收復失地心切，後來等的不耐煩了，也有人跑出來參加抗敵工作的。綏遠西部的蒙旗人民，已有一個新的覺悟，他們感到倭寇的手段太毒辣，誓不與敵人兩立，這種覺悟，是切身受到痛苦而反醒的表現，在保衛綏、蒙收復失地的工作上，蒙民亦有相當的力量。

天氣漸漸地暖了，綏遠的軍人也跳躍起來，最近有好些綏遠人促請傅作義將軍入綏，主持

軍事，沉靜了許久的西線，將要隨着春雷的響聲而發動了，飄流在各處的綏遠朋友見面時都要說一聲「清明節歸綏見吧。」（大公報）

### 第三段 到綏西前線

晉南發生變化後，西北的形勢，一天比一天緊張，關心抗戰前途的人們，對於西北的國防線，不能不加以重視，尤其是突出西北的最前線——綏西。記者爲明瞭整個西北的現狀，二月間由西安出發，經甘、寧等省沿途視察，預定三週內，即可到達綏西前線，結果乘汽車整整走了一個月，始抵寧夏，其困難情形，實有出人意料以外者。

途中所聽到的消息不一，一說敵人要乘機先侵綏西，再攻寧夏，另一說是我軍將反攻包頭，沿平綏線前進。記者急欲明瞭綏西的究竟，抵寧後，當日下午就四處打聽去那裏的一切手續，可巧次日早即有赴綏西辦公人員，可以同行，但是至深夜尙未僱到車輛，不得已只好又悵然作罷。

到綏西去，一輛車不能行走，在寧等了八天，方纔找到旅伴。這一路的困難，更甚於西安到寧夏，汽車根本不能行走，唯一的交通工具，除馬匹及駱駝外，就是轎車（騾馬車），（在平時尙可乘船）每輛轎車僱價達七十元左右，由寧夏到綏西五原縣，八百餘里，須十三四天的路程，始可到達，這與火車的票價和時間較，真是不可同日而語，全國交通不便的地方，恐未有再過於西北者，旅客們在行前，問到這一路的情形，也就夠人頭痛了！

三月三十日晨，記者由寧夏動身，同行轎車共四輛，浩浩蕩蕩相借出發。寧夏真乃安寧之地，自從全面抗戰開始後，市面昇平的氣象，一如往昔，聽說敵人的飛機，僅偵察過兩次，我仍由大街通過，看見道路兩旁的民夫，纔開始挖單人防空掩體。敵機能訓練我們的民衆，這裏的民衆情緒不緊張的原因，也許是沒有看到敵機轟炸的慘狀！

出城不遠，遇到綏遠的幾位青年，記者就與之攀談，他們是由寧夏到沃野去的，原來在沃野設治局幹事，而今已無事可作了。沃野屬綏省管轄，位於伊克昭盟境內，距寧夏百里，距歸綏在千里以上，自去歲綏、包失陷後，沃野於無形中一切政務，都陷於停頓，現在寧夏在此又設一陶樂設治局。寧、綏兩省民衆，過去曾因設治互相起過爭執，將來究屬那一省管轄，我想仍不免要費一番小小的周折。

驛馬車的站，在這裏好像是與火車一樣，是固定的。第一日行四十里，當晚宿於李剛堡，因為再前行無店可住，亦趕不上站口，雖然天氣尚早，也不得不下店休息，時間上的不經濟，真令人着急的要命。

第二日早繼續北行，塞外的風光，充分地展在眼前，荒蕪的田園，一片片地無人耕耘，記者認為西北所缺乏者爲人，於此更可以看到，如果西北的人口，能大量的增加，絕對不愁沒有發展。

午間抵大興墩打尖後，記者的車領頭前行，爲得要消磨這無聊的時光和苦悶，與車夫閒談

五原方面的情形。五原距包頭四百餘里，那裏不斷有由包頭逃出的難民。車夫先說五原現在很安定，後來談到敵人在包頭的慘暴行為時長長地嘆了一口氣，敵在包頭的獸行，最令民衆痛恨者，即爲普遍姦淫良家婦女，有一回民的兩個兒媳和一個年青的姑娘，被日兵姦淫過兩次，後來又有兩個日兵第三次去發洩獸慾，被回民聚衆痛毆，幾至於死，兩日兵迫醒過來，回營報告後，日兵數十人就去回民大肆淫威，並以煤油燒死了一個壯丁。這種慘無人道的行爲，實爲天理所不容，即車夫亦謂爲彼等將來決無好果。包市民衆因不堪受敵之種種蹂躪，曾派代表要求過國軍收復包頭，綏西民衆半年來支應繁重的差役而無怨言者，也爲得是期望我軍能趕快赶走綏遠的敵人。

由大興墩前行數十里，路頗好走，聞馬鴻逵先生主政寧夏以來，最注重公路的修築和管理，在寧夏境內，修築公路，最困難的原因，是渠道多，沙漠多，今能在省垣附近略具公路的規模，亦實不易，車夫旅客對此均稱道不置。

下午五時許車過平羅縣後，人大車道，所謂「橡皮路」，且多泥濘，一車陷於泥渦，諸車夫前往扶之，許久始出，走此路須數車偕行，在這裏就有用處了。車夫說前行尚有較此處更甚十倍難走的路，我們也只好走着看吧！

今日行九十里，宿於平羅屬黃家橋，平羅縣城距黃家橋鎮二十里，這一段樹林茂盛，土地肥沃，有數村完全爲回民所居，聞此處土地，昔日爲漢人所有，後因漢人多嗜好，無法生活，



遂悉數出賣於回民。

黃家橋距石咀子六十里，晨起略進早餐，八時許前行，二十里以內泥濘過大，頗難行走，此地爲湖泊之地，地勢低窪，湖泊在寧省境內甚多，大概爲各渠退水處，渠道退水的方法很好，如湖泊退水已滿，則可引水入於黃河，所以寧省祇興水利，而從未受過水害也。

車子經過有湖泊的地帶，稍息卽沿賀蘭山北行，道旁多石子，蓋已入山途矣。這裏的路與大車道合而爲一，此外則無車路可以通過，這一帶在過去劫人的土匪，曾有令人聞之膽寒的事實，我們的車夫，前年冬天親眼看見過附近的山溝裏躺着二十幾個凍得鐵硬的死屍，土匪先致人於死地，然後搶劫財物，恐爲他處所罕見，如今經馬主席嚴令緝捕，拿獲者槍決，途中已是安全多多了。

晚六時抵石咀子，住一回民小店中，吃飯睡覺，尙可將就，唯土坑過熱，一夜不能熟寐。

二日晨離石咀子，因爲由此再前行，吃飯要發生很大的問題，我們行前都準備了幾天的乾糧和米麵。石咀子爲寧省門戶，在軍事上佔有重要的地位，距磴口約二百里，冬季本不渡河，卽可直達磴口。現因冰解河開，難以通過，遂由石咀子登船，向黃河東岸過渡，非常時期的船隻，均受統制，我們所乘的船是小筏子，因爲風大，筏子在河裏搖動的厲害，大家都很擔心，所幸者爲逆風，纔安然渡過東岸，如係順風，則必阻於石咀子也。

河東人伊盟鄂托克旗境，風沙飛揚，氣候亦寒，蒙古沙漠的滋味，在此是飽嘗無餘，三十里的路，整走了一天，傍晚時始抵「炭井」又名「老石蛋」，有煤窯一座，草屋三四間，礦工數人，此外則一無所有。草屋的土坑，骯髒地連坐位也成問題，吃飯一事，更談不到，我們所吃的東西，不過是自己攜帶的乾糧，聊充充飢而已。西北旅行，處處都有很大的困難，如果有一點潔癖的人來到此地，一定要叫苦連天。

炭礦裏的工人，真是過着黑天黑地的生活，他們每年的工資不過省鈔三十元（寧夏省鈔一元五六角合法幣一元），除卻出賣自己的勞力以外，別的事從來是不聞不問。

炭井以北，一百二十里以內，沒有店住，亦無人家，今夜在炭井根本不能睡覺，記者遂向諸旅伴提議，牲畜餵飽後，繼續前行，旅伴中有人顧慮路上的安全，可是爲了免除第二日無店可住的危險，大多數均已同意了。

同行的有綏西之部參謀張君，張君並有護兵兩名，我們三日晨二時許即出發，張君的護兵騎馬提燈前邊領路，這一羣人馬深夜裏行於沙漠中，好像也有點兒威風。

因爲路不熟悉，幾經往返，始折向汽車路，行三十餘里，晨九時抵一水井旁，下車打尖，車夫以他們的經驗，用拾來的羊糞燒火煮飯，飢不擇食的肚子，需要食品來解決，大家此間顧不了什麼清潔，只要能吃點東西，就算滿意。

蒙旗人民，多游牧生活，王府的游擊隊，過去不斷地到各處巡查，所謂壞人根本不能存

在，荒漠裏無人煙，事實上也無法立足，昔日旅客通過蒙旗，認爲要比他處安全些，不過自去歲抗戰開始後，情形就不同了，一切都受很大的影響，我們三日晚住到阿拉善旗境的上王元地，夜裏遠遠地犬吠聲，頗引得心感煩惱。

蒙旗的地方，無所謂村莊，有小店也就是有了人家，但小店以外很少有住戶。這一帶地屬阿拉善旗，在行政上歸磴口縣府管轄，土人謂此地爲西王爺地，每頃地出十元的租金，即可耕種一年，無論種地或開小店，除交磴口縣府一切攤派外，還要爲西王爺納捐。

四日行五十餘里，抵黃河西岸，渡過河去，到了磴口，下車後就聽到人們嚷嚷着我軍已於前日（大概是四月一二號）打進包頭，而且還確實有據，並有謂我軍佔領歸綏者，這個謎一直至臨河縣境，纔證明不確，希望打勝仗的心理，每個人時刻都在惦念着，記者向來不喝酒，聽了這個勝利的消息，過於興奮，偕旅伴在磴口一家清真館子裏，也大醉了一場。

阿拉善旗可耕的地畝，都在磴口一帶，也有一部份出租於三聖宮天主教堂。阿旗大宗出產爲鹽與皮毛，每年收入，只此兩項，已爲數甚鉅，全旗人口達一萬五千人，爲內蒙最富之一旗。二月下旬發生的阿拉善事件，寧夏的民衆謂爲「王爺造反」，記者離寧時，已和平解決了，現再述數事於後，以供關心蒙事者之參考。

中央對蒙旗向以寬大爲懷，處處扶植蒙旗之苦心，亦不能謂爲不厚，阿旗札薩克達理扎雅，自抗戰開始後，態度曖昧，實令人不解其用意，日本原在阿旗設有特務機關，自撤退後留

一電台於王府，達王與長春方面，北平方面，互通電報，也是事實，屢次給軍委會駐阿旗軍事專員鄭子猷爲難，鄭不得已，去年十一月間離開定遠營，十二月間隨鄭辦公人員亦被迫全部到寧夏，連專員公署的牌子，也撤掉了。

現在是國家民族利益高於一切，達王在大時代之先，根本沒有決定路向，一面敷衍中央，一面還要拉攏別人，並不知所謂灰色約立場，已爲時代所不許了。在今日，前方的將士爲了整個的國家民族正浴血抗戰，後方的工作，在阿旗一點兒也談不到，阿旗蒙、漢民衆激於義憤，會自動捐款慰勞前方將士，但也被達王阻止了。

達王阻止我軍換防的事件發生後，馬鴻逵主張以武力解決，馬鴻賓赴中寧縣途中聞訊，立時折返寧夏。陪同其太夫人，前往定遠營勸解達王醒悟，三日後遂將達王及其眷屬接到寧夏，於是幾日緊張的空氣，頓時和緩下來。

阿旗的兵力約有三千人，槍二千餘枝，這一次被繳收的槍械約六百枝，兩座無線電台，交出了一個，其餘一電台及槍械以及日特務機關留下的汽油等等，均已運到了另一個地方。

敵人在定遠營有設立甘、寧、青三省飛機根據地的計劃，現在已將這個迷夢打破了。我們今後對於這樣關係西北國防的重要區域定遠營，一切設施和配備頗值得大加考慮。

在磴口留一夜，五日早晨，又預備了一些米麵，再向前行，因爲夜裏落了雨，清晨起來，有點寒冷，在內地已經是清明時節，夾衣上身的時候，而記者在這裏還穿着皮衣，雨後的沙澗

路，走起來比較省力些，這一段沙漠更大，車不能坐，大家均漫步於曠野中，出磴口不到十里，前行者忽在沙堆的背後，發現小型炸彈九枚，落地未炸，記者往觀，其彈之外表，已經生鏽，這也許是敵機航空員厭戰，故意擲於沙漠地者。

整日儘在沙漠裏走，卻令人有點厭煩，起初對沙漠的興趣和好奇的心思，也漸漸消沒了，五日一天始行三十里，住於富家灣，若不是同行者帶有廚役，連作飯也得自己下手，我暗暗在想我這不會作飯的人的這一次的幸運。

六日晨離富家灣，愈前行沙漠愈大，甚至有積如山形者，大車無路，汽車路根本更談不到，如果將來要建築鐵路，一定要費很大的工程，旅客至此，均感到包寧路修築之迫切。

疲困了的騾馬拖着車子在沙裏掙扎，記者繞至沙堆的極頂，向四方瞭望，右側曲折的黃河和渠道，遠處的牛羊駱駝羣，都展在眼前，如此難行的道路，在軍事上最感困難的，莫過於運輸，由寧夏到綏西的汽車，除冬季嚴寒時可由冰上通過外，平時從來不能行走。我們這一天又是三十里的行程，日入西山時纔到了「上疆」。

上疆距臨河縣約二百里，預計三天內即可到達，但是大沙漠過去，又是節節被泥水所阻，七日經過二十里柳子及糧台等地，晚九時餘方抵三聖宮。

三聖宮爲寧、綏兩省天主教總堂所在地，附近各村的居民，多爲天主教教徒，記者經過糧台時，在一住戶家打尖，看見幾個孩童所讀的課本，都是天主堂所編印的，這大概與教育

部的規定不相合吧！記者本擬要考察一下這一帶的一切情形，但爲了趕路，八日早又匆匆前行。

在三聖宮所聽到的消息，也是我軍確已收復包頭，（雖然不確，但最近有可能。）當時不明白前線的情況，究竟怎樣，所聽到的亦無法證明，爲了想把這一路的捷報，報告於國人，唯一的辦法，只有兼程趕路，趕到前線再說。

記者與車夫商妥，八日早決定隻車先行出發，可是於臨行時又起變化了，車夫不願單車行走，由你儘管生氣，催促動身，他卻仍按車不動，好像是走此路活該忍受這種洋罪。

三聖宮再向東北行，村莊比較多些，八日下午惡風大作，過布侖諾兒時，只好住下。布侖諾兒以外，即入綏遠境，有一被黃河沖毀的大壕，爲綏、寧兩省天然的界線，其地屬杭錦旗。九日午至頭道河（即楊家河）打尖，楊家河爲一楊姓所開闢者，楊家擁有土地數千頃，爲河套一大地主，河套地主的權威，我們便可由此看到。

究竟是接近前線了，楊家河一個賣客貨者，已能談述一些關於前線的情形，他是晉北人，他說是敵人已經把我們欺侮苦了，晉北的民衆，因爲不堪敵人蹂躪，紛起自衛，殺敵不少，包頭的女人，更是可憐，從前女人們是擦胭脂抹粉穿好的，到於今人人都是黑臉破衣裳，這爲得是要避免敵兵的姦淫。

九日晚宿於黃羊木頭，此地屬臨河縣，居民有百餘戶，距縣城四十里。十日晨記者離黃羊

木頭行六十里，先到了綏西重鎮的陝壩。

陝壩於去冬我軍退出包頭後，曾一度發生恐慌，現經綏遠的國民兵維持，市面安定，一如平時，在此所聽到的是平綏線將有新開展，敵人爲阻止我軍前進，十、十一兩日，派飛機炸過五原三次，但我方沒有什麼損失，關於整個綏西的現狀，當另爲讀者作詳確報告。（奚聖寫於綏西臨河縣陝壩鎮。）

#### 第四段 騎兵門師的戰績

『騎兵第×師，』是這次民族抗戰中極富於攻擊精神的鐵軍之一！

在極度英勇果敢的門炳岳將軍領導之下，這一師戰士，曾經在去年的八月中旬，參與『商都大會戰』，攻克了商都。又追擊敵人到張北附近的公會鎮，血戰兩晝夜，以一團的兵，把僞蒙軍第五師，打得落花流水，全軍覆沒。以後，受平綏線我軍失利太快的大影響，又退守商都，保衛集寧，守陶林，守包頭。

這一連串可歌可泣的英勇戰績，曾經造成了極崇高的名譽，在塞外草原，被千千萬萬的戰士們民衆們讚揚着，『騎×師』——這炫耀着光芒的番號，曾使內蒙草原上的僞軍，望之而喪膽！只是他們這一羣戰士，至今尙遠在西線的前方，內地同胞們對於他們的消息太隔閡了！

去年八月一日的陶林，除了灰色的軍衣、槍、刺刀、礮、馬匹、車輛之外，什麼都看不見。騎×師的戰士，紛紛由卓資山涼城一帶，集中陶林，踏上『收復察北失地』的征程、黑蟻

賊的雄壯的隊伍在行進着，騎兵們飛一般的在奔馳，一隊隊載重的駱駝，雄壯地向前線進發。『打回老家去』的歌聲與抗戰的口號聲，溶成一片，震撼了那塞外的孤城——陶林。

八月十三日，這一支滿懷着『出擊』熱忱的隊伍，開到了商都附近。同時，傅作義所部的步兵×旅，趙承綏部的騎兵×團，均準時到達指定的地點。那晚上，『商都大會戰』的序幕便展開了。『商都』是察北偽軍軍事根據地，從前年綏戰爆發後，敵偽軍一直在這兒建築堅強的防禦工事，以行軍旬餘的疲兵去『攻堅』，當然是難事，而況『商都城』的周圍，是一片平原，無可憑藉。但在高級將領一聲令下，戰士們奮勇直前打這一場『硬仗』了！守城的偽軍第二師尹寶山部，初猶在日軍官的嚴令下，據險頑抗。但我們的戰士，早已下了『有敵無我』的決心，前者仆，後者繼，一夜步騎兵聯合起來的浴血惡戰，拂曉便衝進了商都的西門，把敵人殺得狼狽而逃。日本軍事顧問，一死一傷，大批日軍官的鮮血，塗染了我們戰士的長刀。在八月十四日的早晨，我們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重新高揚起城頭，在察北這塊已失的領土上，有力的隨風招展。老百姓們愛護國旗，每個人軍笑得更開了臉。

偽軍失了商都，逃奔張北，我們便跟蹤追擊，一直追到了張北附近的公會鎮（是張北縣境最大的市鎮）。二十日晚上，我們的先頭部隊騎一師第一團開始攻擊，守軍係偽蒙方軍第五師，血戰了兩晝夜，我們以一團之衆，把他們一師人打得潰不成軍，造成了西線上最光榮的戰鬪紀錄！



令人最最痛心的是——平綏線失利的消息，傳到了行將攻下公會鎮的戰士耳中，上面的命令，叫他們趕快『移師後撤』『暫緩攻張北』。殺敵人殺得眼睛都已經發紅了的戰士，這時對平綏線我軍失利得太快，不禁淚如泉湧！

忍痛放棄了『即將攻下』的公會鎮，每個戰士黯然覺得步槍沉掂掂地！二十四日又去攻張北縣的台路溝，但大同棄守，天鎮失陷等噩耗，雪片的傳來，使他們原來的攻勢戰略，爲之改變，不得不退單品河，狐子凹一帶，於九月初，重新又到了商都。

敵軍自十八日起，調集敵僞軍第一師，第二師，第五師，第八師，配以飛機十五架，大礮二十門，坦克車十餘輛，會師攻商都。敵機轟炸，終日不息，大礮咆哮，徹夜未停，我們只有騎×師一師兵力，可是居然也浴血堅守，硬撐了三天，到九月十八日晚上，纔奉令全師而退。這一退，便退到了綏東的重鎮——集寧，是二十一日到達的，作戰的任務，是作保衛集寧的左翼掩護。當時守集寧的部隊，除了他們以外，尚有安華亭的一旅，綏遠國民兵×團，傅作義的基本隊伍××團，指揮者係曾××將軍，講情勢，原可與敵人一拼。卻不料敵人開始進攻了，只有兩天一晚，因指揮官誤聞敵軍進城的虛報，倉皇先退，致守軍無人指揮，亂七八糟的於二十四日晚上敗退，我們在平地泉的損傷太大了，而造成大批戰士流冤枉的血者，祇有一個『亂』字而已！

二十五日早上，重新回到了陶林，大家回憶起一月前此地集中開拔時的情狀，真是不勝感

慨！殘兵守陶林，碰到的是偽軍第七師及第二旅的猛烈攻擊，力戰了一天一夜，於二十六日的晚上，我們又向包頭退卻了！

十月初到包頭，當地軍隊的複雜與地方秩序之不安，使我軍仍不能在包頭嚴拒敵軍的攻入。十三日晚退出包頭，歷盡了無限的艱苦而到達××，在××『騎×師』這支絕塞孤軍，目前正在整理補充，待機出擊。如果敵人西進，我們一定要死守這一塊規復綏、包的戰略根據地！就是我們全送掉性命罷，也得這麼做。因為今後は『退無可退』，而且在這兒每遲延一小時，就是使後面寧夏，××山旗，××納旗的地陣，多有一個機會可以強固起來！

以上所述，係根據騎×師的兩個連長幾次談話材料，湊合而成。那兩位青年軍官，都是中央軍校洛陽分校的畢業生，在猛攻公會鎮時，受了光榮的創傷，現在已傷愈而將離寧夏，重新回到抗戰的前線去！（陸詒十二月三十日寄自寧夏。）

### 第五段 今日之綏蒙

#### 一 陷後綏遠

當日寇及蒙偽軍侵入綏遠之後，無恥漢奸等組織所謂地方維持會，在敵人曠使下，組織所謂『逆產查封委員會』，所有公務員及地方士紳之逃亡於外者，皆按抗日論，沒收並查封其家產。綏遠新舊城中，貼查封字樣之紙條，封閉門戶者，比比皆是。其後德王等傀儡組織所謂『內蒙聯盟自治政府』，改綏遠爲厚區市。所有集會，先舉行向東方遙拜儀式，參加者奴

顏卑膝，齷齪不堪。敵人對維持會中之漢奸，欺凌侮辱備至，有網縛令書「賣身文契」者，對日人表示其「忠誠」，言之令人齒冷。

## 二 敵軍蠻橫

敵軍姦淫擄掠，無所不爲，有勒令叔嫂行淫，引以爲樂者。某次，有少婦行至通衢，遇日兵十數人勒令少婦裸體，彼等鼓掌大笑而去。因敵人奸淫婦女，引起人民反抗之事甚多，包頭北門外回民曾因此聚衆毆打日兵數人，綏遠女子師範學生李彩霞女士，以切菜刀劈一日兵。日兵不敢離開鐵路線活動，故沿鐵路旁各村受害亦最深。

## 三 姦淫殘暴

綏、包中間之薩拉齊縣，城北數十里有一村名「納太」。村長劉某，年五十餘歲，人稱「納太劉」。某次有日兵七人至村，將劉全家婦女自四十五歲以下十二歲以上者完全奸淫，劉憤與子姪輩持刀將日兵七人完全殺死，當得其槍械。劉乃招募村民，聚集三四十人，沿鐵路刦殺日兵，最近已聚衆八百餘人，宣稱『專殺日人』，日人派大隊追擊，『納太劉』則率衆避走山中。出沒無常，刦殺日兵甚衆。日人竟亦無法，『納太劉』聲勢現在極大。其他各村類似劉者，揭竿而起，亦頗不乏人。

## 四 西情形

綏西五原臨河始終在國軍手中。現在門××、石××、李××等部，均在××。門部游擊

隊，不時至包頭附近活動，包頭匪偽軍警備森嚴，民間不斷傳說包頭克復，其期待迫切之情可見。

## 五 綏南完整

綏南清水河縣迄未陷落，地方保衛團不時與在托克托縣及和林縣之匪偽軍磨擦。匪偽軍人數并不多，往往三數百人即號稱一團，開駐一縣，三數日即往返一次，表示其兵數之多，實則故布疑陣而已。馬××部現駐×××，準旗與薩托兩縣接壤，馬部與托縣匪偽軍夾河對峙，如能進攻，則托縣之匪偽軍必逃竄無疑。匪偽軍騷擾民間，自在意中，但奸淫行爲，尙較日兵爲少。其中軍官公開對人民詛咒日寇，表示極願反正，如國軍反攻綏遠，反正者當不在少數。

## 六 綏包商況

綏遠、包頭兩地，商家所存皮、糧土及各項貨物，日人悉數沒收，價值合千萬元以上。書中雖出綏境，商民叫苦連天。金融方面，有所謂空商銀行者，設在綏遠，由日商主持，發行偽國各種紙幣。人民對綏遠昔日之本地鈔，視若重寶。日兵則往往故意以冥鏹購物，并拿找贖法幣，商民因此受害者更多。綏、包兩地，近年來建設極有進步，本爲繁盛之區，近數年來則傍晚即無行人，直等於死城。敵軍入境時，往往勸令人民手持歡迎小旗，跪列街旁，公務員則直跪於城樓之上，種種欺凌，不堪言狀。

## 七 蒙邊情狀

德王入綏遠後，即由敵人勒逼烏，伊兩盟王公至綏，參加偽組織，烏盟盟長巴王年邁，派子林王參加，雲王則蒙政會時代，已不問事，故名義上雖爲偽政府主席，實則不過由其姪沙拉布多爾濟參與而已。伊盟則沙王，阿王態度始終內向，阿王在綏之府邸已被查封。現阿王在杭錦旗，沙王在札薩旗。土默特旗總管榮祥與馬占山將軍同時由綏遠出走，由綏至伊盟與沙、阿二王會晤後，榮率部來××，因鄧寶珊將軍在×坐鎮，對於蒙邊極爲關懷，遂共商安定蒙邊大計。嗣中央電令在榆林組織蒙旗宣慰使公署，沙王任宣慰使，阿王副之，榮祥任祕書長，沙、阿二王均已在旗就職。

## 八 聯絡工作

榆林爲陝北重鎮，接壤伊盟，伊盟烏審旗札薩克旗，均與榆林接壤。烏審旗過去不斷發生內亂，旗內人士富有國家思想，此次該旗札薩克特王態度對中央亦表示擁護到底。綏蒙指導長官公署近因安定蒙邊，亦在榆林設立辦事處，參贊石華嚴不日來榆，擘畫一切，傅作義將軍派綏省府蒙務組長陳玉聯近亦來榆，從事蒙旗聯絡工作。

## 九 康王被拘

此次綏遠陷落，伊盟以接壤陝北以及他種關係，各旗王公多未附逆。匪僞軍勢力未達伊盟，唯達拉特旗康王勾結匪僞軍，已被馬占山將軍拘捕。現康王被囚於哈拉寨，不知將如何發

落也。綏東四旗過去如達密、凌蘇龍輩，虛聲欺人，此次竟亦附逆，令人爲之嘆息。日寇對烏盟各旗王公，勒令輸款，作爲「慰勞費」，並索要軍馬。爲人奴隸者，處境良苦。德王不自山，被日人監視，固無待論，吳鶴齡則終日吞雲吐霧，而漢奸之下場，亦大可哀已。（一月十六日大公報）

## 第二章 西北邊境剪影

### 第一節 蘭州與潼關

#### 第一段 蘭州新影

十一月四日，在蘭州是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敵人的飛機開始作處女投彈，使全城的人民感受到了戰爭的威脅，而浮動起來。

這以後，每天到五泉山的路上滿是人，早去晚歸，轎車絡繹，處處可以看到避難者作活動。警察局長馬志超氏感於第一次空襲時，竟然獲得嫌疑漢奸八十五人，因而對於已受過訓練的保甲長所組成的「防空總團」，這一個一千九百七十人的團體，還有積極整頓的必要。他告訴記者說：「我們全市有三百九十八個人力車夫，敵機來時，竟有三百九十九個都頭纏着白布，他們沒知識，不懂得這就是目標。而我們的防衛團員也不曉得去制止。」城外的房價每月從六角漲到六塊，糧價也是步步上升，所以，各方面對於後方這樣的紊亂都表示關切。

蘭州城內，對於民衆訓練雖然很久，但少見功效，也是不可諱言的事。社會訓練分普訓與期訓，前者是中年，後者是選十八歲至二十五歲的少年。普訓每天三小時，現已訓練到第三期，期訓是每日十一小時，本月十二日，第二期就要畢業了。本市裏受過訓練的人，共在二千

人以上。這樣一個大數目，如果有組織，對於防空的儲水儲沙工作的執行，並非不可能。

此外，人力車夫和全市妓女都在受訓練，以二百一十小時爲期，他（她）們和普通訓練不同的一點，即是學科爲主，而以術科爲輔。事實上，也沒有地方給他們作體操。

八日的午後，記者去五泉山訪朱紹良氏。

朱氏首先從寧夏和青海的視察談起來，他表示滿意，記者問他是否寧夏的兵力過於單薄，他說：「黃河冰凍之後，再加上十師也是沒有用，現在馬主席在歡迎宴會上已表示出最大的決心！」他給解釋了一個消息，證明了外間所傳敵軍攻涼州（武威）截斷我們的國際路線的說法非假，便是敵人有一個混合團體，徘徊在阿拉善旗的邊界，有蒙古，有日本，有我們中國人，帶了槍械和駱駝，企圖到現在還沒有判明，但很值得注視。青海方面很好，必要時馬主席表示還可以出兵，馬步芳師長現在病着，痊愈仍需要相當時候，他已經決定就八十二軍軍長，不成問題。就軍事情形說，敵人若敢來侵，我們講有把握，且可「佔一點便宜」。

敵人的宣傳太厲害了，朱氏微笑着說：「其實他們的兵力很單薄，每師不過千餘人，五師之衆，其實也沒有多少人。西北的戰爭不能和上海比，不會有一寸土之爭，一打也許就打到眼前來，現在主要的是後方戰，但是我們的後方卻是太差……。」

朱氏便表示寧夏因爲靠近戰區的邊境，比較還要緊張些，越後方越差。這種不緊張，純是人的問題，因爲現在還談不到法治。記者問如何可使後方積極動員起來？回答是要在上者的不



時的督促。

又談到綏遠前線，朱氏表示我軍仍在五原，只有馬占山一部到了陝北，雜軍仍在綏西。他同意馬主席不准雜軍入境的辦法，綏遠最近的情況仍然可以不抱悲觀，因為各盟旗仍然通電擁護中央。最近，×××要到那邊去主持軍事。因為××軍在五原誓師，×氏在當地自然是有威望！

談到此，省政府有人來問，「主席何日就職？」朱氏這樣回答：

「這次的代理省政，我本來不知道的，所以我手下辦文墨的只有兩個人，現在根本不足以支配，何時接收，總還得有一個相當時期」。他又說：「請轉告各方面不必走，走是心虛的，我不能隨便更動人，我根本沒有人」。

記者借機便詢問朱氏對於當前政治的觀察和今後施行的方針。朱氏對於目下省內貪污事件深刻注意，他指出抗戰中間一切都將為敵人摧毀，沒有什麼能成為自己的東西，「貪污者的眼光都太短。」這與人民的教育程度也有關係。主政者的審慎人選，尤為不可忽視的一點。

「我是不願意說空話的人，」朱氏痛切地說：「一切能兌現的事情盡先來做，不必說空話？」

方纔來賓中有馬鬃山，從新疆南部退來的代表在報告該部狀況。這也是省內當前的一個大問題。朱氏說，他對此已有考慮，日內他打算坐汽車赴河西十七縣一行，順便還看看這條甘新

公路。

朱紹良這次來西北，全國注目，省內的民衆企望尤殷。今日的甘肅支離破碎，政治黑暗已達極點，應負的當前的使命又是這樣的重大，朱氏駕輕就熟，又來執政，一定能在短期內有以慰各方的渴望。記者把這點意思表達了後，朱氏欣然說：「我要努力使後方積極起來，而且要蘭州的民衆明白：蘭州是前方，不是後方！」

「起來吧，前方的蘭州！」記者滿心興奮，離開了司令部。（徐盈十二月十九日發）

### 第二段 到了平涼

在我們民族抗戰激烈進展中的今日，一般所謂『西戰場』，決不是單純指的是『山西』，而尚須包括綏遠省的西部，以及賀蘭山下的寧夏省。從抗戰爆發以來，關於綏遠西線和那一個『塞外江南』的寧夏，一切的情況，與外間太隔闕了！原因是（一）交通太不便利，（二）沒有做新聞工作的人前去。

中國的西北角，尤其是綏遠、寧夏、甘肅三省，對於今天民族抗戰中，所佔地位的重要性，凡熟知軍政常識以及熟悉史地的人，皆已一致公認，已無庸記者再來喋喋不休講它的重要性了。總之，九一八事變淪亡了『東北』，我們居然苟安了幾年，在現在敵人瘋狂的進攻中，如果我們的『西北』，再一有問題，那末我們便一天也活不了！

『收復東北失地，驅日寇出中國，保持我們領土主權之完整』，固是我們全國軍民不惜拋

頭顱，灑鮮血，以爭取的鴿的，可是從抗戰的現階段來講，最重要與最迫切的，莫過於以全力來更堅強的『保衛西北』！

爲了想使讀者們理解一點關於綏西及寧夏的最近動態，記者毅然嘗試作『寧夏之行』，儘管那邊的交通如何不便，路途如何遙遠而艱難，我們在抗戰中做新聞工作的人，都應該漠視這一切艱辛，而毅然邁進的！

往寧夏走，最便捷的莫過於從包頭搭汽車。從包頭淪陷後，此路早已不通，此外一條路是從蘭州去，現在蘭、寧間不通汽車，另一條路是從平涼趨寧夏。記者擇定了最後的一條路，於十七日離西安而出發平涼。

西蘭公路局的車輛，每隔一日開行。乘客是分外的擁擠，往往有守候一星期搭不到車者。這次與我離西安同行的，尚有中央社特派駐蘭的記者陳萬里君，我們兩人得了西安站長劉君的特別幫忙，居然購得了車票，準時於十七日上午，搭國營局的一一六號車輛出發西行，汽車的座位很舒適，比了以前在山西同蒲路上，爬火車頂，以及在前方慣坐的無蓬敞車，真可說有霄壤之別。

同車的旅客，多江南人，有一大部分還是道地的上海人呢！他們以前都在上海市興業社所辦的市輪渡，以及公用局服務的。有幾位可敬的汽車夫，還在上海抗戰的火線上，出死入生的服務了好幾個月。他們在車上健談上海戰線上動人的故事，興奮萬狀，絕不以眼前上海的陷落

而沮喪。有一位很感慨的說：『我們江南人現在也做了東北人第二了！』立刻，便有另一位年輕小夥子激昂的說：『不會常做東北人第二，就是東北的同胞，不久也一定可以回到老家去啊！抗戰一定可以勝利，只要我們努力的和日本打下去，在明年也許我們這批人便可在北火車站下車，回到我們的家鄉——上海。』我真佩服他們對於抗戰最後勝利必屬於我的堅強信念。他們最近應新任公路局長譚伯英氏之召，到蘭州去服務的，西北公路在抗戰中有極重要的意義，今以在上海素有『辦事幹練』政譽的譚氏任斯職，以及一般精幹勤奮的下層職員去幹，一定可以更增加辦事的效率。

第一天，雖然時間尚早，只有下午三時，但因為司機者不願意再前進，故宿於監軍鎮。第二天宿涇川。當抵涇川城垣時，太陽還是高高的，乘客都主張再進而宿平涼，涇川離平涼不遠，而且西關公路很平坦，好走，中間又無大山，開到平涼還是很早。可是那位司機者竟惡聲相加，毫不動搖的把那輛機器並不損壞的汽車駛進涇川城內。乘客中對於開汽車一道，不乏『內行』，因此大不滿意，甚至有人懷疑到司機與監軍鎮及涇川城的旅館，飯舖掌櫃，似有所勾結者。這猜測當然未免過分，但該路上該司機者對乘客態度的惡劣，實已引起大家公憤。每天汽車開行，總是很遲很遲，遇有汽車走不動時，輒嚴令乘客下車推行，那一位動作稍稍遲緩，這位司機便大聲謾罵，乘客們爲了急於趕路，一切都飲忍着，敢怒而不敢言。此種毫無服務訓練的司機，出現於一般商車，我們熟知西北路上司機權威的人，當毫不爲異，但發現在國

營路局的車輛上，實深遺憾。國營的事業該做民營的模範，給旅客以好印象，最低限度，不能把旅客不當人看待，期望新任的譚局長今後能儘可能予以改善！

十九日的上午十一時，那位司機者在從容抽煙之後，懶洋洋的把車輛開到平涼，時已下午二時，當然不能再翻六盤山，大家得在平涼住下。記者當晚即訪十五路軍駐平辦事處。據楊處長談，此間有車兩輛，將開寧夏，但押車人去西安未歸，即使歸後，也須賣完車票，然後啓行，行期既如此之渺茫，但也只好平心靜氣『等待』而已！

平涼，是隴東重鎮，西北交通的要道，最近特別顯得繁榮。記者曩年到青海去時，曾道經此地，可是一別數年，熱鬧的氣象，已今非昔比了。進城訪第二區行政專員胡公冕氏，悉最近城內的中等學校，曾經停課了二十幾天，教職員與學生，一律下鄉去做抗敵的宣傳工作，收穫極好。這裏農民銀行所辦的農村合作社，厲行農村放款，特別發展，所以隴東的農村經濟，尚不致發生恐慌。胡專員已往是黃埔教官，在國民革命軍北伐時，曾經有過許多貢獻，對抗戰的形勢，認識很清楚，此間的抗敵工作，受他的推動很大。我們談話中，他特別強調要改革地方的行政機構，而在改革過程中，最感困難的是優秀幹部人才之缺乏。

在記者留平涼的兩天中，先後訪問了此間的同業，——新隴日報的諸君，並參觀了省立中學及師範學校。師範校址，係柳湖書院舊址，是古蹟，也是風景最美的所在。蘭州學校，雖因敵機轟炸之故，早已停課，可是此間依然絃歌在一堂。校長韓慨俠是一位苦幹實踐的教育家，

學生已實行軍訓，操真槍，練打靶，由學校與駐軍密切聯繫，派教官嚴格教練，真正實施抗戰的教育。學生每晨五時起床，厲行早操，下午每天總有兩小時以上的軍事訓練。這般青年，原具備西北青年特有的刻苦耐勞精神，對於軍事訓練，大家深覺慶幸有這麼一個好的機會，樂於在操場上吹冷風，曬太陽，作爬山，放哨等演習。

省中校長王立軒，是五四運動中北大的老將，雖然今年已五十，還是一個愛國熱血沸騰的老年。他們都在緊張的進行抗戰教育，熱誠的教導學生利用寒假，回鄉去做喚起民衆的工作。

西北的青年，對『保衛西北』，肩荷着最重大的責任，我期望他們能在今後，深入到農村中去，接受羣衆的教育，也給羣衆以教育！國家危急到這樣的階段，做中國的青年，誰都要『學習再學習，努力再努力！』今晚承此問同業朱靜安，郝曉峯兩位的幫忙，告訴我明天將有某部運輸五輛汽車開寧夏的消息，使我萬分興奮。連夜去謁負運輸責任的冷君，蒙慨允搭車，使我能早日早就撥開這遙無期的陰霾，踏上甘寧道上的旅程了！（陸語十二月二十一日午夜寄自平涼）。

### 第三段 潼關烽火

七日下午四時一刻，敵人第一次砲擊潼關，這算是敵人給了西北還存着苟安心理的同胞們第一聲「警鐘」，使大家從睡夢中醒來，敵愾同仇的爲國家民族的獨立自由奮鬥！

七日下午四時一刻許，記者正在中國旅行社和一位同業談天，忽然聽得城外發生巨響，起初還以為是風陵渡車站破壞鐵路的爆炸聲音，又有人說是發警報的警礮，不料接二連三的響來，我們便知道形勢不妙，那位同業說我們還是到水坡巷郵政局去避避罷，我主張還是訪問軍事當局××師副師長郭××去談談，跟他行動，結果我們就先見了郭氏，已知道是黃河北岸發現敵蹤，不過還不明白敵人發礮的方向，他和李××旅長都很鎮靜，主張先到城上去偵察一下，我們兩人也便取得他們的同意，一同前往，但是走出旅館大門以後，聽見不斷的礮聲就在西門外，距我們很近，這時我又動搖了，主張還是到郵政局去避一下，可是那位同業又表示堅決，結局我們就共同鼓起勇氣，隨着軍事當局走上北城去瞭望，那時由敵人發礮的火光可以推測出來敵人的礮位設在潼關西北方面黃河對岸的高地上，距車站大約有六七千米達（約合十二三里）。敵人斷斷續續的發礮共有三十餘，直到五時半方停止了，敵人的目標完全在車站，城內未落一彈，當我們在城上時已經看見車站上有一部份起火了，不過敵人的射擊技術不高明，礮彈不是打過了一點落在車站以南的山後，便是不及而落在黃河裏，僅僅是只有一彈擊中車站的某一部份而起火了。大約在六點鐘的時候，我們兩人便繞着山道沿路軌走出城去，（因為西門已斷絕交通了。）到車站視察，纔知道那一礮彈是射中了站西三四百米達處又道上所停的一輛載着枕木的貨車，火焰正在熊熊的燃着，此外車站上沒有任何損失，當時車站上就已開始調度車輛，當夜東西客車還是照常開行，軍事當局最重視維持交通，車站站長沒有像別的機

那些公務員乘機逃竄，頗能善體當局的意旨而盡其職守，真算不可多得。

在這次倉卒的事變中，商人關門，市面紊亂，無知人民攜帶被褥包裹，東逃西奔，張慌失措，城內現在幾乎變成一座空城，那也難怪，至於駐在城內外各部隊的留守處人員和士兵，因並未負地方上任何責任，紛紛逃避，這也不是深究，最可恨的是地方上的各機關人員及負責當局在半天中的表現，太難令人滿意了。縣政府因縣長上午因公出城，未在城內，所有人員全都走光了，僅僅的有一位比較忠勇的巡官錢涓成，（浙江人）未離職守，監獄的犯人八十餘名，逃走過半，他一人也無法制止，縣長在當日午夜已經回城，可是他的衙門好像又經了一次滄桑，現在還不知道他如何善後，警察局長「何某」（中山人）當礮聲初響之時，他就已攢進北城牆下的地洞了，他的部屬也各自去找安全所，城內外治安沒有一個警察維持，當記者隨副師長上城時，他看見軍事當局那樣鎮靜，他大概是受良心責備，纔不好意思的提着手槍，帶着幾個護身警察由地洞裏攢出來，揚長東去，直到晚上找不見人影。警察局裏初則還有一個警察，後來也不見了，兵十四處找去做嚮導找不到，全城差不多完全陷於無政府狀態，真是怪現象。到晚上十一時許，這位局長纔露面了，被兵士請到軍事機關，副師長認為這種公務員怎能負起國防前線的治安責任，必予嚴辦，乃令管押，待次日送往警備司令部發落，因為市面秩序馬上非有人負責維持不可，縣長又不在城內，乃權令那位忠勇的巡官錢涓成代理局長職務，即時辦理接收，這也算是一件快人之舉。



此外，還有更令人氣憤不堪的一件事情，就是電報局和長途電話局的局長范宏澤和所有人員，乘着紛亂之際逃得沒有一個。正當時局緊張的時候，這等交通何等重要，軍事當局向西安上級機關和長官的報告完全發不出去，而且陝、甘、青、寧和潼關這個地方的樞紐發生停頓而完全受其影響，其罪殊無可道，應該嚴辦。軍事當局自下午至午夜四處派士兵尋電報局長和電務人員，一個也找不到，後來聽得說他們全都逃避在南門外，他們大概認為敵人若要渡過河來，已先走出南門，比任何人都要安全罷？

郵政局和軍郵局這次表現很好，郵政局長李翔雲始終沒有放棄職守，對其所屬員工臨時均有適當安排，在敵人停礮以後，他們全部員工又馬上回局辦公，郵政交通沒有受一點事變的影響。軍郵局的負責人周希光、陳虛舟和繆載興諸人，他們也十分鎮靜，對職守毫無所虧，對員工也盡了愛護的責任，這都是不可多得的公務人員。

不過有一件可怪的現象，就是當礮火正盛，記者找尋電報局長的時候，路過聲神廟街一號，正有一個老百姓拿一盆子泥水和掃帚洗刷牆上的抗敵標語，他的態度從容不迫，大有好整以暇之概，不像別人那樣張慌失措，這到是一個啞謎，請讀者自己去猜想去罷，由此我們深感平日對民衆的抗敵宣傳要深入，使他們明白個人生存和國家民族的利害關係，使他們知道做亡國奴的滋味纔好，只做些膚淺的宣傳絕不能堅定他們抗敵的心理。

最後，我們再說到此間軍事當局郭副師長和李旅長等及其部屬，在此短短的數小時的事變

中，所表現的那種鎮靜，沉着和堅決，真是一種純正的革命軍人氣魄。郭副師長自始至終，處處有條有理，毫未受環境的支配，真令人可敬。在這樣倉卒的事變中，若非如此，則城內外的秩序恐更不堪設想。郭副師長表示對潼關的城防極有把握，敵人要想在這裏飛渡黃河一定要受很大的打擊，記者認為這並不是誇大之辭，據他觀察，敵人目前還不至於有在潼關渡河的企圖，此次砲擊只是一種威嚇性質。當晉南局勢轉變以後，我們也可以預料要有今天此舉，今後在我們沒有消滅了北岸敵人以前，恐怕像這樣的砲擊總不能幸免的，敵人既尚無渡河企圖，所以我們就不必還槍，讓他們砲擊好了，不然反現出我們不沉着，為敵人所恥笑，今天各士兵固守崗位，未發一槍，可見兵士們都很沉着，郭氏大為滿意，警備司令樊軍長因為在這次事變中已證明郭氏及其部屬確有衛國的精神，當晚曾由電話中傳令嘉獎，並對士兵有所犒賞，這也是應該的了。在這次局部的事變中，把我們國家和民衆平時所具的許多缺點都暴露出來了，記者為向同胞們供給些寶貴的教訓，所以特別寫得詳盡，我們不必諱疾忌醫，我們要及時校正，則抗戰的前途纔有光明。季雲漢口訊 六、七日據漢報

#### 第四段 邊民抗戰拾零

##### 一 蒙

蒙古德王附逆在我們是很痛心的。但一部分深明大義的成吉思汗的子孫，從前年綏戰爆發，就始終在前線與敵人苦鬪，忠勇可喜。蒙古的動態，不論內蒙、外蒙、國人向來注意，姑

不在此贅述。

## 二 藏

西藏人距離太遠，人口太少加以過去種種隔閡，我們不能也不敢也不忍苛求。只要他們在西南邊疆負起鞏固後方的責任，就算對中華民族的解放鬪爭，盡了最大的努力。但是在內地他們並不是絲毫沒有表現，「南昌十一月三十日訊，西藏政教領袖貢噶呼土克圖，由廬來省誦經，爲國祈禱。」貢噶呼土克圖最近曾轉來湘省各地誦經祈禱，日後還要晉西康宣慰藏民。這一位活佛所表現的雖止於誦經祈禱，宣慰，但給於中華民族精神上的安慰與援助卻無限的大。

八個月來邊民的抗戰情形，大致如此，這裏，我們應該注意幾點：第一，中國邊民，人數至少有五千萬，這五千萬人民，在體力上，是中華民族的優秀分子。第二，邊民大多已經有自發的愛國熱忱，只要領導得當，以他們絕對服從，視死如歸的美德，在全民族解放鬪爭中可以發生決定的作用。第三，過去，我們對於邊民做的太少了，所以到現在，他們已經表現的力量，不過全部力量的千分之一，除了夷、獠、漠、回和一部分蒙族，幾乎原封未動。但是亡羊補牢，猶未爲晚，希望多數有志救亡，或有志解決中國邊疆問題青年，今後多多注意及此。第四，我們對邊民過去種種錯誤觀念，必須澈底剷除。總理「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的遺教，必須澈底兌現的實現，也唯有如此，邊民的力量纔可以發動，六大族和平幸福共存共榮的理想境界纔可以達到。（葛思恩）

## 第三篇 東戰場第一期

### 第一章 上海揭開戰幕

#### 第一節 淞滬大血戰

##### 第一段 燬滅了的吳淞

###### (一)

「一九三二年戰後重建的吳淞，今日只見廢屋頽垣，已全部燬滅了。這是大陸報記者在參觀戰後的吳淞後所發出一句淒涼的評語。以前是一個新式的建築，紅牆赤瓦，今日已變爲日軍砲火的殘蹟。看起來，好像一個炸碎的墓園。壓抑的瓦礫堆中的生命，當更無從統計，而物質的破壞，尤難推想，一九三一年的遺跡，至今已被日軍的砲火燬滅。日光中所能看到的，只是幾個倒塌的建築，以便日軍的登陸。吳淞已變爲他們的大本營，他們進攻的根據地，他們堆儲軍火的棧房，昔日海濱風物到那裏去了？」

###### (二)

每當春秋佳日，結伴往吳淞小憩，海濱流水，潺潺東流，舉目第見各國商船，往來黃埔之中，水波激起，隱隱顯露着人生優游的興趣。但是，今日所見到的，只是各國軍艦的進出，那微動的水波爲軍艦掀起大浪，無形中告訴他們世界大禍之將臨，知前途行將發生的危險。軍用卡車不絕於途，騎兵載道，觸目驚心。像昔日的一聲氣笛，水鳥遠飛，這種種富有詩意的自然美景，曾幾何時，一變而爲礮聲隆隆，血肉橫飛之所矣，緬懷往昔，不覺淒然神傷！

## (三)

吳淞，這世界的大港口之一的吳淞，在那裏，外國商船不斷地將貨物吞進牠的口中，仍由那裏不斷地吐將出去，上海的重要性，完全爲吳淞所造成，而今日上海的戰爭，竟燬滅了吳淞昔日的繁榮！

## (四)

自吳淞到虬江碼頭，滿目瘡痍，不知堆積過多少戰士的屍體！今日雖都爲日本軍艦運出口外，而血痕宛在，猶可辨識。

自吳淞至寶山，只見日軍的軍用品絡繹於道，叢林深處，密藏着殘殺人類生命的利器。吳淞，一羣羣的被壓迫的大和武士，由那裏進來，一個個的屍，由那裏出去，那侵略者，在昔日是以貨物來吸取中國的錢財，今日只是拿活潑潑的生命，以換取陰沉沉的死亡而已！

吳淞，一切只有死的掙扎，和一九三二年後那樣的重建。（九月二十二日華美晚報）

## 第二段 奪回羅店進抵新興

羅店敵軍殲滅在即，但過去數日來羅店戰情之激烈，尤推吳淞、滬抗戰開始以來最光榮之一頁。我士兵三日未進飲食，肉搏一天兩晚，卒將敵軍逼退，保全此軍事要衝。大晚報記者昨往羅店前線，晤見在該方面擔任最前線之××軍××營營長×××，談戰況甚詳。茲詳錄如下：

據那一位英勇抗戰的營長說，羅店鎮上已火光燭天，這是遭敵機投擲燃燒巨彈，及鎮上漢奸縱火所致。敵軍約有三聯隊之衆，已乘隙蜂擁而來，羅店鎮確是會遭敵軍一度佔領過的。他們這一部先頭部隊，在敵軍飛機擲彈威脅下，已循公路到達羅店，喘息未定，即奉命進攻，人數雖少，但士兵均抱必死決心，莫不以一當十。敵軍雖有飛機大砲，但該時已陷入肉搏戰，故無所施其技，而我軍衝鋒陷陣之猛烈，又得未曾有，敵軍雖衆，至此已顯示不支。

這衝鋒陷陣的肉搏戰，自二十三日，接連至二十六日止，我軍絲毫未有休息，甚至連吃飯的時間都沒有。而且在羅店鄉間，居民既已大部遷避，羅店鎮上又遭漢奸焚毀，所以即使要遣飯，在那種狀況之下，也無法可遣。但是我軍經此壯烈犧牲，羅店鎮遂遭我軍奪回，而且截至二十六日止，我軍已越月浦而進抵新興，那裏距海口僅數里之遙，敵軍損失奇重，漸向海灘潰退，在作戰的效果上，已獲得極大的收穫。說到這裏那位營長異常興奮，他又簡單地爲記者解釋了羅店的形勢。

此後我們的談話，又轉到敵人的飛機。據說一般人都怕飛機投炸彈。但是他們軍隊對敵人的飛機簡直不當一回事。

這次羅店戰役，最使人痛心的，便是漢奸的活躍。譬如事前羅店鎮的縱火，而在激戰的時候，又用一種使人痛恨的方法，施放信號，作敵軍射擊的目標。並且他們還沿途散佈謠言，擾亂人心。爲了我們的戰爭是黏性戰，是長時期的抗戰，這一種喪心病狂，足爲長期抗戰障礙的漢奸，以及準漢奸，實有嚴密搜懲的必要。

最後，當記者快要回來的時候，他們鄭重的告訴我，羅店方面的戰爭，我軍有了極嚴密的配備，是在着着逼進之中，殘敵的蕭清，確是旦夕可得。希望上海的民衆，不必驚恐，在作戰上，我軍是有極大的把握的。

數晝夜肉搏血戰，士兵數晝夜未遑飲食，在極艱危的形勢下，我們的軍隊始終擊退敵軍，這一個壯烈的戰役，無疑地，是民族抗戰史上最光榮的一頁。（八月二十八日晚報）

### 第三段 蘊藻浜南岸的血戰

從本月五日開始，淞滬戰線的敵軍，因爲企圖渡過蘊藻浜，進攻浜南的廟行與大場，與我軍發生激烈大戰。這大戰一直繼續到目前爲止，還沒有停息。六天六夜的血戰，差不多把蘊藻浜水都染紅了。自然，這裏流得最多的是侵略者的血！

這次敵軍的進攻蘊藻浜，是他們在羅店、劉行一線猛攻以後的必然發展。自從上月底我軍

把陣線移到滬太路以西一公里之後，敵軍就從羅店進攻施相公廟，從劉行進攻廣福鎮，企圖由此西進，直取嘉定、南翔；不過，這新的進攻很困難，我軍在蘊藻浜南廟行、大場的陣地，非常堅固，使敵軍的側面受到壓迫。因此，敵軍把張華浜方面的軍力移到了蘊藻浜者，就開始向南岸進攻。

敵軍在三處渡過了蘊藻浜，總共人數約有五千。我軍奮勇迎擊，有很多敵軍在浜中被機關槍射死，或跌在浜中溺死。渡過浜的五千人，結果被我軍衝成三段，和浜北的敵軍大部截斷連絡。經過六天六夜的殲滅戰，五千敵軍死傷已在半數以上。在唐橋和西六房兩處，敵軍差不多全部被殲滅。

正當蘊藻浜血戰的時候，在施相公廟與廣福一線，仍有猛烈戰事；因為天雨泥濘，敵方重兵器失去效用，我方頗佔優勢。在雙十節的一天，我軍從廣福發動反攻，推進到近劉行的地方。在右翼江灣、閘北一帶，也仍有劇烈的市街戰；雙方的陣線並無變動。此外，在浦東方面，我鐵兵陣地趁着天雨地濕的時候，屢次向浦江中的敵艦與楊樹浦的敵軍後方開礮，敵方也不斷回礮。結果敵方軍火儲藏室頗有損失，我方則損失很微。

上海方面的戰線，我軍確是處於堅不可破的地位；但在華北方面，情勢依然是非常緊急。華北我軍的一再失利，在根本上實有種種的原因：一是敵人的軍事佈置，由來已久；二是北方向來的政治設施，比南方更差，特別是愚民政策與縱容漢奸兩點，使民氣消沉，一到抗戰發



動，就成爲不見民衆幫助軍隊，只見漢奸四處搗亂的局面了；三是北方的軍事統率不一致，在作戰上很多不便。所以華北戰線上目前的要着，是武裝廣大的民衆，統一軍事的指揮。（金仲華）

#### 第四段 蘊藻浜抗戰的回憶

我從十六師一共在上海蘊藻浜打了兩個半月的仗，經過戰役十一次，更換地方十六處之多，其中英勇犧牲，可歌可泣的要算在蘊藻浜的西盛橋和金家灣兩次戰役了。

（一）西盛橋爲敵我必爭之地。在九月十六日的拂曉，我們開始和敵人接觸。我們早就料到敵人將要準備全力突破這一點。他們集中了飛機大礮，把礮彈炸藥不要錢買一樣地亂灑。這時我們的旅長何平下了一個決心，着團長唐肅派兵一連，上好刺刀，一齊躍出戰壕向着西盛橋頭衝去！一聲喊殺，西盛橋的倭鬼魂飛天外，棄槍逃跑，這一下奪了牠們的重機關槍三挺，輕機關槍八枝，步槍四十餘枝，倭鬼的屍屍，遺在橋畔的有四十多具。可是牠們仍作「困獸猶鬪」，這座橋的爭奪戰，總計失而復得者三次。我們將士爭奪的壯烈雄姿，到現在仍在我腦海裏不時洶湧。

（二）金家灣關係全盤戰局，我們的友軍終因敵不過倭鬼的礮火，把他陷落了。我們決心恢復他，以調整全般戰局。——十七日的傍晚我們到達目的地，約莫八九點鐘左右，團長劉堦浩命三營出擊，以一營作掩護。打先鋒的李營長真不差，他接到命令就在大雨滂沱黑暗如漆的當

中，不到三十分鐘，摸到敵人的陣地，但是被一條小港攔住了。他起先派一排人帶着手榴彈由小港偷渡過去，敵人並沒有發現，這三十個勇士，便瞄準敵人用手榴彈連續拋擲，倭鬼在倉促中手忙腳亂，無處好逃，都躲進屋子裏面，憑着窗戶用機槍掃射。結果這三十名壯士，僅轉來兩位，李營長「情急智生」，隨即派兵兩連，各人背着稻草洋油，爬過去挨次放火。此時劉團長又命楊營長全營把敵人的歸路切斷，亦同時舉火。一時火焰冲天，槍聲如雨，那幾百個倭鬼在那四五十棟房子裏面，好像孫悟空進入了八卦爐一樣！此生是莫患再回到日本了。我們的李營長也在這時負傷了，他仍督戰不退，等到天明搜查，從燒塌的屋子裏面扒出來的倭鬼屍身和槍到也不少。

不過我們在這兩次戰役，傷亡的人數也是可觀。這些殉難的同志，多數是草草的掩埋！我相信他們現在一定在那裏盼望我們踏着他的血跡前進！我寄語他們：現在我們的戰事，正在好轉，在津浦線，在台兒莊，我們已經得勝了。倭鬼非但停步，不啻是我們爭取最後勝利的一個保證。你們儘管放心，中國人民，中國青年，中國婦女，中國兒童，正在積極的興起，替你們復仇。在不久的將來，一定要將這滿漢漢寇帶你們呵！啊！請你們暫時安息着期待罷。（帆君）

### 第五段 大場陣地展開主力戰

九國公約國會議要在月底開幕了。敵人參加與否，尚在未定之中；但似乎敵人有一種打

算，即要在會議之前，把淞滬我軍迫退到第二道防線，在山西由兩路進攻，佔領太原，這樣他們也許可以利用會議中調解的空氣，取得一個喘息的期間，再圖大舉的進攻。這是近幾天來敵軍對淞滬及山西拼命進攻的原因。但我們要指出，敵人的第一個企圖非失敗不可，第二個企圖更非失敗不可。

淞滬方面，敵軍從本月初開始猛衝蘊藻浜，就有着一個企圖，即要從這裏進攻大場，由此直下真茹，使我江灣、閘北軍隊背後感受威脅，不得不退到第二道防線。敵軍渡過了蘊藻浜之後，被我猛烈反攻，只能困守浜南黑大黃宅、唐橋、嚴家灣一個狹隘的陣地，但是他們在這一帶築下堅固的陣地之後，又從浜北開下數萬敵軍，立刻向南推進。這推進分幾路：東面由嚴家灣攻廟行與大場之間，西面從黑大黃宅一直南下，避開了大場的正面，而進攻大場西南的葛家牌樓、壩石橋以至黃港。這兩條進攻路線中間，前一條是虛張聲勢的，後一條則為實際進攻的；因此，在黑大黃宅、葛家牌樓與黃港的一線上，敵軍用了數萬人來攻，居然跨越了葑村塘，佔領葛家牌樓，一直迫近黃港。另一方面，更有一支兵西取牆門頭，直迫楊宅。這進攻是採取突破一點的戰略，敵人差不多是以陸空軍及大礮坦克車全力來攻，我軍則也用全力死守；經過無數次的衝搏，敵人始終保持這個尖端插入的部分，守住葛家牌樓。現在敵軍離開大場，約有二三里光景。但是我軍已從東西兩面，開始猛烈的反攻；敵人這樣孤軍深入，將受到很嚴重的損失。

在三五天內，大場陣地的更大規模的血戰，將展開來。現在敵人空軍天天在我大場、江灣以至閘北陣地轟炸，就是在準備這個大血戰。不過，我們可以說，無論敵人對大場的進攻，能否達到目的，我們的整個陣線，是絕不會搖動的。（金仲華）

#### 第六段 敵軍第四次總攻上海

最近幾天來的戰局，上海方面又佔着重要的地位，原因是敵人的第四次總攻擊，又已經開始了。過去幾週中敵軍對我第一道防線的進攻，屢次失敗，死傷已近一二萬人，因此他們不得不不再增補四萬人來滬；現在這四萬人差不多都已登岸，於是所謂第四次總攻擊，也隨即開始。

說是『總攻擊』，其實也仍是集中向幾處進攻。不過敵軍的大礮與轟炸機，比較上活動得利害而已。從瀏河到北站六十多公里的防線，現在敵我兩軍對峙的情形，是這樣：瀏河鎮在我手中，羅店在敵手，但我軍陣線貼近羅店鎮西南角；在楊行、劉行中間的公路上，我軍據守永安橋，成爲第一道防線凸出的一角；在江灣方面，敵軍前線在愛國女校，我軍陣線在待志大；在八字橋敵我兩軍正對峙在這小鎮的西端；至於寶山路一帶，則全在我手，敵軍陣地在滄滬鐵路以東。最近敵軍進攻最烈的地方，一處是在羅店、劉行中間，另一處是江灣方面。

淞滬方面的陣地，有兩個不同的特點：在羅店、瀏河一帶，河浜很多，泥土潮濕，敵軍重兵器的運用，非常不便；在江灣、閘北一帶，泥土堅實，道路廣寬，比較適宜於機械化武器的

運用。所以，敵軍在羅店一帶，總是用大礮掩護步兵進攻！在江灣、閘北一帶，則常用坦克車做開路先鋒。但是羅店方面我軍靠着河浜扼守，敵軍在偷渡的時候，都被我機關槍射死；在江灣一帶，我方差不多已築下重重礮壘，敵軍用坦克車來攻，不是中我地雷，就是被我手榴彈擊毀，損失也不小。

這次敵軍總攻擊開始後，似乎又轉換目標，注意於閘北及浦東兩處。連日敵機在寶山路與北站一帶整天轟炸，一面是爲了試探我軍力，另一面則是要炸毀我軍的防禦工事，準備大舉進攻。在八字橋、橫浜路與北站附近的福生路一帶，他們都已有過猛烈的進攻。在浦東方面，敵艦及敵機連日用大礮炸彈轟擊，同時用許多小艇派兵登陸，不過他們的炸彈多落在田野，軍隊的登陸也都被擊退。這第四次總攻，敵人顯然難以得手，倒是市中心方面的敵軍，因爲屢次失利，已有撤退模樣了。（金仲華）

#### 第七段 圍攻日本司令部

在後方一個救護醫院裏，和一位圍攻日本司令部掛彩回來的戰士，談着奮勇殺敵的光榮史。他是××師的步兵，是壯健的中年漢子，光光的頭，黑黑的臉，英氣勃勃地。他在圍攻司令部時掛了彩，輕機關槍的子彈，鑽進了他的右臂膊，還停留在裏面，沒有出來。他的傷不重，所以能夠談天，不過聲音不洪亮，只是那麼沉着的，有力的；他躺在帆布床上，那床是擺在有許多床的一間明亮的屋子裏，他的前後左右都是床，都躺着掛彩的弟兄們。

雖然事先已經看過護小姐的通知，可是他仍表示不能談話，經過記者一番解釋後，他就很爽直的談話了：

「我是在圍攻日本司令部時受的傷。那時我軍用大包圍將日本司令部團圍住，日兵回日本司令部退下去，逃進裏面不敢出來，先是用輕機關槍向我軍射擊，這時我軍已逼近日本司令部，只有十餘公尺的距離，已到短兵相接的時候，弟兄們都用步槍和槍上的刺刀去殺敵兵，在日本司令部外，經我們殺死了不少。啊！那時弟兄們都興奮極了，熱血在咱們的腔子裏沸騰着，民族復興燦爛的光華，在咱們頭上照耀着，心裏頭活躍着，引導着咱們前進！殺呀！咱們衝上去，殺死敵人，雖然敵方的子彈雨點樣射過來，但，咱們仍往前衝，一個弟兄倒下去了，第二個，第三個……但，咱們不管，仍是向前衝，咱做肉彈子去和鋼鐵的子彈拚。呼、呼、呼、子彈在頭上飛過去，耳朵邊擦過去，咱們仍是衝，除了衝向前去，殺退敵人外，沒有第二條路。好，多痛快，敵兵一個個被咱們的槍下刺刀，死豬般的倒下來了，餘下的只是往日本司令部裏躲進去。看那日本鬼子那種膿包的樣子，咱心裏多痛快！好笑；他媽的，那陣兒我軍在戰場，乾脆的躲在媽媽懷裏吃奶去。哈！這一次作戰，日兵死了好幾千！」

一後來敵軍死守着司令部不敢出來，只是用輕機關槍向我們射擊，你知道那敵人築的日本司令部多堅固，好像老鼠進了洞，貓有天大的本領，也不能鑽進老鼠洞裏去。這樣的相持一小時，那敵兵的子彈打斷了咱槍上的刺刀，馬上鑽進右臂膊，現在還停留在裏面，沒有出

來。

「這一次作戰，弟兄們勇敢極了，士氣很旺。還有一點，不管是司令官、師長、旅長、團長、連長、誰都身先士卒，到前線去指揮作戰；長官都那麼做了，弟兄們當然是更勇敢了！咱們都有決死的心，那些敵兵可真沒用，沒有作戰先怕起來了，看見打死了幾個他們的兵，馬上就寒心了，只是往後退，和咱們弟兄們那種勇敢的精神一比較，誰都知道勝利是屬於我們的！」

「在後方的老百姓不必擔心，不要害怕，應該快樂，更應該鎮靜，努力於後援工作和救護工作，把前方所需要的物品，如麻袋、鋼絲、通訊器械、腳踏車、汽油、糧食、紗布、藥棉等儘量的捐助。這不但盡了國民的責任，咱們弟兄們也很感激的啊！」（八月二十日時事新報午刊）

### 第八段 鐵與血的鬪爭

#### 第七連機關連長蔡以中

我懷了一腔更燃燒，更沸騰的熱情重來到離別已經五年多的上海。

五年前，在廟行與敵兵白刃戰時所受的創痕，還深留在我的左腿，五年來，我們民族所受的恥辱與欺凌，加添了我們無限的憤怒，同時給了我們無限的鼓勵。

傍午，我們下了車，在出發到上海的附郊一個小鎮去的道上，我們遠遠望見「一二八」的

遺跡，那斷垣，那殘壁，我們還看了兩路管理局新建的大廈，岸然轟立在雲霄。一陣溫煦的海風撲着我們每個弟兄黝黑的臉，我彷彿在風中聽到一種聲音，那聲音該是帶着歡喜又帶着疑懼的歡迎的呼聲吧？我不禁在心裏響了回音：「別驚懼吧！你們這次雖也許還要經歷過一次磨難？然而請你們放心，因為我們每個人都帶着一顆比鋼鐵還要堅強的決心，一定把日本帝國主義永遠逐出上海！」

弟兄們雖都在埋怨時間走得太慢，因為夜神一到來，敵人定會到我們陣地來挑釁的，到那時候，幾十年來鬱積在胸口的憤怒與苦悶是得到一個盡情發洩的機會了。

可是，夜到來了，我們望着那半鈎殘月徐徐升起，九時，十時……一時，二時過去了，我們又望着那半鈎殘月在徐徐西落，弟兄們都顯得異常焦急。雖然敵兵的陣地，我們看得很清楚，可是我們始終服從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命令的，弟兄們都在低低地咕嚕着：「東洋兵不敢作聲了吧？」

到三時多，保安隊一排由山路附近巡邏着，我的隊伍那時雖保安隊相隔二三百米，一小隊日本兵從他們的沙袋後面跳了出來，攔住了保安隊的去路，一個日本的隊長，操着不純熟的中國語問：「你們中國軍隊幹嗎？是不是想包圍我們日本軍隊？是不是想攻擊我們？」

「中國軍隊從來不想攻擊別國軍隊的，中國軍隊只是保衛自己國家的領土而守衛着。你們不是沒有理由的要保安隊撤退上海嗎？這已經是辦不到了，因為保安隊所駐守的是咱們中國的



領土！」這是一隊保安隊長의 回答。

他們露出非常不愉快的臉色走進了他們的沙袋後面去，就在保安隊開始走不上幾步路的時候，他們就向保安隊射擊了。

我們弟兄一聽到槍聲，立刻衝上去，向他們回擊，可是，我們的槍聲一響，他們的槍聲卻停止了。

傍晚，我們在江灣路附近。

我們奉命進攻八字橋，可是，青雲橋給敵兵在事先炸斷了，我們只能繞路走。

敵人在每個路口嚴密地佈置着機關槍、坦克車、這一切向着我們行進的隊伍掃射。

我們開始找到了敵方機關槍的所在地，輕輕地和了三個弟兄，帶了一架機關槍，伏在草地上慢慢爬過去，到離開敵方約六十米的地方，我們就開始向着敵方的機關槍陣地掃射過去。

不一會，他們的機關槍響了兩下，就不響了，我那時的快活真是怎麼也形容不出來，我幾乎興奮得跳了起來，後面的弟兄這時也緊緊地衝了上來，雖然後來在敵兵的另一陣地裏依舊發出了密密的槍彈，雖然在我們身邊爆發了密密的礮彈，可是憑了弟兄們一聲怒吼，我們衝上了八字橋！

### 第九段 鋼勇士

二十四日中午，我們在第×師政訓處會見了鍾品芳連長和韋少卿班長，他們是剛從火線下

來的，滿臉都是泥塵，身上血跡斑斑，可見他們連日衝鋒肉搏已備受辛苦了。

因為大家是站在一條戰線上，而且又聽到大家都是講廣東話，所以一見之下，有如久別重逢的知故，親切得難以形容。我們致以慰問之後，便促膝坐下。

鍾連長卸下身上的三枝匣子槍，點起一枝香煙，很爽快地和我們談。

我見了他身上的血跡，問他這血跡的來歷。他扯起他的血衣，笑了一笑纔回答我：「這是肉搏的時候染的！」

韋班長在擦槍，他遞了一枝來給我們看，他指着槍上的污點，說：「你看，連槍上也有血跡！」

從這一點我們可以想見當時的戰事是如何慘烈了！

後來我們請鍾連長講述他們殺敵的故事，他也很高興，他摸摸那久已不修鬚鬚，仰起頭來想了半響，便開始描述他們的戰史。

那是十九日吧？對，十九日，我們圍到橋前線，防守第一線，第二線，第三線，什麼好說，只是敵人飛機常常來轟炸我們的陣地，三十多架輪流出動，一隊子，一隊子，幾乎是不停的，我們沒有理他。有一次很危險，一個炸彈竟丟中我們的掩護部，前面的橋木已經炸斷，整個頂子陷了下來，幸而我急忙用兩枝槍桿支撐住，不然就被活埋了！

我們在那裏住了一晚，第二天早晨第一線的友軍換下來了，我們便接了上去。當時敵人的

陣地還沒有佈置好，衝了幾衝，敵人便退卻了。這一役敵人死傷恐怕有一千多，滿地都是敵人的遺屍，壕溝裏也滿堆着，那腥臭的氣味，真是難聞極了，但是也沒有辦法收拾，只好把它拋到壕外就算了。

說到這裏，他好像有點感觸，停了一會，他終於傾吐出來了：

「這一場戰我覺得最有價值。從前內戰真是無謂，現在爲國家而戰，那個不興奮。所以我們弟兄們衝鋒的時候，都是爭先恐後，認爲後死是慚愧的。」

隨後他又言歸戰史。

「我們恢復了第一線，敵人便時時到我們陣地來摸，可是遭了硬的打擊，便退了回去。到了晚上，便展開劇烈的惡戰，先是敵人的排礮開過來，不停地差不多轟了一千多礮，同時還有十幾架飛機在頭上丟炸彈，並且給他們的大礮做目標，轟隆！轟隆！密集的轟了半天，轟得天昏地裂，我的耳朵都被那瘋狂的礮聲震得昏聩，但是我們不理他。轟隆轟隆的轟了好久，礮火稍爲停了一下，馬上又集中到我們的第二線，遮斷我們的補充。好了，這個時候就要即刻準備了，我便叫弟兄們上起刺刀來，等待敵人的步兵，敵人的機關槍，吐火舌了，步兵也來摸了，可是這裏遭了硬的打擊，那裏遭了硬的打擊，總是沒有辦法，反而死傷不少。後來愈來愈多了，但我們不管他，只是硬打，他們也沒有辦法，於是坦克車來了，整千整百的步兵跟在後面，像潮水一樣湧過來，我們等到他們的坦克車走近了，我們立刻散開來了，讓牠過去，

專打敵人的步兵。同時用幾個弟兄去犧牲，對付坦克車，拚命衝過去，把手榴彈向輪子一擲，就毀了。

「你們毀了他多少輛？」

我禁不住這樣問。韋班長聽了，他痛快的用一半廣東話一半湖南話回答我：

「我本人毀了一輛，其他的弟兄毀了好幾輛。」

這動聽的話，使我感激得說不出話來，我只是熱烈地緊握着他的手，表示我心裏無限的敬意。中國軍人的代表，韋班長可以當之而無愧了！

接着鍾連長又說下去。

「我們和敵人肉搏幾次，敵人又敗退了，但整理增援之後，敵人又來猛攻，而且拿最殘酷的手段來了！敵人開過來的大礮彈，機關槍彈，步槍彈都是開花的催淚彈，弄得弟兄們的眼睛都擦不開，眼淚涔涔落下，但是我們不管，一邊揩眼淚，一邊打，支持下去，敵人終歸沒有辦法。這樣差不多苦戰一夜，快要天亮的時候，敵人因為死傷太大，終於敗退，但我們也犧牲過半了！」

突然，沉痛的靜默，不知那裏襲了過來。

但一會兒，這室人的氣氛又被鍾連長的豪語肅清了。他慷慨地說：

「爲了爭取國家的生存，我們縱使更大的犧牲！也是光榮的！……後來我們打得更苦，一

連打了幾天，連飯也送不到，水也沒有喝，——因為恐怕漢奸放毒。後來戰事愈來愈烈，至昨天敵人傾巢來攻，我們團長也親身帶了弟兄們去衝鋒。後來團長帶花了，營長帶花了，一團人也沒有好幾個了，但是我們還是要打，始終不退。直至入夜，只剩下我們八個人了，但是敵人愈攻愈烈，轟隆轟隆地打得天翻地覆，當時情勢實在不能守了，但是我一想；丟了這個陣地，將來要恢復的時候，不知喪犧牲多少人，於是我們堅決不退，剩下一個人也要守。總之，死在這裏就是！我們三枝機關槍密集地掃射，消滅了不少敵人，但他始終沒有衝過我們的陣地。我們這樣艱苦地支撐着，一直撐了大半夜。後來上官有命令叫退，讓友軍接防，我們纔退了下來。我本不想退，死在那裏就是，不過上面的命令不能違抗，沒有辦法，但是我們八個人能夠支持大半夜，也算盡了我們的任務了！」

鍾連長興奮地說完了這種悲壯的光榮，他噓了一口氣，他隨手拿起身邊那頂有網子罩着的鋼盔來，指着那間進去的地方給我們看。

「你們看看，這裏中了一槍，如果沒有這頂帽子，我的腦袋早就開花了！」他摸摸他的頭，不禁有點感慨，他噓了一口氣。「唉：我們打了十幾年仗，從沒有見過這樣猛烈的礮火喲，但是幾次衝鋒，始終沒有受到損害，現在自己思想，好像是一個鋼人了！」

我們靜聽了這段悲劇慘烈的傳奇，面對着這傳奇裏的主角，打不死的鋼人，情緒漸漸地由興奮而激昂，以至於感動得幾乎流出眼淚來了。我們火線上有這樣神勇的戰士，有這樣威武的

鋼人，日本鬼子要想滅亡我們整個中國，那簡直是夢想！

隨後，鍾連長又把敵人的戰術說給我們聽，他說：

「敵人來攻的時候，先用一班人來，然後一排、一連、一營、一團的跟在後面，愈來愈多。在未開始攻擊以前，他們總是一班一班的來摸，這裏受了硬的打擊，他們便到那裏去，那裏受了硬的打擊，他們便到別處去，總是找我們的弱點來攻。攻得得手的時候，便一排一連一營的衝過來。如果仍然受了硬的打擊，他便拿出慘酷的手段來放毒瓦斯了，但是我們不要理他，只是硬打，他終於沒有辦法的。至於我們進攻敵人的時候，要看情況，不要衝得太厲害，我們有些部隊，有時因為火氣太猛，當敵人敗退的時候，恨不得把他趕回東京去。死追、死追，以致深入了敵人的火網，受到很大的傷亡，這是不好的。總之，我們要看情況，不要中了他的毒計，這是我們幾天來苦戰所得的一點經驗……。我們能想法子對付他，他一定要敗的。這是血的經驗，是很寶貴的。」

後來我們談漢奸問題，他說：前線的漢奸也很多，我們受了漢奸的害處很不少，有一次我們弄了一條假壕，派兩個弟兄在壕裏跑來跑去，誘敵人的飛機消耗他的炸彈，但敵機不炸這條假壕，卻炸到我們人多而且偽裝很好的戰壕來，這不是漢奸指示目標嗎？還有些漢奸很厲害，他們偽裝我們的士兵去打官長的。有一次我們軍長到前線督戰，遇到一個形跡可疑的士兵，問他是那一團的，噢，他突然拿出手槍來，幸而軍長的勤務兵手快打死了他。敵人想打敗我們，

真是什麼手段都想出來了，但是這些漢奸也太可惡，甚至女人也做漢奸。有一天我們進一個新的村莊，明明這裏的女人都走光了，但是第二天忽然發現女人，女人出來，悠閒地坐在河邊。日本飛機來了，叫她們走，她們不走，似乎滿不在乎的說：怕什麼呢？等到日本飛機飛到頭上來，她們就站起來招手，指示目標，炸我們的工事，我當時就把她捉起來……！

「可殺！有沒有槍斃她們？」

「後來把她們解到上面去了。」

談到這裏，我們恐怕太辛勞他們的精神了，便請他們到我們的床舖去睡覺，休息一下，可是可惡的敵機不斷的在我們頭上盤旋不去，嗚嗚……的吵得他們不能入睡，終於又跑回胡處長那邊去。因為那邊有掩閉，聲音比較小一點。

不到一刻，這兩位苦戰多日，受盡辛勞的戰士，已呼呼睡沉起來，做他們戰場殺敵的夢去了。（許華寫於戰地防空壕中）

#### 第十段 閘北退卻記

滬戰爆發前一日，記者在閘北區域乍遇我軍鬪士，橫槍阻途，英勇之氣，不可一世。使人回憶「一·二八」閘北失陷情景，誠不勝其悲喜交并。「八·一三」後，不圖僅撐七十四日，大場忽焉失守，閘北、江灣之軍遂被迫而作戰略上之退卻。五年前的悲劇，不幸今又重演。記者在現役中旅居閘北，甫二十日，遽爾於秋月蒼涼之夜，隨軍西走，當夜萬感叢集，儼如中山

路上之軍馬，喘息返館，不能自己，因拉雜爲記。

大場在軍事上之關係甚爲重大，蓋此處一失，閘北、江灣卽成四面受敵之地，故欲保守閘北、江灣必以保守大場爲條件。惜大場守軍力薄，如此重地，竟輕輕放棄，致使本月九日以來蘊藻浜南之血戰，盡付流水，第一道防線之守勢，亦因而打破。全在內線之閘北、江灣，其守軍不得不行戰略上之退卻矣。

二十六日之晨，大場失守之消息傳到，閘北駐軍無不悲憤填膺。正午卽奉「死守閘北」之命，全軍歡聲雷動，滿擬拚將頭顱，同作壯烈犧牲，不意下午九時又來「立卽撤退」之命。雖然命令如山，究竟人係感情動物，何況血性男兒，衛國鬪士，眼見此苦守數月之大好國土，卽將再受敵人鐵蹄蹂躪，豈不悲從中來。記者對於滬戰向抱樂觀，及遇如斯情景，亦不自禁而感慨唏噓矣。

深秋夜涼，下弦之月，遲遲不上，記者與偵察地形之參謀數人，繞道沿光復路向西徒步，隔蘇州河則租界燈火如晝，市聲漸息，以視吾人於黑夜摸索喘息不寧者，誠如天堂地獄。其時蘇州河北岸已有載滿輜重之舟，咿啞夜航，余等得乘艙船一艘，排水前進。過廣肇山莊河面時，清晰密集之槍礮聲，自波上飄來，掠頂而過，墜入租界爆炸者，不計其數。河邊暗兵，荷槍露立，深暗之人體輪廓，由於遠處火光反映，呈出雄偉渾奇之姿態，實足表現我軍沉着勇敢之精神。余等在火車港登岸，展轉始入交通路。時我部隊正陸續向西移動，在敵礮壓制



之下，寂然穩步，大有不動如山之概。倘非素質優良，在退走時決難獲得如此成績也。既拆而南，入中山路，敵礮數枚，射落左近田間，炸聲甚鉅。適我空軍飛至掩護，敵之高射礮，信號槍，探照燈竟鬧成滿天星斗。惟敵砲則停止射擊，避我發現目標，致受轟炸，我機繞飛數週，在真茹附近投下照明彈數枚，指示行軍目的地後，瞬復飛去。地下部隊在任何環境下，仍用齊一步伐，埋首前進。此種精神，實爲中國復興之徵象。

記者因職務關係，至×××，不得不與同行之參謀告別，獨入租界趕回館中報告。惟因腳傷未愈，步履艱難，時已午夜，租界因戒嚴關係均經閉戶，僱車不得，踽踽於途，幸遇一九三號西捕，深表同情，載送記者至靜安寺雲飛分站，得一貼有通行證之車，風掣而歸。回憶閘北於「一·二八」失陷時，敵獲之可利用漢奸胡立夫等進行傀儡組織者，此次閘北之難民，均已跟隨部隊全數退走，決無胡立夫之流再生。誠在政治上得閘北毫無用處。

閘北市區已受敵數月轟炸，幾成焦土，敵今晨侵入時，又縱火搜索，房屋被燬，損失不貲，據點損失殆盡，敵在軍事上得閘北毫無用處。

閘北經數月之轟炸，夷爲瓦礫之場，工廠堆棧之貨物，如非運盡，早即敗壞。敵在經濟上得閘北毫無用處。記者今晨再赴租界沿邊遙望，則閘北火舌四起，黑煙彌天，其中尚有槍礮之聲，顯係我軍掩護部隊尚未退盡，以致再起巷戰者。入夜煙火之勢，直干霄漢，焦臭之氣，數里可聞。嗚呼閘北！誰其使汝受此荼毒者！（楊紀，十月，二十七夜）

## 第二節 浦東與滬西之戰

### 第一段 浦東神礮

日本的海軍，是希圖壓倒英、美獨霸太平洋。陸軍更自以爲雄視世界無可匹，但是事實勝於雄辯，由這次津浦北段的戰事來看，「皇軍」的威風，可以說掃地無存；「皇軍」的臉面，也隨而一齊丟盡。狐狸尾巴，終久有顯露的一天啊！」

我是旅居上海最久的一個人，最近纔由這孤島輾轉逃脫出來的。上海雖是失陷了，眼看這次台兒莊空前的大勝利，因此聯想我已往保衛淞滬的健兒，尤其是浦東礮兵的神技，使我引起永遠不可磨滅的回憶。

浦東方面的最高指揮官是手創鐵軍全國聞名的張向華將軍，這是人人週知的。浦東的防線，是和滬西長度相等的。那時因在抗戰的初期，物質的缺乏，是不可否認的事實。聽說駐在浦東的礮兵，也只有旅以下的一個單位。而這一部礮兵的番號，在我個人始終還是一個謎。因爲這關乎軍事的極端祕密，局外人是無從知曉的。何況這一隊的礮兵，更是神出鬼沒，奇妙莫測呢？

浦東礮兵作戰的對象，主要的似乎是防守浦東，應付停泊浦江的敵人兵艦而兼有支援滬西步兵的任務。在這三個月的戰期中間的收穫，只就擊毀敵人的兵艦來說，計有十艘之多。敵

艦運輸彈藥給養，接濟滬西登陸的步兵，更不時予以意外的奇襲。一次敵軍猛攻滬西某師陣地，危在呼吸。浦東礮兵射擊未及二十發，一彈正中敵人最前線指揮部，死傷參謀將校多人，於是我方危機，登時消失。最令人快意的是某次擊中敵第三艦隊某驅逐艦，而艦上的司令，卻是赫赫有名的伏見宮親王，這小子是當今日本天皇親屬，海軍軍令部長，他以貴胄率領軍艦，來華遠征，滿以為旗開得勝，馬到成功；意氣洋洋，不可一世，我方一礮而燬其坐艦，斷其左臂，日皇聞耗，曾親派御醫來滬診治。因為他的死活無關宏旨，所以以後也就沒有人再提。說到敵艦的礮火，那真是密如連珠，煙燄蔽天。敵人的飛機，更無時不在輪番狂炸，轟聲震地。整個浦東每一個角落，差不多沒有一處沒有敵人礮彈炸彈的痕迹。浦東膽小的百姓，生生的不知嚇死多少。但是我們的礮位，敵人始終不能明瞭牠的所在。而敵人彈藥的消耗，估計至少當在兩百萬發以上。我方礮兵未傷一人，未損一礮，這不能不說是天大的奇迹。彈藥呢，我們國家窮，多多消耗不起，若和敵人的數目對比，大約僅僅佔他們四分之一。所以當時中外的報紙，都紛紛予以神礮之榮譽。委員長幾次到滬視察，聽說也不斷的予以傳令嘉獎的鼓勵。敵人對於浦東礮兵，因為沒有好的對付辦法，一再懸賞購求（拿獲浦東礮兵一名賞百元。）可見他們對於我們的礮兵是如何的嫉視，而他們的礮術是拙劣到如何的田地。

小鬼！醒醒吧！你們這一副本領，領教過了。看看最後是誰的勝利！征服太平洋，且慢着點！先牢牢守住你們自己的門戶！

編者按：神礮團的偉績實際上尙非止於毀滅敵人兵艦及擊中敵方最前線指揮部等項而已。尤爲重要者，在那三個月期間內，牠且毀滅了若干萬日本帝國主義的資本。浦東沿岸的日本碼頭和堆棧，如三井煤炭碼頭，日郵船碼頭，上海製紙公司，日華紗廠，日清碼頭，及三菱公司碼頭等，都被她一掃而光了。就中三井煤炭碼頭之轟燬更有意義，那是日本軍事重要產業地，僅只這一處的煤炭卽已價在萬萬以上。

這件事是張向華將軍最得意不過的。從他所說「雖然敵人不夠他殺，但有敵人產業夠他的礮轟」這句話，我們已經很可想像他是如何地有興致了。

以僅居敵人四百分之一的實力，這一團竟能在前線上支持三月之久，建立如此的奇勳，而當我方決定放棄浦東的防線時，且能從容不迫，安全撤退，中外報紙又那能不極度表示他們的奇和讚呢！

我們應當向這一部「神出鬼沒」的奇兵和他的指揮者——團長孫生芝——致以民族的敬禮。

現在我們有好久沒聽到孫團長的消息了。爲了抗戰的力量之充實計，我們盼軍事當局能給這個卓越的軍事天才以充分發展之機會。同時我們更希望這位卓越的軍事天才努力奮發，爲國服務，以建立較浦東更爲偉大的戰績。（力報）

## 第二段 浦東血戰回憶錄

一把民族的怒火隨着蘆溝橋的淪陷，展開了空前的大上海保衛戰，被稱爲全世界第六大會的中江，在八月十三日，又回到一二八的戰時狀態了。事實是很顯明的，敵人的要進攻上海，一方面是要牽制華北，一方面是要砍斷我們的經濟中心，爲求民族生存，爲抵抗敵人的侵略，在八一三日，於是就發動了滬濱大血戰。浦東，因爲位在黃浦江的東邊，所以，也捲入戰爭的漩渦了。在浦東，敵人有兩個經營幾十年的商業碼頭，這就是日本財閥的三菱與三井，櫛比堆棧，真不知騙出了我們同胞多少的金錢，供他們軍閥的侵略，以華制華的毒計，何僅在軍事上呢？是故三菱、三井兩個碼頭，不啻是吞吃國人的魔窟，在八月十七日的晚上，我軍於解決堆棧日軍之後，就放了一把民族的怒火，燒掉了牠，接連就是幾聲中華解放第一礮。礮聲響了，中華民族在怒吼了，敵人在顫慄，浦江上的敵艦在思遁逃，悄悄地，牠也送來幾下答禮，整個的上海，整個的黃浦江，這時，已籠罩在迷漫的礮火下。

重礮彈不時的在兩邊飛，敵艦受着重礮的威脅，很不自然地在浦江亂竄。我們的礮手，瞄準楊樹浦日本海軍司令部，迅速的發了幾礮，一會兒，漫天的火焰，在江中倒映出來了，紅光千萬道，衝滿了東方，這就是民族解放的啓示。

浦東礮戰最劇烈的是八月二十日，在陸冢嘴的隆茂洋行與英美煙公司堆棧，日華紗廠，都已中彈起火，並且，還有一隊隊的敵機，來偵察我們的礮兵陣地，炸彈也不時的在空中掉下來。正打得最興奮的當兒，又接到一個最興奮的喜訊，就是我們的高射礮在十九日晚，擊下了

一架敵機。

這是一架輕轟炸機，落在浦東爛泥渡附近，機身還是完好的，敵駕駛員是被逃掉了，連天的浦江空戰，曾給侵略者一個重大的打擊，不過在浦東，這還要算是第一次。

因為我們受到鐵鳥的威脅，偶然聽到擊下敵機，內心是異樣的喜悅。指揮浦東作戰的是素負英勇的鐵軍將領張向華將軍，步兵是中央最精銳的××師××師與××師。

本來，浦東是最難守的，三面環水，都容易為敵軍所侵襲。在浦東的三井、三菱碼頭，高橋、唐家灣、陸家嘴，都發生過多少次的步兵戰，可是，都把敵軍打退，終於保衛了上海的這一角落了。真的，當時，在上海，就傳出一句這樣的話來：「始信人間有鐵軍。」

隨着淞滬線的三個月抗戰，浦東，在砲火裏，也渡過三個月的光陰。三個月的時光，并不算是什麼的悠長，但由戰地上渡來，就覺得異樣的久遠了。

一個人要從砲火裏來鍛鍊自己，他的精神，就會有超人的興奮，尤其是這樣的國際戰爭。就是一個平常的人，從耳裏眼裏，聽見或看見一些最玄妙的武器，使你就可以成爲一個軍事學家或科學家。

我們不要埋怨這時代，我們要迎接這偉大的時代，三個月的浦東砲火是偉大的，三個月的浦東，沒有一分一秒不在時代裏震盪。最可恨的，也最可嘆息的，就是十一月四日金山衛敵軍登陸。

一個曠天的霹靂，敵軍在浙江金山衛是已經登陸了，這是給浦東一個重大的威脅。無疑的，這還可以動搖整個的戰局。

雖然，這時我軍已退到廣福、南翔與蘇州河以南，但戰事還沒有頂大的失利，憑京杭國道的國防線，至少可以支持幾個月。如今的敵軍由金山衛登陸，動員幾十萬，費時幾千日的國防工事，是毫無作用了。

這是一個最沉痛的日子，十一月十日我軍奉令退出浦東！

大上海完全是失陷了，僅剩的浦東、南市，在十一月十一日先後已踏進了敵人的鐵騎。浦東，是最可愛的，他曾給大上海保衛戰一個莫大的協助。

時光過得真快，浦東失陷，又有六個月了，但從報紙上，還可以看到浦東游擊隊的活躍，還是何等的令人值得快慰。

我們要用快慰的心情，興奮的精神，剛毅的勇氣，去收復國都，收復上海，收復浦東，收復所失的一切國土！（定翔）

### 第三段 滬西火線上

因為我軍右翼閘北、江灣、廟行，以迄大場一線的移動，不得不使人注意到滬西方面的情形，記者二十七日午十二時許驅車直達越界築路極司非而路西端之鐵路橋口，鐵路之西，就是直通北新涇的大道，路東有英國兵及捕房探捕多名駐守，記者到達該處時，祇見大批難民肩箱

負篋，扶老攜幼，自蘇州河北向鐵路橋逃奔南來，厥狀之慘，的確是一幅流亡載道圖，而當時最令人感佩者，卽駐守該處之英兵，對於所有的難民，則竭力加以救護，往返於四十米的鐵路橋上，背負婦孺老弱而達橋南，竟達百餘次之多，此種偉大精神，幾使人感奮而至流淚，其時敵機翱翔於滬西及河北一帶上空者，約達四十餘架之多，偵察擲彈，恣意橫行。

至午後一時二十分，距離橋北約三百餘米之鐵路附近，忽起密集之機關槍迫擊礮聲，蓋敵人進犯部隊已與我軍發生接觸矣。此時記者以身處南岸，而槍礮聲來自河北，火線必在鐵路附近之東西，而雙方對峙除流彈以外，諒無他虞，故未忍卽去，乃急奔至梵王渡車站，而同時敵機五架飛臨該站上空，所幸當時敵機並未擲彈，記者乃復返鐵路橋口而立於凱旋路畔，此時情緒之緊張與空氣之嚴重，確非筆墨所能形容。

凱旋路口距鐵路橋祇三十米，與鐵道成平行線，記者正向北遙望，詎未及五分鐘，鐵橋之北附近忽起緊密之機關槍聲，子彈直向河南如飛蝗而至，同時凱旋路西草叢中，亦發生彈擊之機關槍聲，此時駐守橋南之英國兵與立於路畔之中西人士，均一齊臥伏於附近壕溝中，或奔避於汽車之下，記者卽忙趨於路旁停放鐵甲之糞車背後，以作臨時掩護，尤有坦克車之效用，惟略帶稍許異味耳。

槍聲愈趨愈密，而愈密愈近，子彈之聲簌簌作響，掠頂而過，衆人相顧愕然，個個嚇得面如土色，滴有摩登女郎二人，亦蟄伏污臭之壕溝中，只聽其櫻口玉齒振振有聲也。



在這個時候，路旁的羣衆，突然向着西面的上空拍手叫好，原來是敵人一羣飛機中被我軍高射砲擊中了兩架，一架起火下墜，敵兩駕駛員用降落傘跳下，一架則在空中翻了幾個筋斗，亦落於我軍防線之內。

據一位在火線上經過兩夜一天的危險而重返上海的童軍團員魏志剛君，他雖然已經受過很勞苦的工作，但是他的精神還是那麼好，並且很高興的和記者暢談他在戰地歷險的經過（以下便是魏君的談話。）

他說，「我們幾個同志，是在二十四日下午從上海出發，到洛陽橋一帶去救護傷兵，送到崑山的傷兵醫院去。我們在二十四日夜裏經過一夜的工作，等我再由崑山重返火線的時候，汽車已經成了廢物，遂與一位救護隊的王隊長，我們兩人步行到了南翔。天上剛將發亮，深秋的天氣，涼風襲人，實在難過，這時候起，敵人的飛機便開始來轟炸了。我們兩人踏着公路前進，敵機已沿着公路投彈，不多時，一個炸彈下來，遠遠的見有兩個老百姓被炸死，我們吃了滿身的泥土，還好，幸虧沒有受一點傷。敵機愈加的多起來，差不多在我們頭上飛翔着的，就有一百架，沿途的房屋，都被炸成瓦礫，我們連個躲避的地方都沒有，天空的敵機，只要看見人影，就投炸彈，到吃中飯的時候，我們肚中餓了，人也疲倦了，那時候敵機大概也吃飯去了，我們纔轉向××方面去找避難的地方來稍爲休息一下，來到我軍的帳棚裏，暫時可以休息一會，王隊長忽忽的睡去了，但是敵人的大砲，始終不停的向這面轟擊，我拉起了王隊長再另

外找別的地方，剛剛離開這座帳棚，果然被礮擊中，又尋到一間茅草房，那裏有從火線上回來受傷的戰士，因為前方戰事吃緊，有些救護隊，都不能前去工作，我們兩人走進去，戰士們喊道：「醫官來了」，我們不知道怎樣應付纔好，只能替他們包包裏裏，我們心中又是慚愧，又是傷心，這時敵機又來大發淫威，我們只好別了我們那些負傷的戰士們，踏着歸途，深夜裏，礮聲一時都沒有停過，今天（二十六）早晨回到上海，「看見報上登着進犯的敵軍已潰敗，心中纔痛快，」魏君談了很久，他纔去休息。但是起身之後，仍要再上火線，爲我們忠勇的戰士服務。

記者在某機關探得正確報告，自「八·一三」至八月二十三日十天之中，敵方完全採取攻勢，我方亦採攻擊戰略，故敵方死傷極多，竟達五千人以上，原有駐滬海軍陸戰隊，及漢口調來之海軍陸戰隊，在那十天中，幾死亡十分之六，旋敵在小川沙有河口上岸而至羅店鎮，我們即採取守勢，相持至九月十一日，我軍移至第一線時，敵以極大之痛創，敵死傷又達二萬餘人，從此敵我第一道防線展開陣地爭奪戰，我方犧牲雖大，敵則倍之，本月五日至十五日，敵在蘊藻浜又被我消滅一萬二千餘人，其中死約十之六，傷約十之四，又敵水士不服，未至戰場而已先病死者達千人以上，總計兩月半，敵死傷已逾七八萬人。（趙梁父十月二十七日）

#### 第四段 告別上海

上海是中國交通最便利的都市，平時在黃浦灘邊，南北火車站龍華飛機場以及公路站上，每天不知有若干千萬人來往，在旅行者本身和上海的住民，對於這千千萬萬出入於上海的過客，只是一種平凡的感覺，只不過覺得有些人來到上海，又有些人離開上海而已。

「八一三」抗戰爆發，上海對內地交通情形立刻改變，京滬鐵路之上海蘇州段不通了，如果要走鐵路的話，只能從滬西或者南市上滬杭鐵路，至嘉興，轉蘇嘉路至蘇州始仍入京滬正軌，上海和內地最主要的水路交通是揚子江一線，「江陰封鎖」又使這一線完全斷絕，不過上海蘇州河經蘇州通鎮江的內河水道，仍保留多少運輸價值，而京滬公路交通之繼續，若干重要人物的來往，仍給予上海以某種程度的安慰。日本飛機曾經不斷的轟炸我們的火車汽車和蘇州河上的船隻，並曾炸傷了松江附近的鐵橋，造成了相當數目的傷亡和交通工具的損害，但是我們艱苦的交通仍然繼續着。

大場失守，接着是十月二十六日閘北的撤兵，蘇州河南岸成了第一線，內河公路和鐵路交通，都受到極大的影響、在這一線上往來的人們、漸漸被人們看作珍奇了。十一月八日夜間蘇州河南岸陣線因敵軍在杭州灣北岸之登陸，松江之告急，而不得不向西撤退。敵軍進佔了滬西進圖南市、浦東，於是上海至內地之舊有交通線，至此完全斷絕。上海漸由「半島」之形勢，轉化而成「孤島」！這時最近的交通線，是北經江北之南通，轉內河或公路以至鎮江，南經寧波、杭州以入京贛。但是上海、南通間的長江水道，和上海、寧波間的海道，皆在日

本海軍絕對控制之中，於是通過這一段相當成問題！

然而時局一天一天的緊迫，敵人飛機成隊的在南市、浦東投彈，甚至於繞過租界的上空，英、法軍的高射礮已經對於越入租界上空的敵機，不斷發空彈警告，焚燒的煙火，繼聞北荒涼之後，而瀰漫於租界的東南西三面。無論如何麻木的享樂階級，也不得不暫時停止糜爛的呼吸，而關懷着租界週圍的戰爭了。

因爲中國軍隊的撤退，大家都預料到日本一定對於租界內的活動，將取干涉的態度，特別是在公共租界，恐怕還要要求行政權的更大參予，對於租界內之抗日言論，勢將要求取締，而對於一般抗日領袖分子，恐將用種種方法加以危害。果然事實慢慢的來了，公共租界已經正式令租界內各種報章雜誌舉行「登記」，並令各種救亡團體停止積極活動，且對一部救亡團體加以搜查。據傳聞日方曾要求租界當局逮捕四百名以上之所謂「抗日分子」，及壓迫租界中抗日言論的流行。十一月八日晚蘇州河撤兵之後，日本人已經在法租界中心的霞飛路和公共租界的南京路大量出現。許多入從外國方面所得消息，租界當局對於日軍之強力要求，並沒有有效的拒絕辦法。於是大家的情緒，一天比一天緊張。

來上海是無永久防禦工事的地帶，在日本海陸空的主力威脅下面，我們當然無死守的可能，而且從軍事觀點上說，更無死守上海的必要。照我們以蘇嘉路爲軸心的國防工事說，上海本不在陣線之內，上海的失陷本不值得大驚小怪的事體，然而許多迷戀上海物質享受和缺乏

遠見的人們，卻把上海的退失認爲是意外，認爲是極重要的失敗，而感到悲觀與張皇。

「到內地去！」這本來是從上海的地位考慮中、日戰爭時起碼應想到的事情，然而過去政府和民衆還未曾澈底的把苟安心理肅清，未曾切切實實的把上海的地位看透，未曾將應該移往內地的物質和人才早日安排。對上海有切身利害關係的人民對於「八一三」以後的戰事，還懷抱着多少瓦全的幻想。到了上海已成孤島的時候，始感到不到內地別無他法。然而交通又太不容易了。

十一月九日以後的上海，對任何方面的交通，「中國人」的交通工具，全部不能使用，只有外國輪船纔有通過日本海軍封鎖線的特權。無論走南通、寧波、青島或者香港，都成了外商輪船獨佔的航線。

蘇州河的撤退，無論如何苟安的人也覺得不行了，於是乎大家都想走，而怡和、太古兩個公司的船又只有那幾隻，每天還不能平均有一趟船走，粥少僧多，於是乎擁擠，船票預買到一個星期以上，輪船公司更乘機抬高船價，上海到南通本來是三元房艙，現在是實價八元，而八角的統艙票，經過買辦和小賣票所的操作，有的是出了六元五角代價。

十一月十日傳來消息，從寧波進上海的英國商輪，在吳淞口被日軍檢查了十三小時之久，於是我們十一日離滬的人們，就存了戒心，一切名片文件都不敢隨身攜帶，並且準備好了避免日軍注意的方法，和萬一應付日軍盤問的語句。

太古輪船公司是那樣毫無情面的對待旅客，武穴輪是十一日清晨七時開船，而十日夜間還不允許客人上船，然而誰也知道船少人多，要不早一點打主意，就有落後的危險，所以二三千的難民，男男女女老幼幼在十日夜間已經黑壓壓的擁滿了太古碼頭，露宿待旦。半夜的黃浦江邊，車輛和行人，因為租界戒嚴關係，稀疏了活動，黃浦江水面，沒有船隻來往的破水聲，在馬路洋樓工廠輪船的電燈輝煌中，只聽到敵艦在附近攻擊浦東和南市的「破破破……」響亮機關槍聲！

天微明了，這三千左右的難民在碼頭上微微蠕動起來，但是碼頭鐵門仍就緊緊的關着，只有外國人纔有進去的優先權，白俄「將軍」們耀武揚威的在岡船上踱來踱去，日本轟炸機也面目猙獰地出現我們的上空，大家望眼欲穿的看着船上，覺得他們實在已萬分無再留阻旅客的理由。夜露宿的煎熬，表示在旅客們蒼白的面上，好容易鐵門開了，幾位高大的白俄巡捕卻首先衝了進來，大家還沒有任何的動作，他們劈頭就對我們這般旅客無原無故的毒打，人與人間擁擠一絲空隙沒有，他們的鞭子打來，誰也無法躲避，普遍的憤怒爆發了大家目光上的火焰，然而在那時的環境下，又無法加以報復，他們這種殘暴的行動，或者是對他們的老板表示「維持秩序」的能力，可是這些無情的鞭子卻大大的教訓了中國人民，靠帝國主義吃飯的傢伙，不會有好東西！

好不容易買到一張統艙票，更好不容易擁進了統艙，二三千旅客從兩個貨艙門口擠了進

來，真是所謂「前仆後繼」，前面進門還沒有站穩，後面已經闖進來了，不到半點鐘，寬大的貨艙已經擠得水洩不通，而後面尚不斷的「挺進」，演成人叢中掙扎的現象，這時苦力階級的朋友佔了便宜，他們雙手幾格，雙腳幾登，很迅速的能找到適當的位置，我看見一對青年摩登夫婦，卻困在人叢中一籌莫展，幾度掙扎之後，紳士丈夫的眼睛已經凹入，而少婦的面孔變爲慘白了。在這樣大時代裏面，整個的是「力」的時代，我們要有真真實實的力量，纔能戰勝強橫的日本，同時每一個人也要有力量，纔配參加到抗戰的隊伍中。體力正是我們所需要的重要力量之一。

舟過黃浦江，日本軍艦正猛烈的向我們浦東開礮，敵機正趾高氣揚地忽上忽下在投炸彈，沉重的炸彈聲把旅客們的眉毛深鎖起來了，有些年青人走到船邊探看，回過頭來只是憤怒的微聲嘆息。

黃浦江裏這時正到了好幾艘日本運輸船，滿裝着補充的軍火和增援的敵軍，浦西各碼頭上，日本的軍用材料多如山積。特別是我們標榜建設的虬江碼頭，給敵人運輸上以重大的便利。

江灣、吳淞一帶的建築，沒有不被敵人的礮火打得百孔千瘡，特別是吳淞鎮已成瓦礫一片。敵人的汽車和人馬在我們戰士的血染過的黃浦江邊奔忙往復，頹垣敗壁間或可以看出敵人臨時的兵營，一部份的敵軍正在江邊草地休息，他們或者正在想：以中國軍隊作戰之神勇，如

果把粉飾太平那些物質力量，改成幾個近代要塞，日本欲這樣順利地達到大舉登陸目的，恐不能不費重大的代價。

僥倖沒有查船，我們安然繞過礮台灣。到南通的江流上，大概二英里布置一隻敵國軍艦，是的，他們正在對中國作嚴密的封鎖，然而中國人還在另幾方面想新的辦法。

船入揚子江，寬大的江面和疏落的敵影，讓大家的情緒暫時回復平靜。上海巍峨的洋樓，骯髒污濁的租界社會，現在一件件在我們意識中淡化了。足踏上南通天生港，纔算是到了我們中國軍隊保護的中國領土，我們此時面向着日本，後面纔真正是我們後方。（長江十一月十八日南京下關）

## 第五段 八百壯士

### 一 死守四行倉庫

我軍奮勇殺賊作壯烈犧牲之八十八師謝團八百壯士，二十八日仍在謝晉元團長楊瑞符營長率領下，死守四行倉庫，安全無恙，六層高樓之屋頂，二十八日傍晚前，並由我忠勇將士，高揭青天白日滿地紅之國旗，壓倒四週太陽旗，發揚我大中華民族之浩然正氣，與國家無上光輝，此八百壯士之壯烈壯舉，已博得全滬中外人士無上之欽敬，並引起最熱烈之注意，前線戰事，反成視線次要。記者首應向全國同胞報告者，此八百壯士，雖處於煙火籠罩，敵兵四伏之危境中，不但情緒萬分高漲熱烈，而意態亦極從容悠閒，二十八日晨，英駐軍會再度努力，勸



告卸去武裝，退入租界，我士兵以對英兵友愛好意、雖然感激，但已決定死守可寶貴之最後陣地，拚最後一滴熱血，作最光榮之犧牲，故又堅決謝絕，二十八日並設法遞出信件甚多，均爲遺囑，記者二十八日午五時許，在蘇州河南岸登某高樓之頂，觀察對岸動靜，此時在附近作同樣觀察之中外人士，不可勝數，四行倉庫與毗連之大陸銀行倉庫，均歷歷在目，長約五十碼之六樓屋頂，上架機槍一座以對將襲擊之敵機，屋頂上有我壯士約十人，時而分散巡視，窺探敵軍動靜，時而聚首談笑，有所協議，態度沉着，毫無倉皇之色。夕陽西下前，我忠勇壯士，忽在屋頂上高揭國旗，（此旗乃女童軍奮勇所獻。）隨風飄展，使四週太陽旗，黯然無色，此情此景，令人感奮涕零。我壯士二十七日曾發出壯烈呼籲，請接濟糖鹽乾餅，俾資死守，二十八日市民自動輸送各種食品擬往接濟者絡繹於途，但以日軍四伏，無法通過，莫不懊喪萬分，有德籍婦女一人，以汽車裝載大量麵包運往，託英軍代送，並謂彼願源源擔任此八百壯士之全部食糧，亦以交通斷絕不果。惟在此全面抗戰期中，我後方民衆，已與前線將士，打成一片，故在萬般艱困中，卒有若干俠義人士，達到輸送目的。二十八日晨，日機多架，曾飛至上空盤旋，我壯士即發機槍，將其逐去，下午三時一部敵軍，又往攻擊，惟敵從遠處放槍，不敢迫近，我壯士重視械彈，遠過生命，不見敵蹤，即未還擊。四行倉庫與大陸倉庫，可以互通，爲鋼骨水泥，構築堅固，不啻堡壘，大門俱已堆積沙包，兩端並築有工事，聞敵已在附近架設三吋口徑之礮位，意欲轟擊，但我亦有恃無恐，敵並會施用火攻，至四週房屋已悉化灰燼，惟四行倉

庫，仍矗立未動，我壯士欲向敵軍索取代價，以遂其殺身成仁之壯志，當可酬償。二十八日起北西藏路一帶探視之中外人士，終日不絕，惟河北敵軍，不時放槍，流彈四飛，英軍已斷絕交通，但駐足而觀者，始終不散，可見民衆對抗敵忠勇壯士，關懷之切。（力報）

## 二 孫師長致書壯士

八十八師長孫元良二十九日致書守闕北壯士。原書云：謝團副及我忠勇諸士兵，余頃在某某前線，余雖在前線，余之魂與諸將士同在闕北。余奉命往營闕北國防，決心保我疆土，諸同志奮身殺敵，固守二月有半，倭敵終未能越雷池一步，聊以報國，幸不後人。近以一髮之動，全線西移，亦奉命轉移陣地，而以最後守衛闕北之責，托付我忠勇諸將士，諸同志能服從命令，死守據點，誓以闕北共存亡，此種堅決不拔之志，臨危受命之精神，余與全體忠勇將士，同致無上敬意。諸同志孤守闕北，已三日餘，敵之畏我勇敢，已爲舉世所共見，滬上中外人士，翹首贊佩，民衆竭力援助，此誠我中華民族之光榮，亦我國民革命軍人光榮。祈望諸同志，完成抗敵使命，流最後一滴血。我最高領袖蔣委員長，對於諸同志壯烈犧牲，深表嘉慰。余謹以轉告。

## 三 壯士羈留上海

堅守四行倉庫之八百壯士，自退入公共租界後，已被租界當局禁錮六月，該團團長謝晉元，二十二日發表談話，對目前處境由法的觀點加以辯釋。略謂余等撤退情勢特殊，絕對不能

視同俘虜，公共租界爲中立地區，應履行中立者之權利義務，況戰事初期，日軍已有一部潰退租界，旋即釋放之前例，今余敬向全世界愛好和平人士呼籲，請主持公理正義，喚醒公共租界當局注意，其自身中立之態度，實踐諾言，更有望於當日呼籲我政府下令撤退之友邦人士爲國際正義而始終爲余等贊助，則不獨余等之幸，實全世界人類正義之幸。

#### 四 八百壯士現況

誓死殺敵臨危不退的「八百壯士」謝晉元團，他們苦戰上海四行倉庫樓頭的一幕，到現在提起來，還依然使人感到極端的興奮與仰慕！他們爲了遵從最高領袖的諭示，爲國家民族保存那一支實力，而含辛忍淚的退入租界，不過他們既不是俘虜，又不是叛兵，所以仍然可以享受着國際通例所允許的範圍以內的待遇。雖是如此，但終於使他們爲了不能廢續殺敵而感到心弦上的無限悵惘！

一個由孤島上來的朋友，給我們帶來了一些關於退入租界後的謝團之近況：

「他們這些愛國戰士現在除了不能夠出來自由行動和不能立返前方繼續抗戰外，平日依然是過着有紀律的團體生活。他們每天吃四次飯，每桌七個人，飯和菜都是用磁盆來盛，飯碗和筷子，卻是各人自備。至於所吃的菜多是青椒燒黃瓜一類的東西，飯則是紅豆飯和白米飯兩種變換着吃。不過他們沒有飯桌，只是蹲在地上來吃。……」

「他們每天仍舊照常上操，上操時由萬國商團的團員輪流在場保護，另有憲警多人在旁警

衛。除了上操以外，還有籃球，排球和檯球等運動品，供他們任便練習。上海大美晚報，每天送他們五份報，因此使他們尚不寂寞。謝團附晉元也不時的去看望他們，每次都是給他們帶去許多興奮劑。」

「他們現在還有三百七十七人，最初對於衣服和用品很感缺乏，後來幸有許多熱心的同胞們，給他們送去許多應用品，不過關於衛生藥品一類的東西，仍感缺少。」

「他們對於現環境和現生活，都感到非常滿意，祇是他們的釋出之日遙遙無期，這是最使他們痛苦的一點。」（楚三報）

#### 第六段 上海地獄

日軍在被陷各區之暴行，其最無恥與貶我民族以莫大羞辱者，莫過於蹂躪吾國女性。各被佔區域之女性，無論老少，如被彼等發見，什十難逃被污。最近崑山某教堂述及一事，又令人髮指，爰述之如下，望披露報章，以告國人！

崑山自陷落後，該地有小教堂牧師陸某，因未曾逃匿，後與駐該處之日兵某長官相善。後該日兵長官調滬，陸某適亦欲來，故託同行，以求保障。迨抵滬虹口該日兵官即導至北四川路橫浜橋相近某銀行舊址，日兵行樂所一遊。陸某初不知此行樂所如何內容，迨入內，毛髮悚然。蓋該屋各層設有極暖之水汀，其最低一層，有日兵在蘇、錫、崑山、浦東各地所擄之我國良家婦女，自十七八歲至三十歲者，約數百人，皆一絲不掛，面有愁容，而日兵則川流不息其

間，任意選擇性的滿足。如任何女子有不從者，皮鞭立至。陸某睹狀，亟思退出，忽有一女子猛曳其臂而不放，大呼救命，視之，則彼之鄰婦王某。彼甫結婚未數月，而被刦至此地獄。陸某恐累及己，促此婦勿聲張，但已爲旁日人所見，立以皮鞭猛撻。陸某係基督教徒，大不忍，立跪下求彼識之日兵官救此婦出。該日兵官忽發慈悲心，允陸某攜此婦出。事後該婦告人，自被擄入內，每日至少遭十次以上蹂躪。被擄女子入內後，大多自願絕食，不數日即斃命，而隔日即有新被擄者來補充。據又謂，此所謂行樂宮之二層樓，有同樣命運之婦女，爲自三十歲至四十歲者數百。至三層樓以上之情形，則不得而知。

日軍之暴行至此，敵人當詢該陸某，其行樂所之確實地址，俾將此暴行告各國領署，作實地調查。惟該陸某堅不肯吐實，僅謂日人如此暴行，必遭天譴。嗚呼！我國之大恥大辱，謹據實以告我國男兒，大家奮起，洗滌恥辱，保衛全國女子，以盡男子責任！（章國康書於離滬投軍前一日：二月八日。）

### 第七段 孤島上的種種

越界築路的每一個弄堂都由特務人員檢查過，愚園路某弄堂的一位看門警說特務人員曾對他和他的同伴訓過一次話，大意是要他們安心服務，不必他去。「皇軍」並不管他們，管他們的是「大道市府」。「大道市府」是「商辦」，和以前「官辦」的完全不同。至於中、日間的事情，是由於小小的誤會，遲早總會消滅的。以上一段鬼話恐怕有識的日本人聽了也要笑掉牙

齒的。各報都說李某在活動樹立華中政權。這個偽政權出現的時候，非驢非馬的「大道市府」恐怕要壽終正寢了。

關於海關的事，傳說非常之多。筆者趁春節假期訪問了許多下級關員。他們異口同聲的說他們是坐在鼓裏工作。上峯的意思是莫測高深，已經撤退了的青島關員又都奉令回青在五色旗之下從事收稅了。海關監督公署裁撤了，現在暫做被劫各艦水手的宿舍。膠皮套鞋、手電筒、麻布袋等足供軍用的物品都奉行政稅務司（日本人）的命令禁止出口，中國關員除遵守命令外，毫無辦法；因為即使關裏能放行，碼頭上佈滿了的日籍稽查員會毫不假借的加以扣留。

大公報、申報、掃蕩報，在孤島上好像是珍品一般，大家小心翼翼的你傳給我我傳給你。近來憶定盤路上發生過全身搜查的事情，救國公債收條和內地的報紙都是違禁品，一旦搜出，便因多占少。大家覺得申報比以前精彩多了，比起忍辱負重的報紙好多了。謝路透社、孤島上的人們時時讀得到片段的大公報社論。不過有時候電文太簡，令人終覺累贅。比這其日的外電引大公報社論的時候，只說以前的中日戰爭是日本打拿鴻章。大家看了都不明明白白。

郵局人員說郵件還沒有檢查，其實檢查也沒有多大的用處，各電局都有檢查員，可是倫敦的報紙並不缺乏日軍暴行的消息（見字林報）。香港、上海四十小時可達，除非日軍能遮斷海上的交通，檢查的效力等於零。

韓復榘被槍決的事，還在大眾的口中談着。統觀中外的報紙，除了英文泰晤士報外，都一致讚揚政府的處置。

南市淪陷之後，南市的黑貨市場也隨着沒有了。平常兩元一兩的土，現在賣到十四五元。一般癮君子都被逼着走「自新之路」，因為一來土的來源有斷絕之虞，二來價錢委實太高了。因此，各醫院的買賣特別好。

萬國儲蓄會登了大幅的廣告，說開始發售美金和英金的儲蓄票。小資產階級都不免上當。匯豐、花旗都不收存款，就是收也不給利息，並得有「相當」的介紹人。中法、工商則大開方便之門，雖然只一釐的利率，有錢的莫不爭相存入。銀行界的人擔憂這事會引起籌碼缺乏的現象，希望內地對匯來上海的款加以極嚴格的限制。

愁雲慘霧籠罩下的春節，給了筆者一點活動的機會。現在讓我把活動的結果，告訴給武漢的人們聽聽，希望大家戮力同心的保衛我們的神經中樞，要知道「喪家之犬」的痛苦是無法摹繪的。

正在年底的時候，「皇軍」的憲兵隊光臨了極司非爾路的中行別業，說是要沒收那裏的房子。中行別業是中國銀行的行員宿舍，裏面住了二百多人家，一般驚弓之鳥見到「皇家」的使者，連夜紛紛搬家，顯出異樣的紛擾。後來有一位南京中行的職員幾度和「皇軍」折衝。因為他和「皇軍」裏的某軍官同過學，結果還差強人意：中行別業本身暫免沒收，別業旁邊張公權先

生的私宅改爲滬西憲兵分隊的司令部。中行別業內供給行員乘坐的大汽車和冠生園某君存放在那裏的小轎車由中行「自動」送給日軍。日軍的行解決了，自然想到住了，因此，中行買了五十張鐵床送去，聽說送去的人還得了幾塊錢酒資。筆者在初一那天曾經去過中行別業一趟，經過「憲兵分隊」的時候，看見有許多我國的同胞走進走出，據附近的住戶說有時還有年青的婦女進去，並且她們的前去是有「大道市府」的人員陪着的。

二號下午兩點鐘的辰光，法租界公館馬路八號的中國棉業公司進去了幾位不速之客。公司的人們見有「上賓」來到，趕忙用香煙茶水款待他們。他們一語不發，目光四射，一直到五點纔走。三號早上又去了「奉命而來」的華人，此事如何解決、幾天之內即可分曉。中國棉業公司在戈登路的貨棧已遭孫科和吳鐵城二住宅同樣的命運——加封。

凡是住過上海的人總該知道上海有一條路叫做老靶子路。那裏離火車站很近，兩旁林立着神祕的按摩院，又有著名的俄國大菜。進不起沙利文的人們每每化四角五分錢去大嚼一頓。現在呢，這條神祕之街竟變成一溜場子。三四天前有七位愛國志士被日軍殺害了。殺害的時候還出了煌煌的佈告。從佈告的文字看來，自然是出於漢好的手筆，不曉得他們提筆起草佈告時，內心的感想是些什麼。

橫衝直衝的「皇軍」軍用車，不但沒有牌子，且從來不管紅綠燈。印度阿三一看見插有太陽旗的軍車，便立刻改換燈光。就是這樣，撞人的事還接二連三的發生。撞了人之後車子停都



不停，巡捕瞪着眼一點辦法也沒有。字林報把這件事討論過三兩次，結果是呼聲給沙漠淹埋了。一班公子哥兒們在中區開汽車的時候，不免要時刻留神，萬一不謹慎，妨害軍運的罪名立刻便來了。

上海市銀行本來在法租界開得好好的。可是現在該行登廣告說定期遷往漢口。這顯而易見的是「不速客」拜訪的功效。外國記者問日方是否要干涉其他的銀行，發言人的回答非常閃爍。

筆者有點產業在南郊。新近屢次派人由浦東繞道前去視察。據視察的人回來報告說搜查絕對不能免。搜查的時候先看手掌上有厚皮沒有，再看腿肚上的肉堅實不堅實。假若發現有曾經拿過槍桿或遠路行軍的痕跡，那就莫怪刺刀無情了。有一個看別墅的花匠因為體格壯健，險些兒進了枉死城。磕了無數的頭，再經翻譯先生（自然是中國人）說情，纔算死裏逃生。身上的五元鈔票和香煙做了敬禮。翻譯先生說「皇軍」紀律很好，就是餉項太低了——每月日幣五元——所以不得不希望鄉民多多送慰勞品。四鄉有許多漢奸在做拿老頭票換法幣的工作。有時候他們竟以一元四角日金票的高價去引誘人們交出一元的法幣。法幣收有成數，便交給他們的雇主，雇主再拿它們去購買外匯。這樣一來，我們的現金準備減少了，敵人在外國的購買力增加了。用心之毒實在無以復加。所幸四鄉已成焦土，人民遷徙一空，漢奸的活動，不見得有大的成就。

十三日晨三時，我軍冒雨分三路進擊，一路由富陽東渡富春江，切斷杭州、富陽甬道，猛攻劉家橋，與敵激戰四小時，敵失左右聯絡，傷亡五十餘人，退淨冥橋陣地，我獲敵礮五尊，步槍百四十二支，敵匿守不出，我游擊隊在搜索中，我軍傷亡亦有十六人。一路由某某鎮向餘杭推進，敵在留下鎮、倉前鎮兩面，以重礮及機槍十挺密擊，又從杭州增援五百人，迄晚仍在相持中。一路由富陽西南之某處礮擊城內，敵軍因前後受擊，頗形慌張。（幻爪）

## 第二章 江南大戰爭

### 第一節 京滬線之戰

#### 第一段 憶江南戰場

##### 一 蘇滬之間

二十六年十月中，東戰場的情況已到達極嚴重時候，記者於是時奉命從蘇州趕回上海，那時蘇、滬之間的一切交通，除軍事上有關之外，已大半斷絕，所有的全國經委會主辦的京滬汽車，是否每天可通，在敵機不斷的往返狂轟濫炸之下，當然也成了問題。

幾經週折，與蘇、滬師管區籌備處辦上了交涉，十月二十三日晚上，同他們一位副官悄悄離開蘇州，暮色蒼茫中，飛馳於蘇、滬公路上了。

四小時的黑夜飛馳，將近十時，我們已越過了崑山、青浦，平安地到達上海，喘息方定，乍睹十萬華燈，市人如織的都市情形，真不勝其感慨！

在上海行裝甫卸的第二天，大場陣線被突破了，閘北方面，火光燭天，一連數天繼續不斷的焚燒，白天黑煙瀰漫了半個天空，夜晚，火光燭照百里，沿途的市民紛紛向租界中心搬家，裝載着什物器具的汽車，人力車，不絕於途，滿街全是。

頭頂上的敵機與浦東的礮聲，威脅着上海市的市民，「移動」，這一個思想通過了一般人的心，比較無掛牽的卻紛紛拍腿走了，另一些欲走不能，而深信租界不致發生問題的，那末也只得住下來！

十月二十九，記者啣命離滬，繞赴東線前方，繼續工作。靜靜的清晨從鄭家木橋去南陽橋乘車，到南陽橋時，法租界的鐵門尚未開放，從鐵門中遙望汽車售票處，則已經人山人海了。

中國的民族畢竟是一個奇怪的民族，上海的南部與北部，直徑的距離僅有十幾里路，而一邊正在烽火連天之中，一邊卻鎮靜的令人不信是在戰時。車過楓林橋時，沿途的婦孺們，多安靜地肩挑着蔬菜，向上海去作買賣。

無邊的曠野，漫漫的長路，汽車的香進氣如騎了一匹劣馬，亂闖，又亂闖，灰塵卻同鼻孔，鼻孔裏攢，一開口，自然不容半點雷的光臨到嘴巴中。在這時候，車上的憲兵同大衆提出了如下之警告：

「大家注意天空，留心飛機！」

一點黑色的影子，可以威脅着無數的人羣。戰事爆發之後，這有趣的問題簡直作爲一種定則。聽到飛機，人們的情緒緊張起來了，大家小心翼翼的把頭伸到窗外，瞭望天空，那些鱗形的雲，那些天空中的飛鳥，都成了目力搜索的對象。這不是好奇，確實的說，還是保護自己的

生命，纔肯獻出各人的智慧與能力。

過俞塘，將近華陽橋鎮那地方，來了，六架敵機分作二隊，出現在我們的頭頂上。司機把車停下來，人一個個離開了車身。

這是一個松江縣屬的小鎮，站在土阜上，已經可以望見松江城了。無疑地，敵機的主要的目標還是在松江，發現敵機的飛行目標之後，大家反覺安心得多，我在土阜上，凝望着飛機出神！

「轟……」

在松江城中捲起一陣黃煙黑煙。

「轟……」

在松江城中捲起一陣黃煙黑煙。

繼續不斷的半小時轟炸，敵機纔漸漸地入天的盡頭大家重新上車，那個汽車夫躲的最遠，幾乎在距離汽車半里路以外。

車過石湖蕩，敵機又來了，這一共是十二架，三架一隊，分作四隊輪流轟炸松江，當我們渡過石湖蕩時，回望松江，已黑煙瀰漫，籠罩整個松江城。

中午，經金山、嘉善，汽車飛馳於南湖之濱，遙望煙雨樓，河山依舊，別來無恙，只是嘉興車站，已經被炸的七零八落，不成樣子了。那時駐嘉興大部是張向華將軍的部隊，紀律很

好。特別是精神飽滿，服裝整齊，對於這一些衛國的健兒，令人更其要肅然起敬！

過嘉興，轉入蘇嘉路，蘇嘉路是京滬、滬杭的聯繫線，這時敵人似乎已開始注意了金山衛積極的不計劃遮斷兩路的聯繫，對於蘇嘉路的轟炸，也幾乎成了日常的必修課，到此路上，司機更以一危險區域相告誡！

晚秋的江南景物，使疲乏的旅客會減少若干煩惱的，從震澤而平望，一路的景物使我忘記了空襲的恐怖，一顆心只是奔馳於江南的平原之上。過平望時，天忽細雨如絲起來，氣壓一低，敵機來襲也襲不成功，於是大家放下一顆心，那位憲兵也把一條臂枕了頭，呼呼的打起瞌睡。

從蘇州而崑山，由青安路轉道回上海，而今又從上海走了半截滬杭路，再轉蘇嘉路經吳江而到蘇州，重作了個環形的旅行，眼看湖北的火光燭天，松江的煙霧瀰空，走向戰場的途中，自慙的舉動着，對於敵機，我們需要更多的報復了。

### 二 蘇州的失陷

大場不守，東戰場的形勢一天比一天惡劣，接着，金山衛失陷了，敵軍長驅直下，沿蘇嘉鐵路進犯，十一月十五日，嘉興的情形不明，甚少傳說平望已發現敵軍的先頭部隊。在蘇州以東的二十多萬大軍，至此乃岌岌不可終日了。

十四日的晚間，崑山城中的部隊已撤退到相當程度，西去的蘇崑公路上，一長串武裝同志

的影子與流亡者的影子，長得正如腳底下的路，無盡的漫漫的向前伸展！

「走吧！」

風雨載途，暮色淒涼中，記者開始向崑山告別，踏上蘇崑路，回頭望馬鞍山正如一個身經百戰的英雄，那個雄壯的黑形矗立於暮色迷離之中。

「再見吧！」

子孫們不能保全祖宗遺傳下來的產業，而眼睜睜地看他默默地躺着，在等待着一種可怕而可差的命運光臨，這時候，眼淚正如東去的流水了。

半路上碰上七十八師的一位長官，談上了，搭了他的汽車，半夜的疲乏使我熟睡在汽車中。

路上塞滿了人，而且泥濘不堪，雖然汽車，至此也覺英雄無用武之地。汽車的行進正如牛的行進，一覺醒來，天色將曉，而汽車卻還在外跨塘附近。

天一亮，立刻會有敵機光臨，對於這一點，我是希望天亮之前汽車能夠馳到蘇州的，雖然蘇州遭受的轟炸，決不比路上輕，可是在路上如果發生如上之遭遇，找尋掩護一定較為困難，而且我的前後左右，正是無盡的隊伍，那是一個最顯明的目標。

趕到蘇州，天剛亮，這一天天已不下雨，上午的天氣清朗得很，一清早，飛機果然毫不爽約地又來了。在觀前、護龍街、中市、閶門，各處熱鬧的道路上，甚至冷僻的街巷中，到處全

遭受了敵人的瘋狂的轟炸，一直到下午，天色陰暗，氣壓下沉，敵機纔整隊歸去。

經過大轟炸後的蘇州，自公務人員以迄於普通市民，幾乎找不出三百人以上的數量。戒嚴司令部搬了，郵政局搬了，其他縣政府縣黨部自然也搬到不知去向。記者在十五日晚，冒險進城，與一位別動隊方面的長官賈君，在蘇州幾條較熱鬧的街上作一次巡禮，將雨不雨的天氣，月色迷濛之中，我們正如一個離羣的孤魂野鬼，靜悄悄地在這古城中游動。

護龍街，東中市那裏，有兩處在起火延燒，熊熊的火光，照着靜靜的街道，火光照射到臉上時，臉上有點熱，對此過去棲息之地，不勝其感慨。

敵人雖未來，而蘇州已成了一個死城，空城，我的住處已被炸毀，行李也不知到了那裏，當天晚上飲食住也發生問題，後來在一條小巷中發現一家房屋中尚有燈光，敲門進去，趕上辦交涉，總算渡過了難關。

房屋的主人是一個五十開外的紹興人，住在蘇州已經二十年以上，他開着一爿煤炭店，戰事發生後，他的兒子媳婦已遠避到鄉村之中，他雖不開二十年來手創下的家業，帶了一個小孫女，二個人留在店內，一進門，他看出我不是「老鄉」，似乎對我表示了特有的親熱。

他爲我們做飯，煮菜，乃至爲我們設法臥處，我問他爲什麼不離開這裏，他告訴我說：「二十年的心血啊！怎麼放得下……可是，明天，明天得走了，」二十年的心血啊！這是不差的，我得加一句：幾千年的祖宗的心血啊！



十六日清晨，天又下雨，與賈隊長冒雨出城，經過齊門時，沿途三三二二的遇見少數東北軍那時的紀律似乎很不好，他們任意阻攔了行人，搜取行人身上的東西，有一個販洋貨的商人，他帶了一些毛巾汗衫貨物出城，在路上恰碰到了五個東北軍，他們攔住了他，打算奪取他的貨物，幸而我與賈隊長趕到，纔減少了一部份損害。

爲了避免再有如上事件之發生，那位商人拉着我們一起走。這一天我想趕到黃埭，但不識路途，那位商人卻自告奮勇的作了我的嚮導。過陸墓時，賈隊長已走了另一條路，有許多「老鄉」圍住了同行的商人，問他要紙煙，他告訴他們沒有紙煙，可是「老鄉」們不相信，要他打開來查看，結果還是我替他解了圍，其實當時那些「老鄉」們的肯「馬虎了事」，最大的原因還是不明白我的來頭，他們看看我的服裝，看看我的氣派，估計不出我什麼人，只得罷了。事後想想，連我自己也不免啞然失笑。

十六、十七兩日，預備離開蘇州的居民，已完全離開了，最後撤退的軍隊，也於這二日內撤退，十七日自下午起，蘇州城內已空無所有，四門大開，靜靜的，靜靜的只等敵軍的光臨。

十八日晚，敵軍便衣隊自盤門入城，十九日清晨敵軍先頭部隊入城，同時佔領虎邱山，打這天起，蘇州的城樓上被懸上刺目的太陽旗，土地開始被蹂躪，人民開始被屠殺，婦女開始被姦淫！一切一切，開始蒙上了無邊的恥辱！

這歷史上的名城，幾時纔見天日呢？

### 三 蘇州淪陷之後

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戰百勝，」這是千古不易的至理名言，東線前方的失敗，最大的原因就是我們不僅不能「知己」，連「知彼」的程度也差的很遠。蘇州失陷的前三天，記者從崑山趕回蘇州，轉赴蘇嘉線視察，這時嘉興消息已不明，第二軍的各部隊以及五十八師俞濟時部隊之一部，駐守吳江，而以五十五師全師集中平望，阻敵前進。

吳江城內已無人民，所有的僅是一些部隊。城門關了，無通行證不准進去。記者自北門叫城入城，從東門外的第二軍軍部打了一轉，即匆匆出城，打算到平望去看看情形。在路上遇上了一位五十八師的下級軍官，他是奉命帶着一排人，限於當天十一時前到達距吳江約十里之李家村，但遇上記者時，卻已經是下午二時了。距離限令的時候已過二小時仍停留在半路之上，這是什麼緣故呢？據那位軍官的談話，自吳江到李家村要經過二渡水，他只奉到命令，但命令并未告訴二渡水上並無船隻，且并未命他以船隻，渡口無船，於是只得望洋興嘆，等待機會！

這幾乎是一種不可避免的錯誤，不算算路的遠近，不算算隔幾條河或幾重山，只是來一個「限」時到達的命令，天哪，士兵們既無涉水的本領，鄉民們也不會把船停在旁邊等待來「封」，於是乎命令與行動真的成了兩種不同的東西，你限你的，我走我的，這樣，無數的美

士良田，青山綠水，被敵人所蹂躪了。

不能判斷敵情是低能，不能瞭解自己，那是笑話，只有笑話纔造成歷史上的錯誤！造成歷史上的話劇！

蘇州失陷是十一月十八夜，十九日，敵軍先頭部隊入城，一面分兵佔領虎邱山，從二十日起，敵方的部隊陸續入城，據當時在蘇州的人說，都屬於高橋、吉住、尾丸、籐田、下枝等部隊。蘇州中學，北寺，縣黨部等等，皆作了敵人的臨時兵營。

打從這天起，天堂變成地獄了，財產被劫掠，婦女被姦淫，壯丁，青年，被無情地屠殺，不蓄頭髮是壯丁，不穿長衫是壯丁，穿膠底鞋的是壯丁，繫皮褲帶的也是壯丁，甚之穿一件汗背心，也被作爲殺害的理由。

一顆子彈穿了胸膛，一把刺刀穿過了胸膛，一顆屍骸倒下來，血跡染着街道，染着衣服，而敵人，卻縱情地笑了。

在無政府狀態之下的蘇州，人民遭受了空前的浩劫，十一月二十二日，各方面盛傳一二八時維持會之主動人劉正康，出外組織維持會，而同時，在三塘一帶，已經發現了維持會宣傳組的「歡迎日本皇軍」，「歡迎松井大將」的標語。

其實傳說只是一部份的準確而已，開始在蘇州做漢奸的並不是劉正康，而正是現在偽江蘇省長的陳則民。

十一月二十二日，蘇州律師陳則民，以與敵方第三艦隊司令長谷川親成的關係，（陳之妻爲日人）接上了與敵軍的關係，當日乘汽車至光福，招集一班避居光福的紳士馮心克、潘振霄，程幹卿、程平若、潘子起、潘子義等，討論組織偽自治會問題。當時的決定如下：

偽自治會委員長陳則民，兼內務處長，委員馮心克，兼外務處長，委員程幹卿兼財務處長，委員潘振霄，兼稅務處長，委員潘子義，兼農工商處長，委員潘經耜，兼學務處長，委員程平若，兼警察局長，委員劉月槎，兼秘書處長，委員劉賓如，兼秘書主任。

這一班漢奸傀儡，第一天就回到蘇州，以景德路的遠東飯店作了辦公處，辦公處的樓上是「日本憲兵司令部」，這時蘇州的混亂並不會稍微減低，獸性的敵軍到處放火，到處殺人，到處姦淫，白天看見了一個女人，夜間即來打門，所謂自治會也者不僅不能保護市民，連自己也無法保，自治會秘書徐灑秋的妻子，與自治會科長莊驥的妻子，都遭受了姦淫。

除了防範中國軍隊的反攻（其實這時敵軍的膽小，連蘇州的中國軍隊，自也退縮了無窮），敵軍把城門全用磚石塞住了，後來雖首先把金門開放，但連着許多城來守住城門。

除了他們的守城方法，確實也有一管趣事：他們把一隻桌子放在城門出入口中心，桌子上放着一隻方凳，防守城門的軍官就坐在方凳上，旁邊用七八名敵軍來拱衛着，有人通過，軍官在桌子上指揮着搜查，在這兒，因一點小的嫌疑而被指爲抗日份子而殺害的，那一個數字也大的可驚。

記者於十一月十六日離開蘇州，當天趕到距蘇州四十餘里之黃埭鎮，更從黃埭鎮轉道另一個鄉間，那裏，是一個四面斷水的村落，不聞槍聲，不聞礮聲，飛機雖然有的過，但是見慣了，並不覺的可怪。在這世外桃源裏，我想整理一點日記之後，再到無錫。

天雨，路上泥濘難行，叫船，鄉民因怕被封船，不敢接受我這個主顧，萬分無奈之中，只好等待天晴之後，再作道理，反正我以為一個星期之內，敵人還不敢打到我的旁邊。

這個估計錯了，東戰場上的三十萬大軍，不戰而走，十八日的夜晚，敵人兵不血刃而佔領了蘇州城，等我天晴摸清了道路時，我已陷身於重圍之中。

無邊的黑暗，重重的艱難，往何處去呢。

#### 四 一夜俘虜記

蘇州失陷的消息，十一月二十一日被帶來鄉間，而同日從黃埭鎮上歸來的鄉民，衣袖上都被迫纏上太陽標幟。依照情形推測，決不致出於鄉人的謠傳或附會了。

怎麼辦呢？當前的辦法祇有趕快向西面退走，趕快逃出敵人的包圍；於是，不管一切收拾了最簡單的行李，打算從滄墅關出無錫，趕上退卻的部隊。爲了行時的安全，託一位鄉人先去滄墅關探一探路。

下午，探路的鄉人回來了，但他帶來的消息是：「滄墅關車站漫天漫地的東洋兵！」  
從滄墅關出無錫的路已不能通過，其他方面抄任何一條路，非突過鐵路線不可，派人打

聽，得到的答覆幾乎完全一樣。一切希望斷絕了，看情形，只有焦灼地住下來，等待一個惡命運的開始。

一天、二天，心頭如橫着一塊沉重的鉛，又如捏着一段濕木頭，第三天，再也熬不下去，設法弄到了一點衣服，把自己打扮成一個小商人，悄悄的向蘇州闖。

懷着亡國的悲哀，一個人踏上崎嶇不平的黃泥古道向前闖，當時那裏會計及以後的遭遇，或者如何去應付將要光臨的一種事件的方法，感情激動着，我祇想看一看被敵人蹂躪下的蘇州城，這個東方的古羅馬，這個中國的威尼斯呵！

下午二點鐘的時候，我走上蘇州車站的鐵路線，與正在行進間的敵方高橋部隊遭遇，打這兒起，被俘虜了。

「千古艱難惟一死，傷心豈獨息夫人？」在某一種環境之下，找一個死字也許并不容易，人惟到這種境界之中，方能明白這層理由。正因這個環境，我纔明白有所作爲的偷生并不可恥、無所作爲的苟安，那纔是一塊廢料。

大隊的敵軍沿着鐵道向西進行，我一個個伏下，跟隨了他們向西進行，背上背了一件行李，以上的行李，腳下一步一步數着踏過的枕木，心頭的憤怒一陣高於一陣，我自己罵問着自己；「你，中國的子孫嗎？」

在我左右，還有七八個被俘的嘉定人，他們也背着如我一樣的行李，但從大體上看，他們

比我健的多了，因為他們全是農民。

鐵道的兩邊，枕木的當中，橫陳着很多中國兵的屍骸，有的少一條腿，有的缺一隻手，有幾個成仁的早一點，他們的屍骸已將沒入鐵道旁的泥土中，有幾個腦壳被擊破了，紅白相映的腦髓流了滿枕木。

我總用貪婪的眼光去望着每一個屍骸，我要想把那些印象記的深一點，敵人是怎樣的慘酷來殺害我們戰士，我們，未死的人怎樣向敵人索取血的債！

我向我們的戰士致敬！

將近澚墅關，他們的軍官命令着坐下來休息，一個士兵用鉛筆寫着一句話來問我，那寫的是：

「彼等皆蘇州市民乎？」

彼等的「彼」字，大概是一個「你」字的解釋，我在他的問句下加了一個「是」字，接着，我問他「到何處？」而他的答覆是：「三公里前。」

黃昏時候，趕到望亭鎮，望亭鎮上東一處熊熊的火光，西也一處熊熊的火光，半天全都照紅了。無疑地，這又是敵軍的傑作。我們在一家有「三槐堂」匾額的客廳中住了下來。

在這裏，先前與我用筆記來代表談話的士兵，又來與我開始了筆談，他告訴我關於他的家庭狀況，也問起我的家庭情形，他還給了我一個屬於他的地址，他希望「平和之後通信，」但

到今天我記述這篇文章時，那個不爲我所憎恨的日本士兵，說不定在黷武者之壓迫下，走上了他最不願意走的路，在靖國社中暗暗啜泣了。

因爲我可以用文字來替代談話，另兩個士兵也來參加，一個拿一本日記簿要我替他題字，一個卻要我寫一篇「戰爭感」。前一個我替他寫了一首唐張繼的楓橋夜泊詩，這首詩差不多一般的日本人都能唸唸的。後一個問題卻難於應付，此境此情縱然萬感叢集，也何從下筆？結果我寫上了，「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兩句，這詩不爲日本人所熟悉的，縱然帶一點玩笑，而他們對之卻還是莫名其妙。

這樣的應付使他們對我疏於防範，正是他們好夢方酣裏，我賭着另一個命運了。

下弦的月亮高高懸在空中，我不能等待那位日本士兵「明晨租食拾嚮彼」(註)了，悄悄地爬起來，帶着他們給我的那張「是良民也」的紙條，離開「三槐堂」。西風徹骨，月華滿地，躲過了敵人哨位，抄着蜿蜒小路，爬過一具具屍骸，把半個殘夜的光陰去投在一個沒有了農民的村落之中。

光明代替了黑暗，讓疲乏的脚拖着疲乏的身體，重新爬上做人的路？

(註)是請我吃早飯的意思。

## 五 活躍的抗敵工作團

每一地方之被放棄，第二步事實必然是被佔領，而被佔領以後，更必然的是偽組織之出



現，這是戰爭中之三部曲，實際說來，并不出奇！

蘇州方面的撤退似乎過於「神速」，大批的青年黨員、智識分子，二十日以後，尙在蘇州西郊的光福、香山之間，蘇州失陷的消息傳來，光福震動了，香山震動了。

從光福、香山，如果退的話，一條是可以沿蘇錫公路西去，一條是白太湖從溧陽登陸，經蕪湖走武漢。可是怎麼走呢？當前的環境，走的理由儘管有了，但一走之後，如何去維持生活？是一個問題。如何帶了一個家走遙長的艱難的路，又是一個問題呵！

還有，馱過自己綺麗的童年的夢的故鄉，江南之景物喲，誰能眼睜睜看敵人的蹂躪！

「保衛我們的故鄉，把敵人打出去！」環境決定了命運，抗戰加強了團結，敵騎所至，避居在蘇州西郊的青年黨員與智識份子，每一個人都奮起了抗爭的決心，廣大的流亡者，他們一致的呼喊著：「保衛我們的故鄉，把敵人打出去！」

十一月二十八日，蘇州的「自治會」正在傀儡登場，而在木瀆的穹窿山麓，許多青年黨員，許多智識份子，他們在同一的要求之下，結成了廣大的聯繫陣線，青天白日的國旗，高高飄揚在穹窿山巔，國旗的下面，廣大的「青年抗敵救亡工作團」團員，對民族獻出了最大的赤誠，對敵人準備流最後的一滴血！

這個「青年抗敵救亡工作團」的組成，包括了蘇州的青年黨員、教員、學生、新聞記者，以及其他各個階層的不做亡國奴者，他們一方面發刊「青白報」，一方面組織游擊隊的基本幹

部，在光福、香山、木瀆等區，他們更用最嚴正的態度，發文聲討一切漢奸，偽組織！

在另一方面，九十八師舊部程萬軍先生，也在太湖之濱，建立了最初的游擊隊幹部，這個游擊隊以吳江南鎮作爲根據地，人數最初僅有十八人，但在一個月後，陸續增加到二千人，槍械有一千多，同時與青年抗敵救亡工作團取得聯絡，成立了「政訓處」，由上海中國公學教員金魯望先生擔任了政訓的工作。

此後，黃秉英先生以軍事特派員的名義，與程萬軍先生接上頭，合組成江，浙義勇軍總團部，二十七年的元旦，團部正式成立，這一天，南庫全鎮全懸上了青天白日旗，被壓迫被蹂躪的民衆們，欣喜的幾乎發了狂！

這一個游擊隊出沒於西太湖的沿岸，二千人分成七個大隊，聲勢確實浩大了，威脅了吳江城內與蘇州城內的敵方駐軍，使他們不敢任意的離開鐵路線，離開任何一個據點。

當此時，曹安民先生也率領了二千多別動隊，游擊於宜興、溧陽之間，魯殿光先生也帶領獨立第十五旅的某一營士兵，在周莊、盧墟、陳墓一帶游擊，特別是後者，他們在周莊建立了不可磨滅的功蹟，一次之間，曾經擊破敵人六艘運輸艦，俘獲二艘運輸艦，救出被俘的同胞八人。

「一個好的游擊隊員，應該是一個民衆組織者。」這裏說明一個游擊隊員，不僅需要游擊智識的獲得，而同時更要一些熟練的政治技巧，纔能經歷艱巨的過程，而達到其任務。記者曾

數次會晤到獨立四十五旅的一些領導者，以及江、浙義勇軍方面的負責人，談到這些問題。

在失地中長成的游擊隊，最難解決的問題是伙食的給養與槍械子彈的補充諸問題，往往因游擊隊的給養取自民間，民衆與游擊隊之間，發生了利害的衝突，漸漸地隔離，乃至於兩方面在心理上高高築起了堡壘。

爲了減少這方面的困難，克服存留在民衆心中的錯誤的觀念，對於游擊隊員的政治訓練幹部的建立，是應該注意到的。記者以一個多月來的工作實踐所得到的教訓，希望政府能夠切實的在這方面給予援助，而且是切切實實的援助！

然而無可否認的，江南方面的游擊隊，包括記者熟悉或不熟悉的全在內，他們出沒無常控制了滬杭、蘇嘉、京杭的幾條幹路，把敵人牽制在幾個據點之內，期待着一個滅亡的機會！

江南是我們的！中國是我們的！

## 六 在游擊中

無錫失陷，常州不守，二十六年年底的京滬沿線，全爲兵荒馬亂所佔據，江南半壁河山，已全是敵騎縱橫之處了。

退既無法，進又不能，當時惟一的辦法是參加廣大的游擊陣線。記者於望亭返回黃埭之後，在吳江，參加了江、浙義勇總團部工作，這時團部已擴充到二千人左右，組成第一、第二、第五、第七、第九、第十一、第十三七個大隊，每一大隊分三中隊，九小隊，分佈於吳江

的同里、橫壩、蘇州的橫涇、車坊、渡村等處。團部的根據地則在距吳江十二華里之南庫鎮。在團部以下，更設立了一個政訓委員會和一個經濟委員會，前者由金魯望先生負責，後有錢康才先生負責，於二十七年元旦在南庫鎮正式成立。

一月十六日，駐在吳江方面的敵軍小林部隊得到偽吳江自治會委員王廉欽的報告，從蘇州等處調到敵軍五百餘人，自吳江南門，沿長板橋等向南庫進攻。這一天，特派員黃秉英，總團長程萬軍等，因事到同里，與獨立四十五旅魯殿光部接洽聯絡事宜，得到敵軍圍攻的情報以後，乃由政訓處長金魯望等指揮部隊，一面派人抵禦，一面將重要公文，遷入船中，準備自太湖撤退。

敵軍一出南門，在長板橋即開始以機槍掃射，同時以二十四挺手提式組成衝鋒隊，企圖突破我方防禦線。我方由第一大隊之三中隊守護此線，敵衝至最近，由第一中隊長白桂生，第二中隊長陳錫忠，率部躍出肉搏，紛紛以手榴彈投擲，阻敵前進，一部並以大刀衝殺敵人，自刃相接，蔽屍盈野，長板橋畔，河水盡赤！

這一戰是江、浙義勇軍與敵人首次之接觸，雙方相持達四五小時，斃敵一百三十餘人，我方損失亦相當慘重。第一中隊長白桂生陣亡，第二中隊長陳錫忠身受重傷，此線遂爲突破，而同時側面部隊，亦告不守，敵人乃向南庫三面合圍。

南庫鎮的一面是太湖之濱，在敵人的三面合圍中，不得不放棄南庫，向太湖退卻。

太湖茫茫，三萬六千頃的碧波汪洋中，向何處去呢？經過軍事會議的決定，乃向東山退走，同時，決定解決東山龔國樑所統率之水警，以補充此次之損失。

一月十八日，江、浙義勇軍攻佔東山，駐東山的蘇州自治會方面的龔國樑部隊，被完全繳械，龔國樑本人，亦聲明投誠，這時雖然受過了一次打擊，然而聲勢反而更浩大起來，在太湖的四週，各處前來加入的，不絕於途！

正因為聲勢之浩大，敵人也就圖之愈切，那一天是廢歷的小除夕，東山的民衆正在準備着「爆竹一聲除舊，桃符萬家更新」的過新年，忽然晴天霹靂，敵人大隊飛機掩護之下，向駐在東山的江、浙義勇軍進攻，（後來據說這次敵人的進攻，是由於龔國樑之邀請所致！）

爲了避免不必要的犧牲，江、浙義勇軍繼續向太湖撤退，以程萬軍率領一部返南庫，黃秉英率領一部走雙林，王佑誠率領一部赴馬蹟山，三處成爲一個犄角，游擊於蘇錫、吳江之間。但這一次東山民衆所受的損害，超乎一般人的意料之外，婦女被姦淫，壯丁被屠殺，這世外桃源，從這次以後，也是一個人間的地獄！

目前，一直到記者離開那兒爲止，程萬軍先生仍在橫壩、南庫之間，黃秉英先生部下，更組織一個挺進團和一個突擊隊，他們取得了青年抗敵救亡工作團的聯繫，展開更廣大的有計劃的游擊戰，王佑誠部在馬蹟山又一度遭敵人的圍攻，現在退到平召山，這也是太湖七十二峯之一峯。

此外還有二個游擊部隊，也建了不少的功蹟。一個是曹安民先生領導的別動隊，這個別動隊槍械較全，在宣興、溧陽一帶，確實威脅着敵人一切行動，一個是獨立四十五旅的魯殿光部，他們有七百多槍械齊全的英勇戰士，還有不少從敵人那裏奪來的機關槍，小鋼礮，運輸艦，特別有幾個連長，勇敢善戰，沉着剛毅，而且更具有很豐富的政治學識。

他們以周莊作為根據地，游擊於莘塔、廬墟、陳墓一帶。二月八日，敵軍八百餘人，由三架飛機之掩護，進攻周莊，四十五旅當時向陳墓退走，吃苦的還是周莊民衆，多遭了一度獸性的屠殺！

## 七 也算突圍

客觀環境的限制與主觀力量之薄弱，縱橫於太湖週圍的游擊隊，在對付敵人的一點上是有餘的，而在組織民衆的這一點上，顯然還是不夠。在另一方面說，我是一個新聞工作者，我的能力是採訪新聞，我的希望是能把一切失地的情況去告訴廣大的讀者，廣大的後方民衆，敵人是怎樣的在殘殺我們的同胞，我們的弟兄！

我決心想離開那裏。

三月底，津浦線上的戰事一天吃重一天，敵兵向前方移動，後方的防務較為鬆弛，而同時在我的住居之處，卻常駐了八十多名敵軍，這兩重事件的變遷，使我更成長了走的決心。

「逃亡吧！看自己的國旗去！」

暮春之末一日，本是江南鶯飛草長之時，一隻小划子把我帶走了，六個小時的航行，正午時節，我已在廬墟鎮上。

廬墟是中央委員柳亞子先生的故鄉，矗立於汾河之濱的泗洲寺，而今已成了敵軍的大本營了。那個會爲柳先生吟風弄月詩酒留連的汾河亭，已被地痞之流折得七零八落，連帶汾河小學，也遭受了「池魚之殃」。

第二天，從廬墟乘上到朱家角的輪船，幾次逃避了敵兵的檢查，再從朱家角換小划子到青浦。回憶若干日前，夜走青浦情形，那時雖不斷有空襲的危險，然而國旗卻是我們的，而今是「故國河山破」了，高高的城樓之上，替代青天白日國旗的位置的，是刺目的旭日旗與無恥的五色旗。

前二天，青浦的敵人遭到了我方游擊隊之襲擊，倉皇出走，但游擊隊一退之後，他們又相當地威風了，在城樓上架着小鋼礮，每一個城垛子邊，還置了一挺機關槍，敵兵二二三三，巡梭於城上，城門口，用若干「自治會」的警察來檢查過往的行人。

在敵兵監視之下的檢查，應該是相當的嚴厲，但事實往往并不如理想，有些書籍，有些被敵兵認爲足以抗日的東西，在中國警察的一個鬼臉之下，「去，快去！」終於有許多人如此地通過了關口。中國人還是中國人，在任何條件之下，任何壓迫之下，中國人不會忘記他自己的祖宗，自己的國家，五千年輝煌的歷史！

從青浦到上海，本有日商楠木公司開行的汽車，但一天往返只能載二百四十人，我到車站時依照規定只剩一班車，只可以帶走三十人了，車站沒有姑房，（姑房是有的，但在敵人的「平和的戰爭」之下，已被變作一堆瓦礫。）賣票人只在路上跑，雖然他聲明要等二個鐘點買，但實際上卻早爲他的熟人之流所買去。

走不成，看光景只得住在青浦，然而在這時候卻遇上了一個從上海用自由車來青浦販香煙的小販。據警察談話，這些自由車也可以把旅客帶到上海，於是趕上去辦交涉，總算沒有行李，什麼也可以減少困難，這個交涉一辦就行，下午二點鐘，一輛自由車上騎着兩個人，奔馳於青浦公路。

我這個車主是天津人，長長的個子，堅強的身體，加着一口比北平略帶強硬音，光景是一個準「河北佬」，據他說：「滬戰以前，他在公共租界巡捕房做廚司，一個月的薪俸八十多，一戰爭就裁下來了，別的沒辦法，只有做小生意。」（天津已經十六年沒回去，不知給日本鬼子的怎麼樣？）

戰爭失去了他的家鄉，變更了他的生活，戰爭也失去了我的家鄉，變更了我的生活，我們雖然目的不同，生活方法各別，但其間有一個相同之點，我們全是流亡者，我們全是被日本帝國主義趕出了家鄉的流亡者呵！

逆風行車，正如逆水行舟一樣困難，幸而二人有談有笑，尙減少若干旅途上的岑寂。沿



途，有無數馬骨，人屍，失散的子彈帶，制服，未爆發的炸彈，手榴彈，電桿被截斷了，村莊被焚燬了，劫後慘狀歷歷在目。

經過四個鐘點的奔馳，越過三處敵人的哨位，將近六時，穿過虹橋路。半小時後，又越過京滬路而折入大西路。

幾次的盤詰與檢查被通過，傍晚時，我終於又來上海，眼睛望着青天白日國旗的飄揚，我流淚了。（馮英子二七，六，一日寫完於長沙。）

### 第二段 鎮、揚敵軍獸行寫真

當此日軍蹂躪大江南北之際，吾人耳目所及，無非日軍之暴行，與我無抵抗良民，在水深火熱中之慘況而已，筆之於書，殆有不忍言者。然彼方日以其所謂皇軍如何秋毫無犯之盛譽，誇耀於世界，而我國後方，尚有一部份醉生夢死者，以爲日軍果至，亦不過更換統治權，仍可各安職業，偷生以待和局之成立。乃證之兩月來事實，可以說完全相反。日軍行爲，就主觀言之，是不以人道待我，就客觀言之，直彼自降於禽獸。吾人與日本雖爲對敵，但究屬同一黃種，同一人類，丟開戰鬥員身份，不應以人類不欲待禽獸者待我非武裝之民衆，然而此種教訓，可以增強我民衆抗戰決心，掃除一切偷安合作之心理，吾人一方見全國民衆，寧爲玉碎不爲瓦全心理之造成，深謝日軍之暴行，有以激動之也。我國民族與日本民族在過去歷史上，本無深仇大恨，而且於文化上有師弟之感情，徒以近五十年中，彼主持侵略者，構成若干事實上

之惡敵，令我不得採取防禦之態度。今日本軍人，對「燒殺淫擄掠」五個字，無所不用其極，則又并世界帝國主義所不忍爲之暴行，而不憚一一爲之，使我民族無論智愚賢不肖，皆裂背咬牙，咸抱與日偕亡之念，此記者自痛之餘，不得不爲日本民族所痛心者也，揚州十日，嘉定屠城之仇，尙能報之於數百年後，況過於此千百倍者歟？茲篇所記，爲事實寫真，無一字非淚痕血跡，願我同胞，永誌不忘！

## 一 鎮江陷落

鎮江爲南京屏蔽，運河中樞，且係江蘇省治，東南戰場，礮聲初起，該地卽爲敵人間牒出入之標點。逮蘇、錫淪陷，省府遷揚，居民卽紛紛移動。但中級以下或有薄產者，皆安土重遷，不肯輕易離境，十一月二十七、八兩日，敵機不擇地點，大肆轟炸，機身與往昔迥異，皆爲意大利式，能在高空停留，聯續擲彈，南門避難人民數千人，悉被犧牲，但我軍警仍持鎮靜，勸市民照常開市。至十二月七日，敵軍僅離城九里，縣長公安局長，始離境他去，在國軍未撤之前，因船隻被扣，客車不開，民衆欲逃難者，已無交通工具可用，逮九日敵由南門入市區，有未能離境之難民數千人，紛紛向江北逃生，而船隻絕跡，前有大江，後有追兵，可憐此數千同胞，非死於敵人礮火，卽沉於無情江流，從此遂展開殺淫擄掠之慘幕矣！

## 二 燒殺淫掠

敵人入境，以搜索我軍爲名，到處燒殺最甚，鎮江中學、招隱、竹林及鶴林等寺，均付之

一炬。進城部隊，手榴彈左右亂擲，城內外火頭數十處，日則濃煙萬丈，夜則火光燭天，雖弘仁醫院、浸會堂、麵粉廠、蠶桑改良會，及怡和山住宅，亦未倖免。據最近離境者言，火災最烈區域，首爲山巷，次爲江邊，東四塢街，舊英租界，大西路，（即舊西門大街），南門大街，斷壁頽垣，滿目淒涼，難民回鎮，不但不知家門何在，且不辨路徑東西。

敵入市區，凡山洞地下室，防有軍隊藏匿，一律以機槍掃射，避難婦孺，均葬身其中，敵於我國壯丁，最所忌惡，見一着青布襯衫者，指爲壯丁，又一懷警哨者，指爲軍人，立即槍斃，途中死屍，大半被風霜雨雪凍成殭塊。其尤慘者，狂肆獸慾，見婦女不問老幼，不問病人，與產婦，均無倖免，故輪姦致死者極多，餘則事前投環者有之，活活嚇死者有之，紅十字會收屍共三千具，男屍多在途中，女屍多在床榻，血跡殷殷於衾褥之間，慘不忍睹。某君親見日兵九人，擣一年三十餘歲之女子，另執一青年男子，強其交媾，供衆嬉戲，男子不肯，即應槍聲而斃。又途中遇見婦女，竟拽入屠戶肉案下，不避路人；而行其獸慾。現於舊武廟保安處醫院內，雖設有東洋式妓院但祇能供其軍官洩慾之需，士兵仍在四鄉漁色，彼等在鄉間曾於地窖及草堆內，發現女子，故每到農家，即搜索地窖與草堆。至鷄鴨牛羊，則更隨地自取，無人敢抗。在京、滬、揚、鎮一帶敵人所在地，方圓三四十里之內，村落爲墟，鷄犬絕跡，不但麥種未下，春耕且無希望。

燒殺之外，其最普遍者，即爲劫掠。不問大家小戶，宅無空過，且搶不一搶，貽成麵粉

廠，粉麵萬袋，搶劫一空，繼之以火，高等衣物，每箱編號，整批運走，粗笨木器，則爲取暖燃料，餘火委屋中，往往釀成火災，如救火隊施救，則火熄之後，而執救火之人，交所謂自治會救火組者曰，此卽放火之人也，現在幸未被燒之屋，大半封鎖，不准他人出入。如闖入駐兵房屋，盤問而非房主，卽就地槍斃，美術字畫，不問好劣，均捲之而去，竟有以輓聯出示華人估價者，其目不識丁可知。

### 三 揚州陷落

揚州爲蘇北門戶，其東仙女廟，尤爲軍事上重要據點，敵自佔領江南各縣突破江陰封鎖線後，爲鞏固京、鎮間地位，與便利向津浦線進攻，遂於上年十二月十四日清晨，一舉而陷此兩要隘。蓋由此東向秦州、南通；北沿運河，直趨清江；西經儀徵、六合，佔領浦口；均有公路可達也。揚城南岸瓜州、六圩一帶，我方防禦工事，倉猝築就，駐守者僅有江蘇省保安第三四兩團，實力單薄，南岸唯一屏障，江營砲台，既爲遺棄，砲臺摧毀，無險可守，敵艦乃橫行江面，由施家橋、霍家橋，兩江口先後登陸，循揚子江而下，我方保安部隊，亦從揚子江劇，然以少數之舊式槍彈，不足遏阻敵大規模化部隊之衝鋒，敵兵已臨城下，防仙女廟鎮之軍，亦由軍，尤後兩次激烈迎戰，均以敵砲火過猛，不支而退。敵之先頭部隊，以排砲轟進福運門，城警均殉職，李人巷，倉巷口甚警圍，首先着火燃燒。敵軍每通過街巷口，卽用機關槍盒子砲掃射，居民屋下之響聲，如降冰雹然，屋瓦與子彈齊飛，因此城

內秩序大亂。飲彈喪命之屍身，遍地皆是。

#### 四 蹂躪情形

揚州居民，率多本籍，以爲南京陷後，戰事可告一段落。兼爲顧念產業，不願遷避者，或因城陷過速，有無力或不及避走者，不下數萬人，所受種種殘酷行爲，實爲有史以來所僅見，雖清兵進關之「揚州十日」，與蒙古阿珠之攻李庭芝，亦未如此無人道也。敵軍既陷城，其司令亦到達，逕赴商會，無人招待，遂以維揚旅館爲司令部，次日黎明，開始搜索燒殺，姦淫擄掠，無所不用其極，十室十空，竟無一可以倖免，富戶如汪魯門、賈頌平、謝範齋、鍾味腴等家，損失最重，聞各家被搜，均在十次以上，鬧市口中之各書局，與文化機關，均遭焚如，古刹天寧寺內，有重傷士兵五六十名，未及運走，悉被槍殺，寺僧七人，亦受池魚之殃。福祿寺僧因乘汽油船逃難，被目爲官軍輜重，全寺僧數十人，無子遺者。最可慘者，敵軍進城第二晚，經一深街，恐遇埋伏，先向街口開槍，彈由堅固牆壁碰回，流彈死一敵兵，敵以爲城內尚有便衣隊，遂不問男女，一見人影，卽開槍亂擊，或用刀割殺。至姦淫婦女一層，更爲敵寇之急務，到處搜索女人，不論老幼，不論何時何地，卽行宣淫，調戲割乳，種種惡作劇，更非言語筆墨所能形容，拒姦而死者，到處皆有，亦有姦後仍不免一死者。城內婦孺收容所，共有七八處，除法國天主堂所辦一所，因神父努力支持，未受過分騷擾外，餘皆不免，然某次神父身受執縛，司令且聲言，汝等要結民心，故意收容難民，用意何在，如不解散，當殺汝法國

人，堂中收容五千餘人，遂被迫解散。有無線電收音機一只，即執爲與漢口中央軍通訊之據。神父當詰以能收不能發，何從通信，幸而得免。三日後，其司令部由維揚遷往中委王柏齡家，迄至第四日燒殺稍過，然無辜遭難者，已不下五百人矣。

### 五 仙鎮最慘

當敵進攻揚城之際，分一部兵力由街子凹，經萬福橋，而達仙女廟鎮，沿途經過橋樑，由××軍炸成數段，敵乃架臨時渡橋，故其重兵器，仍得魚貫而至，勢如破竹，二道橋鄉民，爲避免騷擾起見，預備豬羊鷄鴨，執歡迎旗，集隊迎於橋口，敵見人旗一簇，不問皂白，即用機槍掃射，因此數百徒手血肉之驅，大半應聲而倒，道旁河畔，尸骸枕籍，河水變赤。敵人鎮後，居民多從睡夢中爲之破門驚醒。一見士兵，皆爲黃呢服裝，方知河山變色，成爲甕中之蠶，欲逃而不可得矣。斯時我軍在北岸，與敵隔芒稻河對峙，槍礮聲未已，敵一面躲入民房，一面強迫民下河淘米洗菜，及在岸旁築壕，因此我無辜民衆，死於臨河自家礮火者又不知凡幾。敵軍暫停，並開始用飛機轟炸，聲稱：岸有壕，非燬去障礙物不可！復借搜索潰民爲名，大肆搶掠，每一巷口，皆豎有一禁止通行，出入者殺一之木牌，每牌之下，備伏屍身者三五具，多者十餘具。婦女不及逃避，因遭輪姦而死者極夥。有青年女子三十餘，擄囚於某巨宅樓上，供其獸慾，全鎮食物，不但搶掠一空，燃料亦無處購置，四鄉農民，不敢入市，道路上屎尿與暴露之屍身，臭不可當。五日後，殺人較少，而搜索婦女如故。據報一週間民衆遭難

者，已逾六百人。其對戰區幼童，在江南一帶，擇年幼無知者，分批運回日本，不下萬餘名，故對於幼童，形同拐騙，在仙鎮鄉間，數日兵執一中國幼童，迫令書「大日本」三字，該童大書「打倒日本」四字，日兵大怒，遂遭慘殺。

嗣該鎮商會主席關立庭，爲市民所迫回廟維持。先商准敵方，允掩埋屍身，一方找回娼妓十餘人，面請發行通行證，准許鄉民負薪挑米，到鎮買賣。至此敵已渡年，地方秩序較定，而瘡痍滿目，無一人有家可歸，無一家不骨肉殘缺，其慘痛概可知矣！

## 六 邵伯激戰

敵軍佔仙女廟後，北犯邵伯，迫我居民，自行舉火燒屋，我軍以立足未穩，復向高郵縣境撤退，惟於邵伯、高郵間之昭關壩，埋置地雷，防敵前進。敵不知我有埋伏，大隊坦克車隊，率領步兵，意圖再犯高郵，行經昭關壩，坦克車觸及地雷，轟然爆發，我五十七軍，奮勇反攻，斯役敵軍坦克車全毀。有觸地雷而死者，有爲我大刀手溜彈砍殺者，有因我軍勢不可當，逃入河中淹斃者，統計不下三四百人，敵經此挫折，不敢前進，而我方亦因久戰之後，諸待整理補充，遂各據險以守，成對峙狀態。當時堤岸爲我以小艇渡兵繞截，致寇數百人不得歸隊，橫逸至宜陵以東二三里之鄉間，鄉民咸避入車篷內，二女子摘菜蔽於田不走避，遂被擄去，其軍人或有鋼盔，或無鋼盔，或鋼盔殘缺如鋸齒，馬亦有數十匹，人馬槍械皆泥塗如鬼，行路亦疲倦不堪。一石姓商人，從牆隙窺之甚悉，惜我軍未克窮追，迄今已有一月雙方均無進

退，然邵伯淪陷敵手，地方所受損害，不稍減於揚州。聞敵方現竭全力於津浦路方面，僅有少數部隊駐守邵伯、揚州、暨仙女廟一帶，以牽制我在運河方面之兵力，我方如分途包抄，不難一鼓殲滅之也。

### 七 漢奸難做

敵軍於攻陷一地，燒殺淫掠之後，復利用民衆組織，以便徵集軍需，吸收資源，完全爲御用，始有所謂「自治會」之產生。其參加份子，可分析爲三種：一種平時不得志於社會，早有賣國求榮之心，而不得機緣，將借以此遂功名富貴之欲者。一種薄負社會人望，窮途潦倒，既無資遷移，又不能閉門苟活，藉此組織名義，避免凍餒之困者。一種爲地方有相當產業，欲借組織力量，於維持地方之中，兼可保全自己生命財產者，（如吳孟節，即以獻女於司令得地位。）彼等以爲雖婢顏奴膝於敵人之前，仍可作威作福於本國老百姓之上。不圖此次日軍之蠻橫，「自治會」祇有爲彼招妓拉夫，徵集軍實之義務，毫無自治權利之可言，且因「自治會」本身，既無力量，所有拉夫徵發等事，日仍多直接向鄉間硬收硬拉，亦不需要「自治會」發力量，同時「自治會」委員本身財產婦孺之安全，亦未能得絲毫之保障。鎮江「自治會」委員尹公甫家被姦，同樣的不敢申訴於日軍司令。揚州「自治會」委員吳孝候，正在開庭審訊搶案，而家人來報，住宅又蒙日兵光臨之訊，吳祇得搖手。佯若不知，日司令入沈銘竹家坐定，聞壁中有聲，蓋其妾匿於中也。司令問何人，沈詭以甥女對，即牽其手大笑而去。自身



尙不能保，遑論其保護民衆？仙女廟日司令要求浴室，招女擦背六十人，不得，日兵卽自拖女子入浴室共浴。鎮江某委員，請日司令禁止姦淫，答以日本無此法律。且趙孟所貴。趙孟能賤，以堂堂委員，日軍動輒因細故罰跪，達數小時之久，種種侮辱，無地可容，既不敢言，且不敢怒，悔不當初，已覺其晚。委員大都皆有日人監視行動，無自由餘地，請求擺脫固不易，欲圖出走尤不能，而一聞礮聲，疑爲國軍反攻，則嚇得面無人色，又恐爲國法所不容，其處境亦大可哀矣。聞鎮江『自治會』爲柳衍齋、張桂榮、道彌、郭詠青、尹公甫、盛篷極、任玉書、關景堯等九人、揚州爲方小亭、張伯魯、吳孝候、吳嘯園、沈齋、陳休庵、殷公停、周實卿、吳孟節等九人，但其中尙有列名而本人仍在外地未歸者，豈不冤哉！至於各地無賴之徒，藉聲勢以漁肉鄉里者，如宜陵之倪伯符輩，更不足道矣！

#### 八 戰局推測

統觀江蘇戰局，江南雖入敵手，而蘇北僅有江都、儀徵、六合淪陷，運河以東，江都以北二十餘縣仍在我統治之下，敵在運河兵力，僅數千人，爲攻津浦線之右翼。我國軍既守徐州，運河方面，決不敢推進，江北近年，政治已上軌道，匪患肅清，五穀豐收，自衛力較江南爲強。而游擊隊已有組織，戰局持久，敵疲於奔命，後方民衆，又深恨日軍到處暴行，均存家可破，國不可亡之決心，而避難民衆，亦寧願加入游擊隊以抗敵，家鄉得歸與否，已不在其顧慮之中，省政府自遷淮陰之後，照常處理行政，決不他遷。津浦線敵人，如不能立足，運河之

敵，不攻自走，我國軍可沿運河、長江而下，京滬線必受威脅，大局之轉機，其關鍵當繫乎徐州一戰！（范遇春摘）

### 第三段 江南劃期的勝利

這一次敵軍於南、北兩戰場同時慘敗，在日本帝國主義四十年來陸軍戰史上構成空前的恥辱，而更重要的，是造成了我們神聖解放戰爭的一個偉大轉機。要知道日本「皇軍」時時刻刻誇示的，是它自甲午戰爭，日俄戰爭，以至『滿州事變』，長城戰爭，直至最近，絕對沒有遭受過一次失敗，正惟如此，所以這一次我們在津浦北段和太湖西南岸給它的嚴重打擊，將在日本國民心理上刻印着一個極大的失敗的暗影，而在我們，則毫無疑義地更加强了最後勝利的信心。

津浦北段我們對於敵軍殲滅戰略的成功，已經為全國民眾普遍知悉，但是江南敵軍對於我們殲滅戰略的慘敗，則因為種種原因，還未為各地深刻認識，為此之故，記者有義務將它的始末因果詳細寫出，作為我們光榮的研究資料。

記者在這次敵軍企圖殲滅我們而反被我們打擊得粉碎的過程中，始終沒有離開最前線的指揮官，而且親眼看到幾次戰鬪，檢閱了不少敵人的日記和其他文件及戰利品，若干受傷官兵談話——感謝那些忠勇的將士，他們賜與我不少寶貴的材料。

#### 一 戰役的始末

先簡括地說明，日本「中支派遣軍」司令官畑大將履新之際，顯然攜來一個重大的訓令。這個訓令包括兩點：（一）迅速抽調兩個師團到津浦線南段，貫徹打通全線的預定計劃。（二）在抽調以前，有先用全力將我威脅京滬國道和京滬線的數萬部隊掃蕩殲滅的必要，將一面調來台灣守備軍的第一第二兩個聯隊於三月初旬到滬轉杭，一面動員蕪湖、宣城方面的第六師團，杭州、餘杭的第十八師團，和京滬線上的第三師團，外加久留米騎兵第十二聯隊，獨立工兵第三聯隊等，自三月十七晚起，以兩個星期時間完成「掃蕩殲滅」的計劃。

爲實現這一計劃，第六師團的第四七聯隊首先自宣城出動，利用重砲的「密集射擊」，將宣城南十八里的孫家埠佔領，繼而沿宣長公路向東推進，同時台灣守備軍第一二聯隊則一部由杭州經武康、孝豐、安吉，一部由嘉興經吳興，會攻泗安、廣德，第十八師團也隨後趕至，敵本欲取得泗安、廣德，佔領宣長公路後，一邊將我孝豐、安吉以東部隊澈底掃蕩，一邊將我公路以北（宜興、溧陽一帶）的萬餘正規軍及數千游擊隊包圍殲滅，同時第三師團則分自武進、金壇南下，合力向該部隊壓迫，完成這包圍殲滅計劃。

三月二十一日敵軍會合到廣德，二十三日就向北推進，此時北面敵軍早已衝至宜興、溧陽以南，陷於孤立狀態的陳師，便被重重包圍起來了。

在宜、溧兩縣附近，陳師與敵作戰大小四十餘次，但終於因爲敵軍利用平原，發揮所有現代武器，同時利用太湖，幾次抄襲我軍後路，以至陳師不得不於三月十九日退集到銅官山、鳳

鳳山和金鷄嶺的山地，最後更因爲南面敵軍也包圍到門口塘、流洞橋（在廣德北十七公里。）迫使陳師漸次縮小防地，到了二十七八兩日，陳師僅能在金鷄嶺長約五公里，寬約三公里的狹小地區內與敵肉搏，造成了全部戰役的最高峯。敵人在這期間，每日以七八架飛機輪流轟炸，以二十餘門大礮從四面射擊，同時縱火焚山，使陳師失去隱蔽立足之地，戰鬪情況真是達於萬分緊張之境，若不是該師陳副師長以下的官兵勇毅撐持，使我們的援軍次第趕到，解開重圍，萬餘官兵必將全部殉難。

首先是黃師朱團自廣德以南衝殺至流河橋，將金鷄嶺以南的敵軍三千餘人牽制。二十六日張師自安吉、泗安趕到，迂迴至流洞橋敵軍之後，反造成了包圍敵軍形勢。戰局至此便急轉直下，主客地位完全改變，敵不敢戀戰，迅速北退，沿金鷄嶺、鳳凰山東北的橋下鎮、橋亭、釣橋，向張渚鎮、宣興方面潰竄而去，張師乘勝猛追，斃敵二千餘名，連同陳師一路抵抗下來，所斃傷敵軍的數目，共計在五千與六千之間。

這一個偉大的勝利，主要原因之一，當然是陳師張師以及黃師朱團官兵上下不顧犧牲的殺敵精神。但是，（一）我軍在東南戰場上由陣地戰轉變爲運動戰，脫離被動地位，隨時抓住主動地位，以及（二）我們全線聯絡的確實，也是極重要的因素，這是不可否認的，不過在許多地方，我們仍犯了陣地戰的錯誤，尤其是陳師受敵包圍以後，沒有充分利用山地的地形地物，在許多地方受制於敵，以至遭受極大的犧牲，也是不可忽視的。還有，在這次敵人向我陳師步

步圍攻之際，宣長公路以北，尤其是溧陽、宜興方面的游擊隊，似乎沒有充分發揮獨立作戰襲敵擾敵的可能，以至坐失許多良機，不過在敵軍向宜興、溧陽潰退的時候，他們盡了相當截擊的任務，是不能抹殺的事實。

## 二 爲什麼敵軍發動掃蕩計劃

自本年一月初旬，東南戰場的形勢是這樣的，敵軍一面以蕪湖爲據點，一面以杭州爲據點，像螃蟹的兩個筊子一樣，控制着江南全線。敵人的習慣是每一個據點都以其面前的兩三個小據點爲掩護，蕪湖的面前有宣城和魯港，杭州方面有富陽和餘杭，我們幾次向他這左右兩大據點的正面反攻，證明都很吃力，於是從經驗上得到教訓，我們必須攻敵之虛，要行迂迴運動的戰術，截斷敵據點與據點間的聯絡，並積極發動游擊戰，繞襲敵軍的側背，方能收效，我們漸次把淞滬戰以來的被動地位轉變過來，抓住軍事上的動機，我們的游擊隊一天多似一天地衝到富陽、餘杭、武康、吳興公路的東面，對有公路和滬杭鐵路不斷襲擊破壞，使敵疲於奔命，同時正面我軍乘敵之虛，攻克廣德，規復宣城至長興間的公路，一面牽制着宣城之敵，一面攻擊着長興、吳興，而保障了中間通達宜興、溧陽、和京滬鐵路的門戶，我們的正規軍已續向這門戶裏面推進，克復了宜、溧兩府，三月初旬陳師最前鋒都到了無錫、常州的南側，和金壇以東的地區，形成對京滬鐵路線和大南京的嚴重威脅形勢，我們的游擊隊更配合着正規軍克復了南溪、溧水等縣，對秣陵關及京蕪公路實行襲擊，這在敵人方面當然是難以容忍的威脅。

在這時候，敵軍在津浦線上正陷入膠着狀態，北段固受牽制，南段更因兵力不夠，無法向淮河西北推進，津浦南段的軍事，本來受上海派遣軍司令官的指揮，所以松井被召回國後，畑大將爲了推進津浦南段的攻擊，乃亟願將第六和第十八兩個師團調到江北去，但是江南我軍的進展，既然如上段所指出，日漸迫至敵軍的主要聯絡線和根據地，所以在移調這兩個師團以後不得不先將我們這挺進部隊掃蕩消滅。將敵軍的防線改推至宣長公路，然後以比較薄弱的部隊，守住這一線，抽出第六第十八兩師團到江北去，一俟津浦線打通後，再轉過頭來，或自兩翼向我包抄，或自中央實行突破，實現江南的第三期作戰計劃，這就是敵人這次「掃蕩」的動機。

### 三 首先佯攻寧國牽制我軍

三月十三四日敵開始自蕪湖向宣城增兵，第六師團的主力逐漸移到宣城，十五日拂曉，很久埋伏在宣城城內的敵軍突然衝出東門，經雙塘店至雙溪橋，首先與我××師××團第九連的兩排警戒部隊開火，敵先頭部隊爲騎兵三百餘，後方便是四五百步兵，緊接着又是敬亭山的大礮，我們的兩排弟兄當然敵不過，所以戰了兩三小時後，卽向後撤退，敵軍一股自雙溪橋南下經雙塘店（宣城東南五公里）沿公路南來，開始集中火力猛攻宣城東南七八公里的孫家埠十五六兩日敵以十五生的重礮數千發毀滅孫家埠全鎮後，復以煙幕掩護步兵前進，與我激戰一日半，始佔領該鎮，當時記者正趕到孫家埠附近同我們的指揮官討論到敵軍的企圖，我們終

於判斷敵人向蕪屯公路而來，不過是佯攻寧國方面，而實際則牽制住我們正面的部隊，使他從容向廣德前進，果然敵人佔領孫家埠後，就堅守着工事，未續向南犯，十七日我們部隊在雙塘店以東的洪林橋與敵軍開火了，敵軍數目在兩千以上，攜帶着修橋補路的器材並坦克車大礮等，這時我們不能不痛心的，宣城以東的公路橋樑，雖經我克復兩三個月，但仍未澈底毀壞，讓敵輕易修復後，就揚長奔馳而至廣德，在達到廣德以前，當然我們一路截擊了不少敵人，但敵人終能利用那公路，使我們小部無法堅決攔住他，敵人還留下一兩千人，以麻姑山爲根據，向郎溪進犯，郎溪雖早經我克復，但始終只有游擊隊在那裏，並沒有我們的正規軍，所以大批敵軍到後，我們只有「避實擊虛」，放棄了縣城。

這是敵人從西邊進行掃蕩的步驟經過。

#### 四 台灣軍登場

當孫家埠吃緊的時候，左翼的敵人以台灣軍爲先鋒，也自杭州出動了，他們合計約三千五百人，沿京杭國道北上，一股到了瓶窰鎮後，即穿小路，過黃湖鎮、古城、木橋頭、閔日場等地，竄至孝豐附近，一股到了武康向西折，經過莫干山南邊的牌頭鎮、佛堂、張家村，與前一股在孝豐、安吉間的遞舖鎮會合起來，開始與我×師的一部接觸，此時×師的大部分在武康、吳興、安吉之間游擊，一部份已衝過京杭國道，在德清、崇德方面襲擊敵軍的側後，孝豐方面只有團把人，至此十分緊張，邊打邊退，一直被迫到城下，安吉因受敵左右夾攻，於十九日棄

守。正在危急之際，我們×師的一部自南方趕到孝豐東七八公里的山塢和白水灣，恰好抄至敵人的背後，同時×師的主力，也自吳興方面撤下來增援，敵人一時陷入天目山與莫干山之間的山谷中，經我們猛烈的圍攻的結果，台灣軍「處女作」便告失敗了，傷亡在一千左右，但是可惜我們當時沒有能在安吉以北的山谷缺口處將敵堵住，否則不但這股敵兵不能竄至泗安會攻廣德，而且可以完全繳械，實在是一件值得惋惜的事。

因為沒有堵住敵人退的路，他們兩千多殘兵便經龍灣村、上舍橋取到泗安，而且進一步佔領了廣德。敵人的文件表示他們判斷我方在廣德的駐軍有二萬左右，本想會同第六師團將這些軍隊掃蕩的，詎知一到廣德，我們並無一兵一卒，甚至連一個老百姓也沒有，敵人意外的撲了一個大空，這是二十一日的事，當晚不能在城內停駐，就移到城北八里的飛機場宿營，半夜裏中了我們游擊隊的埋伏，僅憑手榴彈炸斃他一百餘人，於是翌日拂曉，敵人就分向門口塘、流洞橋和長興方面退去了。退到門口塘的敵人，正遭逢我們×師×團的截擊，便集合到流洞橋，此時×師也已迫到流洞橋，但因敵據高臨下，不易通過，相持了兩天，×團為牽制敵人增援到西北邊加強包圍×師的力量，誓死不放開敵人，但是因為猛烈向山上之敵仰攻，結果一團官兵犧牲了一半左右，但是他們這樣犧牲是太光榮了，代價太大了，若不是某團的死戰，我想不僅×師趕不上夾擊，而且×師的圍將始終不能解開吧。

## 五 ×師的苦戰



戰役的中心是×師，他們是敵軍掃蕩殲滅的主要對象，他們與敵人接觸得最早，自三月十九日起，在宜興、溧陽以北，已與敵第三師團發生不斷的小接觸，最初敵人只以三五百人來攻和橋、楊巷、鬻橋等地，後來他們的來勢已漸雄大，不得不退出京杭國道兩側的平原。太湖給了敵人莫大的幫助，我們守和橋時，敵人從湖汊鎮登陸，抄至我後，而且京杭國道上是敵人機械化部隊自由運用之地，他們當真打來，我們自然無從固守，這是×師苦戰的第一階段。京杭國道以南有兩個大鎮，東邊是張渚，西邊是戴埠，三月十九日以後，×師便退至張渚、戴埠一帶來打了，但是這裏雖非平原，卻也無高山，故仍難立足，我們又一面自張渚沿釣橋、同官里而退至鳳凰山，一面自戴埠過橫澗、何陸岡、陳家村而退至金鷄嶺，敵人這時對我已形成嚴重的包圍，自三月十九日起至二十八日止，×師與外間已完全斷了聯絡，打得彈盡糧絕敵人從飛機丟擲幾百枚燃燒彈，將山上的深松修竹一齊焚燒得乾淨，每天的重砲毀滅我們的工事，我們的死傷官兵都無法抬出，有一次我們在金鷄卡上有兩百多重傷官兵抬在一個關帝廟裏，敵人到後用汽油將他們一齊燒死，在這種狹隘的地區之中我們的師部也難以隱蔽了，三月二十七日竟爲敵機所轟炸，副官處長受重傷，營長一員陣亡。

十七八兩日我們士兵的手榴彈幾乎都用完了，但仍堅守着金鷄嶺的高地——海平線上約七百餘公尺。×副師長仍身先士卒以一當十，阻敵攻擊，敵人在二十八日從早到晚衝鋒十一次，思奪山頂，但我們以機步槍很經濟很巧妙的阻回，每次衝鋒敵軍死傷總不下百餘人，換言之，

當時敵人死傷共有一千多，記者當時在軍部中，××軍長一時一刻沒有離開譯電室，我們都屏息等待，「只要有電話來，就不必擔心，」這樣彼此安慰着，二十八日夜晚十一時來了一個電報，講到全師彈藥僅足數數小時之用，士兵已一日未見米粒，敵人攻擊愈發急了，記得我們一夜也沒有入寐，希望夜間有什麼突變，可以拯救出全師英勇的官兵，兩點鐘了，沒有消息，三點鐘，四點鐘，到天亮都沒有消息，「是不能保了。」

整個的軍部被一種緊張窒息的氣壓所圍繞，勤務兵也顯得不像往日那樣活潑了，號兵吹出號音每天是非常清脆的震得四圍山裏的回音十分好聽，今天卻特殊的重滯，每一個人的神經都爲××師全師弟兄的命運緊緊的繫住了。

直到二十九日下午四時，×師纔來了一個電報，敵人自流洞橋退去，×師已與我左翼取得聯絡，全師包圍線業已被我擊破，某某軍長採着「兩夜沒有睡眠的眼睛，過細的將每一個字吸收到眼簾裏，纔緩緩的吐出一口長氣來，生命重新降臨了。」（劉尊棋）

#### 第四段 南京之戰

##### ——中國的戰爭經驗——

日軍的司令部在佔領上海以後，立即開始進行奪取中國過去的首都——南京的戰爭。

爲了奪取這一個城市，集中了七個步兵師團，大批的飛機與軍艦，在一五〇公里長的戰線上，由兩個集團軍開展了進攻。北部的集團軍——共五師團——從揚子江以北，太湖、漂水以

南作戰。這一集團軍的任務是從東方和東南方進攻，奪取南京。

南部的集團軍——兩師團及一步兵旅——有以下的任務。用一師團的兵力從南方向南京進攻，並與北部集團軍的隊伍一起奪取南京；推進到揚子江，深入到蕪湖——太平區域；阻止中國軍隊從南京退出，並從南方保障北部集團軍的動作。兩個集團軍在江陰、常州、湖州戰線上，衝破了中國的陣地以後，就開展了一五〇公里的戰線，繼續進攻。

中國的司令部選擇了鎮江、句容、溧水、寧國一線為南京近郊的最後防衛線。打算在這一條線上比較長久的阻止日本軍隊的進攻。開展了廣大的鞏固過去首都的工作。分派了一個特殊的集團軍負責守衛南京。從十二月五日起，指定防守南京的部隊即已站定了陣地，防禦線通過了幕府山、紫金山、中山陵、雨花台三五公里半經的高地。

在城內建設了障礙物，在一八——二一公尺高與一二公尺厚的城牆上都鑿了兩排槍眼。鐵城門的週圍爲了鞏固起見都加上了沙包。在城門附近，城牆以內都用土築成了戰壕，附近的區域都封閉起來，在若干城門跟前並有坦克車作爲流動的機關槍架。

日軍的主力是從東方和東南方向南京城進攻。在右翼方面日軍進攻鎮江要塞不甚順利。他們因爲失去了海軍的幫助，便不能擊破中國守衛軍的抵抗，鎮江礮台上的三十生的大礮把日軍阻止在很遠的距離以外。

在揚子江北岸的中國軍隊利用野戰礮反抗日本軍艦。掩蔽的礮台與個別的大礮從事直接射

擊打沉了四隻日本船。因此日本的司令部便不得不調動一師人渡江肅清北岸的中國軍隊，藉此保證日本軍艦繼續前進，在中央及左翼，日軍之進攻比較順利。他們擊退了中國最後的後衛軍，便奪取了句容與溧水。

在南部集團軍方面，日軍一旅與廣德的中國有力後衛軍陷入了持久戰。迨至日本生力軍來到的時候，日軍纔告得手。中國軍隊退至寧國，而該旅日軍亦轉到水陽，在十二月五日經過短時戰鬪遂加以佔領。

向寧國進攻的日軍有兩師團，前進的坦克車隊於十二月六日夜間闖入城中，嗣後即由步兵佔領。

十二月八日早晨，鎮江又被日軍一師團的兵力攻擊，該師團因得新到重砲隊之援助遂得佔領城市。此時日本軍隊已進入南京防衛線的東部，紫金山與中山陵區域。日軍的先鋒團企圖以襲擊奪取工事，終被擊退，且受很大的損失。後來趕到的師團主力也不能挽救形勢。組織完善的砲隊與機關槍的防守火力造成了不可克服的障礙。經過三十六小時的戰鬪以後，僅在某一團的陣地上因夜襲的結果方纔破壞了中國軍隊的防衛。

在這次衝破中，坦克車起了決定的作用，坦克車隊在夜間以很大的速度衝到前邊，從側面發揮火力，在許多地方（五〇公尺以外）頑強射擊那些射擊的據點。坦克車既為步兵開闢了道路，又深入防衛線並不顧慮那些殘留的射擊據點，步兵跟着坦克車衝破了防禦地帶，其主力遂

於十二月十日早晨進到城牆跟前。

從東南方進攻的日本師團，在青龍山區域出乎意料之外的遇到了有力的抵抗。他們以為抵抗將在南京城下，所以先鋒團很久都逗留在一個地方，不能前進，經三天戰鬪的結果，這一師團從東南方迂迴機動纔得衝到城邊。

左翼的一師團在南京東南十二公里的山地陷入了持久戰，變成了第二梯隊，所以沒有參加城下的戰鬪。十二月十日早晨北部集團軍的主力也趕到了南京城邊。

南部集團軍的日兵一旅利用水陽以北的湖水，以木船或汽艇轉到揚子江，並在太平以南十四公里的地方登陸，而太平亦於十日正午為日軍所佔。夜間該旅在遼口鎮（譯音在太平以北）渡過揚子江以急行軍向浦口前進，企圖佔領南京區域的渡口。

日本飛機聽到中國軍隊將於十二月五日渡過揚子江，在兩日內不斷轟炸南京與蕪湖一帶的渡口。但是轟炸的結果是極端微小的；僅僅炸沉兩艘一千噸排水量的船與幾十隻木船。在五天内向南京拋了幾千炸彈，城中多處起火。

日軍開始攻城以後，其主要火力是以兩師團兵力從南方與東南方向光華門與中華門進攻；敷助的火力向着武定門與水西門進攻，另外一師團從南方牽制中國軍隊，進攻中山門，太平門與和平門。

在預備進攻以前，有最猛烈的礮火，重礮的火力集中向各城門與城牆拐角射擊。野戰礮

從五〇〇——一・〇〇〇公尺以外直接瞄準向城門與城牆射擊，空軍在一天以內曾兩度轟炸城堡，其主要努力在乎打擊各要塞與礮隊的陣地。

中國的礮隊努力的還擊。他們的有效火力完全破壞了日軍前線與其最近後方的聯絡，破壞了日軍的軍需正常的供給。

日本步兵進攻時，都是輕裝，不帶背囊他們所帶的只有食品（甜蕃薯）與子彈。

突擊隊的衝鋒團於十二月九日早晨進抵光華門，遇到了最猛烈的礮火，因受巨大損失，不得不不在城下休息。礮隊整天向城門射擊終不能替步兵開闢一條過道。十二月十日晚間工兵在礮彈所穿的孔中放上炸藥纔破壞了城門，日軍突入破口，於是開始短兵戰，日軍因受城牆上拋下的手榴彈打擊仍不能闖入城中，經過流血的戰鬪，直至早晨，日軍纔完全佔領屬於光華門的區域。

南京縱隊的先頭部隊亦於十二月十日下午三小時進抵中華門，佔領陣地以後，等待主力之到來。迫至力來到以後，即開始進攻城門，中國軍隊直到十二月十二日夜間纔放棄城門。這時日軍包圍的威嚇已經很明顯了，從光華門分散到城內的日本軍隊經過許多戰鬪，推進到市中心區。

忠勇的中國戰士不管中華門與光華門之陷落，仍然繼續防衛的戰爭。當時日軍的指揮爲了加強東區的陣地，又將抽出的礮隊調到中山門，在十二月十二日傍晚中山門纔被打破。但日軍

因爲是黑夜進攻，恐怕有埋伏，沒有立即入城。深夜派出的偵探報告中國軍隊已經退出，並發現在城門區域有地雷，因此日軍帶着很大的戒心纔進了城。

日軍一旅經過五十公里的急行軍，於十二月十二日傍晚始到浦口，但因長途行軍之疲困，已不能給渡江的華軍以嚴重的打擊。

原來形成的集團軍並不能順利的執行日本司令部的計劃，在江陰、鎮江區域出乎意外的受阻滯，以致要抽出兩師團來肅清長江附近的障礙，這就削弱了北部集團軍在爭奪南京時的戰鬥力量，結果留下了北方的空隙使中國軍隊得以經過這個空隙退出。

南部集團軍的力量又不甚強大，更不足以按時追到揚子江邊，封閉東岸的一切中國軍隊。海軍也遇到了揚子江種種障礙與江北岸的中國野戰的反抗，不能及時開到南京的渡口。

基本的目的——在揚子江包圍和消滅中國軍隊並沒有達到。因此日本報紙紛紛描寫的「巧妙的」包圍。實際變成了直接的逐漸的將中國軍隊由已經形成的「口袋」中排擠出去。

當直接爭奪南京，守城軍隊必須決定在完全包圍之下戰鬥或者不戰而棄城市的時候，那種包圍中國軍隊的可能並沒有實現，又重複了同樣的錯誤。從南方進攻把中國軍隊由城內趕到渡口，空軍的積極活動企圖阻止中國軍隊渡江也沒有達到目的。中國軍隊終於保存了自己的戰鬥力，渡過了江。

自從蘇州附近湖邊窄狹的防禦線被衝破以後，中國的司令部就已放棄堅守首都的志願，這

時就開始執行一個嚴重而困難的任務——將揚子江以東戰場上作戰的，受技術上更強敵人打擊的多數軍隊拖出來，藉此保存實力以便繼續鬪爭。中國的司令部在執行此種任務時留下了有力的後衛軍，以便阻滯日軍，賺得時間，有計劃的使大批軍隊渡過揚子江。中國的後衛軍阻滯了日軍的進展。假若中國軍隊能在幾個防守的邊境上，對於日軍的個別縱隊，施以積極的短時的打擊，則其成功更大。

日本軍隊爲了達到戰略的目的，會耗費很多的力量，他們的飛機非常緊張的活動，一面執行獨立的任務，一面與陸軍密切合作，曾經匆忙的不斷的追逐退出的中國軍隊。日本司令部利用運河溝渠及湖泊的系統，廣汎的採用迂迴策略，他甚至不惜冒險調動一旅人到浦口，但是這一旅並未能完全執行所負的任務。（李孟達譯自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一日蘇聯紅星報。）

#### 第五段 南京敵軍之殘暴

敵軍佔領南京後，橫行無忌，其殘暴行爲，已爲舉世所週知，上海英文字林西報於本月二十一日發表社論，痛斥敵軍獸行，茲特譯於次。

在中日戰爭期中，（一八九四——一九五年，）日本須要決定中國是否有資格受歐洲戰時法律的待遇。當時日本已經承認了一八八六年的日內瓦公約和一八八七年的巴黎宣言。然而中國對於這兩件事都未曾參加，而且也沒有注意到這公約和宣言裏的規定。然而依照日本的法律顧



問有賀和、高橋兩教授的論述，日本對於中國的一切軍隊參加戰事的和未參加戰事的，不管中國對他們怎樣施用野蠻手段，都仍然依據歐洲國際法來施行一切，並沒有採取報復手段。（見英國日用百科全書）

在耶誕節那一天，本報（字林西報）曾提到日本軍隊佔領南京以後所發生的恐怖狀態。在當時我們都相信，軍隊的這種殘暴行為，乃是暫時失卻了統制的結果，也許是受了戰事狂熱所激起的慾望的影響。我們當時更希望可以迅速的恢復和平秩序，使留在南京的居民，從他們身受的苦痛中解放出來。甚至於有些人以為日本軍隊正為一九二七年的殘暴行為，施行報復，然而如果他們真有施行報復的必要，那麼他們所找的對象卻錯誤了，因為一九二七年的事件，南京的居民並不能負絲毫責任，應當負責的乃是軍隊。我們現在已經曉得了，南京的殘暴行為還在繼續，甚至自南京陷落直到最近幾天，仍然有強拉婦女，姦淫擄掠的事情，而且他們對於姦淫擄掠，竟會那樣的勤快，不過這種精神，原來應當從事於更高尚的工作，無怪乎大多數人士都要對這件事情驚異了，好多中國民眾都被刺刀刺傷了，更有些人毫無憐惜的被射殺了。據估計，已經有一萬人遇難，在這些人之中，有的簡直一點罪過也沒有，他們簡直並沒有為國家打仗的力量，所有被沾污的婦女，其數目我們還不能知道，但是各方面的估計，總要自八千人到二萬人之多。從十一歲的幼女一直到五十三歲的老婦，都成了日軍暴力下的犧牲品。難民呢，他們所僅有的一點錢也被搶去了，他們的衣服、被褥、飯食也都難免被掠一光，這一切的一

切，在不到一星期以前還都在繼續着。在最初，因為武裝警察能力不夠，不能管理這些毫無秩序的軍卒，到後來，武裝警察的實力增加了，可是直到一星期以前，日本的兵士還是日以繼夜的闖入民房，無法無天的過着姦淫的生活。

日本軍隊佔領南京以後的幾個星期裏，他們的情形既然如此，若是拿這種情形和中、日戰爭時期他們那種正確的態度來對比一下，自然要發生一種疑問，就是他們爲什麼有這樣的改變？在南京，中國人民並沒有可以引起日本軍人施行報復的野蠻行動。如果日本軍隊有施行報復手段的地方，那麼他們在作戰時若出之以合理的行動，其效果必宏，而吾人對日本軍隊之態度亦必大變。日本方面迭次向中國民衆保證，說日本對中國民衆毫無仇視之意，其一切行爲，不過因國民政府對東亞和平毫無誠意，而且有危險，故予以懲罰，可是留在南京的二十五萬不幸民衆忍受了若干星期的恐怖，而且應當認作單獨事件的，到現在已經發展成了一種習慣。在全世界的前面，擺着這樣殘酷的行爲，我們還能夠游疑嗎？日本軍隊既然有那種良善的傳統思想，而犯了這種罪過，還不夠使人驚奇的嗎？然而這是事實，已經證明了的事實，而且是很普遍的事實，並且無辜的，毫無妨害的中國民衆，遭遇着最很毒的待遇，這些事實，全世界是一天比一天更明白了。南京雖然已經和世外隔絕，然而這個淒慘的故事，至終也會爲舉世所週知的。其中一大部份全世界已經知道了；其餘的慘痛史實，也要成爲以後若干世紀的讀物，在這裏，我們誠懇的建議，現在時限已然到了，負責當局應當卽下決心，趕快終止這一切破壞的行

動。

本報（字林西報）並不相信，而且從來也未嘗相信過這一切的遭遇，是因爲日本高級當局的故意而發生的。我們認爲那些對於他們的職業具有高尚傳統思想的人們，對於這些遭遇也一定和那頭腦正直的人們一樣，感覺深切的悲痛。但是日本當局誠有趕快終止其部下無秩序的軍人，不要再污辱他們所穿着的軍裝了，日本當局雖然感覺沉痛，但是不能擺脫他們的責任。因爲這種行動所喪失的生命，已然沒有起死回生的方法，對於那些僅僅因爲是婦女而毫無抵抗的能力的緣故所遭受的殘酷的行動，也已經無法補償了，但是他們自己的榮譽，他們自己的人道主義，他們自己的理想，要求他們採用他們一切的力量，將本報（字林西報）直至最近所描寫的一切，以及一切正在進行中的罪行，完全予以停止。一個軍人對於毫無抵抗的人士，應當存有自尊的心理，否則他應當再受些訓練，直到他明瞭了他的責任。關於此事，本報（字林西報）對於日本軍隊的軍規，並不知悉，但是我們有把握可以猜想，這樣一個有組織的軍隊，既然極重視自己的榮譽，對於以上所提及的嚴重的犯法罪行，當然有制裁的法律。這一點必須注意——全世界遇到這樣不幸的消息，實在有成立一種印象的必要。世界輿論不應當繼續受人嘲弄。各國對於日本及其政策雖有不能同意之處，但是如果對於日本仍稍存尊敬之意，此種敬重心理也一定不可避免的日趨淡薄了。而日本的友人——日本還沒有完全失掉了她的友人——也只能希望南京的秩序能以趕快恢復，日本的軍人也能恢復四十年前中、日戰爭時日本武士道的

精神。(大公報)

### 第六段 陷後南京慘象

近有數人於本月五日由南京逃出，經過種種困難，始安抵武漢，記者往訪，叩詢敵軍在京暴行及南京現狀，承將敵軍屠殺、縱火、姦淫、擄掠、禁絕糧食，偽組織醜態，敵軍政治軍事佈置以及市面各情見告，茲分誌如次：

#### 一 兇殘屠殺

上年十二月十二日深夜，在火光冲天，殺聲震地，我軍於礮聲隆隆之下，悲憤撤退，全城卽陷入極端恐怖情形之中。留城市民幸早已安全移入難民區內，惟未能及時撤退之一部兵士，前進既難，後退無路，軍人愛國，殺敵心切，於是在十三日晨曦中，城內各處槍聲大作，敵我巷戰開始，衝鋒肉搏，我孤軍均作壯烈衛士之犧牲。當日下午，槍聲漸稀，敵軍大隊入城，佔據各機關，佈置守衛，同時分派大批軍隊至各處按戶嚴密搜索，我武裝軍隊無論抵抗與否，一律遭受槍殺。自是日起，殺人恐怖，蔓延全城，嗣敵方聲稱，難民區內藏有武裝軍隊，乃不顧國際信義，公然違反對國際救濟委員會之諾言，衝入難民區內，按戶搜查，凡貌似軍人者，網羅以去，十餘日內，每日均有十餘卡車，滿載非武裝人民向城外駛去，總計不下萬人，慘遭屠殺，以後偶有市民在街中行走，或在房屋內發現，敵兵認爲形跡可疑者，立時驅至新街口廣場上，一律以機槍擊斃，倘被捕市民，地近河池，則敵兵必推溺河內。曾憶一次有數人在河內

起伏掙扎，敵認彼浮水圖逃，乃一一以槍擊斃，事後並槍挑人頭，嬉笑街心，遇有野犬，則戲弄誘食，倘該犬勇猛追逐，即以刺刀刺死。敵兵如此兇殘無道，實令人髮指。將近一月中旬，敵兵屠殺暴行益見猖獗，用種種陰險詭計，謀害一般無辜百姓，初則佈告市民，舉行良民登記，倘有違背，即不准住於難民區內，於是每日均有萬餘市民，分別集合於金陵大學操場及新街口廣場與山西路廣場，爭求登記，擁擠不堪。敵人於此時伴作善意，向民衆演說稱凡前充兵士者，請即退列兩旁，以便分配職務，免與市民雜處，如有違犯，決予槍斃，因之每四五千人中，至少有四五百人被迫退出民衆之羣。本人等亦一度前往參加登記，目覩當時敵人之自然神情，似非詭計，一般民衆亦並不感恐慌，乃離開登記地點，約二十餘分鐘後，忽聞機槍聲連作，可憐此成千成萬無辜市民竟慘遭毒手。敵人滅絕理性之殘暴，於此可以想見。敵兵此種蠻橫狂殺，國際救濟委員會一再提出交涉，其後始略減少。但敵兵仍故意殺戮，每至一家，搜索不出少年婦女時，輒惱羞成怒，屠殺全家，哀號涕泣之聲不絕，是以兩閱月間，我市民被屠殺者約有八萬人之多，迄至今日，其摧殘毀滅暴行，尚無休止，留居南京市民之前途，實不堪設想。

## 二 縱火狂燒

首都淪陷，敵軍於十三日進城，到處縱火狂燒。猛烈之巨火濃煙，日夜籠罩全城，亘一閱月之久，此空前大火，使全城居民無時不在驚駭恐怖中，其延燒區域，計有中華門、夫子廟、

中華路、朱雀路、太平路、中正路、國府路、珠江路及陵園新村等地帶，所有高大建築及商店房屋，均付一炬，斷垣頽壁焦土無垠，悽慘情況，目不忍睹，回憶十數年來，政府之辛苦經營，艱難締造，今不幸遭此浩劫，損失誠不可勝計，尤以陵園新村之焚燬，真令人痛心疾首。及至近日，時因彼等聚合房內烘火取暖，漫不注意，致星火焚燒，波及範圍極大，總之，此次南京大火，實爲洪、楊之役以來最大之火災，其損失慘重，亦爲我國史上空前痛心之紀錄，敵人對吾如此摧殘蹂躪，吾中華民族對此血債深仇，誓死必報。

### 三 姦淫婦女

難民區成立後，婦女移往避難者極多，國際救濟委員會並開金陵女子大學爲婦女收容所，當時已住滿七千餘人，內部生活情形，較難民區稍爲安全。敵軍進城後，即按戶搜查婦女，挾去姦淫，嗣復擴大暴行，每日至女收容所用大卡車將大批婦女載走，哭號震天，慘不忍聞，有時至深夜將一部份送回，但已遍體鱗傷矣。如是者數日，被其姦淫之婦女，約佔半數，嗣經國際救濟委員會竭力交涉結果，敵兵明目張膽之獸行，略見減少，但其毀絕人性之殘暴程度，并未降低，於是不分晝夜，紛紛攀牆而入收容所，每見婦女，不論何地，即強行姦淫，因之求救與嬉笑之聲，常達院外，蓋收容所內無力抗拒，只有聽諸禽獸摧殘也。同時，尙有一部敵兵，至收容所外遍覓婦女姦淫，其卑劣手段，與萬惡行爲，更非吾人所能想像，國際委員會至此，又開闢金陵大學爲婦女收容所，爭往避難之婦女極爲擁擠，然而暴敵醜行，愈加兇猛。按其姦

淫對象，爲十二歲少女至七十歲老婦，如稍抗拒，卽予槍斃，某次在山西路一院內，當一婦女被敵姦污時，其丈夫前往哀求釋放，敵兵見而震怒，以刺刀將其刺死。此外敵兵虐待屍體之惡舉，更層見迭出，某日，一被姦淫之裸體婦屍，僵臥雪地中，突爲一日兵覩見，乃強迫我市民與之性交，該市民竟在抗拒之下，死於非命，而該屍體亦遭刺數刀，若是慘絕人寰之奇辱事件，日多一日，迄至本人離京日止，已約有一萬婦女遭敵兵玷污。

#### 四 擄掠一空

暴敵非第屠殺縱火姦淫，且復縱兵爲盜，任意搶劫。當難民移避難民區時，曾將家門閉鎖，嗣據目擊者談，各街巷門戶業已開啓，而室內物件已空，顯然爲敵軍所搶掠，按自敵軍進城後一個月內，每日有大批卡車滿載器物向下關馳去，自係以輪船運走。并聞所有紅木傢俱，亦均搬運殆盡，較珍貴物品，更早被席捲去矣。難民區外財物既全搶盡，敵兵又借檢查名義，闖入難民區內，翻查衣箱，當時區內難民恐慌異常，然一般赤手空掌之難民，對此暴舉，又無法制止，敵兵檢查時，每遇珍貴物品，卽強行取走，旋更進一步檢查衣裝，因此每人所有鈔票及財物，亦皆被奪無存，無抵抗難民遭此浩劫，而外人財產亦竟不免。當時曾有金陵大學外籍教授聖公會牧師等聯合向敵軍交涉，結果允先派兵士調查，但在檢查時，敵兵對一切財物，饒涎欲滴，徒格於情面，未能公然搶劫。聞某次在一外僑房內檢查時，突有一敵兵匿一小鈕扣於懷內，某外人舉而贈之，并諷之曰，此權作辛苦之報酬可耳，敵亦靦然受之。迨至最近，難民

國內難民之香煙、煙嘴、手錶、皮夾、電筒、日記、鋼筆等等小形物品，亦盡被敵兵擄去，至於在街上遇有稍爲整齊之衣裝者，更不免遭殺身之禍。所以南京目前盜劫之風甚熾，所謂「皇軍」軍紀，無異於國際強盜也。

### 五 糧食恐慌

各難民最初移進難民區時，大多數均能自帶米糧前往，故於最初數週內，食糧毫不成問題。至較貧困者，每日則前往粥廠領粥充饑。旋又有八千擔米運到，定價每斗九角，每擔九元，規定每人先買一斗，已存米者，暫停購置，故食糧供給情形甚爲充裕。乃近日因米糧來源困難，供給發生問題，後經與敵交涉，敵竟不准食物運入南京。南京難民國際救濟委員會所儲食糧，僅敷數日之用，因難民區內難民至少尚有十五萬人，每日需米一千包也。該委會曾百般設法向南京、上海及其他各處採辦食物，皆因敵方阻撓，未能成功，不寧唯是，敵方並禁止在難民區內出售或運送大米。敵方此舉，顯欲使該委會工作失去效用。現敵雖允許難民赴區外購米，但距售米地點甚遠，往返極爲困難。即一般略有資產者，前往購米，多半於途中被敵兵劫奪。敵人如此強暴，拒絕接濟糧食，我京中難民勢必坐以待斃。

### 六 偽會醜態

敵兵入據首都後，即進行組織偽組織，用種種卑劣手段，將自治委員會組成，任陶錫三爲偽會會長，陶係南京人，爲湯山陶廬浴池經理，並擁有相當資產。陶逆與齊燮元爲知交，故此



次極得敵人信賴，出而任偽組織會長。副會長爲孫淑榮，亦係南京人，以略通日語，被敵人重用，該會現分總務、交際、交通、財政、調查、人事六科。會址設於首都警廳內。該偽組織唯一工作，在爲敵人奴隸服務，如徵工、運輸、購辦以及代覓婦女等醜惡工作，偶有不到之處，即遭敵兵嚴厲指責，陶、孫二逆乃罔知恥辱，甘之如飴，且更以卑劣行爲，諂媚固寵，可謂毫無心肝。此外偽組織雖欲進行關於維持秩序及安定社會工作，但其所管轄區域，焦土一片，渺無人煙，實無何工作可談。至秩序問題，敵兵之兇暴，亦決非其能力所可制止，故此偽組織實等於虛設。近爲欲博敵人之歡心，曾於本年一月一日懸掛五色旗，然除增我恥辱與憤慨外，別無任何影響。

### 七 敵軍佈防

敵兵在京一切暴行，大致已如上述，但至一月二十六日，大部敵軍會開離南京，所餘者當在京佈置各種工事。同時在政治方面則強令難民遷回原住所，一月二十八日曾張貼布告，勒令二十五個收容所六萬難民一律遷出難民區，否則即用武力驅逐。雖經國際委員會交涉，仍無結果，於是難民羣議，先請老年人試令遷出，以觀後情。然敵兵仍嚴厲令壯年同遷出，嗣經多數被迫遷出，但於晚間竟有大批婦女哭啼而返，因之益使一般人惶恐萬分，不敢輕動，迄至近數日，情形略見好轉，然亦不敢謂決已安全也。又敵因鑒於我軍近日猛烈進攻，故於最近強迫大批壯丁，在城內外建築工事，同時在國府、海軍部、外交部、鐵道部、軍委會及各大建築均駐

有敵兵把守，各該地帶均不准一般人近視。

## 八 市面情形

自敵軍進城後之一月，全部南京淪入黑暗時代，難民區外火焰蔓延，焦土一片，搶劫橫行，渺無人煙，難民區內屠殺姦淫，任意摧殘，內外殺氣重重，毫無半分市景；泊一月中旬，水電方面，經國際委會努力，略有恢復，但電話電報及郵運則仍毫無辦法；至各種商店業已根本燒燬，現在敵於難民區上海路一帶，創設小攤甚多，所售物品，大部由難民區外搶掠而來，但往購買者甚少；由上海老申報傳南京市面轉趨繁榮，實不值識者一笑；此外在難民區內挑擔剃髮者甚多，生意略見活躍，但此決非所謂商業也。再關於京滬通車事，亦極屬滑稽。表面上敵當局佈告安民，通知京滬於一月十三日通車，實際上中外人士前往乘車者均不獲達到目的，則所謂通車，僅爲敵人侵略之工具耳。在京數十萬難民，精神肉體慘遭奇辱，但對前方戰事，均極關切，初則不得已由老申報如悉一鱗半爪，然多荒謬無稽，現在多設法在外人家中靜聽中央廣播，遇有抗戰捷音，雖在水深火熱之中，亦無不歡欣鼓舞也。（大公報）

## 第七段 江南的戰局

### 一 京杭失陷以後

南京的失陷，在日本帝國主義者對我國的侵略戰中劃了一個階段，目前的階段，自去年十

二月十三日起，敵人在江南是採取着南守北攻的戰略的，敵人攻到南京時，在我們的領土上已經使用着十六個師團了，敵人原定的計劃，是僅以十五個師團就可以征服我們，另以三十五個師團對付蘇聯的，所以攻陷南京後，日本帝國主義者極力利用國際法西斯蒂的壓力，企圖終止所謂「支那事件」，這一企圖失敗以後，敵人乃不得不以其主力攻取津浦線，希望打通東北兩戰場，使其南北的兵力可以任意調動。

一個很有意義的事實，就是敵人攻擊蕪湖的部隊，是第十八師團，後來爲了侵佔杭州，仍用這第十八師團，該師團乃經宣城、廣德、安吉、孝豐、餘杭而攻杭州，杭州陷落以後，敵拚命在江北進攻，又調第十八師團經京杭國道及蘇嘉路往江北作戰，自此以後，敵人在江南的陣線是怎樣的呢。

## 二 北攻南守的敵陣

這個時候敵人的陣線，東南起自杭州，西北直達蕪湖，中經吳興、長興、廣德、十字舖、宣城、灣沚，形成一個三百公里，內向的半圓形，敵人以杭州和蕪湖兩端，如新月的月芽一樣嵌入我軍陣地，一端配置不過數千部隊，控制我們東戰場的全局，全線日軍的數量不過三萬人左右，平均每公里不過百人，這在現代的陣線，就是平時尚且不敷，何況交戰的時候，像吳興與長興這些重要的地方，敵人每處祇有四五百人，而孝豐、安吉簡直沒有什麼敵兵防守，經我們的游擊隊攻克時，只有極少數敵人指揮偽軍抵抗而已。記者最近到收復了的廣德縣城，

希望看一看日軍的死屍，也很難找到，可見當時那裏敵軍也沒有贖下多少。

### 三 爲什麼不立刻反攻

敵人既把絕大的主力，放在江北戰場，在江南方面只留下這樣薄弱的陣線，那麼我們爲什麼不立即反攻，將敵一舉殲滅呢？我相信後方一定有不少的人會提出這樣的問題，就是我本人從來到東戰場時，也以這個問題質詢於若干負責的長官，并在各地以自己的眼力尋求着答案，到了今天纔可以得到以下的結論。

### 四 敵我兵力的對比

第一、敵人進入陣地的部隊，雖甚單薄，但是當時可藉公路與鐵路的連絡左右調動，以緩濟急，而且以太湖爲中心，運輸頗爲便利，此外從長崎運兵到滬或到杭州灣，祇需一天時間，較我軍從後方增援，遠爲便利。還有最重要的一點，敵人全線兵種的配備，保持着極高度的機械化，這是我們從京滬敗退下來的部隊，所不能比擬的，例如杭州敵陸軍不過八千人左右，而夾有一營戰車隊，有五十多輛坦克車，并經常停有飛機二三十架，蕪湖、魯港一帶敵軍不過一萬人，戰車也有二十幾輛，飛機四五十架，兵艦二十餘隻，至於各種大礮和自動火器較我更

### 五 開始反攻後的收穫

第二、說我們東戰場完全沒有反攻，也不正確。十二月中旬到一月初旬，我們在新敗之

後，當然無從反攻，但是一月中旬以後，就開始相機反攻了，一月十三日收復廣德及其附近誓節渡、十字舖諸要點，一月十五日收復了郎溪，十六日收復了溧陽和宜興，二十日收復了浙北的孝平，二十一日收復了安吉，二十二日并收復富陽，後來我軍雖退出，但扼守住要害，敵兵也不敢進去，富陽已成空城，此外宣城自二十日起即被我三面包圍，蕪湖附近兩星期來也在我反攻之下進行着相當劇烈的戰鬪，以上都是鐵一般的事實。

### 六 敵陣祇餘一脈可通

第三、我們對敵人的公路橋梁是集中很大力量來破壞的，而且頗為成功，十二月下旬敵人陣線兩端的連絡，靠着三條公路，一是京杭國道，中經句容、溧陽、宜興、長興、吳興、嘉興，二是宣、吳線，自宣城經洪林橋、十字舖、誓節渡、廣德、泗安而至吳興，還有一條是自南京經溧水、郎溪至十字舖，與前一線相銜接，現在這三條已完全被我們破壞，截成若干段，宜、吳線各站，連廣德在內，已一齊被我克復，敵人絲毫不能利用，南京與十字舖間一線，自郎溪克復後，也已不能利用，至於京杭國道，不僅溧陽、宜興段已歸我有，而且南京、溧陽間，和吳興、杭州間，也被我截成十幾段，橋樑破壞數十座，因此敵人全線的聯絡僅僅靠着京、滬、杭鐵路一線了，這是極可注目的現象。

### 七 游擊戰的展開與深入

第四、從六個月來全國抗戰的經驗中我們得到了一個實際的教訓，就是非發動廣泛的游擊

戰爭，不能保證我們最後的勝利。現在東戰場上下的將士，都已深刻認識民衆力量的偉大和政治工作的重要了，這就是發動游擊戰爭的基本條件。譬如第××集團軍總司令××會這樣告訴我說：「我們今後一定要把抗戰的基礎，放在民衆的力量上，因為只有從民衆的力量中，纔能不斷抽取我們長期抗戰的新生命」，這真是我們軍人的偉大覺悟，在事實上，以上兩段中所指出的新勝利，主要是游擊隊力量的表現，我們可以毫不誇張的說，現在蘇、皖、浙邊區太湖西南岸已成我英勇游擊部隊往來馳騁之所了。

東戰場上我們的游擊隊，完全係從正規軍中最精銳部隊所編成的，不過當局爲着要發動民衆的力量，幷求指揮和編制的統一，已在正規軍外單獨設一游擊隊指揮訓練的系統，同時爲着作戰的便利，又使各地區的游擊隊與當地的建制部隊受統一的調動和節制，這種游擊隊與正規軍的適當配合，已經在孝豐、安吉、富陽、灣沚、宣城等地的克復中證實了它的偉大效果了。

第五、現在第×戰區的部隊，差不多完全是自八一三以來與敵人飛機砲火搏鬥之後僅存的勇士，當他們自京杭兩方轉到現在的陣地時，每一部隊都是亟待補充調整的，感謝江北守土的勇士們堅決阻塞着敵人的進路，使我們東戰場的陣容，得到了充實鞏固的充分機會。

現在大江南北的戰事，互有極密切的影響，津浦線支持得久些，皖、浙方面，就可以提早一點開始全面的反攻，但要津浦戰事支持得久，同時就需要皖、浙方面隨時乘敵虛弱之際，加以攻擊，牽制消耗敵人的兵力。

## 八 從局部反攻到全面反攻

從江南整個戰局看來，表面上雖然呈現着「膠着」的樣子，但實際上我們卻已迅速地從支撐轉到反攻，而且隨着游擊隊的廣泛發展與深入，隨着生力軍補充調整的完成，很快地就可以從局部的反攻，入於全面的反攻了，現在我們一面希望江北所有將士，堅守住每一寸土地，使敵人沒有移轉兵力之絲毫餘裕，同時我們江南上下將領，更應毫不懈怠，再接再厲，展開英勇的全面反攻戰略。（劉尊棋）

### 第八段 鐵蹄下的京滬線

中華的錦繡河山，富饒之區，文物之邦的江南——沿京滬線的數十縣，淪陷已半個年頭了。那些素來在天堂裏過慣舒適生活的人們，是怎樣地在「皇軍」的刺刀下過着慘酷的生活呀！本來是青山碧水的錦繡之區，現在是變成瓦礫荆棘，青磷鬼火的人間地獄了。趙君新自上海來，湘曉得江南情狀頗詳，給後方民衆，認識認識所謂「皇軍」的「文明舉動」，和男女同胞在淪陷區域的情形吧！

中國唯一設備完善的國營鐵道——京滬線，在敵人佔領四個月後的一天通客運了，票價從上海到南京是日金二元二角，但是，旅客必須先受各當地的日軍司令部檢驗，是否「危險份子」？是否攜有「良民證」？並且上車時也必須要化一元日幣買一張「通行證」，否則，在車上被檢查時是很危險的。在上海北站不能直接進入租界，必須在外白渡橋打一個大圈子，並

且在夜晚或日兵認爲戒嚴的時候，非但不許進入租界，生命往往發生很大的危險。

沿鐵路各都市駐有日兵，數目不等。城裏除了新加幾月日本紙煙店及日本小吃店之外，中國人回去居住的很少。浴室復業的很多，而且生意顯得特別地好，顧客當然最多的是日軍，中國人去的真是寥寥無幾。回城去住的，祇有一些老年人，女人不敢回去，小孩回去的也很少，因爲敵人不斷地劫掠小孩，運回國去。每縣的維持會都成立了，報紙也差不多每縣有一種，但把日軍稱「我軍」，我軍反稱做華軍或敵軍，認賊作父，恬不知恥。

寇軍爲滿足侵華士兵獸慾，乃利用漢奸在蘇、常一帶內地市鎮，誘騙婦女，佯言介紹至上海工廠做工，而實則運往各地「皇軍妓院」，農村生活困難，受騙的婦女很多，除一部分自殺之外，現在尚在寇軍污辱下的也不在少數。

四鄉離公路或鐵路稍遠處，特別繁榮，但是寇兵也時常去騷擾，三五成羣，跑到村莊上，見沒有人，便在飯鍋裏或被褥中，隨便撒大小便。看見男人，就招手叫他跑上去，跑上去則拳足交加，百般侮辱，要是逃的說話，他就一槍把你打死，見到女人，不鳴槍，拚命的追，追到了，假使是醜的，老的，則唾之以面，揮之使去，見到稍有姿色的，便要強迫她把衣服脫得精光而輪姦之，稍稍反抗的，就用刺刀刺殺，或用麻繩勒斃。更有被姦之後，用酒瓶木棒插入陰戶而死的，和用刺刀割開小腹，割下奶子的，一般記載都不是虛構而實在是事實的。

鄉民防日寇的方法，也隨着寇兵的暴行而進步，往往在緊要路口，派一老者或小孩做「哨



兵」，見有日兵自遠而來了。便用一種訊號告訴其他的人，其他的人就趕快逃走，往往一聞風聲而二、三村莊都逃空。因此被殺於日寇者也日少，而房屋被焚者則很多。

京滬一帶的游擊隊很活躍，離公路線或鐵路線數里外的鄉村和市鎮，他們便公然地出現，而且不盡是便裝，全副武器和配合着鮮明武器的也不在少數，他們很得到人民的幫助，因此寇兵的屢次圍剿都撲了空，而遷怒的是當地的百姓和房屋，某處有游擊隊出現之後，那地方必遭日軍的洗劫無疑。因此，民衆痛恨寇軍之酷行者固不在少數，然而因爲怕寇軍燒燬自己的房屋，而不敢公然反抗，假使有正規軍大隊地打過去，他們一定會起來響應的。

近來寇軍正在誘騙民衆養蠶和插秧，民衆受騙的很少。爲着要使中國人來屠殺中國人，日寇更在京滬沿線每縣徵三千壯丁來做他們的礮灰，因此民衆更陷於深度不安中，棄家而去做游擊隊的不在少數。太湖沿岸和長江兩側民衆的武力日益擴張起來，公路、鐵路、橋樑也日多破壞，終有一天會陷日寇於死命的。（成一）

#### 第九段 我游擊隊之實力與活躍

敵人雖佔有江南、蘇浙各地，但至今絕未完全統治各地，相反，近我在江南各地游擊軍，日益活躍，上海各報屢有詳細紀載。此項活躍之游擊隊，顯然已使敵人感受到最大的威脅，而使共無法應付，一旦機會到來，配以主力軍之正面進攻，收回絕非難事，此已爲滬上各方所一致承認。最近大美晚報載有一文，詳敘京滬、滬杭兩線我游擊軍之實力，及其活躍狀況，有如

下之紀述云。據可靠方面消息，敵軍當局，目下在京滬、滬杭兩線進行「肅清」游擊隊工作，似未能收獲若何效果。在京滬及滬杭線之我方游擊隊，其人數極難估計，但據各方觀察所得，至少在十萬左右，其中當以滬杭方面奉賢一帶，最爲活躍，該處之我方游擊隊首領係一女子，名錢冀芳，彼等散處於奉賢，不時截斷滬杭公路線之交通，錢女士之部屬，目下不特以奉賢方面爲活動之大本營，且不時深入日軍之後方各處，予以威脅。

### 一 最近一度克復吳興

該文續云，滬杭線上之嘉善、平湖等處游擊隊，亦極活躍，該處之部衆，都爲過去之×××師之正規軍隊，晝伏夜出，在該處一帶之公路橋樑，均被若輩所破壞，在嘉善之西塘鎮方面，本有敵軍四百餘名，但因軍力單弱，故亦并未進攻。滬杭鐵路線以西之吳興、孝豐、安吉等處之游擊隊，爲數最衆，約在八千以上，係屬陶鳳威所部，最近曾一度克復吳興，將敵軍九百名殲滅大半。至於敵軍在太湖方面之「圍剿」計劃，其司令部設在平望，該處駐有敵軍六千餘，該方面之游擊隊，最爲出沒無常，故敵軍原定一鼓蕩平之計劃，亦殊感覺棘手。又青浦一帶，亦有游擊隊殊多，其首領爲一七十餘歲之老者，白鬚飄拂胸部，精神矍鑠異常。

### 二 京滬各線時可截斷

此外，宜興、溧陽等處，現爲我軍進攻之最要目標，因該處之我軍游擊隊，人數最多，並已與後方之正規軍隊取得聯絡，有不時截斷京滬路及京杭國道之勢，實際有好幾萬我軍攜帶步

槍，盒子礮與少許機槍藏在中心與她的週圍，更無有數受盡了教訓覺醒過來的農民們，自動地與兵士連起手來，參加了實際行動，發揮了我軍特長的游擊戰術，只要敵軍偶有疏忽，便被破壞了所有的一切，自彈藥糧秣以至生命。他們——游擊隊——而且時常破壞敵軍的交通線，使敵軍在前線作戰，遭遇困難。幾月來，敵軍在太湖流域應付出沒無常的游擊隊，委實已經精力盡，這些游擊隊的出擊，不單使敵人疲乏，更使在某種勢力之下登場的傀儡震慄，像宜興維持會委員們，便在不久前全部給游擊隊擒獲斬首，當時接近各縣的新貴們，都狼狽的藏匿起來，加上敵軍的兵力，僅及於城市與鐵道公路，因此游擊隊更以半公開的姿態活躍在各處。

### 三 無錫宜興可聞礮聲

最近游擊隊已放棄了小組合的擾亂而成爲集團的大規模的出擊了，縱然敵海軍派遣了小型淺水艦到處遊划，數次獲得小勝，可是對於整個局面毫不引起變化。一個從宜興附近的太湖山中，纔輾轉來滬的某君報告，在太湖區域過去被視爲最安全地帶的馬蹟山，敵軍最近曾在該處遭遇猛烈的攻擊，受相當的損失，戰事且繼續至數日。行經無錫時，曾停留數日，每天都聽得惠泉南部的礮聲，隆隆不絕，事實上的宜興與無錫，現在連城市已在游擊隊勢力控制之中。離無錫的前夕，尙聽到一個游擊隊小隊長，因進攻沿京滬路敵軍受傷的消息。各地的游擊隊，在紀律與戰鬥力各方面，現在已有長足的進展，敵軍今後在該方面的行動，困難必一天天增加。

以上是此間報紙詳載關於江南各處我游擊軍實力活躍狀況，及敵人在這些地方受到的威脅，十分正確，因述之以告各地人們，使大家知道，「天堂」的蘇杭，敵人事實上並沒有佔領，付出相當的代價之後，不久定可收回到中華民國的懷抱來！（晨報）



## 第四篇 東戰場第二期

### 第一章 皖南與杭州之戰

#### 第一節 皖南大戰

##### 第一段 蕪郊前線視察紀

——我軍時以夜襲建奇功——

中央社記者八日赴蕪湖方面最前線視察，於十九日始返青陽。蕪湖、繁昌、南陵一帶，自西阻東羣山環繞，其間湖港田畝，紛歧交錯，大軍之運動，頗爲困難，而且距前線數十里以內之公路，我軍悉予以破壞，是以重武器如大礮坦克車，亦絕難使用，現兩軍祇藉縱橫之堤埂上作戰。我軍在堤埂上密佈散兵壕機槍壕以及其他防禦工事，憑險固守，現敵以蕪湖爲南京之屏障，欲確保南京，必堅守蕪湖，是故在蕪湖方面築有堅固工事，其主要陣地，在蕪湖以南八華里之大官山，以其右之灣沚爲重要據點，藉公路及鐵路線互爲聯絡，其警戒線則在魯港、石梳鎮、竹絲港等處，與我軍步哨相距僅數十米達，隔河相峙。本月八日，我軍出擊正面之敵，進

取竹絲港車站，右翼則攻佔灣沚鎮，於是敵軍控制之蕪宣鐵路，乃爲我軍切斷，而敵軍之呼應爲之不靈，敵乃於十七日開始向我反攻，當由青弋江渡河，自龍王廟側面襲擊奎潭鎮，我軍乃稍稍後退。敵之用意，顯欲打通蕪宣鐵路之阻塞，至於敵人攻守之方完全藉礮火之威力，以壓制我軍，其發礮最多之時，每日輒在千餘發以上，其礮彈多七生的及三生的半之彈，且有昭和八年製造者。至我軍對敵之礮擊頗有經驗，當其濫放轟擊時，卽伏處壕中，故子彈多落湖沼隴畝中，其傷害之威力殊少。我軍爲避免敵之礮火計，輒於夜間出擊，我壯士每于月色昏黑之夜，摸索襲擊，及抵敵之壕邊，始出手溜彈大刀相撕拚，如白馬山、俞家山、大官山等役，均以夜襲建立奇功。我軍並隨時派遣游擊隊擾亂敵人，最使敵惶惶不安。至於記者所經之城鎮，駐軍與人民已打成一片，部隊咸能確守軍紀風紀，而人民亦自動起而以人力物力援助部隊，如幫助部隊做工運送傷兵供給糧食等等，此實爲抗戰前途之良好現象也。（大公報）

## 第二段 淪陷後的蕪湖

距離南京百八十里，爲長江商埠之一的蕪湖，在十二月四日，開始被敵機投彈轟炸了，英商怡和公司的德和輪船就是在那天被炸沉，死掉不少逃難的人。接着五日六日三天的狂炸，蕪湖這十八萬人口居住的小城市，馬上成了一個死城。人民走空了，軍隊也開到郊外，蕪湖的縣長與專員也在八日離了城，留下不能走的窮人與有貨物搬不走的商人，約有萬餘人，躲在破城中候着不可知的命運。十日的上午，打着紅日旗幟的敵軍來了，從東南鄉的小荆山、清水

河小路走近蕪湖近郊來。卡子口、白馬山、大姑山一帶，我軍是英勇的據險防守，予正面來的敵人以痛擊，可是總由於後側受敵，東部後方受抄來的敵人的部隊壓迫，蕪湖市近郊內線作戰的憑藉壕不能守了，退向南陵，在蕪湖市內，讓予了敵人一座空城！

敵人到蕪湖之後，乘着戰勝的餘威，繼飛機所投的燒夷彈之後，實行放火了，江邊一帶房屋全都燒了，長街上的商店也是從西門燒到徽州會館，剩下徽州會館到上海銀行的一段，從上海銀行起，又一直燒到江邊。蕪湖的商業精華全都在这條街上現在是真的成了焦土。至於爲一般市民所愛行走的鬧市中山路國貨大樓一帶，更是燒得只剩殘牆斷垣。

蕪湖成了焦土，躲在破城中的萬餘人有的被燒死了，有的被當街用槍打死，有的則是被敵軍敲門入內搜查什物時被打死。以爲等下來也不過是做老百姓的人，做夢也想不到成了地獄中的死鬼。新的恐怖壓下來，不走的人也開始走了。

敵人燒殺了之後，就進行防守蕪湖所必須的工作了。在軍事上，防守一個城市是必須有幾個外圍據點的，於是西向沿蕪青公路佔領了蕪繁接界的魯港，南向守住白馬山、大姑山、卡子口、王家祠堂一帶山地，北向分兵渡江，佔領淮南鐵路起點的裕溪口，東部與佔領南京防守采石、東梁山的部隊取得聯絡。在運送子彈輜重上，在建築防禦工事上，在運輸米糧、食鹽、木材上、蕪湖破城中沒有死掉的人都被拉去做軍事苦工了。

城中的敵軍，最初是集居在江邊裕中紗廠、赭山蕪湖中學、以及電燈公司等地方，後來由



於我機的轟炸，又到處四散的寄居城區各處的民房裏。

這是「皇軍」，來征中國是爲的什麼呢？

請聽他們在佔領蕪湖後所行所爲的事吧。

最初他們是直接行動，迫着走不掉的當地人引導，他們要毛繩內衣褲，就在一家百貨店裏取去了所欲的東西。要吃東西，海貨店中的桂圓蜜棗成了他們口袋中的糧食，兩手抓來放入褲袋，口袋。抓吃之先，必要引他的蕪湖人先吃一二個。知道江南的鷄好，常常搖動兩臂作鷄撲狀，要老百姓打鷄給他，或找一根鷄毛示意。吃鷄蛋則用手摸摸屁股，蹲一蹲做出鷄生蛋的模樣。城裏凡是商店，無論吃的用的，都被搜羅乾淨。富戶人家的箱籠也被用刀斧闢開，取去了好的皮衣，當腰一截，就那麼短襖似的穿在身上。紅木紫檀桌子都被斫作柴禾用燒了取暖。

鄉下的運輸不得來了，菜蔬豬牛魚都無法供給，於是城中的「皇軍」下鄉去徵發。看見牛，一槍對頭打去，死了，割取四支腿，回到城裏來。看見豬就是一刀，拖了轉來。去打牛打豬之外，碰到鄉下姑娘女人，那真是比牛豬還好的好東西了，上去就強姦，生命都在槍與刀下不得保障。

後來覺得直接行動不勝其煩，處處要自己動手，用力去取，效果不一定好。於是改用間接方法，找了些漢奸出來。蕪湖這地方，原先也是個五方雜處的所在，都市的寄生蟲有的是。一班正紳是都跑盡了，寄生蟲在角落裏躲着，伺機而動。倭寇直接行動弄厭了時，不知是誰的勾

結，漢奸出面來維持地方了。

漢奸的組織，取名爲蕪湖治安會，組成份子是宋介眉、朱小竹、李道生、變沅、汪肖菲等。一區爲吳承渚，二區彭養吾，三區任鳳昌，四區分上下二處，上在救生局，下設張伯濤家。這一羣人都是在蕪湖多年的本地人，或者是在蕪湖做事多年的人。有的是財務委員會中職員，有的是搖筆桿爲人訴訟的土律師，有的是醫生，有的是打拳賣解出身廣收門徒的青幫頭領。平時吃喝慣了，穿著慣了，只知個人舒適，那管他人痛苦的流氓地痞，而今果然成了漢奸。

治安會成立之後唯一的事就是爲日本軍隊找女人與伕子。這些狗吃心肝的微胖型漢奸爲「皇軍」搜羅了當地的婦女，搜羅了宜興等處逃難來的少女，漂亮的，則設立俱樂部，由日本軍官去享受。低下的關在監獄中，由女禁子管理，供給日兵的需要。伕子則是良民證的換取條件，每個人爲了取得良民證，一定要向漢奸機關去報道，充任一些時日的伕子，然後可望成爲「良民」。

現在，由於漢奸的活躍，蕪湖的好些事情已見有表面的生動。浴室開張了，爲人擦背修腳的茶房，在爲日本兵服役了。電廠的發電機也開始了轉動，而且供給着一部份防守蕪市電網所需的電流。旅館飯店也開了些，虛應着漢奸以及敵軍的要求在充門面。

最重要是一月四日這一天，敵軍警備隊長福田所召集的安民會議，這倭寇他在夫子廟會場

上首先登台演說。用日語咕嚕了一氣，隨後漢奸汪肖菲、宋介眉等也相繼演說，最後還有一個女漢奸操北平話說：「我代表益新麵粉公司來報告諸位，所有各種紙幣及日本紙幣如你們民衆用不掉，可拿到本公司來換取麵粉」。從此之後，人民也有一些在漢奸宣傳欺騙之下歸入蕪湖了。可是大多數居住蕪湖的人卻飽受倭寇所施與的淫威，而藉口去找親朋來歸利用出境的機會離湖了。蕪湖：敵人在施虐，漢奸在作醜，忠實的人民走了，殘弱者在做朝不保夕的奴隸！

在鄉村裏，敵人更是爲所欲爲，隨便的姦淫人家婦女，宰殺豬牛，燒燬房屋。濮家店一帶，有一七十餘老太婆被姦淫之後殺一刀送命的。同村人爲她收了屍，倭寇還要把棺木蓋掀開示露，敵人的話是「我橫豎也不把她們作女人看。」最初這些駐在鄉村中的倭寇，是白日去各村騷擾，後來知道白日去無人在，百姓都避開了，於是改晚間去。百姓苦了，只好舉家出亡。拋棄了不忍離開的家與鄉土，走上不知何日回鄉的逃亡之路。

淪陷後的蕪湖城市與鄉村是悲慘的。可也有些驚人的英雄舉動。麻浦圩裏，有三個日本兵去鄉村尋樂，捉到十三個老老少少女人。這些女人馬上結成了一條心的團體，約定共同對付敵人。敵人選了三個年輕貌美的去睡覺，女孩子要倭寇脫去衣裳，自然武器就離了身，於是女孩子每人抱緊一個倭寇，其他十個婦女跑進來用敵人的武器殺掉他們，把槍與人頭都繳到我方駐軍裏來。

另一個故事，也頗有意思。一個啞子被二個敵兵拖去做伙子。行到村中搜到一女人，二敵

兵相視而笑，約定一人守啞子，一人去強姦。在日兵強姦此女人時，另一日兵則背人解小便。啞子利用此機會，以扁擔打倒此日兵，再衝到房中打殺另一日兵。挑二個人頭與二支槍帶一個女人到我軍前方來投効。

像這類事情實在太多了。我軍經過了一月的相持，現在也每日發動反攻了。那邊的敵軍中東北籍兵士，在我軍反攻中常有攜槍礮反正的。不能過來的，於是對民衆說：「你們要死，我們也要死，反正免不了一死。」可見被迫作戰的慘苦。敵人每逢打敗仗，終歸要洩憤於民衆的。在卡子口一帶，最近我英勇的軍攻入白馬山、大姑山一帶山地，威脅蕪湖近郊，於是敵人在那一帶就大施屠殺我民衆。可見在敵人佔領的區域中，如果不結成自衛的力量，是只有死路一條的。

與官軍同時向敵人攻擊的，有蕪湖方村鎮、陶辛圩一帶的民衆武力，在錢輝領導之下，與敵人作戰了多次。一次敵人衝來，被奚率領那一帶青年農民與之作戰，打死敵兵四名，傷了八名。有一次敵兵六十餘人攻方村鎮，被方村鎮英勇的小老板率領一批人，從二路夾攻，把敵人打跑。這是不受敵人屈服的村民，正在第六部皖南區特種工作團領導之下，英勇的與敵人接火。在蕪湖的縣長劉仰山，區專員高文伯跑離開了蕪湖的今日，蕪湖特種工作團，實在蕪湖人的母親，所有被敵人蹂躪的難民，都逃到蕪湖特種工作團掩護之下來了。使得日本兵士方面不能不說，「中國民衆不好對付。」是的，蕪湖雖淪陷了，雖有一批漢奸在跳樑，一批人在做奴

隸，可是烽火已由農民與學生燃起了。奚迺輝，一個勇敢的地主，王子駿，一個中學生，以及一批曾在外面讀過書的青年人率領之下，接受了第六部皖南區特種工作團的正確指導，守衛着蕪湖萬畝以上的土地，萬人以上的村落，在抗戰，在燃起保衛家鄉的烽火了！

淪陷後的蕪湖，沒有屈服的。猶太人包讓所開設的弋磯山醫院，經過蕪湖江面的旅行者都可看到聳立在青山上的高廈，那座最好的醫院，要想本着基督的寬慈爲日本兵治傷時，我們的白衣護士小姐都拒絕了，於威脅中離開了蕪湖。

蕪湖人在英勇抗戰中，雖然是苦痛，險惡，但第一次皖南抗戰民衆武力在蕪湖樹立了，做皖南特種工作團團長的蕪湖人心裏也有點安慰。是的，蕪湖，將漸成爲游擊母地！（朱民威）

### 第三段 一片血腥話皖南

東戰場形勢的轉變，敵騎便過了太湖盆澤地而侵略到皖南，如今抵達蕪南邊境，即遭遇了黃山山脈所構成的深溝高壘，阻斷去路，而按兵不動，同時在環境上亦不容許其深入。現在淪爲戰區的蕪、當、宣、郎、廣一帶縣鎮和村莊，統統被炸成一片血腥，澈底的堅壁清野，老農連耕牛都牽着跑，揮淚別了祖宗相傳的家園，走上流亡之途，一間草棚不給留下，一個壯丁亦不留下，那屯在蕪湖的十八萬多石的白米，是安徽全省人民心血的積蓄，沒法運走，不惜付之一炬，大家下了最後的決心，讓所餘的只是塊「焦土」，成爲東戰線的決鬪場。

### 一 廣德東壩的不守

皖南山地是鄂、贛的屏蔽，在作戰形勢上看，現今是跨入第二個階段了，敵人的主力一定要喪失在這山地戰裏。在第一個階段裏，大家都認定保皖南，便須守廣德，固東壩（安徽當塗與江蘇高淳交界處），從上月梢起一直到本月初，廣德陣地戰黏着於天目山之麓，屢進屢退，川軍師長饒國華氏於此激戰殉國，經了重大的犧牲，算是以血肉重新築成了一座廣德城。但不料江蘇高淳縣長爲傷兵兩下耳光，打出了縣城，敵軍便衣隊便溜了進去，於是東壩不守，中了敵軍側擊的詭計，白水陽撲攻蕪、宣交界的灣沔鎮，切斷了江南鐵路和蕪屯公路，東戰線爲一髮牽動全身，所有灣沔以上通蕪湖的橋樑，趕忙在六日早晨毀掉，決心保衛蕪湖，宣寧一帶也厚集大軍，準備東戰線的大決鬪。

## 二 肆無忌憚的轟炸

因此，皖南各縣鎮便成了敵機轟炸的目標，由廣德、宣城、郎溪、蕪湖、當塗而南陵、繁昌，被炸的地段逐漸的擴大，硫磺味也掩不住血腥，蕪湖是五日起連炸三天，甚至拿迫擊砲彈當炸彈，轟炸機平着屋脊飛，在沒有空防的城市裏儘量掃射平民，徒逞一時之獸性。飛機上除擲下荒謬的傳單外，並一把一把的丟下「冥國銀行」紙幣，那是燒化給死人的，無聊的敵人竟以此惡作劇，其中更含一層卑劣的作用。雖然電燈電話都被破壞了，電訊斷絕了，十七萬住民掛着難民條逃亡了，水無處買，飯無處燒，但駐軍仍然堅決的固守着，三天三夜的大火，政訓處長伍德鑑督率士兵分頭撲滅，大家幹得反比平常起勁。其中連帶遭殃的，有英國蜜蜂號兵

艦、怡和躉船、德和商輪、長沙商輪、法國天主堂的內思中學。德和輪是炸沉了，幾千具死屍飄在江心。敵焰猖獗到了極點，以至於和縣江面停泊的美艦巴納號和美孚油船三條，也炸沉了。敵軍的行動真像瘋犬，張着嘴亂咬，若不把牠殺了，誰都有被咬的危險。

### 三 流亡到那裏去

流亡呵，流亡呵，自蕪湖西去的路上擠滿了難民羣，蕪青路是黑壓壓的結成一條線，向西蠕動着，傷兵和落伍兵也夾在中間，無聲無息趕着渺茫的前程，長途的流亡，到底流亡到那裏去？那沿路用紅紙寫的：「無路可奔的難民趕快到江西去墾荒」，署名是戰區難民移贛墾殖團，指示難民的出路是在那裏。是的，江西寧都一帶確需要大批人口移過去，但這樣漫無組織的一羣，到了江西以後又怎樣？目前逃命要緊，顧不了那些。記者是最後走出蕪湖的，沿路經過繁昌、銅陵一帶山中，到大通以後，纔繞江北桐城縣境而至安慶，轉輪來漢，祇見那重山疊嶺中五六歲的小孩被父母拋散了，在荒野裏掘蘿蔔充餓，老嫗們撐着根竹桿，一步一跛，裹了小包袱跟着大隊前進，這樣顛沛流離，那天纔能走得江西？何況家破人亡，處境也太慘了。

### 四 當前的大教訓

高淳不守，是爲縣長給傷兵打跑了，這是個活的教訓，大家不可不注意，關於傷兵難民退伍兵的招待，本來是抗敵後援會工作之一，直接影響後方治安，間接即牽動大局，皖南各縣因財力不一，所以供應就有分別。在宣城、廣德對難民及傷兵，是每名發給養，對傷兵另外贈榮

譽章，蕪湖因爲存米太多，無船運走，凡是傷兵和難民過境，除了給養路費而外，還發米五斗，讓他們挑着走，所以有吃有用，在銅陵、繁昌雖只招待一頓稀飯，總算對付過去，不過大通、獲港兩地因爲負責無人，所以招致許多麻煩，連當地的老百姓也不能存身了，還有差役問題，如果辦不得當，也是一團糟，徵草派伕，到了緩不濟急的時候，只好抓了，繁昌、銅陵、貴池一帶大路上，隨時隨刻可聽到冷槍聲音，鄉下人逃散了，威脅既無對象，其結果自等於零。長江裏的民船朝內河裏躲，有的拖到圩埂上曬太陽，「物不暢其流，人不盡其用」，這顯然是下層政治組織尙欠調整的結果。

## 五 民衆武裝義勇隊

現在談民衆組織，雖說是『臨時抱佛脚』，但看一看目前的事實，確乎非常切要，到底總比沒有組織的好。桐城白蕩湖，周圍有三十里開闊，四面臨山，水不揚波，這是天然的水上飛機場。兩星期前曾落下一架水上飛機，機上的人不說一句話，拿着槍不許鄉下人近前，等到十城報告，飛機已經於第二天飛走了，於是地方上斷斷，那一定是敵機，民衆有撲滅的責任，那地方的民衆在政府督導下是武裝起來了。此外蕪湖等縣也組成了義勇隊，將所有的壯丁都編制完成，武裝和給養亦有了相當把握，在皖南大決鬪場合裏，或許配合在軍隊中去完成衛鄉保國的任務，將血腥塗遍黃山山脈每一寸的土地上。（鎮東）



## 第二節 杭州之戰

## 第一段 淪陷中的杭州

杭州那秀麗的湖山，那六橋煙柳凡是旅行過杭州的人，該每個人都不會不依戀與追懷。如今石榴花紅似火，杜鵑聲聲啼喚，茉莉在那古靜的住宅區人家莊園別墅的園子裏吐着清香的季節來了。杭州正是濃粧淡抹，青春活躍的時代，可是湖山之景物依舊，而人物已非！過去的杭州，祇能憑着我們的記憶去回想，杭州已淪陷在敵人的鐵蹄下將近半年了！

去年十月裏，敵人自從在金山衛登陸，東戰場的戰局，全般改觀，不久，戰爭的觸角就碰到了錢塘江。十二月二十二日，我軍撤退了保衛杭州最後的一道防線，臨平之後，二十四日的下午，敵人的騎兵一隊，就從武林門直衝進杭城。這時候杭州已經成了一個死城，全城人家，已十室九空，延齡路上只有一個小雜貨舖還半開着門，敵兵就在這裏下馬搜查食物，間壁一家理髮店的老板，知道敵兵已經進城了，於是開門迎接，堆着滿面笑容，要帶領敵兵去找麵粉，可是話還未完，子彈已經由敵兵的手槍膛裏跑出來，結果了他的性命，這是敵人進入杭城殘殺的第一聲，而這亦是取媚於敵想做漢奸的下場的好榜樣。當晚，大隊的敵兵，就在裝甲車的掩護下，由武林門望江門進城，當夜也就開始了他的「焦土防禦」政策——焚燒，大火兩晝夜，省立圖書館、農業蠶桑學校、以及大世界附近和石橋、石板巷一帶民房均化灰燼，燒的最烈的，

要推臨平、七堡、留下、閘口、南星橋、同杭富(陽)路，杭餘(杭)路一帶。二十六日，城裏發現少數我僱衣隊，與敵發生猛烈巷戰，我僱衣隊卒以少制衆，斃敵二十餘，即安然退出。二十七日，傀儡的僞自治會，即在敵軍的卵翼之下產生了，其組織如下：主持人爲謝逆虎丞、僞會長爲高逆友生、徵集科長王逆五權、救濟科長邵逆力更、宣傳科長程逆季英、建設科長胡逆預、財政科長汪逆嘉生、特務機關長高逆爾武。僞自治會第一件媚敵的事，就是強迫人民登記，登記時，每街每巷，由一漢奸負責。率領人民赴指定地點，填寫登記表。此等漢奸，名爲市民代表，而實則負監視該街巷市民行動之責。登記表之格式，分姓名、年齡、職業、數項外，猶注重於「市民將來之方針」一項，登記後，每人發給布條一方，行路時須佩帶左胸，市民迫於淫威之下，無不飲恨吞聲。僞自治會第二件事，就是把湖濱一帶如瀛洲旅館、東方飯館等，相繼鬧起妓院來，現在妓館最多，而亦最熱鬧的地方，要算拱宸橋了，該地日本妓院、朝鮮妓院都有，其中定價最低廉的，要推中國妓院，所有中國妓院裏的妓女，往往每日接客數次，而得不着溫飽，每天都幽禁在屋子裏，不准出門一步，並且隨時會遭遇到着鞭撻。僞自治會的羣醜們，又因敵人的飲食不適，於是又開起什麼「東洋料理店」來，把從前西湖裏的樓外樓菜館改名爲「樓外樓料理店」。馬路上的汽車，乘坐的除了少數的外僑外，就只有敵軍官，人力車，敵人坐了是不付錢的，而車捐，僞自治會卻徵得特別苛刻，公共汽車，也有兩路通行，起點都是僞自治會的門前，（新民路中央銀行）一路開靈隱，一路開拱宸橋。

我軍退出杭州時，電燈廠、自來水廠，均曾自動炸燬，現在偽自治會已把它修復，并且以二十萬元的代價，把電廠押予敵軍司令部。開業的店舖，都是些快餓死的小夥計和一般無賴之地痞流氓所主持，以米店小吃館爲最多，湖濱迎紫路、官巷口、清河坊、保佑坊一帶店面，仍是十九關着門。馬路上攤販多得無從統計，攤子上陳設的東西，多半是盜竊來的贓貨，敵兵只要歡喜高興，就任意拿去，攤販敢怒不敢言，於是只有向偽自治會交涉滋擾，偽自治會也束手無策，除了每天徵收攤販捐而外，額外又強徵大洋一角，送給敵憲兵部作爲經費，請求彈壓，敵憲兵部，雖然也會敷衍了事，大出佈告，招募警察三百，維持秩序，可是應募者絕無一人，敵兵只要喜歡高興，還是一樣的搶劫。市面仍然通用我國法幣，不過須經敵兵部蓋戳方能使用，敵軍部雖會發行一種「軍用票」，分十錢，五十錢，一元五元等，迫令市民通用，但暗地裏不但不流通，而且跌價，敵兵有幾次竟打開錫箔店的門，搜索大批冥票冥洋，強制使用，尤其是朝鮮兵，他們已經被敵人剝削得體無完膚，每天的身上，很少會有幾個銅子，走進小巷，祇要有機可乘，總是路劫。居民沒有一天可以安穩的過着生活，敵軍成天成夜的要上門搜查盤問，如果看到婦女，那末強姦的事情就會發生了，馬路上行走的人，很少發現姑娘們和青年人。敵兵每天洗浴兩次，把店面舖戶人家的門衝開來，貴重的傢俱，都搬運到上海去了，水缸則作浴缸用，有時竟迫令婦女一同裸體入浴。

西湖裏的划子，近來亦多起來，遊湖的盡是敵兵，美麗的湖山景色，加以櫻花開放的時

節，使他們勾起無限的鄉愁，何況又是被驅應征，出征日久，所以每天各廟宇裏求籤問卜的敵兵極多，都是卜問「是否能夠生還」「何日可以返國」。此外敵軍中，也常常盛傳着我機飛到日本各地怎樣狂炸，因此敵兵們思鄉心切，戰志消沉，自殺之風極盛，尤以下級軍官爲多，自殺者日有所觀。近來敵營中，又盛傳我軍要進攻杭州了，同時因我游擊隊的活躍，屢次予以神奇的襲擊，敵胆大寒，最近竟有五十人，搶去淨慈寺的和尙袈裟，化裝逃走，弄得敵司令部既無法追緝，而又要防止效尤，竟至一籌莫展。

「新浙江日報」這是杭州城裏唯一的漢奸報，四開小型，措辭極荒謬，所有戰事消息，均由敵方禁止登載，以掩飾其狼狽情形，上面純是些替敵軍吹牛祝福的文字，或者是刊登偽自治會的佈告。拱宸橋僞維持委員流氓劉展堂，竟以「大日本租界治安維持會」名義大登佈告，尾署「昭和十三年」等字樣，々々々，市民見之，莫大恨人骨髓，欲食其肉寢其皮以爲快。此外就刊登些店家復業的消息，或者柴米市價，看的人絕無僅有。敵軍自入城後，即開始擄劫我男女孩童，凡五歲以上十五歲以下、壯健而活潑者，均被擄掠以去，第一批被擄五百餘名，在四月二十五日早晨，改裝運滬，現在不但沒有因天良人道之激發而停止，並且這把戲繼續的演得更厲害，截至今天的報告，已經擄去千名以上了。

一月二十八日上午，我便衣隊一人，單身攜帶手榴彈，在新民路歡樂巷口，敵憲兵司令部門前，把敵軍官柳川當場炸斃，其後飄然離去，因此敵搜查更甚，各城門守衛更加森嚴，行人

鞋褲都要脫下檢視，祇要有一點不高興，就隨意槍殺，所以每天的城郊附近掩埋隊，川流不息地，在做着掩埋工作，掩埋被敵人槍殺比鷄鴨不如的我們的同胞。市民出城入城，非但要佩帶白布條，而且須向敵軍崗位脫帽鞠躬，否則就要拳足交加，罰跪，或者打耳光，吃槍柄。走在路上會見敵軍，也要致敬，碰見崗位要繞他背後過去，行人稍有東張西望，交頭接耳者，敵哨兵或敵特務機關人員，即加以逮捕、敲打、幽禁、受盡酷刑，許衙巷內有一大屋，內有此輩被捕之同胞三百人，每日僅給二餐，每餐僅准進食一碗，餐前餐後，均加拷打，慘號之聲，播散於附近各街巷，不忍卒聞，行人無不酸鼻。

杭州城站，敵現改名爲「杭州驛」，站長爲日人太田，滬杭路已恢復全線通車，由滬運杭除走私布疋外，多係軍需品，客運絕無。現今滬杭沿線，滿佈我游擊網，路基橋樑，時時被我游擊隊破壞，敵機車軍火車已被我中途攔擊多次。敵十八師團一部約一千餘人，雖已改編爲護路隊，分駐嘉興等地，並且最近又將公路鐵路沿線二百公尺以內之民房樹木，悉予毀除，同時，敵人也散佈着便衣隊一千餘人，裏面並附着牛島部隊的大刀隊百餘人，以圖防阻我游擊隊活動，但我游擊隊行動之敏捷與勇敢，遠出敵人意料之外，依然隨時予以重創，使他片甲不還。四月九日晚，敵火車一列，共二十四輛，載運敵軍火彈藥，由滬開杭，經臨平大橋，事前該橋被我游擊隊某部炸斷，火車墜入河中，敵死傷慘重，損失亦鉅，於是遷怒當地民衆，將長安許村喬司民房焚燬一空。

長生路佛教會內，敵設有日語訓練班，專訓漢奸，此外保安處及鼓樓水師衙門內，亦收買有無賴漢奸，共約百餘名，每日訓練各項技術，行將期滿，擬發給槍支，分發擔任刺探及破壞等工作，近日敵又將利用僧道三百，企圖渡江，刺探我軍情，我已嚴密防範。

鹽橋大街口，敵築有鋼骨水泥礮台一座，上有礮眼十餘，湖濱市黨部陸軍監獄至武林門一帶，敵埋置地雷約九十餘，英士街與岳王路交叉處，築有堡壘一座，上層設機槍四，步槍眼四十餘，下層均爲步槍眼約有五十，三元坊一帶舖面，多爲敵打開充馬廐，城站郵局及旗下各旅社，敵儲藏汽油彈藥甚多，城隍山頂放大望遠鏡一具，其視力可及對江之西興，城隍山之北麓，敵挖有飛機洞，上裝以鋼板，內可放飛機八架，敵傷兵醫院則分設保安處、公路局、建設廳、及市立病院等地，大華飯店對面，有敵之信鴿班，旁有大型無線電機，惠興路省電話局內，有巨型無線電台，敵司令部前設中華書局後又遷入電政管理局內，指揮爲何橫，敵特務機關設衆安橋東南日報大廈內，機關長前爲深尾，四月二十一日，深尾返國，以原田充任，憲兵隊長爲波多江磯太郎，分隊長爲岩木善一，浪人首領爲西野及野中二人，高級軍官，多住於三元坊興業銀行及湖濱大華飯店，大上海飯店，橙廬與黃郛宅內，畑俊六在杭設有公館於裏湖新旅館之右首，牛島則住於裏西湖蝶來飯店，僞自治會漢奸們之家屬，均住於天竺一帶不敢回城。

城隍山城站郵局，大華飯店，均配置高射槍礮各一，湖濱運動場，置高射槍礮四門，其中

兩架，係木製偽裝者，寬橋機場，敵木製偽裝飛機有三十四架之多。

敵軍最怕的就是我機去轟炸，各部隊及高級軍官住所門前，均停汽車多輛，遇我機襲擊時，以備逃走之用，一聽到我機之馬達聲，即亂放高射槍礮，我機雖離去，仍放射不止。

敵軍出外，不敢單行，每出必結隊成羣。路上看到家禽，即隨意捕捉烹食，杭州大井巷胡慶餘堂藥店畜鹿一隻，未曾帶出，敵挖門入內，以其爲大補之品，殺而烹之，爭食不已，豈料鹿性極熱，食後雙眼赤紅，疼痛以致失明者二十餘人。

浙江省政府、省黨部、市政府、裏西湖一帶，及西湖裏的各莊子，都還存在着安然無恙，巍峨在斜陽夕照中的陣亡將士紀念塔，和陳英士先生的銅像，也還安然存在，不會毀壞。

敵酋松井，四月中旬到杭，帶着重要使命，（一）死守杭州，（二）準備巷戰，（三）撤退時燬滅杭州。杭州敵軍的下級軍官們，亦一再的揚言，撤退時，要燬滅杭州，總之，敵人已經知道杭州是守不牢，而且也守不久了。燬滅吧，敵人盡管燬滅吧，我們會給予你一個同樣的燬滅。（盛維棨）

## 第二段 富陽混戰

富陽方面宗殿施家橋之敵，已增援達二千以上，潑子山、湖南山、鹿山一帶，敵亦增援五六百人，正加強工事，意圖死守。四日天雨泥濘，戰事轉趨沉寂，敵我仍在秦望橋、高橋、陸角山、新橋對峙。

中央社桐廬四日電，富陽方面，自我軍開始攻擊後，四郊均陷入混戰狀態，城西五里之湖南山，當我軍一日開始攻擊，兩小時內即已克復，隨即以之爲據點，分兵包圍縣城，此時城內外敵兵約二千三四百人，二四兩日，敵自杭州增援五六百名，對我反攻，在湖南山前與斜橋鷄籠山等地，發生激戰。至三日拂曉我軍復轉取主攻地位，將城外之敵，全部廓清。計此四日中，敵共傷亡約六七百名，我方僅二百名，敵惟有積極增援，據報城內今日已有敵三千五百名左右。

中央社關係方面頃接屯溪電稱：（一）我某部一日午後二時，猛攻當塗之敵，激戰一小時後，我向敵奇襲之某部，達敵之側背，向敵迂擊，敵呈動搖時，我正面部隊，一鼓衝入城內，四時已將城內殘敵掃蕩無餘，并完全佔領城內外各要點，斃敵甚多，奪獲輜重行李無數，我方略有傷亡。（二）一日午前一時，我某部由洪藍鋪、銅山兩路夜襲溧水之敵，適大雨，抵溧城西南門五十公尺處，敵哨尚未發覺，被我大刀砍斃數名，敵驚亂，我乘勢衝殺，斃敵甚多，拂曉我任務完成，某部仍回原陣地。（三）一日午後二時，敵由宣城開出小火車六七輛，因上官莊鐵道，已被我破壞，阻於該處，被我礮火擊燬。（四）我某部兩路進攻餘杭，已分別進至城南蔡家渡，與城北方家村兩面夾擊，敵恐怖萬狀。

中央社金華三日電。（一）敵在杭擄劫孩童已達一千餘人，近又開始抽我壯丁，拱宸橋敵裝設木人二十餘，竟圖混亂我機空擊目標。（二）富陽西門大石橋下，即秦望橋江岸，今日停有敵



橡皮船竹筏及小汽船共四十餘艘，裝作渡江之勢。（晨報）

### 第三節 變更戰略後之東戰場

#### 第一段 東戰場之形勢

東戰場形勢，經我軍開始以各種主動戰略，對敵反攻以來，敵軍基本陣線，次第動搖。最近因敵殲滅我太湖西岸部隊之計劃，又澈底崩潰，全線敵軍，乃呈傷寒病者之窘態，處處予我痛襲之機會，尤其浙中某師全部偷渡錢塘，以海寧、海鹽、乍浦、平湖等地為根據，造成直接威脅滬杭線及大上海之雄壯姿勢。記者以此實為我東戰場退守以後之一偉大轉機，爰於今晨訪晤第×戰區司令長官，司令部某高級幕僚，就日前中路及左右兩翼之抗戰形勢，提出重要問題，承一一解答如次：

（問）此次我中路軍摧毀敵包圍計劃之經過，及敵我現勢如何？

（答）對此問題，可分數點解答。第一，戰鬪前敵我一般情勢，原來敵以打通津浦線，貫澈其第二期作戰之目的，數月以來，逐漸將其精銳部隊，調往江北作戰，對於江南方面，僅留置少數之後備部隊，我軍為協同江北駐軍作戰，乃發動大規模之游擊戰，於本年二月間，確實克復宜興、溧陽、截斷京滬國道，更於同月下旬，由宜溧間地區，向京滬線無錫、常州、金壇一帶進攻，以期截斷敵後方唯一補給之大動脈（京滬鐵路）。敵為解除此種威脅，乃於三月上

旬，將駐江北之第三師團調回江南，佈置於錫、常、金壇一帶，阻止我軍之北進，同時增調台灣守備軍，第一第二兩聯隊於杭州、吳興、長興，并其他生力軍於宣城、灣沚、蕪湖一帶，以防我軍之攻擊。第二，敵之企圖及其兵力部署，敵爲確保京滬線之安全，及維持京杭國道之交通，乃發動兩星期內包圍蕪安、廣德以北地區我軍之毒辣計劃，於三月十三日以如左之部署，開始行動，向我形成大包圍之情勢。(一)台灣軍，(波田、重藤兩支隊)分兩路由武康，經解頭鎮及山黃湖鎮，經獨松關進攻安吉、孝豐，牽制我軍向北之增援。(二)第一一八師之一聯隊，由長興西進企圖佔領廣安。(三)第六師團之一部，由宣城東進企圖佔領廣德，與西進之敵協力截斷我宜、溧部隊之退路。(四)第三師團，(十八二十四及二八八等三聯隊)分三路由太湖、宜興、溧陽方面南下，企圖與泗、廣方面之敵協力包圍我太湖西側地區之部隊。(五)另以一部，佔領郎溪、東壩，統計敵使用之兵力，約有步兵八團，礮五十門，戰車數十輛，及飛機等，總兵力不下二萬餘人。第三，我軍應付之方略，依以上之部署，敵軍顯處於大包圍之外線作戰，我軍則處於被包圍之內線作戰，因此我最高當局，遂確定各個擊破之計劃，先迅速集結兵力，摧破安吉、孝豐之敵，次消滅泗安、廣德之敵，然後堂堂北進，以掃蕩由宜溧南下之敵，基於以上之計劃，着着實施，遂創立東戰場光榮之勝利。(晨報)

## 第二段 憶東戰場

### 一 杭州灣敵人登陸

杭州灣——這一個使人永遠眷念，永遠留戀的海灣呀！

那浩蕩遼闊的東海海空，天鵝絨似的，藍玉一般的水色，一望無際的鐵板沙，被風吹去了浮沙，閃着鹽晶光輝的鹽澤，和層疊起伏着的雄偉的九峯山頭。

在蒼茫的暮色和無邊的月光裏，沿了一條悠長的海岸線，那是我們無限大的國土的邊緣，我默默地渡了兩個夜晚。

在那裏，我會聽到浪濤向堤塘撲擊的聲音，也會聽到在廣場上，千百個壯丁操練時發出的悲壯的吼聲。我會看到海鷗潑刺的飛姿，也會看到海防哨兵堅毅沉着的神態，和在飄渺的煙波中，渺小的敵艦的淡影。

每當臨睡的時候，我總要跑到三層的屋頂上，（我是宿在海濱俱樂部的）懷着一種訴說不出的心情，定神地望着凝在月光和水光的交蒙着的那和平的海濱，和平的土地，和平的人民，生息在國土上的和平的一切。涼夜的海風就似一種暴力，一陣陣迎面壓來，我不期而然地想起明季的倭奴，想起威繼光，更不期而然地記憶起剛在白天參觀過的黃山頂上堅實強固的礮壘，滬杭公路下曲折週密的戰壕，和××長簡短而截鐵的談話：『守土抗敵，是我們軍人的本分，在我駐守的地方，如果輕易讓一個敵人踏上岸來，我就不姓×，你知道這裏的工事非常堅固，這種工事是出乎敵人意料的，他們縱付極大代價，也決不能輕易上岸』，這樣，我就從心底發出微笑，走下樓，安然入夢。

卻萬想不到，在我離去乍浦的第五天，自江蘇柘林起，迤西沿漕涇、戚家墩、金山衛、金山嘴、至浙江的金絲娘橋，全公亭以至乍浦，數百里地兵卒駐守××師奉令調到中路去了，接防的是原駐守××的××師，××距乍浦祇三十五華里，徒步走起來，四五小時是準可到達的了，然而到第二日的深夜還始終沒有來。卻更萬想不到，竟爲東戰場的戰績上，留下了這樣一個最深最慘痛最不能泯滅的創痕！

敵人得到了當地者紳兼漢奸的報告，就在十一月五日拂曉，開始避重就輕地在金絲娘橋登陸，一長串的敵艦就在離岸十里附近的海面向各處施放排礮，平湖縣城距海岸祇二十七華里，那密如聯珠的巨大的礮聲轟醒了全城的居民，有的掙大了半醒的醉眼，有的嚇得面無人色，在街上四處亂跑。

六點零八分，前方來了電話，說是敵人在金絲娘橋已經登陸，用木筏偷渡的，礮聲卻愈來愈密還夾雜着五百磅以上的炸彈爆裂聲，縣政府裏的玻璃窗，都被震得格格作響。

前方又來了電話：敵人登陸的數目已增加到八百，一路向西面全公亭進攻，路往北進襲新倉。

全公亭到乍浦祇有十二里，正巧有我礮兵×旅某連留守（不是駐守）在那裏，可是連長卻並不絲毫退縮，他祇是接一連二地來催子彈：「快快送子彈來！」子彈送出沒有，敵人已經逼近了！「敵人已經入我們陣地了。」

不到五分鐘，電話又來了：「王排長掛彩了！」

二分鐘後，電話裏又傳來了連長急迫而又嘶啞的聲音，叫人聽了非常難受：「張排長和他的隊伍，全犧牲了！」來不及說完，敵人的礮火已經殺害了我們這位忠勇壯烈的青年連長了。

聽電話的是縣長丘遠雄，他的精神是值得欽佩的，他一方面同樣向上峯接一連二地催討救兵，一方面迅速調集了城鄉的壯丁和警察，趕往抵抗，雖然這些壯丁是他接任一月以來纔訓練出來的，但是他們誰都認識得很清楚，必需和敵人拚命，不能讓敵人不付任何代價，隨便就侵占了自己的鄉土。

全縣警察和受訓的壯丁，僅祇有二千左右，而受訓的壯丁中間，大部分是平素被人認為最兇惡的「鹽梟」，他們從來就被人漠視，從來就沒有得到過人們一點點恩惠，終年在飢寒交迫中度着非人的生活，然而，在這次抗戰中，他們卻為國家盡了最大的努力，海濱那些寥長堅強的工事，都是他們日以繼夜，忍飢耐寒地構成的，而當敵人登岸的時候，他們卻個個挺身而出，拿起了被繳剩下的八百枝鈍鏹了的槍枝，極少的子彈，站在最前線。他們雖不會制止敵人的猖獗，幾乎全部在敵人猛烈的礮火和彈盡援絕下，都作了壯烈的犧牲，可是，他們也在中國抗日的史實上留下了光輝的一頁，他們橫灑在海濱的殷紅的鮮血和含笑的臉龐，告訴了敵人，中華民族千百萬民衆，即使是極窮苦和無知，也決不甘心做敵人奴隸！也告訴了我們，他們是一羣最良善的人。

敵人大批登陸，捨平湖而北進金山縣，七日下午即渡過黃浦江，截斷了滬杭鐵路。

往者已矣，由它成爲一個猜不透的謎（？）去吧，祇願，祇願我們能夠接受這一次血的教訓，並記住這一個慘痛的創痕！

## 二 太湖三晝夜

黃昏靜靜地展開，暮色籠罩了整個平望鎮。

孫參謀提了一隻小皮箱，踉蹌地跑進我所僅想留宿一晚的小屋裏，用最短促的聲調對我說：「快走，快離開平望，敵人已經到了王江涇」。

他的眼睛和神色足夠叫我相信他的話的，可是總不能解脫我的驚疑。

就是今天見到了××××，知道戰事在楓涇與嘉善間已成了膠着狀態；也就是在今天，我騎了一輛自行車，由嘉興東門沿蘇嘉路來到平望，一路上看到的除了堅實的工事之外，是非常平靜，非常安謐的景象，怎麼隔不到四五小時，敵人就會佔據了王江涇，截斷了我們預備堅守的這條國防線，蘇嘉路呢？

「據前方情報，敵人是由早經收買的湖匪帶路，乘了二三十條汽艇，從千密鎮經連四蕩到來的。」

「那末，敵人並不多囉！」我說。

「是的，祇有三四百人，所以我們正計劃和嘉興方面於今晚夾攻。」

「那很好，我就跟你們一同走，今晚也就不住這兒了。」

「不，我不去，我奉命帶了×部的重要公文，必需走太湖到吳興。而且，×長也希望你無論如何跟我一路走，因為，因為前方說不定會……。」

雖然孫參謀沒有說下去，我已領悟到了他的意思。

在沉默中，一陣晚風帶來了斷續的低微的機槍聲。終於，我決定也繞道走太湖。

到離平望十二里路的青港附近，我們纔看見一條正要開航的小木船，船上已經擠着二三十個難民，他們卻很慷慨地讓我們上了船。他們是逃往宜興去的，船是敞口，沒有棚，也沒有帆，要在周圍有六百里路素以波濤險惡著稱的太湖走條對角線，全要仰賴一個茶店夥計的兩隻手搖，真可以說是前途茫茫了。

不久，我們進入了太湖。

湖水的泡沫輕輕地沿着我們船的邊緣一條條滑過去，無數顆金色的星星散佈在暗藍色的天空中。半勾新月掛在我們的右邊，茶店夥計把她權作爲南針，就循着她所指示的方向，在蒼茫的湖面上搖着。一個不可測的命運壓住每個人的心頭，誰都在沉默。

「你們兩個怎麼也逃起難來了？不可以求菩薩保佑麼？」我打破了岑寂的空氣，打趣地問身旁兩個尼姑。

「吳江城外的觀世音廟都給日本飛機炸平了，菩薩連自己都保佑不住，還保佑得了我們？」

全船的人都笑出來了，想不到宿命論最有力的支持者也動搖了他們的信念，這是抗戰中的一個小小的收穫。

就這樣，我們坐在船邊沿上，縱談上下今古，一直坐到了黎明。

沒有一絲風，濃厚的霧重重降着，太陽還不見出來，浮雲像無數白色的幽靈，遮蔽了整個「關空」；我們這一葉孤舟現在是陷在水天形成的灰黯的一片裏，迷失了方向。

何處是宜興呢？憂懼和疲倦特別表現在我們惟一的救主，這個年青的茶店夥計黃瘦的臉上。

我和孫參謀主張暫時停息一下，一方面讓這一位夥計歇歇力，一方面等太陽出來了，我們辨明了東南西北再走。全船的人都同意了。

半小時後，從不遠的地方傳來了一陣激烈的礮聲，那轟轟的巨響，清脆地撲擊水面，又從水面清脆地回響了出來，震撼全船上每個人的神經。

『大家不要怕，那至少離開我們有三十里路！』孫參謀這樣安定着人心。可是，誰都安定不了，大家七嘴八舌也要繼續航行，理由是離開得遠一些，總比較安全。

我們的船終於又飄行起來了，整個的「湖空」就像蒙了幾層蜘蛛網，灰黯而且抑鬱。

在面前的水面上隱現了比較深色的灰黯的一堆，我們知道這一定是湖中的一個小島了，在那裏，可以問清楚方向，漸行漸近，我們可以看到那是一大羣蘆葦。



船就沿着蘆葦搖，可是搖了好久還沒有發現一個進島的港口。突然，又從薄薄的空氣裏傳來了尖厲的機關槍的聲音。

人們的情緒又緊張了，中年的雜貨店老闆忽然叫了出來，指着船後面，遠遠地冒起來的幾條白煙。一個婦人竟驚惶得哭泣起來。

「把船開進蘆葦裏去！」孫參謀說。

孫參謀，茶店夥計，雜貨店老闆和我慌忙地站了起來，用最迅速的方法把船撐進了蘆葦的中心。七八尺高的蘆葦桿，在前後左右，把我們密密地隱蔽了，誰都屏息了呼吸，互相擠緊着，敏感地傾聽着，靜寂地交換着寒慄的眼光。

漸漸，我們可以聽到發動機的聲音了，孫參謀一手拿起小皮箱，一手握着手槍，準備萬一給敵人發現了，就先把小皮箱沉到湖底，然後跟敵人拚命，一個換他二三個。

我們這時就叫婦孺躲在艙底裏，絕不要伸出頭來，自己就揀輕巧的木板的撐桿拿在手裏，多少可以打死他們一兩個。

漸漸，約摸有四五隻汽艇的發動機聲走近了，嘹亮地鑽進我們耳朵。我們誰都鬆了一口氣，可是誰都不主張這條船在白晝就離開這蘆葦叢。

足足默坐了有十二小時之久，這一葉孤舟纔又載了我們三十七個開始在蒼茫的湖面上飄浮。可是，到三點多鐘，還沒天亮，我們又在另一個小島旁的蘆葦叢裏停下了。

第二天，起了風，又下了細雨，湖面起了駝背似的浪頭，蘆葦被衝倒了又挺起來。我們衣服給淋濕了，而且整整二晝夜沒有好好地吃，好好地睡了，可是每個人的心緒都沒有低沉下去。

風雨到下午雖然小了些，可是還沒有中止，我和孫參謀預料敵人決不會在風雨中行動，雖然很擔心着走錯方向，可是我們終究向全船負責保證安全，要求繼續航行。

翌晨在熹微的晨光裏，我們進到一個港口的時候，茶店夥計的手已經疼痛得不能動彈，而在船沿足足坐了七十二個鐘頭以上的我們，都感到了腰酸背痛，站立不起了。我們聽到鷄啼聲，知道這裏一定有人家，上去一問，總算徼天之幸，我們到達了京滬線上的重鎮——無錫。想起了我們的國防線蘇嘉路被截斷的原因，孫參謀急忙接着問：「此地有我們軍隊沒有？」對方的回答，祇是搖了搖頭。

### 三 來自敵人後方

在去長興的軍用卡車上，我遇到了××師的王副官。他除了回答我師部裏幾位高級長官的近況之外還鄭重地告訴我：「葉處長是經歷了千辛萬苦，纔從敵人後方脫險歸來的。」用不到思索，從敵人後方脫險出來，那必然會有一個極生動刺激的故事了，於是，我就冒着黑漆的夜，進到一間黑暗的屋子裏，會見了分別已將一月的瘦長而壯健的葉處長。

於照例的寒暄後，我們開始談到正題上來了。

「聽說你這次是從敵人的後方跑出來的。是不是？」

「噢，你怎麼會知道了？誰告訴你的？」

我於是就順勢故意賣弄一下：「你難道不知道我現在吃的是那一行的飯？」

葉處長失聲地笑出來了。

「能不能請你告訴我你是怎樣逃出來的？這一段富有戲劇性的緊張而又刺激的故事，我相信誰都渴切要知道的！」

「那不行，一來是因為我的口才不好，說得不會動聽，二來是我的這次經歷並不十分富有戲劇性。」葉處長收斂了適才的笑容。「不過，我很願意告訴你，可是，希望你不要把我的這一段經歷當作一件不關痛癢的事情，這裏是存在着一個很嚴重的問題，軍隊與民衆不合作的痛苦，我這次是身受到了！」

葉處長的音調逐漸低沉，可是每個字聽來都藏有無限量的力。

「我軍離開青浦的時候，我正因公停留在三十里外的一個鄉村裏，到第二天中午在我回到×部去的中途，纔知道我們的軍隊已經全都離去，敵軍已由漢奸迎入了縣城，我知道敵人是沿着公路線前進的，於是趕忙回頭走，一邊走一邊想到身上穿的一身軍服，最好把它換下來，走起來可以安全些。雖然我當時想到死，想到跟敵人拚，可是我又想到除非迫不得已時，不必作無謂的犧牲，我應當使自己儘可能死得有價值些，有意義些。」

「於是，我在一個農家門口停下了，門是緊閉着的，我輕輕地敲了幾下，一個中年婦人從門縫裏探出頭來，看見我，立刻又把門關上了。

「沒有辦法，於是我又走到另一家門口，一個八十幾歲的老頭跑了出來，我於是就跟他商量，請他給我一身破舊的衣服，好把身上軍服換下來，我很和藹地說了一遍，二遍，三遍，老頭卻儘是搖頭，一句話都不講。到此刻我還不知道這位老先生是因爲聽不懂我的話呢，耳朵根本就聾了呢，還是不願意。

「第三第四家是兩所空房，人早就逃難去了，到了第五家，我算遇到了一個壯丁。我跟他說明了我的請求，可是，他一聲不響，很睥睨地朝我看了兩眼，轉身想走，我急忙拉住他，跟他解釋我決不是想開小差，是爲了要去歸隊，爲了將來多殺幾個日本兵，我纔急於要化裝離開這兒的。可是他依舊是睥睨地朝我看了兩眼，一聲不響地走了。

「悲哀，憤恨，焦急，各種情緒交織成了一種反常的心緒，我是中國的軍人，而剛纔我所呼籲的，是中國的人民，可是我當時像處在一個荒涼的孤島上，一片廣大的沙漠裏……。」

葉處長說到這裏，聲音有點哽咽了，於是我趕緊接着問：「後來怎樣呢？」

「後來」，他停了一停，「後來，我想不用錢是不行了，於是就在另一個村莊裏，我拿出了四十塊錢，纔換到了一件破棉襖，一條破夾褲。

「衣服既然換了，於是我決心繞過幾個村莊，走到公路邊去看看動靜。

「拐過好幾個彎，還沒到滬錫公路，遇到幾個左胸襟縫着小敵旗的漢奸，正在勸村裏的農民到前面一所茅屋裏去購買敵旗，小的兩毫，大的八毫，說是祇要去買一面，縫在胸前，就此可以通行無阻。當時有一個漢奸，拍拍我的肩，指點我購買的所在地，我怕一開口露出了破綻，祇得唯唯點頭。

「那時敵人還不敢輕進，就在小村莊前的公路上，正緩緩地來了十幾個敵騎兵。他們到村莊前停住了，兩個騎兵拿了一幅敵旗跑到前面，插在離村莊五百米達的公路旁，又跑了回來。我這時正躲在小小的竹林裏，他們的一舉一動，我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在夕陽殘照裏，他們掉轉馬頭回去了，我趕忙躡手躡腳，掩到他們剛纔所插的敵旗邊，把敵旗拔下來，拿到田裏去。把它撕成粉碎，不知那一個敵兵，回頭看見了他們的旗子已經失蹤，慌忙開槍，十幾個敵兵也就惶恐地在公路左右散開，毫無標的地亂開起槍來，可是他們卻

始終不敢上前。看到他們慌慌張張的狀態，我祇有伏在棉花田裏暗笑。」

我禁不住自己不插口了：「這是不夠刺激，緊張和不富有戲劇性嗎？」

「可是，因為漢奸的大肆活動，和敵人所積極進行的欺騙和麻醉，使我白天不敢進村買飯，夜裏祇能在墳墓旁睡覺。挨餓挨了兩天，走了好幾百里冤枉路，用去了快將二百塊錢，纔輾轉到了蘇州。我，我不忍告訴你我和民衆間隔着多少遠的距離……。」

在搖幌着的黃昏的燭光裏，我靜靜地凝視着他有些濕潤了的眼睛。

在長長的沉默以後，我們下了這樣一個願：

「惟有希望今後努力於民衆工作的，除了標語口號之外，還必需真正深入民間去，切切實實把民衆訓練並組織起來！惟有這樣纔能於我們此次抗戰有利。」

#### 四 新中國的兒女

東戰場，牠是一架嶄新的完備的X光鏡！

陳腐的屍骸，壯健的細胞，一切的一切，都在牠的面前，顯現了他們美醜善惡的原形。

我們可以見到聽到，那由於過去民衆訓練工作的不夠，士兵教育不夠的原因所產生的一切

不良的惡果；可是，這祇是狹小的一面！

在另一面，這廣大的一面，正有千百萬新中國的兒女，在前後方，用他們的鮮血，他們的頭顱，他們的忠魂，爲中華民族寫下了偉大的可歌可泣的史實。

在楓涇，一個黑夜裏，十數個從上海來××軍受訓的學生，正整裝待發，一個熟悉的友人和我緊緊地握了一次手，很沉着地說：「你不要擔心我們進到租界很困難，我們是有辦法的，雖然我到上海後不能寫信告訴你，可是我們將來在上海的行動，是足夠使你知道我們是安全進入了租界的。我們無論如何要達到我們的志願和我們的任務，我們要使敵人知道，即使我們的軍隊離開上海，可是上海還有好幾十萬的中國民衆，他們並不願意甘做順民，他們的愛國心並沒有被征服。」

我祇有含着感激的眼淚，和他們每個人的白嫩的手又緊緊握了一下。

在寬闊的恬靜的青陽港裏，埋葬了二十七個我們英勇的忠誠的青年男女，他們是參加救護工作的，因爲信息傳得慢，到青陽港邊，那頂鐵橋已經炸毀了，沒有一個能泅水的，找船，附近是一隻渡船都沒有，身後已經傳來了敵人坦克車的聲音，於是，二十七個連抱着，高呼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中華民國萬萬歲」的口號，躍進水裏，殉了民族！

×師離開崑山匆促間遺忘了三個在師部服務的童子軍，於是他們這三個未成年的孩子，就四處打聽，打聽到了，就徒步趕上去，中途受到了敵機的轟炸，一個死了，一個重傷，祇剩下十五歲的一個。於是他就把脚下的泥土用手挖了一個很大的窟洞，把他已死的同伴埋葬了，就背負着那個重傷的同伴走，徒步走了四五十里路，才見到了一輛救護車。救護車上的人把傷的收留了，可是沒有把他留下。於是，他又是徒步，徒步走到了蘇州，蘇州很多人都走了，火車也沒有，於是又徒步走到無錫，無錫也同樣，於是又徒步走到了常州。

就在火車站上來回蹣跚着，等候火車來到，好去南京找童子軍理事會。數日來，走，走，走，餓了，就把那以他全部財產——兩毛錢——買來的冷燒餅充飢，夜裏就解下背上的薄呢毯，在空茅房的泥地上睡下。他的父親是上海一家有名的鐘錶店主，可是他<sub>不</sub>願意回去，他要找到理事會，還要求他們派他到軍隊裏去服務。

『我們年紀雖然小，但也應當一樣爲國出力！』他微微地努起了他的小嘴吧說。

在大通，意外地遇到了多年不見，以前在軍隊中工作過，後來成爲電影演員的友人，和從很富有很舒適的家庭裏走出來的他的愛人，問起今後的工作，他告訴我，即將和他一羣朋友到皖南去組織民衆，發動游擊戰爭。我倒勸他不必如此做，因爲這不是輕而易舉的，最好找另一個比較有意義的工作。



「你不要過於輕視我的能力！『鐵流』中所描寫的游擊隊是怎樣產生出來的？我們祇有在實際的經驗中找取教育，纔能真正使自己並他人進步。我們應當感謝敵人給了我們這樣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讓我們鍛鍊，讓我們成長！何況，我還有幾個朋友和當地的民衆都很好呢！」他說話時滿腔熱情溢於言表，打動我的心弦。

在杭州近郊，一羣壯丁正在那裏操練，一個中年農夫雜在觀衆裏唧噥着說：「都是壯丁訓練，壯丁訓練，訓練好了，弄得日本人見了中國的老百姓也要……。」

他正想講下去，旁邊一個青年農民給了他一個很重的巴掌。

「放你媽的屁！日本人殺我們老百姓，搶我們的田地，燒我們的房子，難道我們不應當學開槍，等他們來時，跟他們拚個死活嗎？」

在前前後後的哄笑和掌聲中，那個中年農人撫着他的臉，低下頭走了。

在溧陽的一個上流人家，父女正在對坐着吃早飯。

「一個人總要安分守己，特別是在這個兵荒馬亂的時候，在家裏安安穩穩地吃幾頓粗茶淡飯，已經是前生修來的了，你還要鬧什麼？」父親說。

「爸爸，你已經活到五十八歲，自己可以在家裏享享福，等死的了，但是我可不成，我還年青，我要乘這個時候創造我的轟轟烈烈的事業出來，我必需走，我明天就離開這兒！」女兒的聲音越來越激昂。

「我不許你走，你要走，從此可就別回來了！」

「你以爲我希罕這個家麼？家祇有使我消沉，使我退步！使我永遠成爲一個千金小姐！」

「可是，你別忘了你是個女孩兒呀！」父親的聲音忽然變得溫和了。

「女人，女人又怎麼樣？女人應當在這個時候去當看護，去到前線慰勞，或是像胡蘭畦和丁玲他們一輩一樣，始終在軍隊中工作，無論怎樣，不獸在家裏！」

「走，走，走，明天就走，愈快愈好！」這是父親的結語。

「當然走！」女兒用勁地把碗放在桌上，碗碎了。

我們的祖國呵，你怎麼也不會被滅亡掉，因爲，由於這次抗戰，你已經淘汰了多少陳腐的骸骨，產生了多少新的壯健的真正愛護你的細胞哪！（羅平）

### 第三段 東戰場又怒吼了

敵人在京、蕪咆哮殘暴之後，緊接着又在魯南開始了殘忍的大屠殺，牠們想借這種慘無人道的行爲，一鼓而下我潼關、徐州，打通津浦路，并切斷我們隴海路的連絡，這是多麼殘暴毒辣的手段！

這是我們生死存亡的關頭，我們再不能如以前一樣的容忍退讓了，我們中華民族的健兒，已經是萬衆一心的決計爲國家民族而流最後一滴血。因爲這種堅決的鬪志，展開了可歌可泣的抵抗戰爭，封邱、陽曲、風陵渡等地的先後克服，津浦北段左右兩翼的進展，尤其是台兒莊的

血戰，摧毀敵人的主力，造成了空前的勝利，粉碎了敵人的陰謀。

魯南大勝利的消息，傳遍了全國，舉國民衆，歡舞欲狂，爆竹聲和歡呼聲籠罩了整個的華民國。

「東戰場怎樣呢？」在慶祝西北戰場勝利當中，民衆們又關心東戰場的戰事了。他們很熱心的想知道東戰場的一切情形，他們更希望東戰場有同樣或更好的消息傳出來，他們希望在第二期的抗戰中，東、西、北戰場，都來一個普遍的勝利。

在慶祝勝利的歡呼聲中，記者興奮地由武漢而踏上了東戰場，在耳聞目見之下，很知道東戰場的一切情形，所以將他寫在下面，以安慰關心東戰場的人們。

皖南浙東，盡是山嶺重疊的地方，東西天目山，以及黃山、仙霞嶺、楓嶺等山脈，縱橫綿互，非常險要，這些盡是我們的金城湯池。

至於民衆組織，因為駐軍同當地黨政當局的努力，皖南浙東各縣，也有很驚人的成就。他們組織民衆的方法雖然因地制宜，各有不同，但都抱着一個目標，就是「由動員民衆，做到民衆動員。」在目前東戰場各縣，都已完成「動員民衆」的工作了。在受敵人蹂躪最厲害的地方，如廣、郎、宣、寧、吳、長，一帶，民衆更能自動的起來殺敵，這些用血肉來築成的長城，更是使敵人愈深入愈陷於首尾不相應，非至一敗塗地不可。

因為我們既得地和，又得人和，所以敵人雖然是藉着他們的飛機大砲，用慘無人道的方

法，攻佔了我們的宣城、蕪湖，可是，一點也沒有用，他們再也不能進展一步了，不但不能進展，而且處處受着我們正規軍的壓迫，和游擊隊的襲擊，直到現在，因為我們陣地戰配合游擊戰，一步一步的向着宣、蕪壓迫，敵人已深感應付困難了。第×戰區×××司令長官告訴記者，說是蕪湖現在有敵七八千人，宣城有敵五六千人，我們的兵力非常雄厚，已經採用一個馬蹄形的包圍，在該兩地的近郊，將士們三面包圍了五層，層層扼制，已經是水洩不通，蕪湖飛機場，最近曾一度被我軍佔領。宣城的敵人，更形狼狽，他們本想打通江南鐵路，直抵屯溪，可是經過多次的蠢動，除了他們損失很大外，沒有一點收穫。宣城、寧國間的孫家埠，敵人雖然到過幾次，但是因為前面我軍雲集，後面的交通又時遭破壞，終究不得不退入宣城，昨十四日，宣城敵軍騎步兵二千餘人，向界溪、楊柳舖等地竄擾，另一股又向宣灣公路的九里山進攻，都被我軍擊退，敵人損失非常重大。

宣、蕪間的交通，敵人也沒有方法維持，無論是公路或鐵路，敵人在日間纔修好，一到晚上，又被我們的游擊隊或附近居民所破壞了。軍需的運送，固然是已經斷絕了，就是行軍也十分感受困難。本月初間，敵人曾幾次想由宣城退回蕪湖，但是因為交通路線的遭受破壞，輸送困難，同時又恐怕中我們的埋伏，結果，都是衝至離宣城十多里路的地方，又復自動退入宣城。

因為交通的破壞，運輸的斷絕，宣城裏面的糧食，日見減少，到現在已感覺缺乏了。在此

情況之下，所以宣城的敵人，不但無力進攻我們，就是想死守宣城也不行，退回蕪湖也不易，已成爲進、退、守三面維谷的了。這是沿江南鐵路一帶敵軍的近況，他們已經踏入泥泊中了，此後必愈陷愈深，不能自拔，結果，只有一敗塗地。

移轉筆鋒來談廣郎一帶的民衆情形，廣郎一帶的民衆，都已自動的起來了，他們因爲受不了敵人的蹂躪焚殺，不得不死裏求生。他們知道組織就是力量，只有自己堅強的組織起來，一致行動，纔能保衛家鄉。

在過去，廣郎一帶的民衆，還沒有認清敵人的猙獰面目，還有趁火打劫的行爲，當土匪，做漢奸，來劫殺自己的同胞，紅槍會、孝子會等一些下層社會組織，卻是互相傾軋的。現在他們已經嘗試了敵人的酸鹹毒辣，他們覺悟了，凡是中華民族的同胞，都應該患難相救，生死與共，他們都已經手攜着手的堅強團結起來，在游擊司令之下，組織了敢死隊，大刀隊，破壞隊，救濟隊等，用神出鬼沒的方法，出奇制勝，來襲擊敵人。

廣德東鄉，有一個大山，名乾溪溝，是天目山的一個支脈，四面都是萬尺高峯，只有一條山澗，跟着山峯的起伏，迂迴曲折的繞出來。除了沿着這山澗可以尋出一條萬分崎嶇的羊腸小道外，再也找不出一個進口了。這樣的一個天險，就成爲我們游擊隊的大本營，同時也是廣郎一帶民衆的避難所。這一帶的民衆，不論遠近，都把老弱婦孺，送到這山中居住，同時還運存了不少的食糧。并派有武裝壯丁，扼守山口，真是一夫當關，萬夫莫敵，敵人雖然知道是游擊

隊的巢穴可是也沒奈何。

我們的游擊隊和一般愛國民衆，把家眷送進山裏之後，他們沒有絲毫後顧之憂了，他們可以盡量的發揮他們的游擊戰術，以制敵人於死命。

上月中旬，敵軍二千餘人，會由宣城經過孫家埠，直趨洪林橋，再分兩路進攻，一路由楊圩到郎溪，一路沿公路襲廣德，但是因為我們游擊隊的到處襲擊，敵人終竟沒法立足，不得不向後撤退。二十一日我大刀會、孝子會、乘敵人由杭村後退的時候，在該地的一個乾塘埋伏，等候敵人走近時，一躍而出，殺聲震天，把敵人殺得一個措手不及，殘敵落荒的潰竄到白水塘。二十四日，又在金雞卡，遇着我們紅槍會的伏兵，損失六百多人，奪得軍用品很多，這真是游擊戰的大勝利。

敵人因為感覺我們游擊隊的威脅，和一般民衆的處處反抗，近來已經改變焚殺政策，而用欺騙的方法，來懷柔我們的民衆，或是用恐嚇的宣傳，來恐嚇我們的民衆，他們常常在壁上大大的寫着這類一凡是有人破壞日軍的地方，周圍殺盡的標語。可是，不成功，因為我們的民衆不是獸子，破壞日軍的事實，和游擊隊的襲擊，并不因此恐嚇標語而減少，可見這一帶地方的民衆，對於敵人的認識是很清楚的了。

最近廣德、郎溪、宣城、寧國四縣，爲求統一游擊指揮起見，成立四縣游擊總司令部，總司令是龔××，副司令是莫××，我想將來四縣的游擊隊一致行動起來，必定會給敵人以更大的

打擊。

長興、吳興一帶，也是同樣的情形，長興公路，已經被我們的游擊隊破壞十餘段，少數的日軍，不敢出來，敵人已十二分感受困苦。他們因為感受游擊隊的襲擊，於是妙想天開，利用漢奸周鳳岐，招集一些喪失天良的流氓，到處劫殺我們的善良民衆。這類漢奸組織，時常和我們的游擊隊發生戰爭，雖然被我們斬獲甚多，可是都是自己的同胞，這是很令人痛心的一回事。

台兒莊的勝利，摧毀了敵人的主力，奠定了我們最後勝利的信心。消息傳到東戰場上，前方的將士，和戰區的民衆，莫不歡欣鼓舞，開會慶祝。本月八日至十五日，皖南各縣，都先後舉行了慶祝大會，爆竹聲和歡呼聲，震動了東戰場。

我們很希望，在這種熱血的沸騰當中，東戰場上也來一個同樣令人興奮的消息。（陳亦清四月二十日）

#### 第四段 東戰場的一角

#### ——五路軍一位連長的日記——

四日

倭奴的飛機，實在有點可惡，天天在我們戰壕的上空盤旋，軌軌機聲，似乎像煞有介事，不過我們看慣了，聽慣了，所以也覺得很平凡了，後來我們簡直把它看作空中的烏鴉。有些弟

兄們，有時氣得不過，往往舉槍向飛機射擊，其實這是很無意識的舉動，這不但不能給敵機以致命傷，反而成爲敵機轟炸的目標，經我幾次嚴厲的告誡之後，以後這樣的舉動就逐漸減少了，其實，也祇是減少而已，這種舉動，間或仍是不免，因爲是同仇敵愾心情的表露，我知道一切的命令，都不能制止他們如火的情緒。

#### 五日

對面村落的村民，捉了一個漢奸送來，說他投毒下井，企圖毒害村民和正在作戰中的戰士。經我公開的審問之後，那漢奸直認不諱。漢奸，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我們幾次受了敵人的暗算，都是這漢奸作祟的結果，如果沒有漢奸的話，我相信敵人絕不能越我雷池一步，這件事情越想越憤慨，像這樣嚴重的問題，後方的同胞爲什麼不趕緊消除？其實剷除漢奸和根絕漢奸產生的緣因，並不是很難的事情，祇要把民衆加緊組織起來，漢奸就無所施其技了。大家都知道漢奸產生是由於自私，漢奸的蔓延是由於民衆組織散漫，如果我們能夠對於民衆的組織很加注意，漢奸也就無由出現了。

#### 七日

今晨天剛破曉，紅霞尙在東方的天空中不停的變幻，就隱約聽到遠處傳來軋軋的機聲了。我下令叫全連的弟兄伏在壕中勿動，更不得伸出頭來觀望，經過了一刹那嘈雜聲之後，各處的散壕，都靜寂無聲了，這時所能聽到的祇是更大的軋軋的機聲。一會兒，在東方的空中發現敵



機九架，在雜有一抹雲霞的天空中若隱若現，構成一幅「初冬之晨」的美景。敵機漸漸的飛近了，祇看見一架先飛，其餘的在後追隨着，在左面的一叢樹林上空盤旋着，突然前面那架向左方一轉，其餘的就接二連三的向下衝，於是就聽到炸彈在空中呼呼的叫，落到了地上，便轟隆一聲火光四閃，泥土飛揚，這個偉大的奇觀，我生平卻是第一次看到。這一次我方毫無損失，祇可憐那作了數天親隣的樹林，在一刻間，已炸燬得狼藉不堪了。

## 十日

中午正在打電話到營部的時候，背後覺得奇癢非常，我把背向牆上拚命摩擦，但結果一點效果都沒有，後來還覺得有東西在那裏蠕動，這時候，真是再也忍不住了。我索性跑到草坪上對着太陽坐下，把那件舊軍服脫了下來，詳細的查察了一會，竟在衣縫裏發現了不少的虱子，我把它一個個的捉下來放在指甲上出力的擦，在這「劈劈」之聲和鮮血橫飛的情況之下，倒覺得有點兒痛快！我用快刀斬亂麻的手段來報復了這次的奇癢！生虱子這件事，在平常人也許是看做一件非常不名譽的事情，但從軍人看來卻不把它放在眼裏。在軍事時期一個軍人就絕對沒有工夫去預防虱子的產生，也絕對沒有時間去根絕虱子的存在，這件被人們看着不名譽的事情，我們也不得不馬馬虎虎的放過了。我這次自從桂林出發以來，屈指已有兩個月，這個期間不但沒有福份去洗澡一次，就連大盆水都沒有看過，虱子就抓住你這個弱點乘機生長繁殖了。

## 十一日

黎明的時候，敵機一架突在我們陣地上空出現，盤旋不去，這顯然是指示大礮轟擊的目標，果然，當我們尚未完全準備妥當，敵人的礮擊就開始了。敵礮兵發礮極不準確，所有礮彈都落在陣地的右側附近，一片埋着祖宗遺骨的墳地，瞬息間變了一個個窟窿的大窪地了。我真不明白敵國軍閥爲什麼要白費這麼多的礮彈，去和我們祖宗來爲難，可憐日本老百姓的血汗，便化在中國泥土之下。礮擊之後，繼有坦克車八輛爬動而來，車後跟着一小隊的步兵，這時候，我們仍然不動，趕快插上刺刀，握緊手榴彈，等到敵人衝近了，祇聽見殺聲一喊，全連弟兄都跳出壕來，「隆隆」的手榴彈聲，「格格」的刺刀聲，衝殺一場，祇見坦克車向後退，倭兵向下倒，這一次衝殺的結果，毀敵坦克車三輛，斃敵兵二十三名，俘虜二名，我方傷十七名，陣亡二名。

## 十二日

晚上八時，前線的槍聲停止了，但敵機仍在天空飛行，有時還投下幾個照明彈，照得滿地都光明起來。我們偷偷地在這樣情形之下，很匆促的舉行了一次簡單的追悼會，對昨天陣亡的兩個弟兄表示最哀痛的敬禮！我們沒有隆重的儀式，祇排着隊低下頭默哀了三分鐘，最後還呼了幾句口號，表示堅決的捍衛國家，誓爲陣亡的勇士復仇！

## 十五日

這幾天來，敵人受了數度慘敗，昨天整天都沒有什麼動靜，大概是在整理。在戰略上，是

應該在敵人慘敗之後，來一次劇烈的反攻。我們因為武器不及敵人所以反攻多利用夜間或雨霧的時候，敵人在這個時候必定吃我們很大的虧。晨早起來，霧是茫茫的籠罩着，雨是紛紛的打着，清晨的寒風，吹起來倒有點兒發抖。我們全連的弟兄都是生長在南方的，「寒」是一件最可怕的事情，我們現在還穿着單衣，除了和敵人決鬪之外，還要和寒風決鬪！我們怕寒，我們怕風，可是愛國的熱情燃燒我們的心，保國的重任，負在我們的肩頭，使我們振作起來，戰勝了一切物質上所給我們的痛苦！晨風颯颯的時候，衝鋒號從霧雨中響了起來，一片「殺」聲，我們冒着雨霧，子彈，礮彈衝上去！沒有一個回顧沒有一個落伍，全連弟兄這時候結成一顆心，給敵人一個很大的打擊，我們終把敵人的陣地佔領了。

## 十六日

當我到前線視察陣地的時候，在一個墳下發現一個受了重傷的敵兵，口裏喃喃不絕，聲音是微弱的，斷續的，聽不出是說些什麼，但中間還能聽到一二句比較清楚的話，口音完全是東北人。我喊擔架兵把他扛到野戰醫院療治去了。這件事使我很傷心，我感覺得這是我們最大危機和恥辱！敵人「以華制華」的政策實現了，他現在以我們的同胞來殘殺我們的同胞，敵人的子彈打過來，死的是中國人，我們的子彈打過去，死的也是中國人，古今中外那裏有這樣悲痛切骨的歷史？唉！我們不運用自己的民衆，倒給敵人利用，若果再不趕快把民衆嚴密組織起來，不久的將來，華北的民衆，又要受敵人驅逐來殘殺我們了。

二十日

幾天來劇烈的接戰，受傷的弟兄很不少。擔架兵有時因礮火劇烈不能盡量的活動，往往都是附近的民衆自動起來負擔這項工作，民衆對於我們士兵的愛護與參戰的勇敢，使我們更堅信抗戰前途的勝利！正午敵礮轟擊之後，有不少的弟兄受傷了，我們因爲向前衝鋒，受了傷的弟兄都是由民衆扛到家裏安放，代爲裹傷，百姓愛戰士，如愛自己的兒女，怎樣不令人感激流淚呢？我希望各地的民衆都能夠負起這個責任，對於抗戰的前途，是受益不淺的。

二十五日

有一顆炸彈在我身邊爆炸，雖然沒有負傷，但耳膜是震裂了，現在已經腫了起來，痛苦得很。但是，我的責任太重了，不得不忍痛硬幹，連附和弟兄們都勸我稍爲休息，但這是不能的，國土破裂的悲哀，勝過一切的痛苦！我應該支持起來，完成我的責任，敵人一天不退出我們的國土，我是一天都不能休息的。「休息」，「休息」，這是多麼罪過，多麼恥辱的事情，在一個盡忠職務，守土衛民的人的腦中，這是不應該存有「休息」的念頭啊！（一連長）

第五段 東戰場的左翼——連雲港

怒吼了的中國，已經在抵禦日本帝國主義者狂妄底侵略的抗戰中，展開一個偉大的前途，不顧艱難，沒有退縮，爲了人類正義的和平，爲了中國的自由平等，我們準備血戰到底。隨時隨地持久的消耗與游擊戰，是我們所採取的戰略，這個業已展開的血戰局面形勢上已

經分成四個主要的單位，記者試作如下的區分。

東戰場——京滬線，蘇浙。

西戰場——平綏、同蒲、正太線。

南戰場——閩、粵

北戰場——平漢、津浦、膠濟線

倘使把上海作爲東戰場的正面，浙江當然是右翼，隴海線就該是左翼了。東戰場的正面，我們以持久戰的姿勢持續了將近三個月的血戰，使敵軍六次增援，五次「總攻」，傷亡將近十萬，加上幾萬萬的軍費與軍火，總算完全達到了消耗戰的目的。左翼東端的連雲港，自始我們也準備敵入勢必來犯，現在雖說還沒有正規的戰爭，而敵艦試探的「攻擊」連雲港海陸的砲戰，卻早已開端。

爲一般人平日所不經意的連雲港，從二十四年把這座商港粗粗築成之後，牠纔在中國輸出入貿易上發生了一點影響，但距離繁榮，成爲東方二等港的時期還很遼遠，然而在今日對付海寇的戰爭上，卻具有賴牠保持南北全面優勢戰局的意義，倘使連雲港不守，敵人沿隴海線而犯徐州，對全面戰局，勢將發生重大的影響，所以我們要堅守連雲港，把敵人想由連雲港登陸西犯的企圖，給牠一個根本的粉碎，我們要把連雲港變成一座「殲敵港」「沉寇港」。

泰山山脈由日照、臨沂向南伸展的支脈，在淮河平原的東端，由北而入海州，在海州城邊

結了一座錦屏山，再向東在潮河、東海的臨洪口的右邊，向東南突出三四十里，直臨海邊的，又結了一座週圍二百里的雲台山。聽說幾十年前，雲台山與錦屏山的中間，還有一片大海，雲台山不過是海中一座孤島，民國初年二三千噸的海船，可以由臨洪入口，直達海州城下，現在這些地方，已由滄海變成「桑田」，潮河與臨洪的淤塞，只剩下幾條破舊的帆船，因此建國方略中的海州港，現在不能不東移八十里，到雲台山東臨海的一面，恰好雲台山東面海中又有一座石山，叫做東西連島，屏障在前，這山島之間，寬八里長十餘里的海港，就是現在的連雲港，也正是建國方略中所謂「海州之通海洋水路可稱較善者，在沿海北境二百五十英里海岸之中，止此一點可以容航洋巨舶」，逼近岸邊數英里內的「止此一點」，在軍事的防守上，牠是據有這樣一個絕對險要的優勢地位。由臨洪北去八十里，海岸成一弧形，伸出的尖端，是魯境安東衛的嵐山頭，也是一處險要，明代戚繼光時，倭寇曾在此登陸。又九十里爲石臼所，歐戰時日軍攻佔青島由此上岸。雲台由南四十里，有脖子山，又六十里爲灌河口，又百里爲黃河口，即今淮河出海處，這一帶海岸，有一個特點，凡是濱海有山的地方，海水必深，否則距海二三十里，悉爲淺水沙灘，而兩者卻同樣利於防守。

記者既到海州，即去海邊訪問靖任國防最前線的海港一行，從錦屏山下的海州城出發，汽車走過二十里平原，將近雲台山麓，隴海路的列車，也正由東向西，突然我們發現有三架飛機，在半空裏追着火車，火車在浩蕩的平原上急急馳走，另外一輛長途汽車，也倉皇前進，我

們下車，躺在野草裏，憤然地「欣賞」這幅「現代文明」的畫圖，現在還是科學製造戰爭時代，期望有一天科學也能絕滅人類的戰爭。

刺激性的畫面，像電影般過去，我們走進雲台山麓，大家都奇怪在這平疇千里的海邊，無端長出這座龐然大石山來，峯崖起伏，居然也有萬山重疊之勢，山澗裏還有脈脈的輕帆，順着悠悠的水。

七十里過墟溝鎮，汽車傍山畔海而行，海的光彩，在中午的日光下，真迷人，近邊一線，帶些絳紅，遠些一道深藍，無言的幽默與神祕，再遠些閃出一道銀白，夾着嫩玉的光輝，再顯着一幅「秋水共長天一色」的畫圖，我們沉醉在海的情趣中，到達了陌生的連雲港，然而心情卻是這般親切。

港的內外那般靜寂，彷彿暴風雨過後，也像等待暴風雨到來，水面上浮起幾個不能動的船，鷹游門不見一些動態。九月二十一日，敵機三小時任意低飛的轟炸，碼頭和擋水堤被炸多處，碼頭上的倉庫，全部被毀，新建的隴海大樓，剩下一個殘餘的軀殼，長二百餘公尺的裝煤機連架都遭破壞，在這裏，敵人只付了炸彈的代價，似乎太便宜了牠，我們直接的損失，至少一百萬，間接的還無從估計，這是文明的毀滅者留下殘暴的印象之一，是六十年來算不清的總賬裏的一筆，也是我們這次要跟牠清算的。

連雲市依山爲市，石牆紅瓦，大廈如雲，映在高山懸崖之下，東望水天雲霧，面對東西連

島，也足與香港、青島媲美。

乘汽艇橫渡內港十餘分鐘，達西連島，島亦石山，東西長十五里，週四十里，連而不分，故稱連島，其間有古剎，二山下漁民百戶，操業如故，內港海面，張漁網千數，此時潮落露出水面，橫直成行，驟視之如廣場飛機行列，此一印象，猛然令人痛苦，一願他日有如許飛機捍衛此名山大海。」

日位西偏時節，一行鼓餘勇登雲台峯，縱目所之，山河盡在眼底，雲台好比一條臥龍，卻有一對醒獅交頸於前，臨洪口右側的北固山，和竹鶴兩個小島，與雲台連島諸峯，互爲犄角，全港形勢，出自天成，「萬方多難此登臨」，但我們沒有悲感，只有興奮，願中國好男兒，同心一德，勇往直前，保衛此四千年不墜的山河。

記者以社令於八月×日自南京出發，取道鎮江，循運河北行，經江都、高郵、寶應、淮安、淮陰，再順運鹽河而下漣水、灌雲、以達東海。

從洪澤湖，與高郵湖向東展開的這大平原，中間雖有零星小島，但河流交錯，成網狀無不規則的小塊，淮陰以南，水出長江，運河兩岸，築堤防泛，平日河水總較堤內爲高，人可居而築室而居，三百餘里，人煙不絕，一邊房舍櫛比，好似半市，一邊爲人行道，築有長堤，向南流洩的運河，止於淮陰，淮陰以北北運河止於西壩，接通成一六弧形，轉而東向的運鹽河，這條運鹽河區域的水，不由淮陰循南運河入長江，而從淮陰經漣水、灌雲，與潮河會於東



海之新浦，由臨洪口出海，其間又與灌河的許多支流，縱橫交織，如在飛機上俯瞰這塊大平原，可知地形之複雜，倘使作爲戰場，在進攻的一方面，必然要陷入異常痛苦的湖河障礙戰。

在這區域裏，地方政府都忙於限令舉辦的各項戰時供應，或準備工作，每一個城市，都成立了一個民衆組織委員會，情形很緊張，也很振作，在民衆本身，也應該明白，世間只有做一個弱國之民，纔最痛苦，中國無論貧富，應該人人有同此感覺的良知，只有想苟全性命的，纔願做異族的順民，也就無異是漢奸。這次的戰爭，是求整個民族的生存，是全民族休戚相關，利害相共的關頭，沒有資產的人，正好趁此爲國家效力，同時也可爲自己殺出一條生路來，有資產的人，尤其應該拿出人力、財力、貢獻國家，民衆們應該知道，假如土地被敵人佔去了，敵人會逼迫你們走上火線來打你的祖國同胞，那時節你們的財產，又如何保存，骨肉又如何苟全。

然而要如何纔能澈底的喚起民衆，動員民衆呢，記者曾與一位有名的軍事家討論這個問題，他以爲應該確定整個計畫，訂定工作綱領，甄選特別幹才，確立系統的單位，組織實行軍令軍律的管理，立即動員全國的男女學生，智識份子，黨政機關，民衆團體，軍隊政訓人員，擴大喚起民衆，然後分別壯丁、婦女、兒童、老人，施以集中的訓練與組織，纔可以發揮民衆動員的偉大力量。如某一區域，某一城市，或某一交通線，變爲戰爭地帶，此有組織的民

衆，立即動員，從事各項必要的工作。

在潞安以北一個小市鎮上候船，忽然遇到空襲，大家亂跑，卻有一羣孩子在河邊上托着木桿操槍，飛機來了，反若無其事的一齊作出描準的姿式，我問「誰教你們」，「中國人應該這樣抵抗鬼子的」，「鬼子就打來了怎麼辦」，「爸爸去打鬼子，我和娘在家種地」，這種天真明快的答復，證明了小學教育的成功，也不料一個最令人快慰的印象，卻在一羣孩子身上。戰時的軍風軍紀問題也很重要，在×××這一帶地方會由第×軍駐防，他們的人數很多，寒冬的北風天氣，精神卻異常振奮緊張，這些弟兄，都是由民間應徵而來，所以都能做到與民相處，宛若家人的地步，在短短兩週的時間中，卻留下一個極好的去思，民衆都懷念稱讚不已。記者曾到××訪問，那位軍長穿一身不值兩元的布裝，要不是他自己介紹，誰也認不出，他沉重的談吐，謙抑的態度，都令人感動，這些都代表一種素養，一種實質，是革命軍人和參加光榮的抗戰的部隊所絕對必要的，也只有具有這種素養，這種實質的軍隊，纔能表現出像謝團、謝團、謝團……那樣至高無上的精神，纔可得到最後光榮的勝利。（振宇）

#### 第四節 皖中與皖北之戰

##### 第一段 江防第一線的繁昌縣

論資源，大家都忘不了荻港的。這地方是距蕪湖九十里的一個長江口岸，在十五里外的桃

沖鐵礦就是由荻港出口。惱人的事情，礦資良好的鐵礦是一直由荻港用什麼丸裝到日本去的。在那裏製成了槍礮，又用到征服中國的功勞上來。這種氣人的事情，到八一三礮火響後不能繼續了，駐山督辦的日人跑回了國。這黑巍巍的礦山是必得在直接攻打佔領之下，纔有可能繼續爲敵所用。我們的兵士防守在這裏，已有多次擊退敵艦上企圖登陸的水兵。

從荻港，到舊縣，（原繁昌縣縣府所在地）、橫山橋、三叫鎮、是繁昌縣江防的四個重要據點。每天，在長江上不時巡弋着的敵人的灰白色什麼「ササ方」什麼「笠」之類小礮艦。這怪物是三隻一排的在江心中鼓浪商進，到了舊縣與荻港，常是無的放矢的轟起礮來。在江心中，如果發現我們過江的民船，馬上就搖起機關槍去追擊民船上的百姓，爲了防制敵艦上的日兵登陸，沿江的四個據點都駐守了查兵，差不多過去爲礦工及過往客商而繁華的四個鎮市，而今都成了兵士活躍的田地。

在這條江防線上的兵士除了防江之外，還含有策動向敵人佔據的魯港進兵的意義。前哨的兵士與每日前往攻擊的部隊是進駐到下馬店、螃蟹磯等江堤要地。可是，魯港是不易拿到的，敵人已在一月前拿到蕪湖之後即佔領魯港而加以經營了的，許多不能走掉的蕪湖壯丁被徵集去在魯港南北兩岸築了極堅固的木柵城與鐵絲網，好幾次我軍英勇的去攻，都被工事後面的敵人礮火壓迫了回來。

除了荻港沿江堤攻魯港之外，在繁昌縣的某某要地，也配備了進兵魯港的佈置。有一個

勇敢的排長，常於夜間帶了兵士摸進敵人的防禦工事。有一次第一道鐵絲網已被拆毀，在拆第二道網時，驚醒了敵人，被一陣機關槍打回轉來。

奪取魯港，是收復蕪湖的重要前提。二十三日早晨我方空軍轟炸了魯港附近的敵人陣地，掩護我軍的摸進，奪到敵人三挺機槍，活俘日本兵五名。這樣士氣上無論如何是一個鼓勵。雖然沒有完成佔領魯港目的，也開始了我方陸空軍聯合作戰的初階。

南京、蕪湖失守以後，一般人以為江南戰區的皖南南部一定是成了人間地獄。其實這是後方對前線的推測，事實上敵人的鐵蹄佔領蕪湖之後，是只進展到魯港這個據點就沒再進了。魯港是蕪湖、繁昌接壤處靠近江岸的一個鎮市。一道通達南陵縣的河道把鎮市分成南北二部。由於江與河，敵人以兵艦支撐着在魯港防守的敵兵。

我們所喊出的消耗戰口號，敵人似頗為懂得，所以爲了避免中我抗戰計劃，敵人很聰明的在運用他的少數兵力馳驅於南北戰場。在大場突破以後，京滬路進兵時，太原方面戰地停止了活動。而佔領南京、蕪湖之後，大部份兵力由揚州、浦口、裕溪口三處北向，去完成打通津浦路計劃了。江南戰區就止於吳頭（蕪湖）浙尾（杭州）又不動。像下棋一樣，津浦段吃緊了，我軍在江南戰區的繁昌與富陽一帶策動了攻擊，來分敵人的兵力。果然，這二天，蕪湖方面由蘇州、揚州以及蕪湖對江裕溪口等處開來了約近二師團的兵力。

擔任攻擊蕪湖的是川軍，這些遠涉山水的四川健兒，都是久征慣戰的老兵。他們知道這是

二十年來打內戰以來所沒有的最痛快的一次保國衛民戰爭，每個人都有一番責任感在臉上顯現。這其中有好些軍官都是行伍出身，抱着在最近期內奪回蕪湖的決心。雖然沒有敵人的礮火精良，他們要以精神勝過物質，打敗敵人。敵人方面也知道川軍士兵的作戰力是極強的，而日夜提防，總想隔着路程不打照面，以礮火把進攻的川軍打回去。

到今日爲止，從石脆方面進兵卡子口、竹絲港、蕪孫鐵路線的川軍已經進佔白馬山、大姑山等要地了，雖然敵人不斷的增援，我軍進攻形勢仍很順利。

每天在繁昌境內的人，都可以聽到清晰的閤閤機關槍聲與大礮聲，防禦敵艦的敵機更是每天從早到晚都在蕪湖、繁昌一帶江面上空巡弋。有時我方三頭飛機到了，敵艦上的高射礮聲就隆隆響起。

靠近江邊與蕪湖、魯港接近處的繁昌人都逃過一次，在魯港被佔以後，敵人曾一度由螃蟹磯用兵艦上大礮轟擊對江堤裏面的許多水村，好些農民就在礮火中葬送了生命。這還不算，十個八個的倭寇還會好幾次跑到江堤裏面的村落中來騷擾，一對七十歲老夫妻以爲日本兵來了沒有事，不跑，也跑不動，結果這二老卻被殺掉，把人頭放在床上。這消息傳遍了附近的村落，於是在敵人來時都逃跑了，結果又被敵兵用槍遙射，打殺了許多人。

農民們開始逃難了，每人衣角上掛着難民條子，挑一擔米，提一個包袱，攜了妻子兒女與耕牛，離開了不忍走開的家鄉到繁昌縣山裏面去避居。有的是作暫時出走的打算，有的因爲房

子被燒，根本就不知何日纔可返來，他們開始知道敵人是一個公共的民族敵人，而不是做了老百姓就可倖免的。卻正是因爲沒有自衛，不敢直接與敵人抗戰，纔使得十個八個敵兵征服了一個二個村落，於是依靠軍隊的心理產生了。抬傷兵、挑柴、送米、燒飯、挖路面、嚮導等等的專情，都在一呼百應之下奮勇地做了。請求編隊發槍抗戰的要求也提出了。這都是敵人殘酷面孔所啓示出來的新的生氣，中國在發吼了人士蟲也叫了起來。

種田的人因爲敵人的騷擾而無心生產，一心要打仗了。事實上在火線下的田地也無法可以繼續耕耘，靠江的田地差不多都還灌滿了水，這些在冬末就要放掉的水因爲江堤出路被阻，無法洩出。農民也知道明年春耕是絕望了，於是更堅決了抗敵信心。

軍事委員會第六部的皖南特種工作團？在這裏編組了好些行動隊，號召着家鄉人爲家鄉而戰，無路走的羣衆得到了領導，於是勇氣百倍的在開始了新的集體生活。

繁昌縣縣長陳立本是一個久做縣長的中年人，他已被江南戰區的軍事當局派任爲該縣的游擊司令，把原有的縣政府可以號召的武力都改編爲游擊隊。他自己表示，劉備所以能有一部份成功的原故，是在火燒新野之後，他無一兵一卒，但還拖一大羣百姓逃跑這一點。他認爲假定與敵人抗戰不了，那最低限度是要率領老百姓走的。所以從蕪湖失守之後，他的轄境成了第一火線，他自己很鎮定的在城裏繼續他的工作，並不驚慌。

在縣城裏，一度萬人空巷的跑到鄉下去，現在因爲敵人並無深進企圖，於是又紛紛回到城

裏來。

記者在繁昌訪問過川軍師長陳萬仞，他的相貌酷似蔣委員長，舉止態度都類似。一個武備學堂出身儒將風度的人。他覺得皖南人士比較四川儒怯，記者也以爲然。皖南由於山水與歷史的關係是一個文風較重，謀利心切的人民區域。陳師長說在四川，人民是不會輕易讓外人來蹂躪，家家有的是槍，幹起來就都是兵，鄉村就是兵營，敵人怎麼也不敢輕入。

記者得到他的方便，去峨橋、潘村、李村、以及火線外的任村堡、江西劉築村落去行腳。駐峨橋的營長黃君與記者談起他的戰區民衆工作經過。他到峨橋時，空無一人，於是他一人當街高喊：「川軍來了，不要人家分文東西，也不擾民，你們趕緊回家，以免東西無人照管遺失。」喊了之後，不一天就都回來。回來看見我們待他們如弟兄，買東西一文不少，借東西原璧歸趙，說話客氣實在，於是老百姓知道了我們的可親，就逐漸爲我們做起事來。現在吃飯、烤火、住屋子、嚮導、抬傷兵、都由老百姓妥當的供應，老百姓知道了軍隊的可親。記者在一村落裏問人民，一賣豬肉者說：「川軍是好，那天開差，個個提了錢來還錢，這是我想不到的。」爲川軍挑柴的老人很憐憫這些年青四川人寒冷，爲他們擔柴烤火，婦女也不怕兵了，爲他們縫着衣裳，在前線，軍民關係是非常之好，這是可以告慰於一般擔心川軍士兵政治意識的人。

蕪繁相持局面到什麼時候打破？誰也不知道，鄉下人等得沉悶了，習慣了槍礮聲之後，在

昨晚燃放起送灶神的小鞭爆，準備過年了呢。鞭爆的火花在陰雨的暗夜中如同中國現階段的抗戰，勝利的黎明在苦盡甘來時是會來的。淳樸的鄉下人，耐心些吧，比過年還痛快的好日子在前面，靠我們犧牲了眼前的苟安，緊張着身手去爭取，記者在廢曆年關迫近的時候，如此希望別人，也以此自勉。（朱民威一月二十六日）。

## 第二段 合肥血戰記

中央社六安十六日電，協助某總司令，在合肥指揮抗戰之某副參謀處長，頃由合肥前線抵此，記者當即趨叩於其寓次，承告合肥方面經過戰況如下：此次我方守衛合肥部隊，係採攻勢防禦戰略。卽一面以大軍包圍定遠，斷其歸路，一面以大軍進攻曹縣，切其歸途。定遠方面我軍，確已抵達城垣，頗爲順利。巢縣方面，自本月十一日，我以二營兵力進攻夏閣鎮時，卽與敵接觸，雙方兵力相等，經激戰數小時後，對峙至十二小時，旋在巢縣西面烟河，發現敵兵數百人，我常備隊二百餘人，出而迎擊，惟因其中一部，尙欠鎮定，陣線致被敵軍突破，烟河乃淪於敵手。旋敵向西進犯，我卽派兵一營，在合肥東橋頭集堵擊，合肥激烈戰事，因此發生。敵經我猛擊，死傷甚衆。我營附周身先士卒，指揮作戰，致中彈陣亡，作壯烈之犧牲。同時長寧河長樂河一帶，亦有敵踪，並據報告，合肥東南唐祠敵軍，扣留民船七艘，裝運子彈。由此判斷侵合敵軍，以巢湖爲臨時根據地。某總司令對於巢湖方面，早已重視，曾派參謀前往該處，與某某隊聯絡，惟該隊人數過少，武器窳劣，故一經與敵接觸，戰鬪能力，全被摧破，敵



軍遂得侵佔合肥東南之臨河集。因此圍攻定遠之我軍，退回合肥北八斗嶺，以挽回合肥方面戰勢。十二日，敵軍侵我橋頭集，我八斗嶺部隊，乃進發至合肥東店埠，阻敵前進。店埠有我預設陣地，我遂堅守，至晚，敵軍接近我第一線。十三日，敵軍犯我陣地，我於敵陣紛亂之際，猛加射擊，敵不支後退。迄晚十時，敵軍以所有火力，向我全線集射，其目的，在測我主力何在，弱點何在，此種威力搜索，爲敵軍慣施之技倆，當時我知其用意，不加迎擊，旋敵向我左翼進攻，即在淮南鐵路附近，該處爲我健軍所在，敵軍一度進攻，卒被擊退。我且屢次躍出戰壕，向敵追擊，敵損失奇重。十四日晨三時起，我敵作激烈礮戰，雙方轟擊，至上午八時始疏。是日上午八時，敵初攻我左翼，我以決死精神，奮勇抵抗，敵終不得逞。敵以我左翼堅固，乃轉攻我右翼，該翼我軍兵力雖弱，然抵抗之烈，亦不下於左翼。是時縣府電話已折，故與六安方面，無法報告。午前十時，某總司令由埭上視察歸來，知我右翼已退，乃以電話詢問某師長，因線斷未獲通話，當時某總司令以戰機無法挽回，乃向參謀長等表示，願以一身殉此古城，以盡軍人最後之責。其時敵機三架，業已盤踞上空，接連投彈十餘枚，參謀長等即跪勸某總司令出城，以便指揮。十時許，敵軍由西門入城，我乃派軍出南門圍擊進城敵軍，然敵之預備隊，又側擊我軍，我軍遂被包圍，犧牲極大，我團長二員，營長營副多員，均在城內城外殉職。現我部隊，均在敵軍四週某某某等處，並已開始反攻，我士氣甚旺，攻擊精神，始終如一。（晨報）

### 第三段 圍攻定遠

最可紀念的二月十一日，正當敵人得意洋洋，強渡淮河，壓迫北岸我軍，退至曹老集一帶酣戰之際，津浦線西側的我軍，卻出其不意的來了一次大規模猛撲敵軍側翼的反攻！皖北的我軍，分了幾路去攻考城，圍上窰。這樣，便調動了小蚌埠一帶的敵軍，從北岸又回到南岸，同時，在皖中區的我軍，又出擊反攻，包圍定遠。這樣，又喚回了臨淮關北岸的敵軍，重新回轉身來，增援定遠。

定遠與滁州、明光、鳳陽、臨淮關之間，都有交通便捷的公路線。敵軍在池河血戰之後，進據定遠，已算在津浦南段的側翼伸展一隻防止西側的腳。卻不料這隻腳，並未站穩，而且還不夠深入，我生力軍便從合肥出擊，而沿永康鎮西退的我軍，又突然迴師反攻，終使敵人侵略的鐵蹄，陷入不能自拔的泥沼中！

圍攻定遠的我軍，一路進展到老人倉、包公祠、桑家澗。一路又迂迴到桑樹井、十八里舖，另一路則繞到池河鎮、羽林集，以阻斷定遠滁州間的公路。敵軍調了大批的援軍，消耗了大量的礮彈、炸彈，犧牲了好多的傷亡，經過這一次嚴重的打擊之後，至今定遠城門，祇開北門，其餘三門都閉得緊緊地，再也不敢疏忽了警戒。我們的游擊隊伍，活躍於環繞定遠的公路上，不斷的襲擊、破壞，使死守孤城的敵軍，不僅寢不安席，而且在糧秣彈藥汽油等補充上，感受到極大的困難！

敵軍最近已鬧糧食恐慌，鄉間的耕牛，已被搜盡，殺來充飢。他們大燒村落，而婦女的被姦淫侮辱，已經是成爲不能逃避的命運。農民們失去了耕牛，房屋田園，皆化爲灰燼，妻女的被辱，老弱的被殺，已經痛憤得再也不能忍受！成千成百的民衆，紛紛加入游擊隊，以及原有的紅槍會，與敵人作長期的游擊，不斷的廝殺。

二十六日的午刻，全椒附近的公路上，民衆自衛軍，配合上正規軍襲擊了敵軍的運輸隊。計擊毀了汽車四輛，殺死了敵軍大尉少尉的軍官各一，士兵三十餘名，截獲騎槍一支，步槍、旗幟、信號燈等戰利品。在少尉遠藤深喜的身上，還搜獲了兩份軍用地圖，和一封由東京寄來的友人書，信裏面，滿紙是國內恐慌不安和厭戰的情緒。

在這一次襲擊中，我們祇犧牲了一個英勇的排長，輕傷了九個士兵。當這個勝利消息傳到××時。政訓處工作同志，立刻演了一齣活報劇，使民衆們大爲振奮。最近幾天來，常常有我們的飛機，經過這裏去飛炸敵陣。當巨型機雄姿掠空而過時，軍民們觀了青天白日的徽號，大家歡躍萬狀，帽子一齊向空中丟，翱翔雲際的空軍將士，也揚巾致意。那晚上活報劇中，也有『空軍將士』一幕，當台上的演員（飾農婦）驚喜欲狂的喊出『咱們也有飛機去轟炸敵人』時，坐在記者旁邊的一位農民，低聲問我：『咱們國家真的有了飛機嗎？』活報演出的成功，已經給我們一個強有力的證據。

在××，訪×××集團軍總司令，廖×將軍，他告訴過去在東戰場上，敵我傷亡的比率，

是一與三之比。自從在津浦線西側我軍採取運動戰略之後，敵我傷亡的對比，已成爲一與一，有時他們還超過了我們。據他的判斷，敵軍在津浦南段，將永遠處在進退兩難的境地，隨時受我們四面八方的攻擊。敵軍最近因津浦線西側的威脅，不容易西進解除，除留一部份軍隊以牽制外，已調一部份去進攻江蘇北部的我軍，津浦北段的緊張，以及濟寧敵軍的出擊，象徵了敵人仍夢想受了南段打擊之後，加緊其貫通津浦的進攻。×××軍副軍長徐××特別對游擊戰術化了極大的精力在研究，他是一位有學者風度的將領。

特別值得慶幸的，是在×××，會見了×××團團長李××。他在東戰場上，從嘉興到杭州，以一團的兵力，來執行掩護數萬大軍退卻的偉大戰鬪任務。當他們由杭州作最後退出時，所有的公路橋樑，悉已破壞掉，日夜疲憊的行軍和戰鬪，官兵滿身泥污，疲憊不堪，但始終保持着鋼鐵一般的戰鬪精神。當他們走到富陽時，敵軍早已先一日佔領了富陽。

敵軍的礮火，機關槍火力，在城內圍成了閃光的震圍，經一整夜的激戰，李團長指揮着殘破的隊伍，向敵人作最後的猛衝，在清晨一剎那間，將密集火力環成的重圍突破了！游泳過塘江，纔算完成了光輝的戰鬪任務，整理這一批不到×××人數的隊伍，重來皖南殺敵。他是一員夏伯陽式慍悍的勇將，戰鬪時堅決而帶有潑辣性！（陸詒寄自合肥。）

## 第二章 從蚌埠到九江

### 第一節 蚌埠與蒙城之戰

#### 第一段 蚌埠淪陷後

記者昨天從淮北戰地歸來，在隴海車中遇到一羣由蚌埠逃出的男女難民，便含着眼淚聽他們談出下邊的一串故事。

當中央軍退出淮南陣地後，在蚌埠一帶維持治安的是倪道煥帶的保安隊。保安隊的紀律非常糟，明的訛、暗的搶，弄得老百姓的情緒壞極了。人們說：日本兵來了也不過如此吧！也許還不至於這樣糟糕呢。因此許多該逃的人也爲着家裏的東西，爲着一點倖免的渺茫希望而不逃了。

這時候蚌埠天主堂大開方便之門，儘量的收容難民。有許多有錢的人們，他們自願的拿出來上千上百的款子交給天主堂，請求某國神父特別的給他們保障。在漢奸們的鞭礮聲中，在萬人悲憤與驚慌中，敵人的部隊開進街市了。一切希望都頓時化做泡影，東西被搶走了；女人們不管老少，十之八九被強姦了；年輕的男人們有許多被慘殺了。日本兵把住了天主堂的大門，把年輕的女人們運送到各個部隊裏去，年老的女人們留在天主堂裏供後方將士們隨便姦淫，男

人們的姓名被登記下來，不發食物，慢慢的偵察着。那些會交過保險費的財主們，跑去跪在神父面前哀求着：

「我們都沒有罪過，你保護我們吧！」

「這是你們中國人的事」，神父回答說，「維持會會給你們想辦法的。」

敵人開進了蚌埠西邊宋家台，一位理髮匠大走紅運了。

理髮匠在高麗做過生意，會說幾句日本話，日本兵一來，他被同村人們派去打交道，日本兵問村裏要東西，要女人，都由他做翻譯，做傳達。理髮匠很快的同日本鬼子熟起來，便狐假虎威的報點小私仇，佔點小利益，使點小手段，一變而爲要人了。有一天兩個日本兵到理髮匠家裏去，看見理髮匠女人長的挺不錯，趁理髮匠不在家，就「親善」一番，把她帶到兵營了。理髮匠後來找到日本兵營去，日本軍官告他說：

「我們帝國的皇軍是很守紀律的，你公然侮辱皇軍名譽，一定是存心破壞兩國人民的親善合作。」

理髮匠被關起來，餓了幾天，最後沒有人再知道理髮匠的消息了。

從懷遠到臨淮關，這將近二百里長的地域內，除掉若干駐有日本兵的村落之外，全被放火燒光了。自懷遠到蚌埠，二三十里內公路上曾有一個時期倒着二百多具死屍沒人掩埋，這些死屍自然都是些善良的農民。

日本兵開進淮河北岸的香山寺，香山寺的男人被殺得差不多快光了，有一個廚子伺候日本兵非常小心，同日本兵發生了感情，留下了性命。

可是有一天日本兵忽然威嚇廚子說：

「我們要槍斃你哩，你怕不怕！」

廚子想一想，以為自己早晚是活不成，倒不如顯一顯中國人的英雄氣概，便憤怒的冷笑一聲，罵道：

「爺爺不怕，你隨便處置吧！」

日本兵時常拿殺人來開玩笑，中國人誰也猜不穩自己的死活。

是落雨的日子，日本兵開到小蚌埠附近的桃園鎮。

桃園鎮的老百姓被命令集合在鎮外，跪在雨中歡迎「皇軍」。「皇軍」的隊伍散開了把羣衆包圍了，機關槍驕傲的抬起頭來，嘖嘖嘖嘖的一陣疾風從羣衆頭上掃過。羣衆哭起來，叫起來，有的躲下去，有的跪起來。「皇軍」拍着手大笑起來，有的連肚子都笑疼了。

一位姓瞿的年輕寡婦，被幾名鬼子輪姦後，留下不到兩歲的小孩子，半夜偷偷間的上吊了。然而滿村子卻貼着歡迎「皇軍」的美麗標語：

「皇軍是解除中國人民痛苦的軍隊！」

「皇軍要幫助中國人民建設王道樂土！」

「中國人民應該同皇軍合作……」

「皇軍」裏邊有我們的東北同胞呵！

東北同胞被驅到關內來慘殺自己的兄弟，許是由於自愧，也許是由於日本人的禁止，見了中國同胞不敢說中國話。某次有敵兵數人進村子烤火取暖，他們一模一樣的穿着大皮鞋，呢制服，要吃肉，要酒喝，看見女人打俏皮。其中只有一個比較沉默的，看樣子很憂鬱，很不安，很膽怯。火星迸到衣服上，不提防把他的衣服燒着了。他忽的從地上跳起來，非常熟練罵着說：

「他媽的，怪道聞見什麼燒着了！」

另外還有一個故事，也是關於東北同胞的故事。

三個敵人到一個村裏去姦淫，被老百姓砍死了兩個，餘下的一個跑出村子，老百姓在後邊緊緊的追趕着。眼看就要趕上，這個「皇軍」忽然回過頭來罵道：

「我操你娘，你們一點人情也不講，老子也是中國人吶！」

老百姓聽了這話氣得連眼都發紅了。

「你不說你是中國人我們只砍你十刀；」追趕的人們罵，「你說你是中國人，至少砍你一十刀！」

但正在這時候，後面一位老頭子就打個冷戰暈倒了，他想起來那個多年沒有音信的，流落



在東北的小孩子！

人們天天的期待着中央軍反攻的消息，像十年囚犯期待着大赦的消息一般焦急。謠言紛紛的，偷偷的，一個接着一個的傳說着：關於一些離奇而又興奮人的大小勝利，關於一些英雄的復仇故事。午夜間人們在床上不安的傾聽着，研究着各種各樣的槍聲和礮聲。

『聽吧，這礮聲是中央軍隊的，』一個說，『日本的礮聲不像這樣沉悶呢。』

『街外有槍聲還有狗叫，許是咱們這廂的游擊隊來了。』第二個心口砰砰的跳着說。

『大家要睡醒一點，』第三個用顫慄的聲音低聲說，『聽說今晚中央軍開始反攻了。』

在白天，人們更焦急的期待着中央飛機的飛來，每一次看見飛機在天空出現，總是滿懷希望的推測着：

『看，這是咱們中國的飛機，是灰色的！』

『這飛機真是中國的，你看，不是兩個翅膀麼？』

『是的呀，日本飛機飛不了這麼高……我們的飛機是從蘇聯買來的！』

人們在失望中抱怨着中央的空軍，又在失望中燃燒起新的希望，往往街道上汽車的奔跑聲也會引得正在苦悶中煎熬的人們抬起頭來瞭望天空。

我們的飛機終於有一次英勇的飛來了，在有四層洋樓的寶興麵粉公司的上空盤旋着，偵察着，巨大的轟炸聲音從地上響起來，震搖着樹木和居舍，炸彈響處，騰起了塵土，烟霧，紅色

的火舌。……

年輕人不管危險的跳到院子裏，興奮得渾身顫慄，淌下熱情的眼淚，肚子裏哽咽地叫着說：

『中國的空軍呵！我們的空軍呵！』

老年人爬在地上，從門縫裏露出來驚慌的眼睛，顫聲的哀告着：

『快來屋裏吧，我的老爺，炸死你了！』

『同日本鬼子一起炸死吧』年輕人低聲的回答說。

但當中央空軍完成了任務，勝利的飛走以後，連那些駭壞了的老年人也不由發出來惋惜嘆息：

『來得太少了！』（姚雪垠）

## 第二段 蒙城激戰

淮北之敵分由懷蒙公路、蚌汭大路及津浦鐵路北援後，經我軍節節抵抗，受創頗巨。由懷蒙公路進犯之敵，除有步兵兩聯隊外，並有騎兵一聯隊，其後仍有續進部隊，該敵自被我在公路以南黃龍集擊敗後，即改犯公路北之龍亢，我因衆寡懸殊，龍亢遂於六日晨陷敵手。敵既得龍亢，乃分向正西及西北進犯，兩路均經我奮勇抵抗，血戰一晝夜，肉搏凡十餘次，七日我以傷亡過衆，又無險要工事，不得已退至離蒙城東約二十里之線，繼續抵抗。其由蚌汭大路，及

津浦鐵路進犯之敵約二千，戰車二輛礮五六門，曾分犯我仁和集、及張八營，因我在滄河北岸誓死堵擊，迄未得逞，乃由飛機掩護，改由板橋竄越鐵路，經王家集至蒙城對岸渦河北岸，欲予我蒙城側背以威脅。此三路之敵，七日晚與我在蒙城東南西三面，血戰澈夜後，頓受打擊，八日晨敵又在威力礮火與飛機掩護下，不斷向我猛衝，我全部官兵以極大決心，分途堵截，往返肉搏，誓與蒙城共存亡！每一據點雙方均以數百敢死隊爭奪，敵被我擊斃者，屍橫遍野，八日晚十二時我分兩路迂擊，血戰再度展開，劇戰至九日晨四時戰事稍轉和緩。九日晨五時半，敵側重西南兩面，以猛烈密集礮火掩護，三度攻我蒙城，敵礮每小時達三四百發，敵機十餘架又飛蒙城上空助戰，我士氣愈戰愈勇，一坡一溝均有數次肉搏，爭奪戰事之烈較八日尤甚，九日晨八時半我迂迴部隊已抵達敵之後路，正面我軍亦全部反攻，雙方礮聲混成一片，殺聲震天地，至發電時止，猶在劇戰中。是役敵死傷尙無法統計，但相信必比我多至一倍以上。（抗戰日報）

## 第二節 江防第一線的九江

自從馬當封鎖以後，九江已成爲事實上的江防第一線，它的位置，不單是掩護江西的門戶，而且也是保衛武漢的屏障。所以無論在軍事或經濟價值上，九江在第二期的抗戰局面下，客觀的已決定了它的地位的重要。

九江本也是沿江重要的商埠，景德鎮的磁器，和贛北的米紙張，以及其他農產品之類，也都從九江出口，九江全縣有二十七萬多人口，市區也有近十萬的人，街市相當繁華，可是卻祇有大中路一條延長的馬路，市內又有兩個方圓六七里的湖泊——甘棠湖，和南門湖，湖泊的四周，風景幽美，使九江成爲一個天然公園的環境。

「八一三」戰起後，九江的形勢一天天緊張，在九月底敵機第一次在九江投擲炸彈，落在紗廠附近，死傷了幾個人，因此住在九江的人，都紛紛避開了市區，有的跑到廬山牯嶺去，後來隔了好久看看敵機沒有再來投彈，人們又再搬回九江住了。直到十二月間，南京失陷後，因爲長江下游的人，潮水般的向上游來，九江也恐慌起來了。到了十二月二十這一天，敵機第二次來九江投彈多枚，但沒有炸傷一人一物，可是九江的居民，有些跑到廬山等地去了。市面蕭條，街心裏行走的不是傷兵，便是下游來的難民，後來馬當封鎖線完成，前線戰事好轉，一直到廢歷年的時間，住在廬山上的人，纔逐漸的又搬回九江來。到了最近，因爲前方戰事積極發揮了抵抗的效果，九江纔回復到往日的繁榮景象，甚至在夜晚上燈市中行走，使你不知道這裏便是距江防最前線只有一百八十華里的江防第一線。

### (一)難民的過境

馬當封鎖了，沿江戰區兩岸的難民，多半祇有從陸路走到九江，再搭輪往上游一帶。從江北逃出的難民，是從皖境宿松，經鄂境黃梅，再走九江對江小池口過來到九江。江南的難民，

不由金華，便由皖南到南昌，轉乘南潯車到九江，再轉往上游。在九江大規模的收容難民機關，是由私人慈善團體紅卍字會主持，據記者所聞，該會所收容的難民，從十二月到三月底止，收容遣散的難民達三萬餘名，其中由對江小池口過江來的，佔十之六七，而在三月一個月內所經收容疏散的難民，便有一萬幾千多名，其中尤多江北、南京、蕪湖一帶難民。紅卍字會處置難民的辦法，分臨時的與長久的兩種：臨時的辦法，祇是對過境的難民，在九江女子師範的大屋裏，設立難民寄留所，供給他們的宿食，再等招商局的船期，將願意走的人，每人發一張船票疏散往上游一帶。另外在女子師範附近一帶，又找了六處空屋，設立了收留所，容留一些不願走的難民，設法供給他們的宿食，所以他們處理難民過境，還稱有辦法。

## (二) 恢復了交通事業

南潯鐵路 南潯路是連貫江西腹心經濟上的動脈，江西對外界的出入口，多憑這條路線的連絡，在目前贛北的貨運和交通也還全靠這條路。抗戰事起後，一度客貨運幾乎全停頓了，後來也因爲前方戰事順利，後方秩序逐漸恢復，客貨運也逐漸恢復起來。到最近每天上午，從南昌到九江來的來往客車，相互對開一次，因此客貨運逐漸恢復起來。

該路現雖在鐵道部限定各路自給的原則下，刻苦撙節以維持，後方常此安定，該路也有欣欣向榮的可能。

招商局 招商局對於目前長江航運，更顯出他的重要，在漢潯間，雖然只有江華、江新兩

條船往來行駛，卻因爲班期的準確，（每逢星期一、三、五由漢開，二、四、六由潯開）管理有緒，以及票價低廉，（與戰前票價并未抬高，對難民經九江紅卍字會分送每人連票僅收伙食費一角）對於抗戰期間後方的交通，實有很大的便利。

此外從九江到龍坪和武穴之間，招商局又以極低廉的票價開行，鎮昌小輪，每日來往一次，這對於難民和內地的旅客，也是極大的方便。

其他水運，在九江的江西，除掉招商局行駛外，還有三北、太古、怡和各公司，也照樣行駛潯漢段。不過三北祇有一條小三北、太古的船期不定，怡和祇有一兩條船行駛，而太古怡和的票價卻比招商局的票價高得多。且怡和躉船早已移往上游去了，所以乘客也都願意乘招商的船。此外由九江往湖口、彭澤、馬當之間，每天也有小輪行駛，這是九江江面交通的情形。至於九江內河交通，鄱陽湖貫通贛東北的交通，亦有小輪和帆船行動，以運輸景德鎮的磁器，及樂平的煤等物。還有公路交通，由九江可以登廬山、及贛西各地。

### （三）衰落的海關

九江海關在以前是一個收入旺盛的海關，自馬當封鎖後，進出口貨運幾全停頓，九江海關的收入，也便一落千丈。目前九江關的業務，祇代徵收內地轉口稅，所以以前的海關，到現在的功用，實在祇等稅卡。記者又在這裏聽說淪陷在敵區裏的海關，敵人在各處海關中都強硬的添了副稅務司一名，以及添設許多關員，他們唯一的用意，乃在維護他們的大幫日貨走私。至

於長江流域內如鎮江、南京、蕪湖等處的海關，已經不能執行他們的職務了。

(四) 培修江堤

因江面重重封鎖，使江底淤塞，又因戰事影響，以致去冬江堤失修，想起了民國二十年的水災，憶起了「大兵之後必有凶年」的警語，每一個國人，想像中在今年的夏汛期間，長江流域，將變成怎樣一個汎溢之區，所幸也由於最近幾個月來的戰事順利，政府當局，已注意到沿江堤防的重要。在江西境內的江堤，在一月間便有水利工程隊，對於江堤早已在會同各該管縣政府興工培修，江堤一律加高四尺，那麼今年長江的水患，能夠從此倖免麼。

九江到現在，固已形成一種穩定的局面，但我們亦不能忽視他的位置是處於江防第一線，轉瞬夏汛期屆，時局的嚴重性，亦有逐漸增加的可能，那麼我們今後應該注意到如何來發動九江的人力和物力，以增加江防第一線的抗敵實力。(力報)

## 第五篇 北戰場第二期

### 第一章 山東與青島

#### 第一節 濟南泰安的失陷

##### 第一段 北戰場的形勢

戰地特派員通訊：經過了蘆溝橋的浴血抗戰，北平四郊及天津堅決抵抗，一直到二十九軍退出平津為止，敵人對於我軍之威力，依然在小心翼翼地提防着。通州至山海關三道防線的佈置便是很明顯的表現，然而嗣後敵人在津浦、平漢兩線，不僅攻陷了馬廠，而且繞道突破固安之線，這樣我們在軍事的形勢上，便不能不說處於不利的地位了。接着滄保陷落，西戰場吃緊，華北大局，便發生了急驟的變化，在整個的北戰場上，敵人仍然利用着比較優勢的火力進行所謂「中央突破的戰略」。

##### （一）滄州淪陷與德州吃緊

津浦線上敵人沿着鐵道和運河，應用了遠射程的大砲，飛機轟炸，輕氣球指揮作戰，但我們英勇的官兵不顧強烈砲火的威脅，不顧暴風大雨的惡劣的氣候，甚至不顧好多天來侵透在泥



水中腫痛的下肢，終於在滄州以北作了壯烈的犧牲！那時扼守滄州之線的部隊，是馮、龐、劉等部。擔任正面的馮軍，受盡了礮火的威脅，不得不向鐵道線旁的東南部退卻。龐劉部又和馮部失掉了聯絡，滄州就在這樣的情勢之下失守了。但是九月十三日的晚間發生了某副司令長官率部由連鎮分四路繞襲敵人後方的行動，橫過鐵路線，切斷了敵人的聯絡，獲得重大勝利。可惜那時我們滄州以南的部隊，沒有用全力反攻，終於繞襲的部隊，也不得不含着悲憤的眼淚退下，因而德州也很快地感受到威脅，雖經奮鬥抵抗，仍難堅守。

### (二) 敵據保定進兵石莊

談到平漢線，我們不得不着眼於西部戰場，太行、山西在整個的華北戰局上，其地位的重要，毋待申述，假如我們在山西戰場上獲得了勝利，隨時都有控制平漢線的可能。出娘子關，切斷敵人鐵路線的聯絡，我們有把握將深入腹地的敵軍，消滅於河北平原之上。然而不幸的是西部戰場的情勢一天天嚴重起來，我們爲了保持西戰場的勝利，在作戰的運用上，便不得不把平漢線上的部隊，予以重新的佈置。敵人雖出這點，所以在攻陷保定後，便集結重兵於石家莊以北，企圖一面南下，一面進娘子關，與越過雁門關而南侵的敵軍相呼應。據十六日記者在平漢線前方所得的消息，敵人已經又運用沿鐵路線作正面「中央突破」的攻擊石家莊南的高邑，已經發生了激戰，然而娘子關以東的形勢，仍然有利於我們，卻是可以用說有把握的。

### (三) 戰線延長於我有利

北戰場上暫時的失利，這已是無可諱言的事實，這個失敗，純粹就軍事上說，固有種種原因，而直到現在還沒有把『喚起民衆』動員民衆的工作做好，尤爲重要原因。有些隊伍，沒有注意到政府動員的工作，記者親見在鐵路沿線的許多壯丁，亦雜於難民羣中，這些壯丁，不僅不能爲戰爭的服務，還要國家來運送他們，收養他們。

但是北戰場上血腥的教訓，也有幾點值得我們欽佩的，駐津浦線上某長官公署，曾經動員了衛隊和祕書處的人員，做動員民衆的工作，他們曾經在一星期之內，組織了桑園鎮的許多壯丁，從事挖壕的工作。在後來，×師抄襲敵人後方時，發揮了重大作用。滄州之戰，我們的守軍，曾作了壯烈的犧牲，龐軍有九營長陣亡，劉軍有十二營長受傷，泊頭鎮某橋下一個新兵，運用智謀，沉着埋伏，用高射機關槍擊落敵人飛機一架。

第一、我們的戰略是消耗戰，越把戰爭拖延下去，越對我們有利，作戰的主要的目的，在於殲滅敵人的主力。但是在整個北戰場上，敵人還沒有遇到我們的主力，我們正在等待着時機的成熟，與敵人作主力決戰，一舉而殲滅之。

第二、我們的軍略上的後退，僅僅表現在鐵道沿線上，從平津四郊起，一直到現在敵我相持之點，鐵道兩側及太行山脈附近，我們還有無數的戰事活動着，這些部隊隨時都有襲擊敵人後方切斷敵人聯絡的便利。

第三、平漢線上娘子關附近，我們正結集了重兵扼守，敵人決不能越雷池一步。晉北的捷

報頻傳，以及最近忻口以北一帶，我軍的大獲勝利，都是保證西戰場勝利的可能，西戰場的勝利，必然可以保障河北平原的無虞。

第四、敵人佔領的區域越廣，則其實力的消耗和分散越大，在河北大平原上，正可展開我們遊擊戰和陣地戰的配合，個別地密集地，摧毀敵人的主力。

我們在前方看到，蔣委員長的國慶日前夕廣播講詞，「這一次抗戰，是死中求生的一戰，必須經過非常的危險和困難，才能夠得到最後的勝利。全國同胞，一定要有實實在在的覺悟，知道初步的努力，必須繼之以更大的勇氣和犧牲！我們要認定這次抗戰，斷不是一年半載短期間可以了結的事。要預想到今後的困苦艱難，只有一天天的加重，因此必須準備着一切來擔當比今天還艱難困苦到幾十倍的境遇，我們唯有立定犧牲到底的決心，纔能達到民族生存的目的。」

馮副委員長在招待戰地記者時說：「祇要我們把牙關咬得緊緊地，我想準會一天一天好起來的。」湯軍長也曾對記者說，「沒有別的話說，我們還是打暴敵。」

是的，最後的勝利，終歸是我們的。（從周十月十七日）

### 第二段 濟南見聞記

魯省昔爲禮教文化之邦，古蹟名勝，爲考古與歷史學者之注目地，濟南尤爲魯省政治軍事中心。論地勢爲海岱名都，談交通爲膠濟、津浦要站，自蘆變事發，平津淪陷，濟南所處地

位，關係華北戰局尤爲切要。近滬戰我因戰略關係雖暫後退，將士用命，制敵決無問題，晉局雖不若以前勝利，但平漢線方面我軍自改新戰略後，已節節勝利，待克服石莊後，我軍西擊娘子關則晉東之敵，歸路已斷，壘中之鼈，不難一鼓而殲滅。津浦線方面，敵一再增兵南犯，但我將士用命，計旬日來，殲敵不下三千餘名。我扼天險以阻敵南犯，究亦有絕對把握。記者奉派駐濟，時逾二月，謹將見聞，綜括寫來，以饜讀者。

### (一) 魯省局勢

山東在過去數年，因爲地勢與環境關係，所以不免有許多地方，使人懷疑，但站在本省當局方面來說，爲中國領土完整計，爲使地方安全計，所謂任勞任怨，不避嫌言與誹謗努力幹所應幹的事，所以在施政方面來說，都有相當進展和成績。

### (二) 奸人造謠

蘆變事發，我全面抗戰展開，因爲敵人故行離間，奸人從事造謠，什麼大漢奸齊燮元到濟活動呀，敵將土匪原到濟作說客呀，張自忠奉令到濟爲敵運動呀，華北眼看要特殊化與傀儡化了，一時謠言甚熾。

### (三) 敵人離間

敵乘此機會，又盡挑撥離間之能事，在九月十九那天的午後，敵機一架，在盤繞濟市上空時，擲下皮筒一個，用白布縫着，上邊還寫着經寸大的「揀拾者送呈韓主席」等字樣，繼於二

十八日下午三時許，敵機又在濟舊東門外魁文街，擲下紙筒一個。於是人心惶惶，謠言更熾，同時外埠報紙，亦有士肥原等不日到濟訊，更使濟南的民衆，莫名其妙了。

(四)韓氏闢謠

但是事實勝於雄辯，而韓主席公佈闢謠表明態度後，一切謠言讒語，隨之消解。繼之韓主席平原督戰，軍事勝利，殺敵致果，亦可見山東並不特殊。記者有一次與本省某要人談話時，某要人更表示「敵人如果到來，我們三路軍誓必與周旋」，他們抗戰情緒之高張，於此可見一斑。

(五)謠言自息

我們要深知倭寇對我們惟一無二的策略，是利用，是離間，一切的謠言讒語，完全是敵人造出來的。同時相信不是甘心作倭寇的孝子賢孫，卑鄙無恥的漢奸，沒有不反對倭奴的暴行而一致主張抗日的。同時我們相信中國是整個的，中央與地方是一致的。事實勝於雄辯，事實表現在後，所謂謠言卻不關自息了。

(六)前方戰況

津浦方面戰情，在上月中旬，我們不得已而退出德州，我們山東的三路軍，開到了平禹一帶的陣地，曾在陵、恩、樂、高、平、禹等地，與敵猛烈抗戰，敵傷亡已超過三千餘人，敵屢增援，均被擊退，迄今陵樂方面與敵激戰尤烈。

## (七) 我游擊隊

談到山東的游擊隊方面，在東光、南皮、滄縣一帶，神出鬼沒，襲敵致勝，更使敵人喪膽。再則我陣地堅固，將士用命，敵人要想南犯，恐非易易，深望後方民衆，努力輸將，爲前方將士聲援，以增厚抗敵力量，萬不可信奸人之造謠，使倭奴得隨所願。

## (八) 某軍官談

記者有一次遇一在津浦抗戰□□部的下級軍官，談及前方抗戰情形，他說在我們軍隊退出馬廠，在滄縣一帶與敵作戰時，因爲秋雨連綿，河流暴漲，平地水深，淺的地方，亦可沒膝，敵人的大砲，向我們戰地轟轟的猛擊，敵人的飛機，十架二十架的成羣結隊向我們陣地投彈，投彈以後，繼續降低，向我戰壕內掃射，我們士兵非常沉着，伏在戰壕內，（下面是水）不動，待敵機掃射後，敵人的軍車亦就停止結隊的衝來，這時候，就是我們殺敵的時候了。我們躍出戰壕，自動的向敵人的利器，毀滅敵人。

同時某軍官又談到津浦線南面的水戰。他說因爲秋雨的緣故，運河的水暴漲，敵人計抄我正面的後路，擬以柳條爲起點，以蘇州爲終點，以蘇州爲據點，但某軍官不贊成，即有亦不過三五隻，所以我們就借用民間的柳條筏，放在水中作爲船隻，與敵抗爭，這種爭戰方式，足見我兵之英勇，與殺敵之決心。

## (十)疑兵制敵

當滄州緊張時候，我某高級長官，親至前線指揮作戰。一日，我爲避免敵人礮火之威逼，故作後退，敵以我軍敗退，跟蹤迎擊，某高級長官，乃決運河之水，猛襲敵戰壕，洪水奔波直將敵戰壕淹沒，我乘機襲擊，斃敵甚多，敵經這次慘敗，驚恐萬狀。我某高級長官，爲達到消耗敵人礮火計，於某夜以西瓜及尿壺，戴以軍帽，擲水中沖近敵陣時，敵疑我軍夜襲，以礮火轟擊，終夜未停，黎明方才發覺，係大批西瓜及尿壺，敵人膽怯於此可見。

## (十一)無恥漢奸

漢奸萬惡，粉身碎骨，死有餘辜，他們甘心出賣他們祖宗的墳墓，出賣國家和民族，不惜認賊作父，屈膝獻媚於倭寇之前，卑鄙齷齪，狗彘不如，不知此等漢奸是何居心？記者在上月二十七日，曾遇見某戰區總監部軍官韓君，詢及前線方面漢奸之行動，據韓君談，據被捕漢奸供稱，漢奸組織，非常嚴密，以組爲單位，每組有十三四人，或四五人，組有組長，組長有無線電機一架，（隨身帶着）遇敵機至，漢奸即報告我方情形及要地，漢奸有特別徽記，肩扣內紅線，帽子內標記，其引敵機方法，有紅白手絹，紅綠電燈，擲帽子，放琉璃。日間指引敵機，以紅白手絹，擲帽子爲號，夜間指引敵機，以紅綠電燈，及放琉璃爲號。敵機如在放毒氣時，則示暗號於漢奸，漢奸即將身帶防毒藥物，及紗布等，按口鼻上，可以防毒。

漢奸代價，組長每天四五元不等，組長以下，每天每人不過二三毛錢，但最多不過一元。

漢奸活動，在後方則爲刺探我軍情，遇敵機到來，彼等卽以固定之標記指引敵機動作，以轟炸我後方不設防禦之城市，及燬壞我交通，除此並以種種方法，爲敵人作情報，造謠言。他們在戰地方面的動作，在敵軍向我進襲的當兒，他們三三五五，卽隱伏我軍後面深溝密林或其他隱蔽的地方，俟敵機降臨，他們卽以標誌引導。大凡在作戰時候敵機到我陣地，差不多飛度極低，以便轟炸掃射，往往飛到我後方卽降落地，繼卽行高飛，每當敵機降落後，我後方卽發現槍聲，乃敵機載運漢奸，落我後方以擾亂我軍後方。（呂和璧）

### 第三段 北戰場東線風雲

#### ——濟南陷落之前後——

一九三七年除夕前三日，山東省會之濟南突以陷落聞，泰安、兗州亦相繼被侵，從茲黃河天險不守，魯省戰局轉入新階段。茲將兩月以來山東戰況與濟南失守之經過綜而紀之，俾知所警。

#### 一 華北的覬覦

「華北」二字原不過爲地理名詞，然而自入敵人手中便變更其意義，敵之覬覦華北固不自今日始，而其以「北支」代華北猶之以「滿洲」代東北，自有其特殊之用意。

山東爲華北諸省中最南之一省，且爲一有海岸線最長之半島，故敵之垂涎山東亦愈急，例如敵大阪朝日新聞社所出版之東亞形勢圖中以山東列入「北支」五省，且塗以特殊之色彩，使



與「中國本部」有別，其所用心由此等細微處可以概見。

六十年來，敵人在山東之經濟侵略，其潛勢力實可驚人，然最易爲人所忽略，舉凡山東各處之主要的商業、礦產、交通、出入口貿易，無一不在敵人掌握中，敵人在山東之財產價值就可以調查者，即達十五萬萬至十六萬萬元，僅就青島一市而言，總值三萬萬元，青市之敵人不動產幾佔全市百分之七八十，車站港口之倉庫，市郊之紗廠幾無一非敵產，是山東之經濟勢力始終爲日人操縱其大部也。

自蘆溝橋事發，山東僑民撤退，河北平原全部陷入敵手之後，敵人本可用武力進攻山東，衆亦皆信此爲必然之步驟，然敵人迄不訴之武力，始終企圖以政治方式解決山東問題，敵人迭次以飛機散放荒謬傳單，投遞信件予韓復榘，且間接使人向韓表示不以武力攻略山東，謂「只打某某，不打某某」，并於廣播電台盡量放佈荒謬言論，大施挑撥離間之技，尤可笑者，敵機第一次過濟時，曾投三輕級炸彈於筐市街及估衣街，事後敵廣播電台聲稱，該駕駛員被記大過云云，其用心之苦於此可見。即十一月十五日敵臨黃河之後，雖以礮火擊濟南四郊，亦不及於市內，敵機亦迄不轟炸青、濟兩市，蓋敵人之不以武力訴之山東者，非只爲保全其財產，且亦希圖不以一兵一彈而得山東也。

然而，山東軍事長官屹然不爲所動，先後破壞濟青兩市敵產，表示抗戰決心，敵見政策失敗，乃於十二月十七日決定進犯山東，五月以來之沉悶局面從茲打開，而二十七日即以濟南失

陷開矣。

## 二 魯北之戰與黃河對峙

滄縣戰役之後，二十九，四十兩軍相繼引退，韓復榘所統率之第三路軍首先遭遇敵人於德州，魯北戰局爲之肇始，當時韓以大軍截堵，且親赴德州前線督戰，令展書堂一部迂迴德州以北側擊敵背，敵乃變更其一向之「中央突破」的戰略，犯我右翼，至凌縣陷落。鳳凰店之役，曹福林師有相當損失，乃引退至徒駭河岸，相持者達一月以上。

太原陷落，魯北又告緊張，韓親率手槍營一營赴濟陽督戰，派孫桐萱赴臨巴截堵渡河之敵，不意鹽山之敵，以裝甲車輕騎前進，由走私之駕駛人駛車，以其地理熟悉之故，竟突至濟陽、韓初固未料其爲敵軍也，南方接近始得分曉，韓乃攜二三人倉皇渡河返濟，而其所攜之手槍營因之大部殉國，是十一月十三日事也。

十五日我軍自徒駭移黃河南岸陣地，炸毀偉大工程之黃河鐵橋，悉險固守，時正前戰場上告緊之際，因書相持者又達一月。

兩軍膠着河岸，互無進展，唯每間二三日輒互用礮戰，敵礮位在洛口北岸鵝山，觀測所亦在其上，我礮兵陣地則在黃台、華山及金山，然觀測所則設於千佛山，敵兵攻擊之日標爲千佛山、黃台、東站、溥益、糖廠、無影山、辛莊、兵營、北商埠，敵如發礮我即還擊，四十日來濟南市上時聞疎疎落落之礮聲竟日不息。敵礮恆擬搜索我軍礮位，但我所設偽礮甚多，每發一礮

十餘處同時發烟，敵迄不得破壞，我礮則會建勛不少，如破壞敵觀測所殺傷其窺伺之人馬，擊退其鋼甲車均其例也。濟南市上敵機時至，警報頻傳，然而迄無所舉動，直至二十日始又大肆轟炸，黃河沿線及津浦各站戰局又開始轉緊矣。

初，我自徒駭河南退之後，因曹福林部會受損失，故調退嘉祥商邱一帶整理，并因兵力不敷分配，乃撤烟龍一帶防範，專致力於黃河正面。同時，由劉耀庭率游擊隊二千餘人赴魯北一帶，孤軍轉戰，迭奏膚功，先後克復利津、蒲台、無棣、霑化、濱縣、樂陵，然而，終因主力配備未能如意，敵乃乘虛由右翼渡河。

### 三 濟南陷落

敵軍計劃，原擬攻我正面左翼，嗣以我臨河各部配備尙緊密，乃改圖攻我上游兵力微薄之處，故除以兵艦制壓青島外即繼進窺烟台，而於下旬先佔港外之長山島。

自敵軍強据烟台對面之長山島後，即頻以飛機偵察黃河沿岸，并轟炸津浦沿線各站，夾岸之礮戰漸漸轉緊，北岸敵人軍運漸趨頻繁，我知此爲戰事之先聲，故一切均開始作必要之準備，如青島沈市長之疎散市政府人員封鎖港口，勸令人民撤退即其一例。

十二月二十三日黃河沿線展開空前之礮戰，蓋一月來之礮戰不過爲某一點之戰，自二十三日夜則前線均有礮戰，是敵人已開始準備渡河矣。二十四日黎明，齊東台子渡口發現敵兵約二百之數，以汽艇強渡南岸，攔得据點，我軍當即猛撲，終以敵用猛烈之礮火掩護未得全部殲

滅。

敵軍於二十四日以其礮火與既經渡河之兵力掩護大軍渡河，續向南犯，至二十五日拂曉已達萬衆，且其重武器亦已掩護渡過，於是戰局展開，渡河之敵分佈兵力自東西南三方向進犯，二十五日下午戰況傳至濟南，知鄒平、青城、章邱之間有戰事，敵軍進佔周村，切斷膠濟線上我軍之聯絡，並東攻濰縣，戰事之局面愈趨愈緊。

湖白抗戰五月以來，敵軍之礮擊與敵機之轟炸，雖及於北商埠甚至彈落濟市以西十里之張莊、辛莊兵營與東北無影山一帶，然而從未及於市內，二十四日之礮彈竟落津浦濟南站附近，飛機則竟日未斷盤旋市空者前後達四十餘架，且轟炸泰安、長清甚急，尤以長清損失甚衆。

魯省府爲避免無謂犧牲，決定移單縣辦公，各廳處長各省委及省黨部均於二十四日下午車南下赴濟寧轉單縣，各機關人員，大部疏散，并將裕魯當之當品散發當地民衆，二十五日下午各機關最後留守之人員全部撤退。膠濟、津浦兩路之車皮員工於二十六日拂曉前之早四時，由銅甲車兩列掩護全部南下。

交通工具，非戰鬪人員與戰時用品撤退完成之後，即我方開始實施焦土政策之時，除裕魯當先於二十五日焚燬以外，其餘之敵產與我方公產如省政府、市政府、無線電台、進德會、電燈廠、自來水廠、電話局，津浦膠濟兩路濟南站，黃台車站日本領事館等均先後於二十六日晨六時起先後焚炸，故二十六日之濟南市已成烟火彌漫之戰地，唯聞轟炸之聲而已，駐軍則以沙

袋封鎖各城門及商埠經二路之重要道口作巷戰準備，斯時之濟市已入戰區矣。

戰局愈轉愈急，韓任泰安、兗州間指揮中路孫桐萱、右翼李漢章、左翼曹福林及展書堂各一部，并嚴令孫固守，斯時孫部仍固守洛口，敵始終未敢由正面進犯。唯二十六日入夜之後，濟南東郊之敵攻城甚急，我軍復因工事為敵摧毀殆盡，敵軍突破東門入城，東關已聞槍聲，遂不得已而於二十七日晨五時，撤退轉移白馬千佛諸山陣地，憑險再戰，敵大軍於八時正式入城。傳入城之敵，竟係偽軍劉桂堂之部，城內漢奸且曾執旗歡迎，漢奸迎漢奸，真不知人間有羞恥事。敵既入城，除分兵南犯以外，首於市內搬演其應有之一幕傀儡劇，迫令與之勾結之漢奸組織維持會變名之市民協會，其會長人選為前邊防第二師長馬良。按自敵迫黃河岸，我炸鐵橋之日計至我放棄濟南止，前後共支持四十一日，至是魯省省會遂告淪陷。

#### 四 泰安失守與青島放棄

敵除以陸軍南犯以外，并派大隊飛機分批繼續轟炸津浦沿線各站，圖破壞我後方交通，我則以最後撤退之鋼甲軍除掩護撤退之兩路機車與車皮外，且逐步炸燬濟南泰安間之沿路橋樑，迨二十七日而任務完成。斯時，膠濟沿路之橋樑則先於二十五六兩日自動炸燬。

魯省戰局自是轉入新階段，茲再分津浦路與膠濟路兩線分別敘述。

敵据濟市後初無大發展，但白馬千佛山之山地戰則甚激烈，兩方均有重大損失。敵機自二十四日起即竟日轟炸泰安及濰浦線各站，二十四至二十八日之間，由德州敵機場起飛南來轟

炸各站，不上六十隊，最多竟達十四架，一隊由六重轟炸機及八戰鬥偵察等機編成，每日從早八時起至下午五時止，沿線各站無處不發現飛機，僅就二十七日一日言之，據記者所悉，則泰安被轟竟達十六次，所投之彈包括轟炸列車、車站、城內者計達百枚以上，泰安縣城被燬大半，電燈、電報、電話線路全燬而失效，車站附近之市街幾全部燬壞殆盡，然而其轟炸目標之車站與列車僅入口炸塌，水龍炸斷，道軌被炸彎一節而已。列車附近投彈達十餘，卻安全無恙，界首爲泰安北之一小站耳，竟於一日之間被轟炸四次。張夏附近公路旁之一小村，亦無辜被炸，泰安車站勢成後方之最前線，然而其工作精神殊足令人欽佩，二十七日敵機去後，車站人員即返站修復路軌，將停於界首泰安間之列車十餘列與鋼甲車兩列，全部由泰安放至兗州徐州，爲國家保存諾大之資產與武器，實彼輩在工作上最大之收穫。

至於戰況則至三十日敵我尚相持於濟南，迨三十一日夜，泰安告急，城內已可聞槍砲聲，一九三八年元月，泰安亦竟陷落，其後我軍退兗州。二日晚間兗州亦發生搶劫情形，時□□已離兗州西上，敵軍已否入兗州斯時雖尚無報告，但敵軍行動係分兩路進犯，一路南竄兗州，一路西竄濟寧下曹州坊斷隴海聯絡。其南下之敵約五千人，附砲三十餘門裝甲車五六十輛，團長委員長已有令飭第×戰區司令長官，任何部隊不許擅退，固守徐州北段，并且隴海及曹州一帶配備重兵，此項生力軍必當予敵以重創也。

膠東方面，敵軍亦分兵進攻，志圖青島，沈市長早具有決心，除先於十八日破壞一部敵產

之外，自二十四日至三十日仍先後封鎖港口，破壞電台，電廠及通日本佐世保之海底電線。膠濟路沿線橋樑則於二十四日全部破壞。雖敵東犯甚急，然自陷淄川後即被阻於濰縣，港外之敵艦雖下錨監視，亦只有空望市外濃烟，與駐聽市內之爆炸聲而已。

及至本月一日，沈市長以破壞政策已經全部完成，遂盡撤全市武裝偕葛光庭于學忠離青，赴諸城南下，空留一片焦土與踏阻不敢進之敵軍。

兗府既陷，曲阜孔林同遭蹂躪，第至聖先師奉祀官孔德成已於三日偕夫人孫琪芳女士及隨員五人，平安抵徐州，擬赴川晤當局轉道出國，其不爲敵用之決心，使聞者興起，此可引爲國人慰者也。（大公報一月四日發於鄭州）

#### 第四段 陷落前的濟南泰安

提起了山東，它擁有五十四萬五千多方里，三千五百萬人口，較之蘇、浙僅稍次一等，從歷史上來說，更是嚇嚇有名，尤其是齊魯時代之盛，談起來，到現在還是夠人迴味。此外泰安曲阜之勝蹟，臨淄、兗州、濰縣、即墨之盛名，濟南、德州、濟寧之繁榮，再加上孔老先生的聖地，無論在歷史上以及現在，只要一想起來那種錦繡山河，是多麼的值得人們的神往，不料這一次的抗戰中，卻都被敵人佔據了。

津浦線的戰事，自從越過山東的桑園，移到德州時，我軍就抱着屢敗屢戰，隨地抗戰的態度，一只到現在過了黃河，退出濟南泰安，還是如此。去年十二月的十日的早晨，記者在濟南

省政府曾與最高長官韓向方先生作了半小時的談話，從他的談話中說出了很堅決對於抗戰的話，並且還自稱他本人頭腦簡單，除了知道打以外，其餘的一概不管。最後還說，「就是退到四川的時候我都是跟着打了下去」。在他這樣的談話中顯出他是何等的堅決，尤其是最後的一句，簡直如曾國藩所說的那句「屢敗屢戰」差不多。

聽了韓先生這樣的談話，來和現在作戰的情形一比，到很吻合。

### (一)從濟南說起

自從十一月十五日的下午，幾響巨炸聲中，將橫跨黃河南北價值千萬惟一重大工程的灤口大橋炸斷後，敵軍就佔據了黃河的北岸，由相隔濟南百餘里的戰場，一邊而為近在咫尺了。從來未曾聽過機關槍聲的市民，突然間聽到了雷鳴似的大礮聲，開闔闔……怪叫的機槍聲，纔驚慌起來，寬大的柏油馬路上的行人與車輛竟擠塞得水洩不通，那座富麗堂皇的車站更是變為到處是人，一列火車開來，馬上就把車廂車頂裝塞滿了，恨不得如洋房似的多添幾層纔好。

在這樣的無秩序之下鬧了整整的三天，商店也停止了營業，電燈廠也停止發電，一到天黑，就變了烏沉沉地淒涼世界，和平日的濟南簡直是天上地下。漢奸們更是乘機活動，小販子也抬高了市價，五分錢祇買到兩個小火燒，這個時候可以說是亂得一團糟。我最高長官韓主席即令孫桐萱軍長成立了戒嚴司令部，將一般漢奸和高抬市價的奸商槍斃了二三十個，商店限一



律在二十四小時內復業，否則沒收全部財產，在這一種嚴令之下，所有的商店被迫着照常營業，電燈廠也照常發電，濟南的一切，才又恢復起來。

商店開業了，隔岸的礮聲卻仍照常的放着，市民先是提心吊膽的過着，到後來也就若無其事了。尤其是敵軍的飛機，祇從濟南的頭頂飛過，不會投一次炸彈，格外使市民安心，這樣的過了下去，濟南所有的遊藝市場，雖然在敵人威脅之下，也照樣恢復了平日的昇平歌舞，對隔河的敵人好像是視若無睹的漠不關心了。當局這樣的鎮靜態度，使市民都跟着鎮靜下去，真叫人佩服！可是雖然當局再怎樣的鎮靜，街市上卻已是人跡稀疏，較前更覺荒涼了。

## (二) 防守黃河線

仗着一條黃河的流域，就認為可以阻止敵人前進，根本就成大錯，守了四十一天的黃河，並不是軍事上的力量，事實上卻完全是政治上的牽制。在那座的防線上，記者曾親歷數次，一點看不出什麼奇特的地方，因為他是沿着河岸做成的工事，所以在河岸的下面，做了很多的掩蔽部，從防守看來，卻無十分的把握。一道三里長的防線，祇有某部一營人，當記者在交通壕內回來的走着，就沒有見到一個步哨，賣菜的會挑着一擔菜賣到戰溝裏來，營附問起這位賣菜的是幹什麼的，他想起不要是漢奸罷，纔把那位賣菜的打了一頓，照理離開戰地半里地就應該有步哨，不準閒人行走纔對。

隔河的敵人，用機槍向我陣地掃射，我方發現了隔河的敵人，也照樣的還敬，敵人不攻擊

我方也就休息着，每天敵人在鵲山上放着大礮，轟轟轟的放了一陣就算完事，南岸的田地上很容易看到敵人大礮炸的大坑。

因爲像這樣的防守，記者就特地向防守的一位營長，問起敵人能否攻了過來，他的回答是：「黃河的水是活的，敵人不能夠攻過來。」我又問他如果：「黃河上凍以後如何呢？」他說那就要問長官了。

從黃河的形勢來看，主要的是在左右兩翼，一是齊河，一是濟陽，齊河最最主要，從軍事上說，是一道漏洞，歷次的山東戰爭，都是由齊河攻入，民國十八年之役，我們曾經上過一次當，這一次當然是加倍的小心了。奇突的倭寇，他也知道認定這一道漏洞打，當十一月十五日那天，他就接着襲荏平，佔高唐，而犯齊河，當時我方因預先防備，敵人進犯結果失敗，也就停止進攻了。

### (三)發動遊擊戰

當戰事移到黃河岸邊，山東的政治訓練也纔推動起來，走在馬路上也可以看到左一叢右一簇的人，圍着聽政訓處宣傳戰爭的情形，宣傳的人，雖然都是大兵，不大會說話，可是叫人看了到底是一種好的現象，而能夠感動人。

在陣地戰感到不能夠把握住全盤勝利的今日，遊擊戰就風行了起來，於是就爲大家所公認爲無上的戰術，這戰術傳到山東後，跟着推行起來，當局委了兩路遊擊司令，去組織民衆，到

現在組織起來的，據說已經有了三萬人。第一路司令劉耀庭部在黃河北岸活動，在濟南未陷前報紙上的「我遊擊隊活躍」，克復濟陽、惠民等縣就是該部。

本來山東有三千五百萬人口，每一個人都是身強力壯，照理只要一有人發動，馬上就可以起來，可是在山東方面，根本就沒有廣大的民衆組織。

#### (四) 縣長十元錢

在韓主席的管轄之下，對於官俸能夠毅然的改革，真是痛快！現在文官的官俸，上自主席、廳長、縣長、局長，下至司役、門房一律支取生活費十元。這樣的一做，使財政上不致發生了困難，可是一般文官卻都弄成「掛印辭官」。

黃河北岸的各縣縣長，當敵人還未到時，就嚇得逃避了，當劉耀庭部遊擊隊克復了河北各縣後，就委劉爲行政督察專員，有了行政督察專員，縣長卻沒有地方去找，十元錢一月的官俸，還要擔驚受怕，所以無人去做，以致鬧成抓差做縣長的笑話，這真是怪事。可也見得山東一般縣長，只想升官發財的情形了。

#### (五) 真令人痛心

南京失陷了以後，記者方離開了濟南，津浦線兩端的戰事卻同時發動起來，到泰安的時候，聽到敵人已將用作渡河之汽艇運到，方抵武漢、濟南已不復爲我所有，真令人痛心。（海 萍一月四日於漢口）

## 第五段 韓復榘退出濟南詳情

自去歲蘆溝橋事變，華北危急起，一般人的目光無不集中在韓復榘身上，因為倘若他肯服從命令，從山東出兵，北窺平津，西援保定，華北的敵軍是無法應付的。但是他不一樣做，卻讓敵軍逼近來，把自己的部隊很快就撤退到了黃河南岸。黃河灘淺水急，敵艦是不能從海口駛入的，若是陸軍想渡河南犯，因我方早在那邊配有許多游擊隊，也極不易，所以敵軍到了北岸，就停頓了。只是發瘧疾似的砲轟，只希望津浦南段的進展，以威脅徐州搖動山東，但是出人意外，竟不利用天險，讓少數敵軍過了河，不想法消滅，就倉皇退出了濟南，又不利用泰山的屏障，一直逃到濟寧，以致影響到整個的戰局。自從韓復榘在漢槍決消息公佈後，全國無不同聲稱快！但是他怎樣放棄濟南以及那方面的配備如何，大家還不很知道，現在且來說個清楚。

韓復榘於去年十一月十五日下午六時令所部退守黃河南岸後，濟南、泰安、兗州、濟寧一帶有一種共同口號，一動員山東一切力量，死守黃河陣線，這個口號很有點不需要外來力量的意思，但是山東表示願意自己盡力負責，死守這道華北僅餘的長城，山東以外的人，也祇有祝禱其成功了！不料僅僅經過四十一天的瘧性砲戰，到了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拂曉的五點鐘，所謂要死守的黃河陣線，便被敵人全線突破了。

按山東境內的黃河，西起鄆城，東止利津，全線共長四百餘公里，上游自長清以西，我有

某部大量正規軍和游擊隊在西岸壽張、濮縣、南樂迤北地區活躍，敵不敢南侵試渡。下游自蒲台以東，敵之渡河困難條件很多，蒲台、利津的北岸，既經我決口數處，使洪水氾濫，敵之活動範圍，僅限於惠民，無法再向蒲台、利津東進，惠民公路又早經我破壞，沿途并埋置地雷，使敵亦無從利用，兼之劉耀庭的游擊隊晝夜在惠民後路的陽信、無隸、霑化一帶出沒，敵更不敢越惠民一步南窺。

實際上的黃河陣線，不過自從長清到蒲台百餘公里，韓復榘對這百餘公里的配備，是以×個師的兵力來擔任，另外派×個師守平陰、東阿之線，其次由長清經濟河濟南到濟陽之線，渡口林立，虛陳固多，然北岸船隻已南調管理，洛口鐵橋亦經炸毀，南岸又築有堅固工事，有×個師的兵力防守，實夠應付。至於濟東、青城、蒲台一帶，敵兵渡河困難，所以祇有×個師去防守以免虛耗兵力。此外在長清與蒲台的集中據點，置有相當預備隊，可以隨時濟各線之窮。黃河陣容有這樣的決定，自然是已經作過多方的判斷的。

這樣的黃河陣容，很顯明的弱點就是西重東輕，一般對於齊東、青城、蒲台一帶，僅派裝備不完善的谷師去防守，總是不放心！這種意見，聽說韓的參謀人員早已考慮過，也認為是一個漏洞，但經嚴格分析，並不盡然，因為縱令敵人能立即克服困難條件，由我右翼過河，佔據任何一處，殊不知我在黃河之南還有小清河做副防線，退一步就連副防線又被敵突破，膠濟路受威脅，而切斷連絡，使敵更能入據膠濟路任何一點，也無影響於全般守勢。膠濟路的車輛材

料，早已悉數南運，事實上已成廢路，假定敵更能入據膠濟路，再沿路東奔，青島是預定放棄的。

我們正要逼迫他去，如沿路西犯，我軍龍山黃台築有東北向的層層防禦工事，如敵又沿路南侵，更有泰沂山脈橫阻。

不論敵由膠濟路向何方續犯，都不致影響於全般守勢，因此未將黃河陣容提出修正，更未提到調整右翼兵力的問題。

我們以這樣的陣容與敵隔河對峙，支持了一個多月，始終守住南岸不動，四十一天中敵共發過十四次礮戰，平均每三天一次。

濟南卻未落過一個敵彈。濟南除頭尾幾天略有騷擾外，始終一律照常，街上的熙來攘往，而韓復榘又天天喊死守黃河。二十三日晚上八時，敵之渡河佈置漸趨明顯，首先敵之渡河并不是有計劃行動。敵雖知我右翼兵力單薄，但究竟那一點單薄，還是弄不清楚，所以那天晚上右翼濟東、青城、蒲台三處，都有敵人小股在大礮掩護之下，乘黑夜試渡，濟東一股約三四百人，係在南岸台子登陸，台子守軍有谷部一連，這連人戰鬪兵祇九十人，擔任防線逾十二里，連長發現敵要渡河，趕急下令把他這散駐在十二里的一連人集中抵抗，但敵人已先在台子登陸了！這連人就退守小清河。

青城一股約二三百人，係在清河鎮渡河，青城守軍也是谷部，不及和敵人接觸就已退往小

清河、蒲台一段約二百餘人，係在道旭登陸，道旭守軍爲劉耀庭之游擊隊，沒有什麼接觸也就往小清河南岸跑。當晚敵在南岸既獲得三個立足點，便掩護其後續部隊陸續集中，由清河鎮強渡，在二十四日，洛口對岸之敵施放烟幕彈，想掩護偷渡，而在台子、青城、道旭三處已經登陸之敵，更分五股進擾試探，並威脅青島濟南，一股爲敵之主力，直撲小清河，同時敵機在周村大肆轟炸，以爲策應，二十四日晚上小清河竟未竭力守住，又被突破，二十五日上午十一時，周村被陷。敵佔周村以後，既不急圖青島，也不進窺濟南，卻以主力跟着谷部，向南窮追，二十六日連陷我淄川、博陽，這時在濟陽齊河之敵，見我黃河陣線已是動搖之勢，由鵲山敵之礮兵掩護也乘勢強渡。韓復榘恐博山之敵繞襲泰安，截斷後路，也不顧死守的諾言，一面下令將濟南的政府機關及敵產悉數縱火燒燬，一面下令正面及左翼各軍放棄黃河陣線，越濟南退守金牛山、白馬山、千佛山之線，到二十七日拂曉五點鐘，敵人便正式侵入濟市，於是所謂要死守的黃河陣線，未經死守，而全被突破了。（大公報）

## 第二節 退出青島

### 第一段 青島之破壞

青島日人之紡織公司，此次因受我國焦土政策之影響，大部份已歸消滅；日方多年之慘淡經營，化爲烏有，實爲對華戰事中之重大損失也。據日人方面之調查，損失總額，共達一億二

千萬圓；各紡織公司之損失數額，對於總公司資產所佔之比例，大公司約達一成四分至二成，其影響之巨，可想而知。查青島日人紡織公司，共達九家，計十一工場，去年上半期工場機械設備如左：

工廠名稱	精	紡	機製	紗	機織	機
內外棉	九〇、四〇〇錠			一一、二〇〇錠		三、四〇〇架
大日本	一三一、六九二			一四、一三六		二、一二〇
鐘淵	一二八、二九六			九、二四〇		一、四四〇
上海	五四、八五八			二、六四〇		五四〇
豐田	三五、八四〇					五〇〇
同興	三〇、七〇〇					一、一五〇
富士	三一、三六〇			四〇〇		四八〇
國光	四五、四四〇			五、六四〇		—
日清	四二、六六〇			六、九四六		五三九
合計	五九三、〇六四			五〇、二〇二		一一、二七一



上列機械設備，計精紡機五十九萬三千錠，製紗機五萬二百錠，織機一萬一千二百餘架，此次損害之估計，約如下表所列：

工場設備	七七、七〇〇、〇〇〇圓
棉花	三一、四〇〇、〇〇〇
製品	九、四〇〇、〇〇〇
合計	一一九、五〇〇、〇〇〇

各紡織公司之損害狀況，係就設備之大小，為大體上之比例；故其問題非僅為損害之多寡，實為各公司對於總設備或總資金之損害所佔比例之多寡問題。茲先就各公司之損害設備，對總設備所佔之比例，列表如左：

公司名稱	青島工場設備全	設備	青島工場設備比例
鐘淵	一九三、一七六	一、七九七、三七三	一〇%
大日本	一八一、四〇四	一、六四二、五〇五	一〇
內外棉	九四、一三三	六九七、七六六	一三

上	海	七七、三三六	三四〇、七一〇	二二
日	清	五三、〇六〇	七二一、一〇四	七
同	興	四八、〇〇〇	一七八、三八〇	二六
國	光	四七、三二〇	二〇〇、一六四	二三

上表所列青島日紗廠設備上之損失，對於總設備所估之比率，以同興爲最大，計達二成六分；損失最小者爲富士，僅估百分之四而已。上述機械設備之損失與各公司帳簿上之損失，頗爲不同。茲就此次青島日紗廠之損失，在其總資產中所估之比率，列表如左：

名	青島	損失	比率
鐵	鋼	二、〇〇〇	二、〇〇〇
大	日	一八、〇〇〇	一八、〇〇〇
內	外	棉	九、〇〇〇
日	清	四、五〇〇	三一、〇七〇
同	興	七、五〇〇	一八、七七〇

國	光	五、六〇〇	九、六八〇	五七·六
富	士	五、七〇〇	五四、八六一	一〇·四

上表所列之損失，係將各公司所儲藏之棉花、製品等，依市價計算，故其數額較大。但各公司雖受重大之損失，因其有大大之公積金，對於舊債之償還，股息之分派，大都不受影響。惟同興、國光二公司，損害極為重大，同興約達五成，國光約達六成，該兩公司如將來日政府不加援助，恐不易恢復也。

此次中日戰事發生，青島日僑奉命撤退，當日僑退出之前，青島日領事會今日僑作成工廠財產報告，日清紡織公司資產達八百萬圓，流動資金約達百餘萬圓，在事變以前，該公司精紡機約達十一萬九千錠，即以每錠百圓計算，已達一千餘萬圓矣。富士紗廠青島之工場設備，在事變以前，精紡機計有四萬錠，織機計有六百架，平時流動之資金，為數亦頗不少；自經此次破壞之後，欲在短時期內再行恢復，亦頗不易。此外各紗廠規模較大，其損害程度對於總資產之比率，雖屬不大；但在短時期恢復原狀，實不可能。總之：此次中日戰爭，就經濟上以為觀察，中國江浙財富之地，已淪為戰場，其損失之重大，可想而知；但日人勞師動衆，開支浩大預算脹膨，華雖損失，日亦未可視為勝利也。（銀行周報第二十二卷第六期）

### 第二段 青島淪陷的前後

## (一)我軍力撐危局

據前方軍訊，敵佔周村後，即沿膠濟線向東西兩路猛進，西路陷黃台，直撲濟南，東路向青島迂迴包抄，企圖斷我後路。青島海面敵艦增多，活動甚力，經我堵截，未得登陸。敵機於二十八日上午兩次飛來窺察。又據烟台電話，有敵艦一艘在東山砲台下錨，至發電時，尚未去。青島雖已陷入重圍，但沈市長仍會同軍事長官督勵所部，嚴重警戒，撐持危局，地方秩序甚安。近一再發表告民衆書，勸市民從速遷避，以免無謂犧牲，有一「願先吾民而死，不願後吾民而生」之語，言與淚俱，閱者感動。

## (二)廖局長死守青島

此間一部分美僑，爲遵守華盛頓國務院之勸告而撤退，今日乘美輪沙克萊孟陀號離青赴滬，此間觀察家相信日軍將由水陸兩路會攻青島，故該區戰事不久即將爆發，據可靠報告，膠濟路某重要軍路車站於星期日被轟炸，濰縣鐵橋業被華軍炸燬，阻止日軍前進，此間中國官員否認外傳將炸燬自來水管，市政府人員仍將留職，新任警察局長廖恩伯（譯音）談，即令日軍進城，彼亦將死守，據聞渠已立有遺囑云。自在港口外封鎖後，所有船隻不得留在膠州灣內，乘客出入均須易乘小舢板，舟子乘機敲詐，每乘客自港口至灣內索費達五元之鉅。關於日艦封鎖青島事，英航業界以爲將不致變更青島航行現況，因中國船隻已數月未開到此間也。此間局勢雖緊張，外僑仍照常慶祝耶穌誕節，戒嚴時間原爲晚間七時起，是夜則延長至半夜以後

云。

### (三) 居高臨下射敵軍

津浦北段我軍二十八日守長清、白馬山、千佛山、淄川之線，千佛山我軍憑居高臨下之優越地勢，二十八日晨向濟市商埠開入城垣之敵千餘人予以猛烈射擊，斃敵甚衆。至向魯東迫進之敵，經我軍阻擊，二十八日仍未能突過濰縣，青島現仍在我軍固守中。

### (四) 青島淪陷

一月十日日軍入佔青島前，係由當地德僑推舉代表團，至離市約十五英里之地點會見日本水兵，約五百名，當由德僑代表團告以青島並未設防，並導日軍入市。日軍進市後，立即在市內各地派定步哨，時日領大鷹猶留艦上，俟一切佈置妥當後，方始入市。昨日晨先入市之日軍官爲宮本，宮本入城後，即在市政府與維持本市治安之外僑義勇隊寒暄達半小時，宮本入城後，始有一日軍用汽車，滿裝日兵，隨之入市。日軍入市後，本市外僑義勇隊長英籍霍克乃至德僑俱樂部，訪晤日軍當局，見日軍官白石大尉、永田少佐二人，霍克與彼等會晤後，即首由白石大尉簡單致詞，略謂日本海軍已蒞青島，各外僑在過去維持本市治安，備極辛勞，殊深感激，就目前而論，日方正擬與當地最高中國當局開始一切談判云云。白石詞畢後，由霍克隊長致簡單之答詞。昨日下午二時三十分日軍正式佔領市政府，至下午四時三刻，外僑義勇隊始正式將維持治安之責，交與入市之日本海軍。

(五) 德干預報輿論

日軍之佔領青島，已引起柏林各界之極端注意，以青市曾一度爲德之租借地也。德政界現頗懷疑日軍此舉，是否爲日艦隊將開始大規模之活動，或竟爲對香港加以威脅之先聲，德干預報今日著文，謂英國對於香港附近重要地域之被佔，其將袖手旁觀乎，此實爲今日國際政治上之一重大問題，英整軍計劃之實行，爲時已太遲，美則更晚。（大公報）

## 第二章 保衛黃河線

### 第一節 黃河沿岸的戰況

#### 第一段 黃河的形勢

巴克爾在他所著的韃靼十年史裏，談到了中國的萬里長城，曾經說道：「讀史者應知此長城者，實一大血線也。」這句話充分表現着我們祖宗抗敵禦侮的犧牲精神，以及北邊匈奴頑強內侵的鋒鏑是怎樣了。現在，戰爭由平面進展成立體，由刀槍的肉搏，變成了一「封神榜式」的戰爭；這座偉大古老的長城，亦隨着時代的齒輪，失去了效用。民國二十二年的長城之役，敵人鐵蹄已經越過了長城，扶植起冀東的偽組織，所以前兩年某外籍記者，曾經問過大公報的記者長江道：「我不知道你們中國將來的長城究竟在那裏？」由近日晉南戰局的吃緊，我們可以說，今日的長城，要算是黃河陣線了。

這次敵人在津浦的北段，總攻不逞，遭到了嚴重的打擊；又看到了歐局的急轉乃抽兵調將，猛攻晉南，企圖佔領整個的黃河北岸，南下潼關截斷我國主要動脈的隴海線；西指陝北以炫耀於他們狗彘不如的法西斯朋友，然後更可動搖我們大中原的腹地，隔阻我們西北唯一的國

際路線，如此看來，黃河的血戰，恐怕就在最近的將來了。

黃河全長八千餘里，是中國的第二大河，在中華民族發展的歷史上，尤富有重大的意義，河面的寬度，平均概在二里左右，水勢湍急，並挾泥沙甚多，有時河身積成沙灘，有時又被沖成深淵，所以不易行舟，縱使敵人完全佔領了黃河北岸，除了他們用隔河炮戰的方法，破壞我們一點河防的工事外；若欲偷渡，仍然是有相當困難的。就拿過去山東的河防來說，敵人從濟南的東北，偷渡過來二三百人，守土有責的韓復榘，不但不迅速的包抄殲滅，反而抱頭而竄，致使敵人長驅直入，進陷我們的濟南與泰安，若當時能派相當的兵力，迎頭痛擊，相信渡河的敵人，都會作我們刀下鬼的。按現在的情況來說，黃河的防線，由綏遠的包頭到山東的荷澤縣，足有二千五百餘里，主要的渡口亦有五六個，秦晉交界的黃河線上，主要的地方，便是吳堡，吳堡隔河與山西柳林鎮的軍渡相望，是晉西陝北的交通孔道，民國二十五年春天，紅軍由陝入晉，便是從此渡過的；近來敵人佔據了柳林以後，時欲從此偷渡，這是我們應該嚴加防守的一個地方。黃河由此南下，到了潼關，受到了華山餘脈的阻止，折而東流，自此以下，由潼關到河南的陝州，這是整個黃河防線一段極重要的地方，因為隴海鐵路到了這裏，緊靠着黃河岸上；同時黃河的北岸，便是聳入雲際的中條山，與黃河東西並列着，敵人若佔據了平陸、芮城、和永濟，居高臨下，在我們防守黃河的陣線上，確有相當的困難。再者在中條山脈的尖端，便是雷首山，雷首山下，就是風陵渡，這個渡口恰與潼關對峙着；稍東靈寶的對岸有沙河



渡，陝州的對岸有太陽渡、茅津渡，敵人隨時隨地都可偷渡的，深望晉南的我軍，爲保衛北西咽喉的潼關，爲保衛東西的動脈隴海線，要以晉南的山地爲墳墓，與敵人永久的苦鬪；他們縱佔了茅津渡、風陵渡，亦不敢輕易偷渡的。順河東往，便是孟津古渡，昔日武王伐紂的時候，曾經觀兵於此，然後渡河滅商；這次敵人佔了孟縣，又在整日的隔河砲戰，但是洛陽一帶，我們已有重要配備，想來敵人是斷難得逞的。鞏縣的孝義，是我們國防工業的所在地，所以敵人在溫縣，亦不時的隔河砲戰，恐怕那不過只是威脅騷擾而已。

談到了鄭州以北的黃河鐵橋，共有一百零八空，而我們已經自動破壞了五十餘空；且南岸又有高聳的邙山，我們架上幾尊大炮，敵人若想利用，那是絕對不可能的。至此再東，便是開封，開封的對岸，東西有柳園及黑崗兩個渡口。宋太祖陳橋兵變，黃袍加身，便是由此南渡，篡滅後周的。就是北宋一代，討遼伐金的時候，亦都是經此北上的。這次敵人佔了北岸的封邱以後，配備重兵，以威脅開封；而我們開封的當局呢，自程潛將軍蒞任河南主席以來，態度鎮靜，極力鞏固黃河防線。沉着應付，保衛開封，是不成問題的。黃河沿岸的狀況，大致如此。現在再談談如何方能固守黃河陣線。

這條二三千里的黃河防線，我們縱使配備上數十萬的大軍，只是消極的防禦，亦是難以防守得着的。因爲敵人一向是狡猾多端，避實就虛，聲東擊西，乘我不備的時候，集中兵力，猛烈的突破一點，以動搖我們整個的防務，這不是不可能的。就歷史上觀之，西漢初年，防禦北

邊匈奴的，便是東起遼東西迄臨洮的萬里長城，他們爲着加強長城的防務，沿城設置遼東，右北平、漁陽、定襄、雲中、代、北地等十餘郡；每郡移住人口數十萬人，甚或二百來萬人；並在重要的關口，配備以重兵。依理說來，沿邊諸郡，該是平安無事了。而實際上卻完全不是那回事，以游牧爲生的匈奴，過慣了馬背上的生活，每每到了秋末冬初，馬肥弓勁的時候，集中兵力，乘漢不備，突破一關一郡大肆劫掠。高、惠、文、景諸帝，苦於應付，祇用和親的方法，以羈縻匈奴，始終沒有顯著效力的。讀過史記漢書的，都可知道漢代的初年，匈奴的內侵，幾乎無年不有的，及至武帝卽位，纔知一味的消極防守，不是良好的方策；乃積極的出來迎擊，結漠遠征，方纔剿平匈奴。今日黃河的陣線，與漢代的萬里長城，確富有同樣的性質。我們要牢記着歷史上的活教訓，處處要處於主動的地位，以進攻爲保守。前數日正在敵人得志於豫北的時候我們渡河的部隊，曾一度的收復滑縣、濬縣、新鄉、與衛輝，這就是積極進攻的優良戰術的運用，此後希望各渡口的守兵，遇有機會，即可渡河反攻，同時希望太行山中的游擊隊，晉北的八路軍，以及正在晉南與敵死拚的正規軍，加緊活動起來，破壞敵人後方的交通線，攻擊敵人的弱點，使他們東顧西慮，日夜坐臥不安，自然無暇南渡的，這樣我們不但可以固守黃河陣線並可進而收復河北失地的。

最後我要提出的，就是後方的人民在此萬分緊張的時機，都要下決心迅速發動一切力量，加強補充前線的各種需要，眞真正正以「築成新的長城」的精神，爲此關係全局抗戰主要決戰

點的黃河陣線而犧牲奮鬥，萬不可自行驚擾。（殺人）

## 第二段 保衛黃河線

敵人從本月六日起，發動了對平漢全線「真目面」的攻擊，依據着下列四種理由：第一，敵人第二期的軍事侵略計劃在於打通津浦線，切斷隴海線，進攻武漢，然而津浦南北遭了我們堅強的抵抗受了重大的打擊，於是敵人不得不發動對平漢全線的攻擊，一方面牽制我軍的實力，他方面聲援津浦的敵軍。第二，濟南棄守以後，平漢線的黃河北岸，成爲華北抗戰的重要據點，敵人要想再度突破黃河陣線南下，切斷隴海路，甚至沿平漢線威脅武漢，首須「肅清」大河以北的我軍。第三，西戰場上敵人受到韓侯嶺的阻隔，不能順利地南進，從平漢線左翼越太行山脈，威脅晉南我軍的右側翼，策應山西正面的敵軍，便成爲日寇的重要陰謀。第四，沿平漢線偏西，晉省東部的太行山脈，綿延的千餘里廣大地域間，佈滿了我們十萬以上的游擊隊，這些英勇的中華男兒，已經成爲支持華北抗戰的巨大力量，敵人要想統治佔領區域，要想遂行其南進的軍事計畫，首先要對這些游擊部隊採取包圍襲擊的形勢。

本月六日以來，敵人南進的軍事侵略，動員三萬以上的敵軍，配備着新式的機械化武器，一路沿平漢線南侵，以安陽爲根據地，一路沿大名到濮陽的公路推進，而以大名爲根據地，另一路以武安涉縣爲中心，向晉東南進展。

六日下午以後，平漢線正面及左右翼發生了全面激戰，正面敵軍於十一日佔湯陰，我軍改

守淇河沿岸的側面陣地，經過了兩天的血戰，十三日的上午淇縣也淪陷了，開始在汲縣的國防線上激戰，城北的頓坊店、薛山、黃土崗、東寺門，染遍了我英勇官兵的鮮血，不幸在十四日的晚間，汲縣亦以不守聞。敵軍一面沿平漢線南進，一面佔領了輝縣城東北二十里的山彪鎮，十六日的激戰，終於沒有抵擋住山彪鎮東進的敵軍，晚八時豫北重鎮平漢道清兩線中心的新鄉縣，也陷入敵手。第二天輝縣陷落，平漢正面的敵人，竄達小冀鎮，十九日到達了黃河北岸前兩小站忠義鎮，右翼從大名南犯的敵軍沿公路推進，三天的工夫清豐、南樂、濮陽等要地相繼淪亡。敵人抵達濮陽以後，北路山道口向滑縣及道清縣進擾，南路經長垣而封邱，封邱雖經一度克復，但不久又陷敵手。左翼的敵人，從武安涉縣出東陽關，晉東南也受威脅，黎城、潞城、長治據最近的消息也守不了。平漢正面敵軍抵忠義後，一面集中主力於汲縣新鄉，沿道清線西犯，一面又將右翼到達黃河北岸、柳園口的敵軍西調，匯合忠義、亢村一帶的敵軍，和道清線作兩條平行線式的橫的西進，於是封邱以西的陽武、原武相繼失守，敵騎西進達武涉附近，而沿道清線西犯的敵軍，又從十八日至二十二日的四天間攻陷了獲嘉、修武、博愛、焦作等地，二十二日起我軍已經改守丹河西岸和沁河南岸的陣地，但是終因敵人的砲火猛烈，這些陣地也被突破了。溫縣、沁陽、孟縣、濟源的區域內，也到處有敵軍騷擾，同時敵另以一部進攻晉東的晉城。

二月六日開始了的河北戰事雖然在不到二十天的期間，我們喪失了豫北，晉南、晉東的許

多縣份、在軍事上不得不承認是失利的，然而在豫北大戰中，我們也許得指出若干的優點：

(一)在河北大戰以前，我們把從寶蓮寺到汲縣二十五英里的鐵道破壞了，把安陽南面的水堤潰決了，使敵人的進攻遇到不少的困難，湯陰以北支持了五天的抗戰。(二)在湯陰衛輝的戰爭中，我們的官兵表現了爲國犧牲的決心，張紹賢團長、張營長、王連長、平射砲連長，均負重傷，在右翼長垣南北的激戰中，我們好多中級軍官受了傷，傷亡的官兵統計在兩千名以上。

(三)民衆和軍隊聯合作戰表現了不小的力量，新鄉國民兵團團長何紹會（前新鄉縣長），副團長鄧樸珊（前新鄉保安副團長）率領了兩千多人，在新鄉附近予敵人以重大打擊，焦作鐵路義勇隊由司令徐挽瀾氏率領，繞襲敵人的後方，收復滑濬兩縣，丁樹本部民軍收復了濮陽。(四)游擊隊和正規軍在軍事上實質的聯繫作戰，當平漢正面敵人發動了南犯的攻擊後，冀晉邊區游擊隊立即奉命出動，先後克復了定縣、望都、清風店、新樂城、行唐、無極，並曾一度衝入保定車站，從保定到正定的二百多里區域內，充滿了我們的游擊隊的蹤跡，孫殿英部的游擊隊，也從武安涉縣兼程前進，一面襲擊敵人的左側背，一面牽制向晉東西犯的敵軍。至獨立第四游擊支隊張感明部，也奮勇收復了清豐城，現在敵人已經把大河以北的交通聯絡線，主要的軍事據點和黃河北岸的渡口控制了，而且在封邱的柳園口孟縣的黑崗口派了少數的騎兵和橡皮筏，屢次作試渡的企圖，雖然有些人以爲敵人在黃河北岸正在趕做防禦工事，一時尚不至渡河南進，但是我們曉得柳園口對面便是開封，黑崗口對面便是洛陽，開封、洛陽不僅是中原的重

鎮，而且是隴海鐵路的首要據點，敵人突破黃河陣線，切斷隴海鐵路東下襲擊徐州側背，西上進謀潼關，南下攻打平漢南段的企圖和野心，卻是決不會放鬆的。黃河陣線如果被敵人突破，則成爲中國心臟的隴海線，隨時有被切斷的危險，同時中原廣大的區域，也不免要遭受敵人的荼毒了。目前我們要突破黃河北岸敵人渡河南犯的陰謀，要挽救河北戰事失利的危機，至少應該實行下列的條件：第一，嚴令河北各軍，堅守最後的一個城一個村一條線，甚至一片土，與黃河陣線共存亡。第二，山西已成華北抗戰的唯一根據地，侵晉東南的敵軍，應該迅速的肅清，並進而由晉東繞越太行山，抄襲平漢線敵軍的左側翼。第三，大河以北各游擊隊各部民軍，應立即全體出動採取積極的攻勢運動戰，已克復的區域，必須以最大的努力堅守，逐漸地擴大游擊區，成爲個別的支持華北抗戰的據點。第四，豫北冀南是全國中民間自衛團體最堅強的地區，農民都有自備的槍枝，而且有少數紅槍會天門會等的會員，參加了直接的抗戰，主管當局應立即選派大批青年幹部，分赴大河以北實地的動員農民大衆發動大規模的抗戰。第五，今後平漢全面作戰中，應以獨立自主的運動戰，代替被動作戰，以攻勢防禦代替單純防禦，應該是河北各軍最主要的戰略。

保衛黃河陣線，就是保衛中國動脈的隴海鐵路，就是保衛中原，甚至也就是保衛全面抗戰的勝利，因此保衛黃河陣線，是當前最迫切的任務了。（郭從周）

### 第三段 在黃河北岸

我們在黃河南岸巡行了二十餘里，在小李村發現了渡河的機會，這兒的水面較狹，水勢亦比較緩慢。兩岸堆聚着很多難民，有的扶老攜幼，有的背負着行囊，焦急的心情，表現在每個人的臉上。然而在河裏往來的祇有三隻小舟，不管如何賣力，也不能很迅速的普渡衆生。我想從北岸往南來的，自然因爲逃避倭寇蹂躪，至於由南往北的就令人有些懷疑了。不過我猜想他們並不是願意回到家鄉忍受倭奴的殘暴和虐待，而是逃出來以後沒有生活辦法，纔不得不含着兩眶眼淚返回家鄉了。在這兒表明着難民問題，仍無適當的解決方法；值此抗戰期間，人民是特別寶貴的，真不該讓他們無謂的犧牲在倭寇的槍尖下啊！

好容易渡到了北岸，我們擠在難民羣裏，朝着陽武那方前進。不久到達一個村莊，這兒祇有十餘戶人家，全是泥牆土屋，景象十分窮苦蕭條。但是村莊之間有一小小溪流，兩岸楊柳隨風飄拂，把牠襯托得嬌小玲瓏，假如陽春三月楊柳絲葉繁茂的時候，這個小村莊倒像是一幅美麗的畫景，現在楊柳枝頭已經發出淺綠的嫩芽，小鳥不住的在樹梢上跳躍聒噪，兼之今日天氣晴朗，日又暖風又和，春意表現得十分濃厚，使人感覺着春天來了，精神特別興奮了。

踏過板橋，發現一家小食店，忽然感覺腸胃在劇烈的翻騰，這時纔記起早上五點鐘由鄭州出發，到現在已經是午後一點，肚子裏還不曾裝過一點飲食，於是食慾油然的旺盛了。

我們的午餐剛結束，外面又來了三男兩女學生青年，他們背着包裹，走的滿頭是汗，顯見得是很疲乏，但是當他們喝了一碗小米粥，馬上又變得很興奮，說東話西的把這小小食店弄得

很熱鬧了。這種天真活潑的情形，表現了十足的學生本色，我很高興這一羣孩子，他們有青春的活力，有潔白的良心，新中國的基礎，是需要建立在這一羣兒女身上的，於是我們攀談起來。從他們的白口中，知道了他們都是未畢業的高中學生，有兩個是在新鄉上學，那三個則在鄭州。可是他們的家鄉在衛輝，現在淪陷敵手了。他們的家庭都逃到了鄭州，生活方面十分困難，目前已感覺到逃無可逃，沒有一處是安靜地帶，於是決定回轉到敵人的後方參加游擊隊，把熱血灑在為民族生存而抗戰的沙場上！

「你們能夠耐得住那種艱苦嗎？」我問。

「現在還說什麼艱苦不艱苦，人人都想安樂，中國便不可救了！」

「父母願意你們去嗎？」

「有什麼不願意？家鄉都毀了！」

「你們到什麼地方去找游擊隊？」

「××那邊，那兒有很多同學的，到處都是，祇要肯去。」

這時小店外面已經聚集百十名難民，他們彷彿在聽取什麼奇怪的消息，那一孩子忽然對這一些無家可歸者，以悲哀的音調唱起「松花江」的歌子；可是他們把「東北松花江」，換成了「豫北漳河邊」：

「我的家在豫北漳河邊上，那裏有森林煤礦，還有那遍「田」遍「地」的大豆高粱……。」



這個歌曲的詞句通俗明顯，又因爲他們唱的音調十分淒楚，抓住了每個人的情緒，挑動了每個人的悲感；這百餘名聽衆，都埋着頭閉着氣，靜靜的聽着。及到唱着了那「爹娘啊，爹娘！我們何時纔能回到家鄉，何時纔能栽種我們的大豆高粱！」唱的人首先流出了熱淚，於是聽衆一個一個的都吊下了眼淚，我也拿出手帕揩着我的眼睛。這是多麼感動人啊！不久他們背上了包裹向我們告別，出了門便以雄壯的音調提高嗓子的唱：

「向前走，別退後，生死已到最後關頭！同胞被屠殺，土地被強佔；我們再也不能忍受……。」

望着他們那小小的背影，我心裏很虔誠的說：

「朋友們勇敢的去吧！倭寇的生命是要結果在你們手裏的。」（伯倫）

#### 第四段 黃河國防線上

自從第二期抗戰展開，好些地方，軍隊與民衆的力量都有了新的配合，使敵人在大江東南，津浦兩端，遇到強烈的抵抗，不得不改途易轍，轉趨平漢線，企圖突破黃河，切斷隴海，威脅武漢，再來一次大規模的中央突破陰謀。

半月來，豫北戰事，處於不利狀態，二十餘縣相繼失陷，南至孟縣，西至垣曲，幾全被蹂躪。敵人現正陳兵於黃河北岸，躍躍欲渡，隴海鐵路區域，大有山雨欲來之概。黃河天塹，不但是河南省唯一屏障，而且已是今後全國國防的重心，「保衛大黃河」也就成爲抗戰現階段的

中心口號。

記者由洛陽赴陝，路過灑池，探知豫西靈新一帶河防現由中央第□師鞏衛，李旅長□□率一部健兒擔任灑新一線，與敵沿河對峙。李□□是黃埔第二期學生，素以饒勇善戰稱，北伐時曾參與攻克武漢諸役，在江西征剿，曾以一團之衆，掩護九個師脫離重圍。記者與之有數面之雅，爲想明瞭豫西現狀，便登門投謁。

在一間半牆半土的平房裏，我們的會見開始了。握手認舊，欣然道故，爽朗的笑聲，明快的言談，畫出一副現代軍人英豪果毅的氣概。

經過瑣屑的寒暄，記者提出各種問題。關於河北敵情，他表示——

「失敗，祇是暫時的。原因雖然很多，軍事方面尚有許多脫節狀態，民衆方面尚未取得密切的聯繫，卻是較主要的。武器我們雖不如人，但這並不是絕對勝敗的因素。」他還加插一段新鮮的故事，說：「前天，我軍南村陣地，就發生過一件可笑的事——×團的一位弟兄在一座山上放步哨，給對河敵人發見了，一陣轟轟轟，山尖被打塌了，結果我們犧牲了一個弟兄，敵人卻一共犧牲四十多響大炮，究竟誰佔便宜？……」說到這裏，李××扯開嘴縫，露出一排清潔牙齒哈哈地笑起來，記者也覺得只靠武器的威力，也有點滑稽。

「大炮我們是不怕的，敵人目前結集對河，趕扎篋排，想藉大炮掩護偷渡。唔，來吧！」他以一種自信的口氣提高了聲音：「黃河水是泥巴樣稀爛的，教他不好渡，要強渡，就拚拚

看，溜溜的黃河，是我們盡忠的所在，也是敵人淹葬的地方。我們軍人，只知服從領袖，抗戰到底，爲了保衛國家的土地，是死也光榮的。」

記者忽然記起：剛纔在車站遇見一些由黃河北岸撤退下來的宋部，散軍，有一位手臂負着微傷的大兵告訴我說：

「咱們和日本鬼子打仗，是最痛快不過的事，飛機大炮，怕他幹嗎！可是咱們在前頭打，有些紅槍匪都給敵人利用。搗你的鬼，在背後一哄，可遭了。我×他奶奶的！這些狗養的漢奸！」

於是，我心裏怪辛酸的顧慮到此地的民衆運動和漢奸問題。李××的答覆簡要而中肯。他說：

「這裏已有壯丁隊組織，很可以幫助防守地方，但覺發動還不夠普遍，抗戰意識還不夠深入，地方會黨還保有封建的門戶之見。希望做民衆工作的人注意到這一點，至於軍隊與百姓的聯絡更和作戰前途很有關係，當然是不容忽略的。」

說着，他便轉身從旁邊堆積着文件的臺上，檢出一張標着「告本旅全體官兵同志書」题目的油印品遞給記者，並指着其中一段關於勸諭官兵怎樣對待百姓的文字給我看看。

三分鐘的默閱，使記者對這位少年將軍多幾分信賴。

最後，閒話中又談及一些游擊戰在冀察各地新近的戰績。他站起來，在爐火周圍踱着方

步，面着牆壁上一大幅地圖察看了一回，睜大圓圓的眼睛，帶着微笑肯定的說：

「配合正規軍作戰，游擊戰很足以制敵人的死命的，必要的時候，我們也可打游擊。你將來看看吧！」

步出司令部，我對於這位舊相識多了一層新印象，覺得目前這時代，真是鍛鍊英雄的大熔爐，願一切中國軍人，都在抗戰的過程中健全起來吧！（牧風）

### 第五段 津浦南段

津浦南段的戰事，早在淮河、澗河一帶，猛烈開展。最近鐵路西側華軍迴師反攻，正以生龍活虎的姿態，猛撲考城、鳳陽。富於機動性的運動戰，停滯了日人的前進，北線華軍連日開始活躍，克復了汶上、迫近濟寧、兗州。日人打通津浦的美夢，將在英勇的戰士猛襲衝擊中，打成粉碎了！

津浦全線，今天在中國的手裏的，祇有四分之一。可是徐州每天有聯繫南北兩段的客票車，這充分表現了戰區的穩定，與軍民的鎮靜！

、記者於十四日下午，搭車在南段前線視察。車中旅客頗擁擠，其間以武裝同志特別多。有青年七八人，係回鄉幹民衆救亡運動，及組織游擊隊者，他們欣然對我說：「人家忙於逃難，我們卻相反的要回家去，保衛自己的家鄉！」據他們談，徐海各縣，民間槍械，歷來非常之多，只要動員得法，不難發展游擊隊伍，農民最不願把自己的槍械，交給官廳或軍隊，使自己

失去了自衛的武裝；同時，「安土重遷」也是農民的傳統心理。因此，他們將來號召農民時，以「槍不離手，人不離鄉」爲原則。

破爛的客車，玻璃窗早已粉碎，釘上木板，以禦寒風。入晚，無燈的車廂中，響起了義勇軍進行曲。以前我們坐車，偶然總可聞旅客哼京調或民間小調，而今日卻到處響遍了雄壯有力的救亡歌聲。幾個士兵談前幾天空軍轟炸蚌埠的情形，說得有聲有色，興奮萬狀！客車僅止於宿縣，一到站，逃難者蜂擁上車，幾使下車者無法下車，車站冷落異常，據說城內還要冷清，大部份居民，不是避到鄉下，便是向北逃奔。

### (一)月夜上前線

從宿縣往南，每晚有無定期的兵車及衛生車，車站上無小販可買東西吃，即使飢腸轆轆，也得忍耐的等着，過了午夜，搭上一輛某軍的彈藥車，就向前一站奔馳。到了一點半，纔抵目的地，站上受傷的戰士很多，民夫在旁招護着。該站已離前線不遠，除三五路工外，其餘盡是武裝同志了，承該軍部駐站副官的指導，出站再向西南的鄉村小道步行。一里又一里地，在那些圓月照耀之下的村莊，都有哨兵在外守備。幾天的雨雪，道路泥濘的怪難走，約有十里，纔到達該軍部。時間已快三點，前線上顯得特別沉寂，就宿於通訊隊所住的破廟中。柴草堆中，居然也呼呼入睡，勝過睡在「席夢思」上。

### (二)會見于將軍

次晨，訪于學忠將軍。他住在一所土房子裏，連日在前線指揮作戰，辛勞得連睡眠也不足。可是依然精神抖擻，很興奮的與記者作長談。他首先敘述淮河血戰的經過，繼發表關於此次戰役的感想：「淮河岸上的戰鬪，是異常激烈的。日人以坦克車、大炮、列隊於南岸，集中炮火來攻，可是日軍雖然幾次在炮火飛機的掩護下，強渡到小蚌埠。但數進數出的白刃戰中，雙方傷亡甚大。在沿鐵路線正面，日人始終不能算得手，臨淮關一翼，我軍扼守的是一個凸出地帶，在軍事術語上所謂『死角』，南岸的日軍，整天整晚的以野炮集中一點猛轟，終久，因我軍傷亡過大，而被其突破。這裏，要說到我國募兵制度的弱點，往往因官長傷亡過半，而士兵不能繼續戰鬪！如戰前派定了每一級軍官的承繼者，則前仆後繼，仍然可以戰鬪下去！本軍的防線，自五河起一直到懷遠，長約二百里，因此在戰爭最猛烈時，所有的預備隊都調了去。如果那時我們後方尙控置有雄厚的兵力，隨時策應，則淮河北岸的日軍，可在爭奪戰中殲滅掉。」

關於戰略問題，他認為第二期抗戰的開始，華方大大進步，即能以運動戰為主，游擊戰與陣地戰爲輔，不過該軍所擔的戰鬪任務，是正面，不能作運動戰，祇有沿鐵路線兩側的華軍，纔可以充分的發揮機動性。談到軍民的關係，他認爲比以前也有驚人的進步，所有的老百姓，就是鄉下的農民，都已明瞭這次戰爭是對外的，對侵略者的戰爭，大家樂於與軍隊合作。譬如，這次在前線上的傷兵，總共有兩千多，可是每師只有兩連衛生兵，要不是當地老百姓自

動的救護傷兵，那末這麼多的傷兵，也許拾不下了！

最後，他以堅決的語調說：「只有更堅決的抗戰下去，纔可以生存，和平妥協，結果總是滅亡。東北軍幾年來的亡省之痛，刻刻在心頭，難忘的仇恨醞釀着，全軍官兵皆熱血鼎沸，這次終究有機會相見於疆場了！我們下了必死的決心，戰鬪在津浦線，目前，雖不敢誇言勝利的把握，但至少使日人不能輕易在津浦線得手，一寸山河，一寸血肉，日軍總得付相當的代價！我們正面血拚硬戰，使日人的進展，延遲了一小時，即可使我後方的陣地多一小時的強固起來，如果津浦線的戰事失敗得也像山東那麼快，那末以後的事兒，更不好辦了！」

### (三) 淮河之北岸

淮河的血戰，開始在八日晚，蚌埠日人在大炮飛機的掩護下，強渡至北岸，在小蚌埠展開猛烈的白刃戰。該地的得而復失者，往返數次，雙方的傷亡都很大。九日晚上，日人又在臨淮關的晏公廟強渡過來。華軍凸出陣地的幾個村落，被佔領了。可是不久華軍猛烈反攻，肉搏衝鋒，結果又克復了這一塊陣地。當場俘獲日人四五十，這裏血戰歷四晝夜，旅長、團長，均親臨第一線參加白刃戰，士兵奮勇若狂，視日人的飛機若無觀，終因傷亡枕藉，而退守澗河口。總計，淮河之戰，華方的傷亡達五六千，而日人方面至少有兩千多。日人侵得淮河北岸陣地之一角，但也償付了不小的血的代價！現在，日人的大部，在曹老集一帶，華軍則沿着澗河，扼守固鎮、姚集、瓦疇集、新橋站一帶的陣地。日軍因為大部份重炮，未曾渡過淮河，連日的陰

雨，也使日人在河川地帶作戰，發生極大的困難，故數日來，除雙方少數便衣隊作戰外，前線是平靜着！另一方面使日人不敢冒險北進的原因，是沿鐵路西側的華軍，日來以大規模的挺進作運動戰，很可能截斷鐵路線，施行大迂迴的殲滅戰。南段的戰事，已有好轉的形勢。最後，要告訴讀者的，就是張自忠將軍，也已統率所部，在最前線作戰。張的過去，可以不談，這一次他是痛下了決心的，而且拚命的要好，所部的士氣，也非常激昂，我想全中國人士一定期待着張將軍在津浦線戰役中最英勇最果敢的表現！記者於十五日午刻，又搭兵車，再往前線視察。晚上，坐了傷兵列車，重回徐州。（戈哈立三月十日）

#### 第六段 敵方兵力配置調查

自全面抗戰開始以來，已閱八月餘，敵方爲求速戰速決起見，傾其全國三分之二以上的兵力，大舉進攻。綜計南北各戰線，敵方兵力，共計在四十萬以上。而每日敵方所消耗的經濟，至少在二三十萬元以上，自戰事爆發以迄於今，敵方的侵華軍事費用支出實數，已超過五十萬元。傷亡人數，共達十五萬以上，敵飛機之被我擊落者，亦達五百餘架，大小敵艦被我擊沉者，有二十餘艘之多。因損失之嚴重，敵方乃不惜變本加厲，準備傾其全力，與我作孤注之一擲。

目前南北戰線，敵軍尙在繼續增加，並更番調動，由於侵略地域的擴大，戰線的廣闊，戰爭時期的延長，使敵軍異常感到兵力不敷分配之痛苦。



以下所調查的敵軍分配，係根據最近所得的報告彙製而成。當然，敵方的軍隊，因進攻的戰略關係，調動頻繁，且力守秘密，故遺漏在所不免。

(一) 晉南戰線

(A) 黎城長冶一帶——泗川、松井、長澤三聯隊，長冶城附近，有敵步騎兵約千餘，大炮十二門。

(B) 沿同蒲路南下——川岸二十師團及伊藤旅團並目川、佐佐木、海總等三聯隊。

(C) 蒲州一帶——二十師團之十四旅團，旅團長為上川良夫，騎兵第二十九旅團，鯉登聯隊，此外，尚有鄉陵、小林聯隊。

(D) 雙池鎮石口鎮一帶——小岡第一〇九師團，及二十師團之七七、七八兩聯隊。

(E) 太(原)汾(陽)一帶——一〇九師團及第五師團，其主力分兩方面，一經隰縣犯大寧，一由汾陽向靈石調動。

(F) 交城以北——割下旅團及一〇九師之三六團。

(G) 東陽關西一帶——一〇八師團之中村工藤兩部。

(H) 太原城——板垣第五師團主力部隊。

(I) 其他各主要城市——土肥原第十四師團及第十五師團。

(二) 平漢豫北戰線

(A) 孟縣城附近村落——有敵三四千人，番號未明。

(B) 溫縣招覽鎮一帶——第二師團敵五千餘人，外有戰車數十輛，大炮數十門。

### (三) 津浦戰線

(A) 津浦南段——指揮長爲西尾中將，主力爲第五師團及第十師團之一部，第三師團及第七師團之一部，兵力近十萬人，以攻徐州、合肥爲中心。

(B) 津浦北段——代理司令岡崎，主力部隊爲沼田、長行、桑田三聯隊，及山田、森岡二中隊。近以沿線遇我游擊部隊，更增加野田、村上兩聯隊分駐沿線，全部兵力約一萬。

(C) 魯東方面——僞滿軍前敵總指揮張逆宗搏，參謀長田本太郎，下轄第一師（師長劉逆佩忱，由齊藤小彤指揮），獨立第二旅（旅長劉逆桂堂）等。

### (四) 江南戰線

(A) 杭州方面——指揮官武內中將，指揮三個師團，現分佈在杭州太湖東南一帶。汁那川軍團長原杭州灣上陸作戰軍軍長，轄第六、第十三、第十六三師團，最近有調回之說。第二師團長岡村寧次（已調至華北作戰，升某師團長）。此外，尙有大久保保安司令慕田，憲兵大隊藤田、古田兩聯隊（屬第十八師團）。

(B) 松江一帶——炮兵一隊，炮四門。

(C) 吳興長興一帶——第十二師團，師團長牛師真雄，外加少裨聯隊及天羽聯隊。

(D)富陽方面——第十八師團鈴木旅團。

(E)蕪湖宣城方面——在蕪湖為第七師團及第六師團之一部及野戰車團之戰車一隊，在宣城則為第九師團之第七團，第六師團之第三十團，指揮官為岡本。(前係橋本大佐，因擊沉美艦巴納事件撤職。)

(F)餘杭方面——第十二師團之井上旅團。

(G)溧陽北湖橋方面——平井大隊及第五中隊，杉山政訓隊等。

(註一)以上各線均配置多數偽滿軍，其數目未詳，此等偽滿軍，係與日兵混編而成，由日軍指揮。

(註二)除戰線外，各被佔略之主要城市之駐軍(如南京、蘇州等)因缺乏統計資料，故未列入。(廣州救亡日報)

### 第七段 黃河防線

我們都知道黃河全長有八千多里，從包頭到山東的東明與荷澤，也有二千六百里，這二千六百里，便是我們「新的長城」的所在。二千六百里的東面及北面，許多重要的都市與交通線，都在敵人手裏遭着極慘酷的蹂躪。我們自己部隊自從得了「不許渡河」的命令以後，大部份都在河北，近來更源源新增部隊過河去補充，更加上我們的游擊隊，的確足以牽制敵人不少。不過假使敵人這次在魯南增援反攻又告失敗，他會不會向黃河的別處突破一點向中原腹地進攻呢！中央突破的條件是：

(一)擔任突擊之部隊，兵力強大，而集中迅速。

(二)擇定突破點之正確。

(三)有卓越之高等統帥及精銳之軍隊。

(四)下級指揮官之協同及連繫。

(五)後方機關之完備，尤以彈藥之豐富。

(六)作戰能力之維持，尤以減員補充之迅速。

我們不能自餒，也不可自驕，那便是說我們不輕敵，也不要畏敵。所以這方面，我們不得不事先檢討而加以戒備。

過去軍渡與吳堡曾有一度危急，這兩個地方正是山西與陝西交通的孔道，敵人似欲由此窺陝西。不過這已成為「過去」。黃河由綏遠的托克托向南直流，遇到華山出脈的橫山，通，便橫折而東，這中間，有一個著名的地方，大家都知道是安祿山為爭取楊貴妃而大敗哥舒翰的潼關。自潼關到河南的陝州，便是整個黃河命根。目下，我游擊隊雖在潼關附近躍，我某戰區的胡宗南將軍雖率大兵駐此，可是敵人時而還在對河的中條山與雷首山一帶炮擊陝州、潼關、靈寶、閔鄉等地，並且連火車過身都不方便。這其間，茅津渡、風陵渡、平陸，敵人幾次偷渡，都被我們打得他落水流花而退。十幾天前，金仲華先生便憂鬱着恐怕敵人有由永濟渡河赴朝邑迂迴潼關的企圖。這點，我們的軍事當局，當然久已看穿，有充分的準備。

因爲敵若由此出長安，不但可以包圍潼關，而且可以下漢中出四川。我們不守，徐州何爲？

孟縣，有所謂孟津古渡，溫縣，可渡鞏縣，近日亦時有隔河炮戰，可是洛陽一帶我們也有重兵，敵人斷難得逞。鄭州的威脅當然日見減少。而且敵人也沒有由新鄉渡河的企圖。因爲黃河鐵橋我們已自動地毀壞了七十空，邙山上也架新式軍械。這幾天，開封對岸的陳橋失守，開封當然感到一點威脅，不過，聽說程司令長官的態度非常鎮靜，應付一個封邱的敵軍，實在不成問題。對整個黃河防線，我們所感到一點「理想」上的不安的，一是敵人對陝州到潼關的騷擾，二是敵人也許會由濟源趨商邱。

這念頭，當然有點近乎杞人的瞎想。不過，「陣而後戰」，始終是一句不錯的名言。我們希望在這節節勝利的消息中：

第一、各方面積極反攻，使敵人手足無措。

第二、正面追擊行動，不可過於深入。對於既得勝利，不可輕易放棄。

第三、統一游擊部隊，目前河北、山東、山西、綏遠的游擊隊日漸增加，不過到現在還缺乏統一的指揮，以致變成你游我擊，我擊你游的現象，不能發揮戰術上的大效果。曾文正平天國，極注重「雕剿」，所謂「雕剿」，與今日的游擊隊似乎有點近似。不過雕剿的組成，以每千人爲單位，目前有的游擊隊部甚至於有十幾人一隊的，兩個大人在打架，一個幼童去幫一拳。於仇敵的痛癢太小。所以我們主張馬上成立正規軍式的游擊隊，單位人數增多，把指揮

統一起來，可以化零爲整，一時又可以化整爲零。

庶幾，我們的「新的長城」的威脅不但可以減少，我們舊的長城的恢復也在目前。（嚴怪愚四月十九日鄭州）

## 第三章 津浦線與淮河之戰

### 第一節 津浦線激戰

#### 第一段 津浦線戰勢

近日戰事重心吃重津浦線，全國目光皆集中徐州，記者來此，首謁主持中原大戰重責之□戰區司令長官某氏，我們看他怎樣觀察現階段的津浦之戰及其趨勢。

某氏說：「今日津浦路有南北戰場，很像歐戰時期德國有東西兩戰場，所不同的，我們現在完全是一個被侵略的國家。徐州，在一般人或從表面上看來，是很危急的，認為將來不僅要被重重包圍，四面受敵，而且有五面受敵，全被消滅的危險。但這僅是一般人的看法，在我們軍人和抗戰情緒很高的民衆看來，我們這次抗戰，是一個被侵略國家，反抗強權的戰爭，我們為生存而戰，為自由而戰，我們堅強的信心和勇敢的精神，一定可以克服環境，戰勝敵人，打破敵人的野心。」

「從戰事態態上看，敵人自想打通津浦線，使南北聯絡，以利軍事運輸。我們自然不能讓牠打通，即使敵人打通津浦線，也不能南北聯絡，達到打通目的和利益，因為打通以後，敵人將處於被動地位，其兵力薄弱，不足分配，將處處單薄，由西由東，處處將受我們夾擊。」某

氏在談話時，態度異常沉着，對前途表示很大的信心。

某氏繼而分析目前戰局，他說，「敵人自上月二十三日以來，集中第十三、十六、一〇二、一〇七等四師團兵力，由津浦南段向我進攻，我以□師兵力相抵禦，自明光起，打了兩個星期，纔佔據相距五十多公里之蚌埠，我們爲什麼放棄蚌埠，因爲我們的戰術改變，這裏的戰事是帶着「游性」的機動戰，不能像上海作戰時，將兵力置重一線。自明光至蚌埠一段，作戰雖僅兩星期，其兵力、火力，空軍均較我略優，但死傷卻比我爲大。我雖失去一城市，然力量仍得保持，使其不能長驅直入。敵人所謂進步，不過是表面上的，我們將主力移到鐵路以西，牠們想向前進展，我們則從旁牽制，再配合游擊隊於一處，在時間上，兵力上，達到消耗敵人的目的。」某氏又說明彈性戰爭的重要，因爲現在敵人進攻，還是一貫先以大炮飛機坦克車轟擊，繼以步兵佔領，趁早晚間或拂曉，派我反攻後，復佔領地可立即收復，因此在敵人集中兵力時，我實有靈活揮舞的優勢。

某氏後來對於國軍的調動，也有一番分析，他說，「國軍的調動，是根據戰局而來的，石第□戰區是很危險的，然而實際姿態卻與我有利，敵人雖集重兵於魯南北兩點，謀會師徐州，但這企圖，恐怕不易實現，何況鐵路之東，我們已有橋樑，津浦之南，我們已有橋樑，都已破壞，更增加其打通的困難呢。」

某氏以上談話，集中於津浦南段，後來又將中心轉到北段，他說，「北段情勢，近來比較



沉寂，因為敵人過去所採取的策路，大概是南攻北守的策路，但這也不過是一個暫時性質，並非永不進攻，這方面敵人，大致是靜觀南方情形，到一相當時期，這方面還是要進攻的，現在牠們不取進攻原因，是我們在這方面配備了相當兵力，如自濟寧進攻，一面必遭強烈打擊，一面尚恐我由津浦幹線包抄，有腹背受敵的危險，因此一部份疑想敵人有自濟寧進攻，切斷隴海路西段可能，未免顧慮太深了。」

至隴海路東段海州方面，某氏認為非敵人主攻點，敵人在連雲港進襲，僅屬擾亂性質而已。（宗僑）

## 第二段 邳縣前線作戰記

我們這一師人，加入邳縣前線，是最近的事。自接到劃歸□□軍團□□軍指揮的命令以後，我們每一個人都興奮得要發狂了。我自己在軍中生活差不多十年了，但是聽到作戰命令而欣喜跳躍的情形，這卻還是初次看見。

以後，我們便正式擔任了邳縣的正面火線，在火、鐵、血的交流中，過了不多的時候。每一次的激戰，敵人總要死傷好幾百，我們自己當然也免不了犧牲。起先，自己聽見炮與炸彈響聲，或是聽見受傷戰友的呻吟，就不禁有點心痛，可是一聽得慣了，反而覺得有趣。你不知道，各式各樣的吶喊呻吟聲，敵人飛機坦克的發動機聲，炮和炸彈聲是沉重的，步槍和機槍卻清脆有如放爆竹。我記起我們家鄉湖南是最愛放爆竹的，大年裏簡直是徹夜不停，如今我們算

是天天過年，天天有爆竹聽。

陣地情形就是這麼樣的，有時候比任何古廟還沉寂，有時候卻又比任何擴大俱樂部還熱鬧。所以軍人戰時的生活也如此，有時候像伏在深山修煉的精靈，有時又像爭食的老虎。

這裏，我得報告一點戰況。昨天午後五時許，我們的步隊攻擊小袁莊附近敵陣時，槍彈下結果敵人好幾百。敵人倉皇退卻，連陣亡的尸首也未及拾走，我們檢查一遍，其中發現有許多穿軍服的女尸。奇怪！日本婦女敢來陣地作戰？我們大家驚訝起來，後來仔細一看，纔知道是些救護兵和什麼「國防婦女會」的慰勞隊。日本軍閥驅使壯丁來中國送死不上算，還要把荏弱的可憐的日本婦女也驅上火線，多麼殘酷啊！後來聽見一位陣地記者說起日本婦女的奴隸生活時，纔明白這些可憐的死者在國內活着時也極悲慘！

說到記者，這兒不時有他們的踪跡，現在中外名記者都集中第五戰區了，外籍記者中，有一位女記者，她也到我們指揮所。離敵人最近的地方來參觀了，這種精神，真可佩服。

敵軍自魯南大敗以後，其士氣彷彿是落入萬丈深淵。從前不容易俘虜的日本士兵，現在也很容易地投降我們。自殺和潛逃，更時有所聞。有一個俘虜，曾向我們痛哭過。反之，我們的士兵，卻異常振奮，一開出擊號，便很快地前進了。

至於魯南第二次大會戰的形勢，有許多不便報告的，暫且不談吧。不過大家知道，敵軍進攻徐州的戰略，是分三路挺進，一路是魯南，以邳縣為中心，一路是魯西，一路是淮北，都以

豫北歸德爲目標，企圖包圍徐州。我們所擔任的防務既在邳縣，便是首當其衝的要地，如果邳縣一丟，隴海路東段就被敵切斷，海州要塞也要失去。所以我們的任務是要死守邳縣，確保隴海路的安全。

讀者諸君，請你們放心，我們一定要以最大的努力，不辭任何犧牲，誓必達到防衛徐海的任務。（中堅五月九日於艾山前線指揮所書）

## 第二節 淮河之戰

### 第一段 淮河兩岸激戰經過

中央社記者七日由徐乘車赴淮河前線視察，翌晚抵淮河以北四十二公里之固鎮，該地屬靈璧縣境，有房屋百餘棟，爲一小型鎮，嘗遭敵機空襲，鎮內商店民房多被炸燬，居民亦大部疏散，頗呈荒涼景象，記者幸蒙某軍長派李副官長招待，得在鎮外寄宿一農家，是晚前方傳來炮聲緊密而有節拍，一若爲征人伴奏催眠曲然。九日午記者復乘車繼向曹老集進發，車抵曹老集，首先觸入記者視線者，爲數十位甫由前線爲國受傷之忠勇將士，已在姑鶴候救護。記者向各受傷將士敬致懇切慰問後，卽往某地訪晤擔任守小蚌埠之某師長，師長雖澈夜未眠，精神仍極奮發，渠告記者謂敵人欺我太甚，原期祇需少數部隊在淮河強渡，卽可收到在黃河作戰之同樣效果，余旣已秉承某軍長意旨，下令所部死守北岸，決當堅決抵抗。繼謂軍興以來，本部

雖南北移調，然始終未獲與敵人接觸，此次能在淮河與敵相見，誠千載難逢之機，故全師官兵，莫不奮勇抗戰，期將六年來抗敵之素願，在此盡性發揮。我人雖不敢保證置淮河陣線於磐石之安，一寸山河，一寸血肉，敵若圖進展，必使其付出相當代價云。記者即以八九兩日我敵在小蚌埠隔淮河激戰之經過相詢，某師長不願有所表示，當備馬匹約記者親往前線，作實地調查，記者深感其誠摯，即於暮色蒼茫中，偕同業數人策馬告別，而奔小蚌埠之征途。小蚌埠在蚌埠對岸，距曹老集僅十三公里，是時上弦半月，正爲重霧所蒙罩，益增大地之沉寂，記者舉目遠眺懷遠之荆吐二山，已難識其真面目。小蚌埠上空則紅光萬丈似烽火，蚌埠市內之電燈，亦忽隱忽現於淮河南岸，惟曠野中除荒村犬吠，與馬蹄之聲相互唱和外，似無其他音浪，蓋前線經數次激戰後，已入休止狀態矣。行數公里轉入公路，空氣漸趨緊張嚴重，又行數公里則以到達小蚌埠之外圍，當下馬赴火線訪我英勇戰士，就悉各旅團營長在激戰時，均已進入第一線。兩日來雖未食未眠，並經數度猛烈衝殺，而我英勇戰士之銳氣，仍異常飽滿，毫無倦色。各戰士見記者皆樂道兩日來激戰經過，綜合所得戰況如次：盤據蚌埠之敵，以小蚌埠河面較狹，企圖在該處實施中央突破戰略，自八日下午五時起，敵炮由蚌埠觀測所指揮，向小蚌埠集中射擊，共達三百餘發，我陣地被毀甚重，官兵略有傷亡，敵炮彈中並雜有照明彈及燃燒彈，致小蚌埠照耀如同白晝，民房多處起火，互燒兩晝夜，記者在曹老集所見小蚌埠上空紅光燭天，卽爲此種原因。同時敵又用兩個步兵連，約三百餘人，先在南岸兩船塢內，分乘小艇六十

艘，將渡河射擊準備裝設竣事，藉炮火掩護陸續衝出船塢，沿鐵橋向北岸強渡，至九日晨止，被我用平射炮及重機槍在半渡擊沉，溺斃者逾百八十餘人，餘者已在小蚌埠登陸。九日晨敵機二十一架，又飛我陣地轟炸，我奮勇隊不顧一切，衝入小蚌埠街內，即與登陸之敵白刃肉搏，又斃敵六十餘人，我奮勇隊亦傷亡過半，殘敵六十餘人，見勢不佳，匿入鐵橋側堤下茅屋內頑強抵抗，我又派某連前往掃蕩。當時蚌埠寶興公司樓上之敵，齊用機槍向該連掃射，欲為北岸頑敵解圍，該連雖遭重大犧牲，終藉手溜彈與刺刀威力，將堤下茅屋內之頑敵，掃蕩淨盡，至是北岸無一敵蹤。九日晨十時及十二時，敵又由船塢內衝出，悉被我擊退。過午敵因傷亡慘重，未敢再來嘗試，戰事遂告停息。綜計是役共斃敵三百餘人，我亦傷亡一百八十餘人。九日下午敵以在小蚌埠強渡失敗，已由蚌埠分乘載重汽車二十九輛，向臨淮關方面移動，有改向臨淮關再圖強渡模樣。至此次在小蚌埠登陸之敵，半為日人，半為韓人，已無一生還。各戰士復告記者，七日晨我空軍一隊六架，到蚌埠轟炸，毀敵輜重及工事甚多，六機於完成任務後，即飛臨北岸，我軍見之，歡聲響澈雲霄。機中戰友頻頻揮手向地下示意，盤旋兩週，即安然返防云。至此時近午夜，記者乃離火線策馬赴曹家集，趁車返徐。每至一站月台，均擁有無數羣衆，莫不喜形於色，蓋彼等已得悉八九兩日之捷訊，誤聽俘虜由該次車北解，特為觀察侵略者之猙獰面目而來也。（抗戰日報）

## 第二段 沂河血戰記

沂河兩岸戰事，經一週來廝殺，我已獲大勝，殘敵現向莒縣退卻，湯頭以南，已無敵踪。當記者初抵臨沂已成兵臨城下之勢，今則敵退六十里，臨沂轉危爲安，敵之由臨沂窺伺徐海截斷隴海企圖，被我粉碎無遺。茲將沂河大戰經過，摘述如次。

我軍係十四日晨，向沂河東岸湯頭以南，盤據吉濰公路之敵開始總攻，當時我用主力，由西岸諸葛城、大小姜莊、朱家棚、及船州四處，強渡沂河，向公路側襲，另一部由東岸桃園萬家莊之線，沿公路北進，我渡河主力，係在津抗戰最烈之某部，某軍長自蘆溝橋事變發生，即任勞任怨，久欲有以自白於國人，此次奉令參加沂河戰事，即把握此千載一時之機，鼓勵所部，須爲爭中華民族抗戰史上之光榮一頁而戰。

渡河部隊，無不奮勇爭先，視死如歸，十四日午，由諸葛城、大小姜莊渡河部隊，以傷亡千餘人之代價，即將沙嶺子南經徐家太平、大太平、至西水湖涯北一段公路完全佔領，作爲渡河根據。公路之敵，被我截爲二股，湯頭至沙嶺子爲一股，西水湖涯及公路兩側之東水湖涯與柳行頭爲一股，敵因是已失聯絡，極爲恐慌。惟在朱家棚沿流強渡者，雖在湯佛崖登岸，終因立足未穩，被迫退回西岸。沿公路北進部隊，當晚亦進展至獨樹頭、相公莊之線，十五日敵急調其越西水湖涯南襲臨沂部隊，向我佔領公路地段東側反攻，附近以戰車數輛助戰。沙莊子之敵，亦南進佔領高地，用密集炮火向我李太杖射擊，欲驅逐該段我軍西撤，而恢復其已斷之公路連絡，經我軍沉着應戰，並派隊側襲，敵卒未得逞。我在東岸渡河根據地，益趨鞏固。是時我

沿公路北進部隊，迫敵北移，乘勝追擊，復由獨樹頭相公莊之線，進展至東西水湖涯，及柳行頭附近，同時敵以我強渡西岸成功，亦以步兵八九百人，附炮十餘門，用飛機四架掩護，由湯佛崖偷渡，向我茶葉山、崖頭、苗家莊、劉家湖、釣魚台之線進犯，期予我以牽制，一部侵入茶葉山，當被我殲滅，餘則與我在西岸激戰，敵傷亡甚衆，我亦傷亡營附二人，連長八人，士兵三百餘人。十六日頑敵新增一旅團，派騎炮聯合二千餘之衆，續向我崖頭至釣魚台之線輪流攻擊，並以飛機十餘架，盤旋轟炸，戰事重心，遂移至西岸，當時一部突破釣魚台，而侵入後靜安村，我守軍浴血抗戰，爭奪多次，卒將該村克復，其他犯崖頭、苗家莊、劉家河之敵，亦被我擊退。此役敵傷亡約八九百人，我亦傷亡官兵千餘。此外敵又由葛溝增加約千餘人，步炮空聯合渡河，專攻我茶葉山陣地，經激戰多時，亦未得逞。至東岸之敵，十六日雖續向我大太平一帶猛烈反攻，均無效果。十七日，敵又傾全力渡河，猛烈犯我茶葉山互釣魚台之線，戰事之烈，爲前所僅見，敵意擬先將我西岸主力擊潰，東岸自可迎刃而解，我西岸守軍，亦以此爲生死關頭，莫不振臂一呼，與敵肉搏，計陣地失而復得者，劉家湖四次，崖頭三次，茶葉山一次。事後劉家湖一帶，敵屍堆積如山，渡過西岸之敵，幾全部殲滅，造成我津浦北段抗戰以來之空前勝利。同時我東岸部隊，亦已佔領東西水湖涯、柳行頭及沙嶺子等地。沙嶺子迤南沿公路之敵，既悉被肅清，我在東岸沙嶺子以南各部，亦已合圍，取得聯絡，十八日戰事重心，復由西岸轉趨東岸，我西岸部隊，既將西岸之敵擊潰，於是再度沂河向湯頭白塔間側襲，我佔領

沙嶺子部隊，亦進薄白塔，殘敵屢戰受挫，已無心戀戰，均向莒縣退卻，僅在湯頭以南，置有少數掩護部隊。十九日晨我軍又佔領白塔，預計二十四日晨，可進駐湯頭，聞我軍佔據湯頭後，將分師向莒縣沂水猛追，期將津浦北段右翼之敵，一舉而廓清之。據敵俘虜供稱，此次犯沂河者，爲第五師團板垣部隊，共有第十一第二十及第四十二三個步兵聯隊，另配以炮兵一聯隊，騎兵一大隊，敵聯隊長長野大佐，大隊長牟田中佐，均在西岸陣亡。敵官兵陣亡五千，傷三千，軍械輜重遺棄無算云。至我參加沂河大戰部隊，亦共傷亡達五千左右，尤以西岸部隊，犧牲較烈。記者檢討此次大捷原因有三：（一）我官兵受最高當局及某長官之精誠感召，人懷必死決心。（二）各高級將領均親臨前線督戰，誓死不退。（三）某長官派往參謀長親臨前線佈置，使作戰計劃，隨時能適應戰況，部隊動作，亦能協同一致。基於上述三種原因，故我軍能在沂河奏此大捷，而將甫經補充之板垣師團，繼忻口慘敗之後，又被痛擊潰不成軍。（抗戰日報）

### 第三段 淮河大戰經過

淮河大戰，自八日晚展開後，肉搏凡五晝夜。先是敵以小蚌埠河面較狹，原期於八九兩日在該處遂行中央突破戰略，後因遭該處我軍之堅決抵抗，傷亡慘重，乃移師東向。於十日晨集中臨淮關、北關、晏公廟強渡，又欲在該處行其一貫之中央突破戰略，初則被我擊退，繼更以大部，藉飛機大炮掩護，再行強渡，復被我殲滅殆盡。終以一聯隊之衆，用步炮空聯合作



戰，於十一日晨始獲伸展至北岸黃坡子、五莊、前坡子各村，我軍雖乘敵在北岸立足未穩，數度大舉進擊，並將已失各地恢復。惟敵後續部隊仍在陸續強渡，我軍以傷亡甚重，乃於十一日令左翼退守三鋪沫河口之線。當我軍與敵激戰時，雙方全用手榴彈刺刀相對，殺聲驚天動地，肉搏復肉搏，雙方死傷極大。蚌埠之敵，以在臨淮關北關增援得逞，亦於十日晨以步兵五百，特飛機大炮掩護，續在蚌埠施行強渡，小蚌埠失而復得者凡三次，每次悉為短兵相接，我軍以血肉作長城，前仆後繼，莫不視死如歸，雖身負數創，猶奮呼殺敵，終將頑敵殲滅過半。至十一日晨敵又如潮湧而至，我軍又將敵船擊沉十餘艘，淹斃敵數百，後因戰鬪人員傷亡過半，工事被毀無遺，乃令正面我軍亦於十一日午略向後撤，十一日電傳小蚌埠一晚仍在我固守中。有誤至懷遠之敵，因被我監視嚴密，迄未有渡河模樣，故右翼方面較為沉寂。十一晚，渡過北岸之敵，又聯合向我左翼及正面壓迫，我軍經過激烈抵抗，使敵付出重大代價後，又於十二日晨移至某地與某地間之某處及某處迤東之線防守，西與渦河北岸右翼之部隊取得密切連繫，陣地已臻鞏固，十三日竟日敵雖向我此線新陣地襲擊，終被我擊退。十三日因天雨，敵我均無活動，綜計五日來激戰時，我軍旅團長均在第一線作戰，至團長張儒彬負傷，營長王建乘陣亡，其他連排長及士兵亦不乏作壯烈犧牲者。而敵之傷亡，尤為慘重，至少當在一千以上，此外我空軍在此五日間，曾兩度飛臨前線助戰，中央炮兵亦發揮威力，予敵重創。（力報）

## 第四章 平漢線戰況

### 第一節 我軍連克十城

#### 第一段 平漢線戰局烏瞰

敵人於十月十九日渡過漳河，十一月四日攻下豫北鎮鎗的安陽後，整個平漢線的戰局，就沉寂了下來。這種情勢，一直保持了一個多月，在敵人方面，是由於戰事中心的西移，後方交通運輸聯絡線的過長，我游擊隊的不斷襲擊，沒有充分的武力繼續着南進。在我軍方面，是由於幾個月來的堅苦抗戰，參戰部隊需要整理補充，以及基於其他戰略上的因素，而不得不暫時採取防禦的姿態。

#### (一) 我山兩翼抄襲

十一月的中旬，我們左翼和右翼的隊伍，先後出發，實施迂迴包圍襲擊的行動，左翼部隊，由武安林縣北進，右翼部隊由大名西上，邯鄲磁縣同時告警，尤其右翼我軍，計劃着兼程北進，出敵不意，而抄襲石家莊，執意敵人乘我後方空虛，繞襲大名而佔領之，我們西上的部隊，感於交通線截斷的危機不得不忍痛撤回來，重新佈置新的防地。這次的兩翼抄襲，雖然沒有巨大的收獲，但是官莊車莊的克復，磁縣的襲擊，邯鄲敵機場的破壞，敵機的焚燬，不能不

承認已經給予了敵人相當重大的打擊，東西戰場上，我軍戰略上的後撤，同時也影響到平漢的戰況，從十二月初旬起，敵人又在作積極南犯的佈置了。七日起，右翼大名的敵軍，開始炮擊我扼守衛河的陣地，八日午間，平漢正面的敵軍，也向我寶蓮寺前線進犯，十三日，衛河方面的敵軍，以重武器的炮火掩護，已經渡河南進經南樂清豐而犯濮陽邊境，同時左翼的武安，十二日也發現了敵人進犯，次日，武安縣城失守，幸而在十四日我們又反攻克復了。

### (二) 敵軍南犯路線

我軍估計敵人這次南下的軍事佈置，不外下列幾個路線：

第一、運用一貫「中央突破」的戰略，在正面沿鐵路線前進，以便控制平漢線和道清線的中心，直接威脅我黃河陣線。

第二、以大名作根據地，一面和魯西的敵人相呼應，設法打通津浦平漢兩線的聯絡，一面由衛河南岸，經南樂清豐趨濮陽，沿公路前進，伺機渡越黃河，威脅我河南省會的開封，另一面則犯內黃道口之線，沿道清線西上，與正面敵軍相聯繫。

第三、以邯鄲做中心，擾我左翼之武安涉縣，西北可出綏極關，以震動晉東之遼縣潞城。南下而襲林輝等縣，攫取豫晉交界之要道，北向晉城，南制洛陽。

### (三) 我軍必要準備

正面敵軍，自八日犯我寶蓮寺陣地，遭受打擊後，截至現在止，還沒有大規模的行動，但

是我們根據過去的經驗，敵人利用優勢兵力，施行「中央突破」的戰略，一定不會放棄，我們爲了「反突擊」，爲了粉碎敵人的這種計劃，已經作了許多作戰上必要的準備，譬如鐵軌的拆卸，陣地的構築。

右翼敵軍的行動，已經很明顯了。在記者屬稿時，敵軍一部由濮縣西十八里的某地，進擾濮縣，企圖渡河，而威脅開封。內黃縣直到現在還在我軍手裏，道清線的防務，也十分鞏固，魯西敵軍，與大名方面的聯絡，已經爲我們的游擊隊所阻，濮陽附近的敵軍，也會遭受我們嚴重的打擊。

自邯鄲犯我左翼武安的敵軍，已經被我們驅逐得乾乾淨淨了。固然這條線上，在平漢敵人聲援山西敵軍的立場說，有其莫大的戰略上的意義。但是太行山脈綿亙在晉豫邊界，正是我們游擊隊大顯身手的良好地帶，假如敵人敢於作這種冒險的深入，正是我們求之不得的事。

#### (四)第三期大會戰

統屬平漢全局敵人正在佈置着新的積極的進攻的形勢，平漢上第三期的大會戰，就要開始了。在這次未來大會戰中，敵人雖然能在主要的城市，軍事要地集結優勢的兵力，利用華北的鐵路，主要公路及工業中心，容易得到補充，并能迅速的調動兵力，敵人雖然仍能利用優良的火力，但是敵人深入一步，即更受一層中國人民大衆的包圍，交通聯絡線的延長，到處要受我游擊隊的截斷。敵人長期作戰的結果，使下級軍官和士兵的戰鬥意志日益薄弱而減少，我們雖

然在戰略上是內線作戰，處在敵人後方和側翼作戰，外面的補充和接濟困難，我們雖火力和軍事技術較差，但是我們在平漢沿線，晉、冀、察邊區，河北平原等地，已經有了不少的游擊隊根據地，整千整萬的人民，大衆都在抗敵救亡的大旗下，武裝起來了。我們的正規軍，從幾個月來的浴血抗戰中，獲得了豐富的經驗，我們能夠到處受到人民的幫助，正規軍和武裝人民的游擊隊的配合作戰，就要在未來的平漢大戰中實地運用了。

這次的平漢線大戰，正是防禦黃河線，保衛中原，支持華北抗戰基點的最富有戰略意義的一戰。（從周二十六，十二，二十一）

## 第二段 平漢線一月目擊戰況記

偉大的民族解放戰爭展開後，記者花費一個多月的時間，在平漢線戰地活動着，前方的軍民生活，看到眼裏的很多，到處是活躍、壯烈和爲正義而流的殷紅鮮血。

### （一）我便衣隊

平漢線的戰士，我們首先要提到的是便衣隊，這一羣民衆健兒，穿着勞工和鄉農的裝束，暗佩手槍，到敵人警備區域裏，施行游擊戰，這些戰士們，個個都是饒勇無匹的壯丁，他們爲着民族生存，不畏一切艱苦，來往敵人叢裏，使敵人食宿不安，到了夜間，更不敢出門一步的畏懼。

在上月一個月夜裏，我們便衣隊，很隨便的爬進了良鄉城廂，把在黑甜鄉裏的幾十個敵

人，用繩索一個跟着一個的捆上，牽回我們的陣地來，所以敵人一聽到了「便衣隊」，無不色變。

## (二) 夜襲素描

我們在平漢線上之戰士，上月間，多半是在房山縣界，與敵人周旋着，「夜襲」是最使敵人膽寒的一種戰術，我們的戰士，接到了夜襲的命令，候到黃昏，就個個人，背上了大槍，握着大刀，拿幾個手榴彈，匍匐前進着，沿途雖然是到處荆棘，把我們每個勇士的身體，劃成了一條一條的殷紅血痕，但是我們的勇士們，對這肉體上暫時的痛苦，滿不在乎，閉住氣息前進着，前進着，等到爬進了敵人陣地，一聲吶喊，投擲着手榴彈，舞動大刀，敵人必定是棄甲丟盔的逸去，頓時歡呼聲四起，那就是我們獲得勝利了。

## (三) 敵方戰術

敵人的進犯，多半是在清晨和晝間，因為那時飛機大礮都可自由活動，他們用了大量的礮彈和炸彈，集中破壞我們一個很小面積的陣地，但是，我們的陣地配備得很疏散，所以敵人大量彈藥的代價，僅僅能換去我們一些輕微的損失，替敵人設想，真是何苦來。

## (四) 固安激戰

這次敵人在固安方面，強渡永定河，是仗着飛機大礮的威力，礮彈與炸彈，密如火幕，掩護着進犯，但是到了固安城西的地方，我們的戰士，和敵人發生混戰了！結果，敵人的飛機大

礮，依然失掉了威力，我們的戰士，在這一個月來，作戰的勇敢精神表現，是超乎敵人幾倍以上。

(五)農民情緒

站在最前線上的農民，都是出乎意外，拋棄了自己利益，丟開了生命財產，來盡量的幫助前線上作戰的戰士，有的冒着飛機大礮的裂片，似雨點般的彈丸，擔着茶飯，送到火線上去，有的是已經髮已頹白，下額飄着長髯，還擔着糧秣，隨着長蛇般的運糧隊伍，向青白口一帶荒山裏，挑送糧米，有時戰士們的糧秣，接濟不上了，一般的農民，都能很豪爽的，把自己的雜糧，拿出來給戰士吃，還有一些地方上的農民，因為看到糧米缺乏了，竟能自己吃些菜蔬充飢，把糧米獻給戰士，以便個個戰士吃飽了，去殺已經失掉人性的敵人。

(六)後方雜寫

戰士不幸被傷了，由火線送到保定臨時醫院時，到了車站，好多的工人，都自告奮勇，幫助擔架兵，擔架重傷戰士，輕傷的大半是由人力車，拖向臨時醫院，假設傷在腳上，不能走路的，車夫更能很體貼的背進了換藥室，等到任務完畢，再毫無怨言的離去。大部份的工人，認為這正是窮人出力的最好機會呢。

(七)歌女慰勞

保定歌女，也組織慰勞大會，每天在賺生活費的時間裏，抽些工夫，分班的去傷兵醫院唱

幾段大鼓，來慰藉被傷戰士的情緒，一般知識份子，——尤其是中學生，更能用所有的技能的一部份，男的替被傷戰士寫家信，女的充看護，大家都是各盡其力的奔忙着，態度真令人十分欽佩。

### (八) 外人同情

前方各階層的民衆，在這救亡的過程中，是能各盡責任了。在這裏尤其令人感奮不已的，是一位美籍女牧師用平日的積蓄，每天買兩大筐雞卵，親自送到傷兵醫院，慰勞傷兵戰士。還有美籍女看護三人，在每月僅有的休假裏，不肯休息的來到傷兵醫院幫助醫生，給傷兵換藥洗傷，工作極忙碌，絲毫不厭煩，這都是我們爲正義而戰，爲世界人類謀幸福而戰，所換來外籍人士同情的心理。(清濤寄自保定)。

### 第三段 平漢線我軍連克十城

平漢線敵軍，於一度猛犯後，卽沿道清線西進，以爲山西敵軍聲援，我軍乃以巧妙戰術，派遣某部，由右翼渡度河，乘敵不備，連日克復長垣、內黃、滑縣、濬縣、道口、刻正向安陽圍殲中。又我正面渡河之游擊隊，連日克復新鄉、汲縣、獲嘉、修武等要地，沿道清線西進之敵，狼狽異常。在我軍以神速之行動，冀於最短期內，將鐵路東側之敵，全部掃除。

餘杭方面我軍，自分兵兩路進擊以來，頗爲得手。襲攻餘杭正面我軍，於一日繞至餘杭東南之間林埠，向敵進襲，斃敵三十餘名，在敵屍上檢得敵軍日記，悉該處之敵，屬十二師團。



另一路向北推進之我軍，自於一日收復潘板橋後，折向東北繼續挺進，在武康南十餘里之彭公站毀敵汽車一輛，斃敵三名，二日晨收復德清城。

津浦線南段日來無重大接觸，北段右翼日照方面之敵，現在沂水鎮一帶，二日我某部在湯家鎮，與劉匪桂堂部發生激戰，斃匪甚多，莒縣之敵，有偽軍廖弼臣部千餘名，全部反正向我投誠。

晉戰日趨激烈，臨汾附近之寇爲我前後夾攻，斃敵千餘，趙城洪洞，雙方以機械部隊激戰，寇死傷當在一萬五千人，我軍犧牲亦頗重。敵傳陷我趙城洪洞，毫無根據，現晉中戰況，已趨轉好，前途勝利，已具十分把握。（抗戰日報）

#### 第四段 平漢車中

十七日晨七時十四分買車北上，於十二時十分抵鄭。

旅客並不多。十幾個車廂中，藏着的儘是一些由異鄉歸家的難民，與赴前線殺敵的軍官和士兵。另外，在頭者車廂裏，還有幾個赴鄭視察的政治部的專員，專員中有一個便是我們的肺病小說家郁達夫。

難民們，由戰區逃出來，在生存競爭的大都會裏流亡了幾個月，得了政府一點佈施，并且問一些紳士先生乞討了一點剩餘的零錢，還覺得苦，覺得不夠生活，於是又一批批的回到自己那火網下的故鄉去，他們的行李是水桶、是腳盆、是鑊罐、是一點破爛的被包以及一些蓬頭穢

面的身子。這景象，恐怕不是坐在頭等車廂裏的視察專員所能視察得出來的。

在這一千〇二十八里的行程中，我的心旌的搖撼恐怕還不止一千〇二十八次。

每一個大的或小的車站裏，陳列着儘是一些無衣無食無居的難民，他們中間有策仗的老人，有襁褓中的嬰孩，有蓬頭垢面的婦女，有年富力強的壯丁，……他們挑着一些零星而簡單的家具，日和夜如蟋蟀一樣的停着頹牆傾壁下的草場上，打發他的那苦難的日子，車一到站便如洪流一般，一齊擁到車廂下面來，用着那淒涼的聲音向人討錢。警察來了，他們又如潮水似的退了下去。中間，間或有幾個膽子比較大的，看見警察並不肯馬上退陣。

於是他們每個人都懷着一種冀想，他們希望戰爭早日結束，希望早一點回到自己的故鄉去過他們的那舒適的生活，於是，在都會，在鄉村，很普通流行一個謠言，說：「最近正在進行和平談判！」

在這裏，我們希望我們那些沒有成爲「難民」的中國同胞，希望我們的政府大家來負一點責任。

小的布施不是辦法，讓難民們自己在流亡中去找生活的辦法，那無異是在摧殘自己的元

氣！

記得大公報的社評似乎有一段這麼的言論：「戰區民衆的犧牲是爲國家而犧牲，難民的苦難便是國家的苦難！損失一個難民，便是損失國家的一分元氣！所以國家應當早一點負起這責任來。……救濟難民，絕對不是一種慈善事業，而是政府及社會應有的責任」。（大意如此）這一點，便是我們此刻要說的話。我們的戰略是持久抗戰，是消耗戰，在抗戰期中，我們所需要的是「人的儲蓄」與「物的儲蓄」，難民們是我們的人，是自己的同胞，嚴正一點的說，是國家的動力。我們必須保持這些物力，以延續國家的抗力！我們不但不應該讓難民們逃散與流亡，而且應讓給他們以教育，以培養，以工作，使他們來發揮抗敵救國的工作。

（一）對於那些年輕力強的壯丁，宜調集到一個地方施以軍訓，或輸送到各省保安團隊裏去，以作後備民軍。

（二）有計劃的將那些有耕作能力的中年人、婦女、老年、以及一部份不健康的壯丁，輸送到西北江西的幾個大荒原上去開墾。

（三）擴大戰時兒童保育的工作。

(四)願意回故鄉的難民，給他們施以短期的訓練，使他們到敵人後方去，作游擊隊，專門從事破壞工作。不然讓難民回去，徒爲敵人增加人力及生產力而已。

頭等客車裏，有政治視察專員，我們希望他們將這些現象記到視察記錄上，回漢口去熟思一個周密的辦法，於公於私，都有莫大裨益。

出漢口，那是我的新的旅程，我不能放棄眼下這一點一滴的新的景象，在漢口動身的前一晚，敵機三四次來襲，當然一晚不會入眠，精神有點萎靡不振。然而我仍是圖振作，興奮地張望着窗外的一切。

一千〇二十九里的行程中除了大別山脈稍微屏障了眼簾外，其餘，出漢口，是江漢平原，過武勝關，是冀魯平原的南部，到處是一望無際，白雲的深處，也許便是地球的邊緣吧，心胸間，充滿着一股無限大的浩氣了！

池塘很少，水田當然更不多見，風沙起處，儘是綠油油的麥浪，在車裏，幾次我以為自己乘坐着一隻火輪，這火輪正飄搖在無邊際的碧綠的海洋上。

平地上，雜亂的長着一些陰濃的樹林，說是可屏障風沙，拿來調節水旱，似乎還嫌不足，說是拿來點綴風景，卻又有多餘。

菜畦麥隴間，不時的擺着幾個矮小的土牆泥屋。有些簡直如一隻兔窩，是湖南的那些簡陋的防空壕，那中間，老百姓，用來煮飯，用來躲風避雨，用來渡過人生道上這幾十年的春秋，

無怪中國人在外國人的眼裏，在高等華人的眼裏連螻蟻都不如了！

麥已出穗了；普通的都是瘦弱，不結實。好一塊廣大肥美的土地，到二十世紀，還是被原始人用原始的耕種方法在使用！——馬爾薩斯爲人口問題擔憂，良有以也！

在原野裏，到處築有堅固的軍事工作。以待敵人血肉來拚擋！從前，我有點懷疑河南不適宜防禦戰，如今，我知道祇要配合廣大的民衆游擊戰，加上機械部隊的陣地戰，大河南未始不是日本軍閥日本資本家的葬身地吧！

到鄭州，到處張貼着第×戰區的標語，月台上站滿了民衆，張着橫旗幟，軍樂隊響的非常悅耳，在歡迎政治部專員的到來。我在人叢中提着簡便的行李進城。（嚴怪愚四月十七深夜鄭州）

#### 第五段 平漢路囚車中的俘虜

四月二十六日從鄭州開往漢口的平漢快車，經過信陽以後，在車尾上加掛了一輛鐵皮悶車，這是解送俘虜的專車。車到廣水的時候，我就跑到後面的守車中去。負責保護俘虜的第×戰區司令長官部憲兵第一連班長陳××熱心地告訴記者：「保護俘虜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這次押送他們到商邱的時候，許多民衆和士兵都圍了攔來，有一位傷兵，竟跳上車來堅決要打死日本鬼子，我們勸解了半天，才把一場風潮平息下去，平安地把俘虜解走。」

車角裏，稻草上面鋪着軍用毯，俘虜們就坐臥在那上面。記者看了他們，先和他們談了幾

句應酬話，他們都非常溫和，已經沒有一般日本兵新有的那種頑強無理的態度。他們的名字是岩井常雄，內藤隆——這兩位是屬於板垣師團的；阿部重夫，上尾一馬——這兩位是屬於礮谷師團，還有一位叫中村正吉，原是東北的商人，曾在東北住了十一年，戰事發生以後才來到魯北的恩縣，只有他能講幾句中國話。我問他是做什麼工作的，他狡猾地搖搖頭，說他只是一個煙紙商人，和他軍隊沒有關係，後來從上尾的口裏，才知道他是做軍事間諜工作的。

其中的四個都是農民出身的；其中教育程度最高的是上尾，曾經在中等學校裏讀過三年書。內藤和阿部都是高等小學畢業的。

首先問他們是幾時來中國參加戰爭的，上尾說：「我和阿部一起，是去年九月離開日本的，先開到河北的靜海，接着是馬廠、滄州、德州、黃河岸、濟南，最後開到裏莊以北，就在三月二十六日做了俘虜。」

「這一個時期生活很感不便吧？」

「唔，沒有什麼。」上尾躊躇地說：「中國官兵，到處都待我們很親切，要什麼有什麼，實在說不出什麼不便。譬如我們沒有衣服，一位官長就送了我這套衣服。」他拉起身上所穿的嘩噠青夾袍來給我看。

「到了漢口之後，能夠運動嗎？」阿部隨便地問我。

「當然能夠的，什麼都可以。」我斷然地回答他：「中國軍民並不仇視諸君，只恨日本的

軍閥，你們也是被壓迫的，中國政府決不會苛待你們的，不要擔心！」

「是的，中日兩國，不戰爭多好！」上尾感慨地說。

「這次戰爭的原因，你們明白嗎？」我緊接着問。

「我們都是農民，對於這個問題不能澈底明瞭；不過我們總感覺到這戰爭是不應該有的。」上尾說：「中國人民和日本人民本來沒有仇恨，原來都是很親密的；但是戰爭一發生，彼此間感覺就不同了。我們總希望戰爭能夠停止，彼此間的惡感能夠消滅。」

顯然，他們是厭惡戰爭，但是還不能確切地了解這戰爭的真正原因。他們的話倒是誠摯的。

這時，頸部受了傷的岩井把上尾拉了過去，叫他轉問我：漢口有多少日本人？

我想他大概是問有多少俘虜的意思。

我告訴他：日租界撤消以後，一般日本人都已離開了漢口；至於俘虜都分散在各處，漢口也不多。但是，有一位日本的革命作家鹿地亘先生和他的夫人卻住在漢口，他們很同情中國的抗日戰爭，你們去了之後，他們一定會來和你們談話的。

「這樣嗎？」阿部很驚異地接着說：「我們現在都不懂中國話很不便，漢口是不是有人能教我們中國語？」

「那不成問題，你們願意學什麼就可以學什麼。」我接着試探地問他們說：「將來學會了

中國話，在中國工作好不好？」

「也可以」上尾答。

顯然，他這句話是勉強的，誰又不愛他自己的故鄉呢？

「是不是可以回國呢？」阿部直截地問。

「你們要回國當然可以回國，中國政府是不強制你們的；——我說：「只不知道日本政府會對你們怎樣？」

「噫！」他們有點躊躇了。

這時候，已經開了他們的飯來，是鷄蛋炒飯，肉絲湯麵和蛋花湯，從這裡也可看出他們是受着最好的待遇。最後，給他們拍了一張照片，就向他們告別了。（以羣全民社，四，二八。）

#### 第六段 保定抗戰經過

目前最嚴肅的事實，是民族的生與死，勉強的退一步說，是此後百年的作主人或作奴隸。所以我的到前方去，主要的目的，還是爲了親歷戰場，將看到的事實，傳播給後方，用作前仆後繼的鼓舞，用作再接再厲的參考，懷着這樣的心情，我便赴了平漢線正面的保定。

記者思在保定儘可能的多留幾日，但在戰場之中，若不與軍隊取得密切的聯絡，不但退卻時有種種困難，就是每天的吃飯喝水，也大有問題。幸這次在保定，遇到了幾個舊友，給以不少的方便。使得在居民逃避一空之後，還可多留幾日，與困守孤城的軍隊同時退出。



## (一)敵機大舉轟炸

九月十五日，據說平漢右翼固安方面×部不支，已被敵人渡過永定河。××路感到威脅，亦不得不沿平漢正面，向後退卻。敵人的慣技是在進攻之前，大舉轟炸，以破壞後方的秩序，擾亂前線的軍心。保定方面平素對防空未甚注意，一般民衆已是惴惴不安。果然十六日拂曉，警報長嘶，從睡夢中驚醒了人們。六時二十分，敵機十餘架，三五一隊紛來上空，一時高射砲聲，亦到處亂響。敵機雖有相當高度，不敢低飛，投彈未能準確，然破壞亦可驚人。房屋被炸毀甚多，西門以北，城牆亦被炸塌一段。同時并投有燒夷彈，致數處起火，至其所散之荒謬絕倫的傳單，則無人注意。受禍最慘者以車站爲甚，月台、站房、車皮以及車站旁之地洞，統被炸毀，車站上的辦公人員，護路警察，以及等候上車的難民，凡擁入地洞中者，皆被掩埋以死，約有六十餘人之多。入晚八時，復二次來襲，數約四五架，此次大多投彈城內，重要軍政機關，很少倖免，河北省府五十二軍軍部，同時被炸，足徵有漢奸活動。據防空司令部調查，是日炸毀房屋二百餘間，死亡一百餘人，傷者十餘人，但軍人蒙難者甚少，可見敵人目的在擾亂後方，並不問被轟炸者之爲戰鬪員與非戰鬪員也。

十七日清晨六時，敵機十三架復來轟炸，最繁華之西大街，中彈甚多，樓房倒塌，路爲之塞。市民扶老攜幼，相率出城，棄其商店住宅於不顧。自晨至午，敵機共來三次，每次投三五十枚不等，大多爲五百磅與二百五十磅者，並投有硫磺彈甚多，但見炸彈落處，黃烟騰空。逃

難之民衆以在街上炸死者居多，慘不忍睹。至下午四時左右，街上已闕無一人，蓋已逃避一空矣。

十八日爲「九一八」六週年紀念，逆料敵機定來擾亂，晨起微雨，敵機果來，本日自晨至暮，共來十餘次，每次十餘架或三四架不等。並有超重轟炸機三架，形特龐大，巨聲嗡嗡，使人耳爲之聾。但在城內未投彈，惟對滿城一帶我軍事陣地，破壞甚力。

十九日清晨，敵機一隊復來，司空見慣，已不再注意機數，在城內投二十餘彈而去，下午重轟炸機九架，復翱翔上空，飛行甚低，高射砲已停止射擊，不但居民逃避一空，即公務員與維持治安的警察，也找遍街頭，到處不見一個。

在這裏，我們提出了後方工作問題，與後方民衆的安全問題，希望以後注意。爲了充實抗戰力量，我們應當設法維持後方的秩序，規定好了在何種時機之下，婦女老幼應該逃避；在何種時機之下，壯丁青年應該退出。至公務員尤其是維持社會秩序的警察，更是職責所在，必須與軍隊同進退，而後乃可以言攻，而後乃可以言守，而後乃可以言持久抗戰。否則，事先是對自己實行了堅壁清野，事急委之而去，適所以資寇兵而齎盜糧，對整個的抗戰是很不利的。

## (二)我軍堅決守城

敵人沿平漢線南犯，逐漸逼近，固安敵人渡河，我平漢右翼已受威脅。這時敵人在平綏線已獲相當勝利，故可抽調平綏路及門頭溝方面精銳部隊南犯，以期與津浦線滄州之敵軍分頭並

進。據在××軍防地，受傷降落敵機，從駕駛員身上所搜獲的文件中，知道這次敵人沿平漢線南犯保定的，計有第五、第六、第十、第二十，共四個師團，及礮兵兩旅，坦克車一大隊。十九日我方決定決戰防禦計劃，要在保定以北與敵人決戰，以某軍三師爲基幹，輔以礮兵三團，而沿漕河戰線，東西長約一百五十餘華里，兵力亦嫌配備不足，空隙甚大。敵人猛烈進攻，保定之不守，固早在意料之中矣。記者探知了擔任守城的關麟徵軍長是住在城南的富昌村，便於二十一日步行着去訪他，希望能夠多留幾天。關軍長爲記者在占北口抗日戰役時的舊相識，來保定亦曾數次晤面。鼻音較多的陝西語調，依然未改，也許是睡眠不足罷，顏色顯得特別蒼黑，但平素的勝概豪情，卻絲毫不曾減退。從他的談話中，知道上述的決戰防禦計劃，於二十日一天一夜的忙碌中，已經佈置好了。二十一日起敵機赴滿城一帶大事轟炸，掩護敵兵進攻我左翼陣地，下午五時左右，有敵人五千餘衝入，激戰一夜，往返肉搏，雙方死傷各二千餘人，我營長數人陣亡。二十二日拂曉，我軍肉搏反攻，復逐去敵人，奪回陣地。我第二十五師一團全團殉國，團長亦受重傷，敵人傷亡數亦相當。我左翼兵力本甚單薄，激戰一晝夜，已犧牲過巨，所餘無幾，而奉命接防之××軍復未能按時到達，故滿城一帶，重要山頭，多被敵人奪去，無法搶護。同時正面陣地，空隙本多，原定補充正面之左翼我軍，復以無人接防，不能抽調，經一日之血戰，至下午五時左右，終被敵人垣克車衝破陣地數處，不能挽回。二十二日夜十一時我軍決定縮短防線，堅守保定城垣，關軍長並乘夜將軍部由富昌村遷入城內，準

備與城共存亡。但城內居民已無一人，電話已被破壞，消息不通，困守其中，指揮諸多不便，勢亦絕難持久，不但僚幕勸阻，即記者亦期期以爲不可，經大家再三勸慰，遂於二十三日天未明時由城內一同遷至城東南十里之小連莊。當時守城我軍分配已定，而敵人三面圍攻，飛機三十餘架，翱翔保垣上空，到處擲彈，沿西門而北受重礮轟擊，城牆傾圮甚多，罅口到處皆是。但激戰終日，敵人並未得逼近城垣，陣地無大變動。而我方犧牲過鉅，實已無可再戰矣。二十四日上午經拂曉之激烈戰後，至十時頃，敵人左右兩翼攻破我陣地，同迫城垣。同時北門亦被攻入，我守城僅餘之少數部隊，遂由南門退出，且戰且走，向後方集合。合計三師兵力，傷亡過半，尤以第二師及第二十五師犧牲過大，退回之戰鬥兵不滿三千，官長大多受傷，抗戰之激烈，犧牲之悲壯，在平漢線爲最甚。二十四日上午十一時，保定遂陷於敵手。

我們於二十四日早二點由小連莊移至城南之田各莊，至十時左右，村西北三里許，忽傳來槍聲甚密，據探報乃敵人騎兵由子家莊車站迂迴到達，幸第二十五師由保定退出之一部約三百餘人，經過該處，始將敵人擊退。十一時左右我們集合在一起，由田各莊出發，沉默代表了最大的悲痛，大家都是寂靜無言地走着。別矣保定！我們祖宗築路檻樓，披荆斬棘，所開闢的土地，所建築的城垣，我們要以熱血來保護，也定要以熱血來奪回的，再見保定！（無畏）

### 第七段 克復前的大名

去年十月九日，敵人派了大隊人馬，坦克車一二十輛，大礮數十門，由平漢線的邯鄲，磁

縣向東進攻大名。中途在成安，魏縣鎮，都遭到我們的軍隊，和×××領導的民衆英勇壯烈的襲擊和抵抗。可是不幸十一日大名就淪陷敵人之手，敵人一進大名，老百姓十有八九都早已逃走，剩下的是些老小婦孺，日寇隨處姦淫擄掠，繼以屠殺，受害的約一百五六十人，邯鄲至大名公路附近屍首隨處可見。

大名的老百姓不僅性命難保，東南也都被敵人搶光了！距城十五里以內的村莊，老百姓的五穀雜糧，像高粱、玉蜀黍、豆子等粗糙糧食，都搬運到城裏喂牲口了。麥子、小米等都從由大名到邯鄲的公路運走，也不知運到什麼地方去了。老百姓的衣服，敵人都打成大包裹從郵局寄走，有的寄到日本，有的寄到朝鮮。老百姓的吃食和日用的物品都被敵人搶光，於是沒有吃的沒有用的，只有過着痛苦的生活！

大名本來有省立師範、中學、女師三個中等學校，還有教會立的法文學校，聖經女中，縣立師範，男女高小十餘個，初級小學五六百處。但是，從大名陷落後，教育方面只有城內縣立第一高小改做一個「六經小學」，校長是劉鳳仙，一百二三十個兒童，受着奴化教育，遇着敵人的什麼慶祝會，漢奸和敵人的聯歡會，就把這羣兒童，強迫着到大街上，逼着他們大喊：「擁護皇軍」！可是這羣兒童，不知爲了什麼，有時候喊，有時候就不喊了。敵人看到這種情形，就說漢奸校長教育不好，劉鳳仙就買糖菓，欺騙這羣孩子。有時候大家不聽他的話，就挨一頓打。

大名陷落後的第三天，傀儡組織就成立了：縣長李權衡，公安局長靳伯華，第一區長劉炳之，第二區長梁運章，第三區長李步正，第四區長郭錦章，第五區長王雅堂，財務科長賀秀臣，維持會長閃敬亭。這個傀儡組織雖然建立起來，可是除大名城和龍王廟敵人駐紮的地方能統治外，其餘的地方都是我們游擊隊活動的範圍了。所以偽區公所的辦公地方，都在大名城裏，不敢在鄉村或集鎮地方。這一羣漢奸們，爲了維持自己的傀儡政權，最近從每一個村莊要一個兵，一枝槍，一共六七百人，在大名北關省立師範學校內訓練，他們戴的是日本式帽子，穿綠色軍服，隊長山偽縣長李權衡兼。敵陸軍部宣撫班住大名城東街豫豐館，負責冀南漢奸政治工作。宣撫官不知爲什麼把維持會長閃敬亭逮捕下獄，聽說還要槍斃他，這就是作漢奸的下場！

大名克復前駐的敵人對百姓壓迫無所不至，可是也有敵人和老百姓談起話來，不是拿出全家人的像片，就是在晚上劃個圓圈，自己站在裏邊大哭起來。問他們什麼意思，他們用着手勢說：「這裏，那裏，一個大圓，打！倒了！」意思是說中國地方這麼大，他們開到這裏，開到那裏，早晚是要一槍打死的，這可見敵軍士兵厭戰的情形了。

克復前除大名縣城和龍王廟爲敵人駐守外，其餘的地方都是我們游擊隊活動的範圍，在大名縣有華北×××兩個游擊支隊，××支隊司令最初爲×××領導，曾在成安，魏縣鎮給敵人以猛烈的轟擊，後來××支隊司令改由×××擔任，他們的經常工作，是擾亂敵人後方，粘

貼標語，散佈宣傳品，喚起我們的同胞，參加游擊隊，來和敵人拚命。四月三日敵軍宣撫官劉毓斌吉林人，帶領偽警官兵數名，在大名和龍王廟中間的李茂堤地方，監修大龍公路，被我們的××支隊知道了，馬上派了幾個弟兄，把宣撫官捉住，并打死偽警官邵洪鈞及偽警兩名，得洋馬一匹，手槍兩枝。還從劉某身上搜出偽鈔票數百元，大名修建公路設計的地圖及其他文件很多。游擊隊戰鬥的勇氣，經過這次勝利，更是增加了。所以這次經我軍克復，完全不是偶然的。（劉振東）

